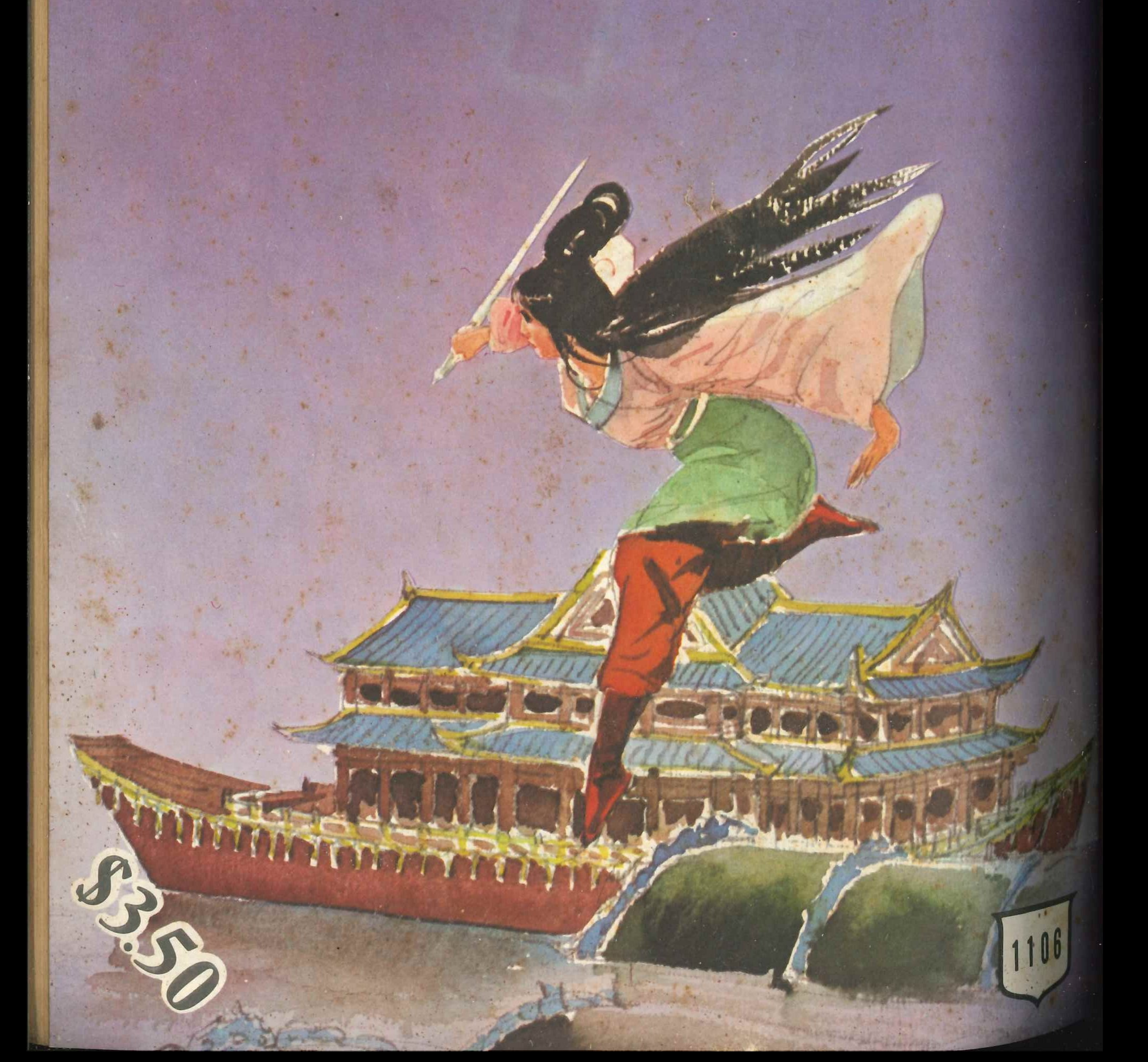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逍遙君（彈劍江湖故事集）滄海客・著

烟籠寒水月籠沙的秦淮，騷人墨客寫不盡旖旎風月，商女曾高歌後庭花之地，也有如那王謝堂前之燕，飛入了平常百姓家，成了市井消閒遊樂之地，白日無烟月，惟見濁水一彎，不聞後庭之曲，斷續寒砧迢遞中，這日中午，來了一個無雙俠女，在這風月之地，却展開一個奇情驚險的故事。



編者話

秦紅的近期新作品：「七步滴血」，由上期起已刋出了。秦紅的作品，相信讀者們對他是有很深刻的認識和愛好，誠然，他對寫作方面是很認眞的，不論對故事中的人物，地方、背景等……都有深入正確的描述，絕不籠統塞責。這是他多年來對本刋讀者一貫作風，有目共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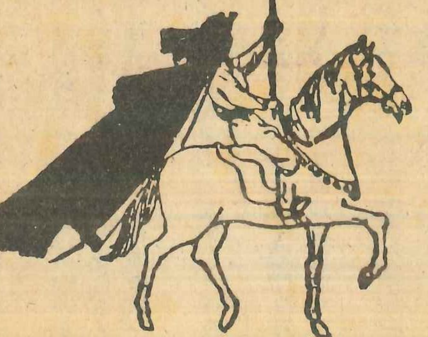
「七步滴血」有很新穎的故事題材，結構嚴謹，人物突出，主角人物中的一師三徒，個個性格不同，武藝迥異，他們相處了一段悠長歲月後，終於師徒握別，各奔前程，故事也從此開始了……

** ** **

滄海客繼「俠士行」後，今期又有新作，「逍遙君」，是彈劍江湖故事集之二。這是一部以秦淮河畔旖旎風光作背景的作品，也是描述小青兒一入宮門後之事蹟，她到底如何重振朝綱，誅奸鋤强？過程是有一段感人肺腑的難忘印象，敬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搜索」大集故事之四「江天暮雨洗清秋」，是司馬翎作品。本篇內容很豐富，過程中包涵有倫理親情、有友愛、智慧的描述。



武俠世界

第110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逍遙君

彈劍江湖故事之二

滄海客·文
盧　令·圖

莫愁湖邊玉人來

正是：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那昔日王謝堂前燕，而今飛入了誰家？玉樹歌殘，胭脂井又寒，不是只剩下蔣山青，秦淮碧麼？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了古今多少英雄，是非成敗轉成空，又消磨了多少豪傑，任你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鍾山依舊巍巍，大江不盡滔滔，歌舞樽前，繁華鏡裏，奈何那流光也把你的青春髮換了。自太祖皇帝定鼎中原，建都金陵，燕王又以叔代侄，遷之燕京，這六代豪華的金粉地，只剩得寂寞打孤城，秦淮一片冷月了。

却是那莫愁居主人，把個店名兒取得好，既然楚家漢家，也不過作了漁樵之話，倒不如嘆浮生，指落花，且拋空千古閒愁，一杯在手，嗑上半天牙兒，倒可消遣眼下的無情歲月。

那莫愁居不建在莫愁湖畔，却開在秦淮風月，河邊，也不聚騷人雅客，日每招來市井之徒，莫愁居的主人把個茶居小買賣做得飛來蜢，可與店名兒無關，全靠個小六子能說會道，休談國事，也不說那雪月風花，煮酒當論英雄，小六子的銅壺可煮的是城中短長。

午時方過，小六子可不又打起哈哈來了，迎着個大麻子，說：「嘿！怪事年年有，可眞是今兒特別多，二大爺，我給沏茶來，只不過二大爺你得換個位兒。」

這大麻子姓吳，背後都叫他吳二麻子，當了面，可多稱他二大爺，誰說十個麻子九個怪，這吳二麻子是認識他的人，都要敬他兩分，朱雀橋邊，烏衣巷口那木箱店遠近馳名，就是他開的，小小一個木箱上刻出八仙過海顯神通，可眞把八仙刻活啦，是他刻的三英戰呂布，程三爺的丈八長矛直似要刺進你的心窩，就祇一宗，這吳二麻子不該在箱上刻出銅雀春深鎖二嬌來，書上明明說得好，東風不與周郎便，就會銅雀春深鎖二嬌，既然諸葛孔明借了東風，赤壁鏖兵，曹操敗走華容道，那銅雀台上，何曾鎖過二嬌，再說，周郎可是江南大英雄，沒周郎，也沒石頭城了，豈非大不敬。到底吳二麻子手工是好了，書讀得少了些，却是他從善如流，從此就只刻羣英會。却是這般精工雕刻的木箱，平常百姓人家也買不起，照顧他的非富即貴，十個木箱倒有五個賣去了瓜州，這樣的木箱，不用來裝珠寶，倒用來收藏衣服不成？不用說，價錢挺貴，吳二麻子賺的錢也更多，有了錢，誰不尊敬，誰不是先敬羅衣後敬人，更何況人家吳二麻子隨和人是挺好的，現今年紀大了，已把買賣交給兒子打理，有錢又有了閒，是也成了這茶居日日必到的長客，午時一過，抹抹咀就來了。

小六子送上吳二麻子專用的宜興瓦茶壺，沏了專用的上好龍井，二大爺說：「小六子，說啥怪事特別多，你還沒告訴我呢。」

早聽一聲呵呵，一個托着鳥籠的老者步了進來，說道：「只道我老眼昏花啦，敢情眞是二兄弟你，小六子，你出去瞧一瞧。」

小六子一怔，說道：「大先生，要我瞧啥？」

那老頭兒道：「敢是太陽今兒打西邊出來了，要不，你二大爺怎會第一個到茶居。」

小六子笑道：「可不是怪事今兒多麼，大先生，你請坐，這不又來啦。」

只見打街對面來了一個姑娘，兩截穿衣，粗衣布裳，一個布袋兒不知是藏着甚麼細細長長的硬物，挑着個包袱兒，向兩面街上張了張，便逕向這莫愁茶居走了過來。

順着小六子一呶咀，那大先生才見到了，敢情往日二大爺吳二麻子坐的位兒上，已先有一位相公，分明是個落魄書生，儒服蔽舊而無冠。道：「不怪二兄弟你今日換了個位兒了，小六子可是該打，你二

大爺的位兒……」

小六子抹桌兒是做樣子，說：「今兒不過才開舖，不知怎麼着，瞧不見，那相公已在位兒上了，只道他坐坐就走，二大爺也沒這麼快來，不料一坐就是半個多時辰，已是換過一壺茶了，所以我說今兒的怪事特別多，可眞又來啦。」

小六子迎了上去，道：「大姐兒，喝茶啦，裏邊請坐。」

幸是他快了一步，要不，那姑娘就在蕭三爺慣坐的位兒上坐下了。小六子把姑娘迎了進去，坐在那相公對面那角落兒裏，也不問一句，就送上一壺茶，一盤小燒餅兒，一碟鹽花生。

要知這莫愁茶居做的是街坊買賣，茶客多是每日必到的閒來無事又上了年紀的人，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有閒來剝剝花生，嗑一陣牙兒，打發老來歲月。年輕人忙生計，有閒錢也沒那個閒功夫，這秦淮河邊雖也有些兒正經買賣，說甚麼也是遊蕩消閒的去處，外來遊客雖有，却去的是銷金窩，酒家樓，這樣的茶店，一桌也難得有三兩個面生的人客前來。

可就有這麼怪，今兒一來，而且是一早就來了兩個，尤其是姑娘，可又不像是上夫子廟燒香的，揹着包袱顯是外來人。

那面吳二麻子答上話啦，說：「大先生，你有所不知，連月來我店裏趕了一批木箱，今兒上午起了貨，我見大夥兒辛苦，命他們今日歇了，也就提早開了午飯，閒着沒事，不就早來了。」

這大先生也姓吳，按說還有那麼一點兒功名，沒作過官，省外作過幾年幕，雖

不得意，家道却小康，不愁溫飽，這就算是歸老了，是以都敬他幾分稱大先生而不名，既然五百年前是一家，大先生也不客氣，稱吳二麻子二兄弟，倒更親近起來。

大先生說：「二兄弟，那日我打你店門口過，你這批箱兒可不少，少說也是三兩百銀子的買賣，八成兒又是瓜州的鹽商訂的吧。」

小六子在傍插了咀，說：「大先生，你可猜錯啦，那買主兒你不但認識，而且就在對面街，喏！夫子廟傍邊，你說那一家門面大？」

「五龍鏢局？」大先生倒也不覺十分奇怪，而且點起頭來，道：「孟老鏢頭闖蕩了數十年江湖，也有我一大把年紀了，不怪總不見開門接鏢，必是要封刀歸隱，金盆洗手了，却是已有一月有多，不見那孟老鏢頭露面了。」

小六子道：「大先生，你記錯啦，何祇一月多，百日也有了。」

吳二麻子道：「老鏢頭訂下這一批木箱，亦非親自前來，計算起來，你我何祇百日不見孟老鏢頭，打從年前他上京走鏢，就沒見過了。」

大先生說：「當眞，想想不見那老鏢頭，眞已不下百日了，人家是做的上萬兩銀子的買賣，和我們也扯不上交情。」

一個托着鳥籠的大鬍子走進店來，接口說道：「你們說和誰扯不上交情？」顯然一眼瞧見兗窻的相公和對面那位姑娘，也透着奇怪？他脚下在走，咀裏在說，眼在瞧，啊喲！差點兒被門檻絆了一交，小六子像是早防到他有這一交，一轉身就把大鬍子的鳥籠接了過來，用一隻胳膊頂住了他，說道：「鬍三爺，大先生和二大爺也不是外人，這個禮兒免了罷，不用叩頭啦。」

說得那大先生和二大爺呵呵笑了，小六子又是早行了一着，低頭，縮肩，一旋身，就躲過了大鬍子的那一下爆栗兒，鳥籠也放在桌上，抹起桌子來了。只氣得大鬍子直吹鬍子，說道：「小八兒，你可記得……」

小六子對大先生和二大爺這邊弄眼擠眉，接着說道：「記得記得，不多也不少，我欠了你鬍大爺整整一百個爆栗，少不了，我記在水瓢上啦。」

大先生呵呵笑道：「不成話，小六子，你怎麼把蕭三爺的姓也改啦。」

二大爺也樂呵呵說：「這就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大鬍子要不先叫人家小八兒，小六子也不會改他的姓了，再說：適才若不是小六子眼明手快，大鬍子怕不已跌了個餓狗搶屎了，他倒伸手就是一個爆栗兒打過去。」

大鬍子說：「你們倒是說說，他鎭日吱吱喳喳，不活脫像我籠裏這八哥兒，小八兒這名兒可沒改錯吧。」說着，已摸着桌子坐了下來。

這蕭三鬍子的一雙眼睛本就不大好，午後偏了西的太陽，恰好照在店門口，進店來的人可就成了從明裏進入暗裏，便是好眼睛也會眼前突然一黑的，何況他未進店，就被店裏的一雙陌生男女吸引了注意力。更何況蕭三鬍子的慌失失，這遠近都有了名兒。

蕭三爺的詼諧也同樣出了名，開玩笑的不論尊卑老少，尤其是對一些後生晚輩，一天要不逗小孩兒駡他幾句，他便沒了樂子。

蕭三爺對送上宜興瓦茶壺的小六子說：「小八兒，這個賬你寫在水瓢上也賴不了，多早晚我找着丘宏，要他還我一個公道。」

吳二麻子說：「丘宏，不是五龍鏢局那趟子手麼，人家可沒犯着你，還你啥公道？」

蕭三爺說：「你們不知，那丘宏要不閒來無事，教這小八兒幾手拳脚功夫，教得這小八兒的一雙腿活像他那張咀一般溜滑，你們說，這小八兒可能欠下我上百個爆栗兒，你們說：該不該要丘宏還我這個公道？」

大先生呵呵笑，說：「小六兒，敢情你拜了丘宏爲師，可是也想出去闖蕩江湖，不怪你擧手投脚，眞俐落了不少。」

小六子把抹桌布向肩頭上一搭，登時眉兒飛了起來，說道：「大先生，丘爺手底下要沒點眞功夫，也作不了趟子手了，黃天霸的金鏢尚未打着竇二爺，趟子手得先和賊子見眞章，沒兩下眞功夫，如何打得頭陣，只可惜丘爺說甚麼也不肯收我作徒弟，總算我伺候得殷勤，也才傳我三兩下子把式。」

吳二麻子心中一動道：「正是，你這裏和五龍鏢局也算得是對門對戶了，我們少見孟老當家的，你該見得到，至少也和丘宏常見的了，也該是無所不談的了？」

小六子掀掀眉兒睜睜眼，蕭三爺已笑呵呵，說道：「我把小六子改名小八兒，眞沒改錯名兒，現下你們該信啦，他就像我這隻畫眉兒，整日吱吱喳喳，你問他，八成兒啥也不曉得。」

蕭三鬍子對兩人使了個眼色，大先生含笑不語，吳二麻子道：「小六子，爭口氣，你就說給他聽聽。」

小六子道：「我有啥不曉得，曉得的事兒可多啦，我不但曉得孟老當家的怎生關門不接鏢，也曉得他去過那裏。只不過丘爺要我咀緊些兒，茶居裏人多咀雜。」

小六子不去理會那姑娘，誰又去理會一個大閨女呢？只拿眼兒來瞅那個相公，吳二麻子道：「這麼說，孟老鏢頭其實硬朗得很，不接鏢，不是封刀歸隱。只怕……只怕是……」

「我來說吧，」大先生說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只怕去年秋天上一趟京師，遇到了甚麼不順意稱心的事。」

小六子道：「大先生說對啦，豈僅不順心，兩個二把刀有命去，可就沒命回來了，聽說還傷了五個，後來在濟南停下養了個多月傷，到現下還有兩個躺着起不得身，雖說吃鏢行飯，本就是在刀口子上討飯吃，吃上這飯，就是潑出了這條命，丘爺說得不錯，死了，那是你學技不精，命是貴客自理，與鏢行無關，但孟老當家的厚道，那兩家人每家送了二百兩銀子。」

大先生一怔！說：「我只道他這趟走鏢也只不過不順心而已，原來還是……忘怪，他這趟鏢是奉撫台大人的命，護送的是東平王的一隻箱兒，二兄弟，那箱兒還

是在你店裏做的，你當然也知道。」

吳二麻子道：「我如何不曉得，還是我親自動手，不但加工，還加了料，趕了三個夜工才沒誤了時刻。孟老當家的更親自來選配了一把鐵鎖，那麼結實的箱兒，我一生中也只做得那麼兩個。」

大先生道：「這不就奇怪了，既然途中出了事，死人說是與鏢局無關，若是失了寶箱，孟老當家的可脫不了干係，怎麼撫台大人非但沒追究，老當家的還沒回來，撫台倒被奉召進了京，聽說而今官丟了不說……不過，閒談還是休論國事。」

小六子道：「有什麼論不得的，據丘爺說……丘爺說……」

大家順着小六子的目光，不自覺也都瞅了那相公一眼，一個落魄的相公吧啦，人困途窮，就不知那來那麼多瞌睡，那落魄的相公敢情不是在望河船，是靠在窻上打盹兒。

莫愁居的後一半跨在河上，秦淮雖是風月之地，這時候河上沒畫舫，也沒粉頭，有甚麼好瞧的，有的只不過是搗衣娘子，那砧聲不是斷續傳來麼。

小六子才又說道：「大先生，不是我小六子誇口，雖非秀才，却也知道些兒天下事。」

大先生呵呵笑，說：「你不是秀才，可是博士啊。」

蕭三鬍子噗嗤一聲，那口茶差點兒沒噴到小六子身上，說道：「不怪江南地稱他們這一行做茶博士了，今兒我才知道出處。」

小六子一臉正經，說道：「蕭三爺，你別笑話，我這把銅壺雖沒煮三江，却也煮秦淮風月，少了遊宦士子，墨客騷人，也就沒秦淮風月了，二大爺是藝精於勤，大先生是相交滿天下，我小六子却耳朶長，耳長聽得多。」

大先生正色道：「他這話可有些道理，有道是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不過是說廣博見聞，書本上是古人的見識，他所看到聽來的，何嘗不也是學問，那增廣賢文開卷有言，增廣賢文，誨汝諄諄，多見多廣，多見多聞，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其實無今又豈有古，詩云。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既無今人的經歷，不經一事，也不長一智，故爾說盡書信不如無書了。」

蕭三爺呵呵笑，說。「啊唷！茶博士，失敬失敬。」

小六子被大先生這麼一讚，更是得意，敢情那相公似睡還醒，也動容轉過頭來，便是那姑娘也不自覺，溜了大先生和小六子一眼。只不過大夥兒正起鬨，沒人再去注意這一雙男女。

小六子那還忍耐得住，道：「丘爺雖然說得好，話到咀邊留半分，各位可不是外人，說也無妨，那撫台這番吃不了，要兜着走，壞了官還是小事一件，是怕牢也有他坐的，就不知何時抄家。」

小六子此言一出，大夥兒全是一驚，吳大先生道：「這裏沒外人，只怕話傳出去，小六子你端的聽到些甚麼，我只知撫台衙門裏人人自危，可都諱莫如深。」

那蕭三爺也道：「空穴來風，事必有因，連我那個小舅兒在衙門裏不過吃一份閒糧，竟也像大禍臨頭一般，終日愁眉苦面，問他也說不出個究竟來，小六子，啊，博士，你聽到甚麼，說來我們聽聽。」

小六子更加得意，道：「別說你那個吃閒糧的小舅兒不知，便撫台那幾個師爺也不明究竟，這有個緣故，撫台的官是壞在那東平王爺手裏，不是聖上的旨意，晉京也是奉王爺所召，是不見在邸報的。」

大先生說：「了不得，小六子眞成博士啦，連邸報也曉得。」

小六子臉兒一紅道：「我不過知道有這麼一種玩意兒，把京中消息傳達各地，只不過我也知道這撫台作的王爺的官。」

吳二麻子楞了一楞，說道：「這是什麼話兒，豈不是說這撫台當初是王爺放的官？」

吳二麻子拿眼來瞧吳大先生，不料大先生點了點頭，道：「這話現在來說，倒也不怕了，因爲皇上又再臨朝理事，龍體已康復了，像外放撫台這樣的大事，再不由得東平王爺僭越，當今皇上實是一位聖主明君，只不過……」

「不過兒女情長，多情了些……」小六子吐出來的舌頭，半天也縮不回去，因爲大先生變了臉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還好，那相公閉上眼，分明又打起盹兒來，自是誰也不去理會那姑娘，一個鄉下來的大閨女，倒怕她聽去了不成。

大先生又道：「皇上龍體康復，再又臨朝理事，實是天下黎民萬千之幸，小六子適才說的，却也不離譜兒。」

蕭三麻子道：「說譜兒，我也聽到一些，聽說多虧得公主千歲回朝，龍顏大悅，病體也就不藥而癒了。」

大先生道：「皇上實是一位聖主明君，其實說聖上兒女情長，倒也非是不敬，因爲兒女情長，必也是性情中人，作之君，也必是個愛民如子的聖主，眞是皇天有眼，迎得公主千歲回朝，雖不能接掌得江山，眼下確也免了……免了……」

「一場刀兵之災，天下生靈塗炭。」

蕭三鬍子道：「這有甚麼說不得的，便是撫台衙門裏，除了那撫台的幾個心腹，誰不額手稱慶。」

大先生道：「是故凡是對朝中事略有所知的，莫不把公主千歲視作……」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小六子說：「各位，你們是知道的，這莫愁居在白天，各位是每日必到的常客，華燈初上，烟籠秦淮月籠紗，在那槳聲燈影裏，却另有一番局面，旬日前，一位便服簡從的官兒，帶着幾位清客上來閒坐，我小六子見的世面雖不多，那官兒的大小可是一眼就瞧得出來。」

大先生道：「出來閒遊，也帶着幾位清客，那官職必然小不了。」

小六兒道：「說着說着，也就說到公主千歲了，可不是額手稱慶麼，你一言，我一語，直把公主千歲頌揚得有如如來佛祖，更勝過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各位，可眞不是我小六子誇口，我知道的比他們還要多。」

蕭三鬍子大笑呵呵，說：「你們聽聽，小六子吟起詩來啦，要是不知的，準以爲他喝過不少墨水，寒窻下沒十年，也錐過八年屁股。」

大先生可不笑，點點頭，正容道：「這有何奇，這兩年夜遊秦淮之人，誰不有感而吟此詩，小六子，那詩的後兩句是甚麼？可也認得了？」

小六子說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聽得多了，也就耳熟能誦了。」

大先生道：「只是你記錯了兩個字，是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這是先朝詩人杜牧之名作，傳頌千古，各位試想：公主千歲未還朝，朝中衆王爭權，天下亂象已呈，眼看就會遍地烽烟，那夜泊秦淮的遊宦士子，墨客騷人，却見商女猶唱後庭之曲，如何不感懷而吟，小六子聽得多了，自也就耳熟能誦倒也不奇。」

二大爺道：「却也虧他好記性，說來說去，這個彎兒可繞得大了，小六子，剛才我問你關於那孟老當家的，怎生扯到公主千歲頭上了，你還沒告訴我……」

小六子道：「二大爺，雖說橋歸橋，路歸路，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路若沒了橋，可就連不上啦，橋也還是在路上，說來說去，其實是一檔子事，不轉個彎兒，也兜不上正路來，各位可曾知道，孟老當家的這趟走鏢，若不是遇上公主千歲，正當危急之際，那公主千歲似從天而降，只怕招回來的就不僅是兩個二把刀，只怕五龍鏢局的一行二十餘衆，沒一個能活着回來，老鏢頭的屍首也不知有沒有人收。」

蕭三鬍子道：「快別口沒遮攔，要是你這話傳入孟老當家的耳裏……」

小六子道：「三爺，你萬安，丘爺既這麼說了，各位想想看，一個吃江湖飯的倒會給自己臉上抹黑麼，我小六子還說丘爺沒把我當外人，但說甚麼也還是丟臉的事，丘爺說起上，可一些兒不覺丟臉，簡直還與高采烈，直似恨不得天下人人皆知，我也知道，那孟老鏢頭更以此事為榮，若不是走了一趟寧波，剛返來又要南下福州，只怕這金陵城中，傳遍了也輪不到我小六子，孟老當家的已打起鑼來唱了。」

大先生點點頭，道：「你這麼一說，我明白了，孟老當家的這趟率領五龍鏢局的鏢師，浩浩蕩蕩上京師，幾乎魂兮歸來，本是丟臉的事，但却盡皆以此為榮，便是因為公主千歲在他們危險之際，眼看性命不保之時，忽然從天而降，把那刦鏢的賊子們殺退了。」

吳二痲子顯然最關心，奇道：「到底也還是丟了臉，我可是不解，怎又以此為榮了？」

大先生道：「就事論事，丟臉是不錯，二兄弟，你可沒想深一層，是甚麼人救下他們這二十餘衆。」

吳二痲子道：「公主千歲。」

大先生竟也一拍桌子，道：「着哇，二兄弟，你我今日還能在這莫愁居說地談天，烟籠秦淮，還能得見燈影槳聲，春風照舊綠了江南岸，天下黎民百姓，也得能樂業安居，這六朝金粉地，又見歌舞樂昇平，二兄弟，這是何人所賜？」

大先生不僅是瞧了吳二痲子一眼，眼兒可掃過了點着頭的蕭三鬍子，亦不以小六子面有得色為奇，那相公又抬起頭來了，便那個外鄉姑娘分明也豎起了耳朵，大先生都如不見，繼又說道：「不錯，正是因為公主千歲回了宮，都說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到底有誰見了？如來佛普渡衆生千百年，千百年來的衆生可曾免了兵刀之災，都沒有，是不是？」

小六子道：「不錯，不錯，到底大先生讀書人，有見地，也才說得這麼透徹，當今天下，除非是那一點兒世事也不懂的人，誰不給公主千歲唸千千萬萬聲佛。嘿，我又把話說錯啦，救苦救難公主勝過觀世音，佛祖也免不了兵刀之災，公主千歲却令天下人人樂業安居，消災免難，八成兒公主千歲就是觀世音菩薩轉世，佛祖降人間，嘿，我這是怎麼啦，竟把一句最緊要的話兒也說漏了，那孟老當家的一回來，便在鏢局子提供上了公主千歲的長生祿位牌，早晚上一柱香。」

大先生道：「所以了，江湖中人從來把名兒看得重逾性命，竟也以為榮了。」

小六子道：「大先生，却也還有你不知道的，聽那丘爺說來，他們這趟晉京，非但沒丟臉，還立了天大的功勞，聖上懸下重賞，大先生自然是知道了。」

大先生道：「天下軍民人等，得知貴妃下落者，賞千金，封萬戶侯，你可是說的這回事？小六子，聖上下達這一旨意之時，你還在你娘的懷裏吃奶哩，只怕二兄弟你還記得，蕭三爺當然有所聞了。」

那蕭三鬍子道：「千金是千兩黃金，任你怎麼花用，一輩子也吃喝不完，這萬戶侯的官兒可也不小啊，初時是密旨，後來那貴妃杳無踪跡，便貼出皇榜來了，有誰不想陞官發財。」

吳二痲子也道：「那是人人皆知，那時候，我已出來學手藝了，誰不談論。」

小六子道：「但宮中的錦衣衞盡出，尋訪公主千歲，這事知道的人可不多，但尋訪了一十六載，都無消息，曹公公更私下添了萬金重賞，更由京中勝字旗萬勝刀的大當家出面，連絡各地的鏢局，知會天下的武林江湖中人，協助尋訪，只怕各位就不知道了。」

吳二痲子啊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若不是五龍鏢局這番在保定道上遇上賊子刦鏢，公主千歲不現身相救，只怕到了京中，仍無人認得出公主千歲來，孟老當家的可是因禍得福，當眞立下了天大的功勞。啊啊！我明白了！不怪孟老當家的從此不接鏢，定造那二十隻木箱，敢情是用來盛那萬兩黃金的。今兒我可才解開了這個謎團，按說，這也用不着這麼秘密啊，說了出來，還怕人眼紅不成。」

小六子道：「二大爺，你可猜對了一半，直到五龍鑣局的人出了京，停下來在濟南府養傷，其實仍然不知那個從天而降，救了他們性命的姑娘，竟是公主千歲。却是萬勝刀那二當家的首先認出了公主千歲，急忙報與公公知。但若不是五龍鏢局遇上了賊，公主千歲不出手，孟老鏢頭不與公主千歲相遇於酒樓，萬勝刀那二當家不去尋訪孟老鏢頭，幾方面一配合，那公主千歲仍然是近在眼前，却遠在天邊。是以，要論功，這孟老鏢頭才應居首功，嘿！其實若論相互配合，論功行賞，亦不能漏了那保定府，皆因公主千歲義救五龍鏢局一夥人之時，據丘爺說：任他是誰，即使是當年侍候貴妃的曹公公當了面，也休想認得出公主千歲來！……」

吳二痲子道：「小六子，你要再往下說，我可越更胡塗啦。」

小六子也傻笑了起來，也把滿頭亂髮搔得更亂了，道：「這事兒的前因後果，原本就有這麼錯縱複雜，一句話，不但互相配合，這才教那萬勝刀二當家的把公主千歲認了出來，因為那保定府感激公主千歲替地方上除了害，把為害地方多年，官兵累次圍剿反倒損兵折將的山賊，一舉而殲，連賊窩兒也被掃穴犂庭了……嘿！我可眞眞也說不上來，總之，又牽連上了二大爺所造的那個寶箱，總之，公主不但替地方上除了害，而且保全了保定府的前程，那知府大人怎不感恩，自也對公主千歲優禮有加，總之，第二天一早，那公主千歲就由一個風塵滿身的小姑娘，被打扮成了個天仙化人的美人兒，便是孟老鏢頭和丘爺等在京中那個酒家樓頭，再度相遇，亦幾乎認不出來了，丘爺說：「公主千歲直似一夜之間，長大了兩歲，人是眞要衣妝的，公主這麼穿戴打扮起來，也就和貴妃娘娘一般無二，可就有那麼巧，那萬勝刀二當家的趕了去，他懷中便藏着貴妃的圖形，這才立即認出是公主千歲來，也才立即報與公公知，也才……」

「也才立即被曹公公迎接回宮，」蕭三鬍子說：「小六子，想來想去，我還眞是替你改對了名兒，你再要往下說，我這頭也大啦，幾句話也可說清楚的，你却活脫像我這籠裏的八哥兒，吱吱喳喳了半天，也說不清楚。」

「不然，」大先生說：「公主千歲被迎接回宮，顯然這事兒極是錯縱複雜，連小六子尚有不明白的……」

大夥兒都是一怔，分明有人哈了半聲，顯然是誰忍不住笑，却又即時忍住了？

都沒有笑，要笑，還用忍麼，當然不是那姑娘，因為那姑娘也怔住了。

且慢，那姑娘在瞧甚麼，啊，是瞧那相公。

那相公轉過頭去，又在望……河邊實是只有搗衣娘子，漸漸淤塞了的秦淮，在中午的陽光下，水更是黑了些，也發出了令人噁心的臭味，總算河水還在緩緩的流，也還沒到臭的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

那蕭三鬍子不就在笑話小六子麼，說來說去也說不明白，本就好笑。

吳二痲子道：「且別說了，管他是誰的功，我要知道的是，那孟老當家既來領賞，要定造這麼多小箱兒來做甚麼？對了，小六子，剛才你說孟老當家的去了一趟寧波，回來了……」

「來了！」小六子說：「當眞怪事兒年年有，今兒特別多，這又來了三個，不，是兩個，那一個向五龍鏢局去了。」

大先生坐的位兒剛是面向五龍鏢局那一邊，也早見到了，說：「這三人風塵滿身，看來都是江湖中人，必是來找鏢局子的人，因鏢局大門不開，故爾前來打聽，那一個不就在向那香燭店打聽麼？」

果然有兩人向莫愁居來，一個向鏢局右面那香燭店裏的人在問甚麼？

蕭三鬍子呵呵笑，說道：「小六子，看來又有生意上門，你這小八兒又有得八了。」

吳二痲子說：「喂！小六子，我問你的話，你還是沒答我，你說老當家又要下福州……」

大先生忽道：「小六子，那丘宏說的可是金石良言，記住了，逢人且說三分話，話到了咀邊，要留半分，我瞧，這三人來路有些不正，只不過也不像是大壞人，果然是衝着五龍鏢局來的，你們瞧。」

都瞧見了，那香燭店門口的漢子，手指着鏢局，燭店裏走出一個人來，也在瞧五龍鏢局。

吳二痲子不耐道：「我問你，小六子，孟老當家敢是把鏢局子關了門，要飄洋過海了？」

顯然吳二痲子解不開謎團，誓不罷休，顯然小六子知道些兒端倪，是唯一的解開謎團的人。

小六子才說得一句：「正是要飄洋過海，」已早向門口走了，迎着那兩個漢子，道：「兩位爺，飲茶啦。」那兩個漢子却不理睬，小六子在抹裏面一張桌子，人家却淡淡地掃了店裏一眼，一歪屁股，在門口的一張桌傍坐了下來。

小六子走上前，說：「有雨前好毛尖，剛到的龍井，兩位爺……」

右面一個年紀五十開外了，鬢邊見了白，一擺手道：「好茶沏來，休囉唆！」

嘿！好一口的京片子，大先生迅速向吳二痲子搖搖頭，示意他休再開口，因為吳二痲子正在等待小六子往下說。正是要飄洋過海？敢情老鏢頭關了鏢局，眞要飄洋過海，但是販什麼寶貨呢？竟找上他來造這樣精貴的木箱？

他雖然沒有見大先生對他示意，却也沒有往下問，小六子已忙着沏茶去了，怎麼問。

小六子尚未捧出茶來，那個在香燭店門口問話的漢子，已快步走來了。老者便道：「二當家的，你打聽到了麼？」

一聲二當家的，那面三人可都不約而同，互望了一眼，敢是說曹操，曹操便到，小六子剛才提及最先認出公主千歲來的，是萬勝刀二當家，莫非就是此人？老者好一京口片子，分明是打京裏下來的，誰都一聽便知，而且一瞧來人的氣度，顯然都不是平常江湖漢？

那二當家的道：「店裏人說：孟老鏢頭打從京裏下來，鏢局子就關了大門，人是有，是打邊門的出入，也不見老鏢頭，可不是事有蹊蹺麼？」

老者皺了眉頭，又搖搖頭，道：「可也不一定，這一回他們一夥人的命是檢回來了，臉可也丟盡了，便有臉接鏢，也沒生意上門了。」

那二當家的顯然是有些兒忸怩，道：「宋爺，你錯了，我也吃的這行飯，除非那鏢局子沒根兒，否則偶然受點挫折，誰也不放在心上的，却是反而因此而生意滔滔，反倒接踵前來求你護鏢。」

大先生和兩個茶友都愕然，那小六子正捧茶前來，自然不是宜與瓦茶壺，而是蓋碗茶，腳下突然一停，托盤中的蓋碗便也碰擊有聲，顯然他巳明白來的是甚麼人，但却立即加快了腳步，把茶送上，倒加倍殷勤起來，借故把傍邊一張空桌抹了又

抹。

只聽那一個豹頭環眼的黑漢子道：「我可是不明白了。」

那二當家的道：「就是因爲他有根兒了！」

「說甚麼，根兒？」豹眼瞪得更圓，脖子倒細了些，因爲那人的脖子伸長了。

大先生瞅了吳二痲子一眼，耳語道：「這人的口音，像是打關外來的，你聽着有些兒特別不是？」

老者點頭道：「他這話我倒也明白，他說有根兒，就是說身家厚，鏢銀有了差錯，立即賠還給事主兒，二當家的必是經驗之談。」

那二當家的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你說：宋爺，任誰也不敢說天下無敵，是不是？」他沒有哼出聲來，但顯然心裏頭冷冷一哼，從他的眼色就可看得出，可知這二當家的雖和這兩人走在一道兒，其實面和心不和，又道：「更何況那飛天虎，黑無常活閻羅，加上跳澗虎三兄弟，要沒過人的功夫，官兵進剿了三次，反而損兵折將，更何況賊人勢大。」

敢情說的也是那麼回事，眞會有這麼巧的事，那二當家的顯然就是發現公主千歲行踪的人了，怎麼？萬金賞難道沒到手，也沒封萬戶侯？不然怎麼又出來跑江湖呢？

原來那老者姓宋，淡淡一笑，對那黑漢子說道：「可惜我們晚了一步，我這雙肉掌竟未能一會那頭飛天虎，否則，三隻跳澗虎的脖兒套上你那金環，豈不有趣。不過……不過麼，話又說回來了，若是那日咱們早到了一步，二當家的也就失去那陞官發財的大好機會了。」

那二當家的登時變了臉色，伸手一按桌子，但顯然強忍住了，冷冷地說道：「宋爺，你一路之上，要不是冷言冷語，就是話裏帶有骨頭，我明白，因爲公主千歲回了宮，你就再不能替令兄報仇了，是以遷怒於我，但宋爺你可也知道，咱們可都是王爺的人，吃的是王爺的飯，王爺有命，誰敢違抗……」

姓宋的也冷冷地說道：「我還知道，萬兩黃金折算了是多少兩紋銀，萬戶侯這官兒可也不小啊？哈哈。」

那二當家的再也忍耐不住，驀可裏一拍桌子，道：「宋爺，可是你宋爺賞了我萬兩黃金，萬戶侯的官兒當眞不小，却不知王爺何時才能登大寶。」

姓宋的驀然變色，急掃茶居中的衆人一眼，說道：「萬兄弟，你這話也是隨便說得的嗎，幸是……」

原來萬勝刀二當家的姓萬，萬家刀法自從到了他爹那一代，在江湖上闖出了萬兒來，這二當家的爹姓萬單名一個勝字，江湖中人抬愛，加上萬勝廣收門徒，門徒多勢也衆了，也就有了門戶，萬勝門從此在北五省的武林中，也就有了一席地位，到了他這一代，他大哥萬叫天當了家，創了鏢局，打出了萬勝旗號，更儼然執了北五省鏢行的牛耳，萬字旗也就名揚天下。

這萬勝刀二當家的單名一個季字，但在北京城，却都叫他萬保義，他如何保義，無人得知，不過他喜歡這個名兒響亮，因是知他名萬保義的人多，知他名萬季的人，大概只有他大哥萬叫天了。

這萬保義在怒火頭上，那裏理會許多，揚眉一聲哼，說道：「有甚麼說不得的，江山早晚歸王爺所掌，這金陵又是王爺的根本地，有甚麼好怕的，公主千歲回了宮，皇上也就死了心。」

不料姓宋的老者冷笑兩聲，說道：「死了心，哈哈，只怕王爺的心先冷了半截，你倒是忠心耿耿，王爺也說得眞好聽，二當家的，若然是我，寧可要那萬金賞，眼前的榮華，萬戶侯何等威風，到了手的富貴不要，却聽信王爺的甜言蜜語。」

那萬保義道：「你你……我明白了，因爲你報不得殺兄之仇，你連王爺也恨上了。」

那姓宋的才在說人家口沒遮攔，他自己倒咀不擇言了，皆因那大先生，吳二痲子和蕭三鬍子，倒是希望從這三人口中，知道些兒京中事，尤其是關於公主千歲的，却被那萬保義一句嚇壞了，這「江山早晚歸王爺所掌」，這話也是說得的，這豈不是造反麼，再聽下去，他三個可就成了知情，這知情不報官，可也就是殺頭的罪，是以，不用等大先生使眼色，早已溜了，便小六子也嚇得躲了去屋角裏，裝做什麼也沒聽到，偌大的茶居，除了他們三人，就只得一個打盹兒的相公，和一個鄉下妞兒，故爾姓宋的也再不顧忌了。

姓宋的又冷笑一聲，說道：「二當家的，這句話，現在到了金陵，我也該對你說了，我和那妞兒有殺之仇，那是不假，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王爺若眞有登基之日，又何愁大仇不得報，二當家的，你也是個聰明人，怎生竟看不出王爺一步錯，全盤皆錯，不知聽信了誰的主意，以爲把公主送回宮中，皇上已知無嗣，必然即立小王爺爲太子。」

萬保義道：「這主意不錯啊，王爺把公主送回宮中，本來王爺已掌握了一半兵權，朝中文武也半是心腹，而今再又討得皇上的歡心，既已知道貴妃所生的不過是公主而非太子，小王爺入東宮，那自是早晚之事，王爺掌江山，自也穩如泰山。」

姓宋的呵呵一笑，說道：「好一個而今，二當家的，你可也長着眼睛，而今公主千歲回宮了，端的而今又如何？」

「這個……」萬保義楞了一楞，那張大了的咀，便說不出話來了。

姓宋的道：「而今是：皇上的龍體日漸康復，再又臨朝理事了，朝中文武，有幾個不是見風駛悝的，而今王爺的心腹還賸下幾人？皇上春秋本來就不高，知道貴妃已死了，又事隔多年，皇上對貴妃的心倒眞是死了，宮裏可少了三宮六院不成，還怕皇上會絕了嗣麼？而今，嘿嘿！二當家的，你已身在金陵了，如何還不明白，這金陵可是王爺根本之地，前任巡撫的官壞了，推源禍始，是否就是壞在公主千歲手裏？接任的撫台已出京了，又是誰放的官，是否仍舊是王爺的心腹。」

那萬保義不僅咀、連眼睛也睜大了，再也做聲不得。

姓宋的連哼了兩聲，又道：「再說眼下，你我都已在金陵了，眼有所見，耳有所聞，論民心，說民情，好一個王爺的根本地，王爺有何恩德加惠於民，是王爺給

了百姓，還是百姓成了王爺的魚肉，爲何百姓聽聞公主千歲回京，莫不色然而喜，爲何王爺放的撫台壞了官，消息傳到此間，人人慶幸……」

姓宋的越說越激昂，話聲越來越冷，萬保義的眼睛却越睜越大了，那還能再說得半句話來。

老者又冷冷地說道：「再說，嘿嘿，再說，二當家的，王爺又端的給了你甚麼好處？你又爲何對王爺耿耿忠心，到手的萬兩黃金不要，萬戶侯拱手讓給人，又爲了甚麼？不是貪圖更大的富貴，更大的榮華麼？若然王爺自身也難保，誰給你富貴榮華……」

「王爺自身也難保？」

萬保義顯然大吃了一驚！

姓宋的老者道：「二當家的，皇上這些年不理事，少臨朝，是否就懵然毫無所知，那曹公公的一雙老眼可不昏花啊，就算朝中文武半是王爺心腹，可還賸下一半對皇上耿耿忠心，是不是？這些年來，王爺之心，眞個是路人皆見，當眞皇上會毫無所聞麼？王當家的，我再問你，皇上臨朝理事，不過才三兩月，王爺的心腹是否已衆叛親離，一見大勢不妙，立即見風駛悝，嘿嘿！這才叫做識時務者爲俊傑。」

萬保義由驚而惶恐了，那呼吸顯然也急促起來。道：「宋爺你必有見地？」

姓宋的道：「我兄弟二人追隨王爺，這些年來，也算得忠心了吧，我那大哥已賠上了性命，那宋希古却不願再把這條老命也賠上了。」隨對那黑漢一指，道：「憑人家那一十二隻金環，別說在關外稱王稱霸了，中原地，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有誰接得下幾隻來，人家不遠千里迢迢而來，眞是所爲何來，不也和你二當家的一般想法，貪圖更大的富貴榮華，而且……哈哈，不但富貴榮華成空，說不定，若再不識時務，只怕就有大禍臨頭。奪命金環和我甚麼好怕的，不過拍拍屁股就走路，中原不留人，關外有家，我宋希古孑然一身，無牽無掛，天空海也闊，二當家的，你在北京城可有身家。」

敢情老者便是宋希古，黑漢是關外來的奪命金環，縮在屋角的小六子好生奇怪，怎生那姑娘顯然聞名吃了一驚！

小六子縮在屋角，也就在那姑娘背後了，是以看得清清楚楚。分明老者道出名姓，姑娘便身子陡然一震，本來側面相向的，也不自覺地掃了外面的三人一眼，挪了挪身子兒，以背相向。却是那相公，兀自打盹兒。

只聽那萬保義二當家的說了，道：「宋爺，果然是好朋友，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宋爺你必有計較。」

宋希古那老兒道：「二當家的，這趟的差事，本是王爺派你來的，我和奪命金環爲何自願同行？」

萬保義道：「不過是因爲我和這孟當家的有過交往，勝字旗與五龍鏢局雖非聯號，南下北上，也互相有個照顧，却是兩位勞動大駕，其實不知。」

宋希古道：「好吧，二當家的，現在咱們可要打開窗子說亮話了，王爺派你南來，是爲了甚麼？」

萬保義道：「宋爺是明知故問了，王爺疑心那一箱價值連城的珠寶，連同從總管家中抄出來的金珠玉寶，不下三十萬金，在一夜之間失去，可能是與五龍鏢局有關，此來又不能張揚，只能暗中查訪，其實……」

宋希古一擺手，道：「二當家的，其實你大不以爲然，你認爲那姓孟的鏢頭爲人正直，從不取非義之財。」

萬保義道：「那麼多金珠玉寶，誰不動心，倒也不是，而是說那姓孟的手底下有多少功夫，我萬保義知道得一清二楚，憑他，嘿嘿，也沒那個胆敢夜入王府。」

宋希古呵呵一笑，說道：「二當家的，這麼說，你仍然以爲那一批金珠玉寶，是在王府才失去，眞不信是在你認出公主千歲那個時刻，已被人家做了手脚？我是說在公主千歲尚未離開那酒家門口的那一段時間，那個眞正兵荒馬亂的時刻……」

萬保義道：「那如何可能，光天化日之下，有百名王爺的親兵，更有京尹衙門的三班衙役守候？」

宋希古呵呵笑道：「有道是侯門一入深似海，更何況王府，王府之中，廣厦何祇千間，王府的寶庫，那自是在極其牢固隱密之處，親兵日夜守護巡邏。」

萬保義一怔，道：「不差，那寶庫四處，便夜晚亦明如白晝，當眞，就算那人武功了得，也不能遁形，但那庫門的三重鎖，却完好如故，巡邏守衞，亦無驚擾，當眞……」

「當眞那孟老鏢頭有這個胆，也沒那個本事。」宋希古道：「亦可知那麼多金珠玉寶，絕非從王府中失去，但從總管府中搜出那失寶，以及抄出來的金銀珠寶，却是京尹和保定府親自驗過，王府那親兵統領亦在當場，更有王府的兩位師爺，和內府兩個管家，亦有目共睹。那麼，二當家的，你且想一想，那盜寶的人是在何時、何地下手，甚麼時刻，是最易下手的時刻？」

萬保義不假思索，道：「那自是曹公公得報，御林軍馬趕來，鑾駕與文武官員分自四面八方紛紛趕來的時候。」

「還有，」宋希古道：「八個宮女八乘轎，八個太監八乘馬，那文武官員聞訊忽忽忙忙趕來，可也不是兩條腿走路，不是乘馬就是坐轎，僅是轎夫就有多少了？更有公主千歲那大轎的一十六個轎夫，曹公公又是八個，宮中的黃門執事，二當家的，爲何兩位知府和王府親兵護院管家，出得門來，便寸步難行，就是因爲途爲之塞，這可又加上了百餘衆在當場。」

萬保義驀地一拍大腿，道：「着哇，那公主千歲步下酒家樓，不論遠近，不論官職大小，除了在街道兩頭護衞的御林兵馬，人人俯伏在地，不用說，王爺府中來的這一夥人，也不由他們不俯伏在地……」

宋希古道：「而且那時候，人人目有所視，不用說，自是目不轉睛瞧那公主千歲了，我記得，臨了上轎的時候，那曹公公老淚縱橫，誰也不知與公主千歲談了些甚麼，只不過，耗了不少時候，我們在樓上，下不能下，俯伏的人亦不敢起身，這時候，嘿嘿，這個時候……」

那個打盹兒的相公，敢情不是在打盹兒，可被小六子捉住了。若不是見聞多，

可也就不配稱茶樓博士了，不由他小六子不心中一動，那相公敢情在瞅着這姓宋的老兒，不自覺地點了點頭，倒像在暗加讚許。

那小六子耳朵在聽，暗角裏可瞧不見外面的三人，目有所視，只能瞧見這相公和那位姑娘，本是無心，但無意之間，却也發現了那姑娘的異處來，姑娘以手支頤，坐得高，蹲得低的小六子，恰好見到她那轉動着的眼珠兒，向外面三人坐處溜的時候少，顯然對那相公一瞬也不放過，但却又全神貫注在那外面三人的談話上。

驀然間，小六子幾乎嚇得跳了起來，因爲外面猛可裏的拍了一下桌子。

是那個萬勝刀二當家的萬保義，說道：「着哇，那時候，越是人多，越是容易被人做了手脚，因爲人人都在目不轉睛瞧那公主千歲。既然連王爺的珠寶都敢偷，那人的身手了得，亦可想而知了。」

宋希古道：「你還該知道的是，珠寶是王爺所有，雖非見不得光，却也不願被曹公公見到，那緣故，我明白，你當然也明白。」

小六子蹲在那角落裏，亦見到那萬保義了，因爲這二當家的站了起來，而且離開了坐位，在走動，忽然一旋身，面對着宋希古，道：「宋爺，莫非你已知道是甚麼人？王爺派我前來，只不過心下有那麼丁點兒疑心，不過是死馬當作活馬來醫。你兩位却跟踵而來，豈不是無故。」

宋希古道：「二當家的，你坐下了，這時候，也該對你說明了，不錯，我心裏有那麼個譜兒，而且絲毫也不離譜，憑五龍鏢局孟老頭兒，休道他沒那個胆，也沒那個功夫，但這人却與他有關，我猜疑，這五龍鏢局的一夥人，雖沒和那人勾結，却被人家利用了。說出來，二當家的，我猜疑的人，你也見過，只怕見了面，你也認識。」

「我！認識？」萬保義顯然是大吃一驚。

宋希古道：「我是說，你見過而已，何必驚惶，二當家的，我問你，王爺考問那總管，把保定道上出事後的情形，對那知府是否詢問得極是詳細，當時你我是否都在場？」

萬保義道：「那是因爲王爺錯愛，認爲小弟久走江湖，喚我去帮個耳，宋爺你不是也被請去了麼？」

宋希古道：「狠牙山的賊子黑松林刦鏢，公主千歲而外，還有何人在當場？那人在總管家門對面的酒家樓頭，亦即是我等猜疑失去這批珠寶最可能的時刻，何其巧合，那人竟也坐在公主千歲身邊。」

萬保義啊了一聲，說：「你是說……那個儒雅俊秀，衣履鮮明，風度翩翩的相公？不錯，我見到了，但他是個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啊，宋爺你却懷疑是……這怎麼可能？」

宋希古呵呵笑道：「好一個儒雅俊秀，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半百狠牙山的賊子，和鏢行二十餘衆惡鬥得血肉横飛之際，他却抱着一個和總管懷中一模一樣的寶箱，在刀光劍影之中鑽行，嘿嘿！鑽行在刀光劍影之中，竟然毫髮不傷。二當家的：此事雖瞞不過我宋希古，他又可曾記憶，那總管曾有何言？保定知府又有何說？」

萬保義楞楞地，眨着眼兒，邊想邊說：「說總管未動身前就已掉了包，替五龍鏢局和知府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的，亦即是他，但是……那寶箱中的珠寶，却又分明從總管家中搜了出來。」

宋希古和那個黑漢子相視大笑起來，那漢子不但黑，而且馬大牛高，差不多高出萬保義半個頭，便成了對他睥睨而笑。

宋希古道：「二當家的，我且問你，若然那人能在刀光劍影中鑽行而不傷毫髮，那麼，把寶箱中的珠寶先一步送入總管家中，自也更是輕而易舉了，是也不是？你心裏想問的，我也替你答了吧，二當家的，識時務者爲俊傑，等到樹倒猢猻散，那時你後悔也來不及了，眼看着萬兩黃金到了手，萬戶侯何等威風，你却拱手讓給王爺，讓王爺去向皇上討好，現在王爺已鑄成了大錯，衆叛親離，你再不識時務，二當家的，你不但富貴榮華夢一場，王爺押赴刑場之時只怕陪斬少不了你一份。」

萬保義大驚，道：「你你……你是說王爺……」

宋希古皺眉道：「怎生你仍不明白，若然珠寶是公主身邊那相公所偷，可知那人對王爺陰謀篡奪皇位亦已瞭如指掌，那麼，公主千歲豈有不知道的，公主千歲現在何處？不但在皇上身邊，而且是皇上的心肝寶貝，公主之言，皇上信是不信？便有所疑，一時不盡信，只一查，王爺的陰謀便會敗露了，那時，王爺不被誅三族，已是皇恩浩蕩了，我二人趁機討了這份差事，一爲了趕快脫身離京，二來麼，若然咱們把那批珠寶得到手中，二當家的，你的萬戶侯雖然落了空，到手可不僅黃金萬兩，而且事不宜遲。」

萬保義抹去了額上的冷汗，道：「宋爺，你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可想起來了，王爺近來顯得坐立不安，脾氣倍前暴躁了，只怕也自知大事不妙。當眞，若然接任這金陵撫台的，仍是王爺的人，又何必特派我等十萬火急趕來，但你眞確信那珠寶被盜，與孟當家的有關？」

宋希古道：「二當家的，假若那相公嫌疑最大，我們猜得不錯，那麼，我問你，最可能的失寶時刻，除了公主千歲和那相公之外，還有誰先已在酒家樓頭？」

「當眞！」二當家說：「五龍鏢局的一人見我去到，立即匆匆走了，而且匆匆離了京。」

宋希古道：「二當家的，我叫你一聲老弟，要說這江湖之上黑道的事，只怕我比你懂得多一點兒，珠寶失去，那手法亦如總管失去寶箱一般，如出一轍。」

「掉包！」萬保義說。

宋希古道：「這才不會被立即發覺，容他從容逃去，這一路之上，我和呼哈圖呼爺沿途查訪，果然查訪出些端倪來，五龍鏢局的人以療傷爲名，在濟南作停留，嘿嘿，傷在保定府，却跑去濟南療傷，分明就有古怪，果然被我和呼爺查出，那孟老鏢頭果然是在濟南有所等候，待那相公一到，却不療傷了，立即南來。現下你已親眼見到，親自查訪過了，五龍鏢局的人回轉金陵，從此非但不接鏢，反而大門緊閉，孟老頭鏢頭再也不公開露面。」

萬保義道：「那店家言道：未見孟老鏢頭，已是半年有多了。」

宋希古緩地掃了一眼，道：「這番我們面對的，可是一個最最棘手的勁敵，無論計謀武功，都高人一等，這就是我直到此刻，來到五龍鏢局可以望得到的地方。才把話對你說明之故，因爲一旦事機不密，可就前功盡棄了，咱們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千防萬防，也防不到五龍鏢局的門口來，却是離了這裏，就須防隔牆有耳。」

分明一聲輕笑，不，不是那姑娘，小六子和這姑娘相距不過數尺，簡直就是在她背後，若是這姑娘的笑聲，他會聽得更清楚些，那笑聲入耳，直似秦淮河上的風聲，也唯他小六子才能辨得出不是風聲。

只聽那宋希古又在說了，道：「二當家的，這番你大可放心，當今天下，有誰能破得了呼爺的一十二隻金環，任他六臂三頭，也逃不出我們的手去，要迫那人現身出來，可說易如反掌，但這番我們乃是爲那批珠寶而來，珠寶到手，從此遠走高飛，待北京的那棵樹倒了下來，那日子已是指日可待了，你却腰纏十萬貫，大搖大擺回京師，別說京中你無風險，眼下你也無風無險，我只是要你去做好人。」

「做……好人？」萬保義摸不着頭腦，心下好生狐疑，會有這樣的便宜事麼？

宋希古道：「只要你去找到孟老鏢頭，把王爺派你來所爲何事，老老實實告訴他，你奇怪麼？」

萬保義到底也不蠢，登時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告訴他，說王爺已知那失去的珠寶，是落在他手中，已派人南來追查，我特地趕來通風報信。」

宋希古讚許地點點頭，道：「做賊心虛，怕他不立即露出馬脚來，即使當面不動聲色，必然也即刻暗中去知會那人，我和呼爺暗裏跟踪，還怕找不出那人的下落來，找到那人，還怕找不出那批珠寶，不用說，你和那孟老鏢頭有多少交情，人家豈有不知的，要他相信你是出於一片眞誠，你就說……」

「我就說，」萬保義道：「其實以往不知王爺陰謀篡位，大逆不道，近日陰謀漸露，你發現王爺圖謀不軌，眞嚇得你魄散魂飛。」

萬保義道：「妙極，宋爺，却是你適才差點兒把我嚇得魄散魂飛，可眞是假假眞眞，誰不怕這附逆滅族的大罪，他自然千信萬信，將王爺事敗，這孟老鏢頭可就成了我未附逆的人證。」

宋希古道：「而且，那孟老鏢頭感激你報信之恩，見你已是無家可歸，自然是也就把你當作心腹，不用說，你也老老實實告訴他，我和奪命金環呼爺隨後就到，當今天下，有誰接得下呼爺的幾隻金環來，他最是清楚不過，因爲呼爺入關之後，這數年都在江南來去，孟老鏢頭未領教過，可也有過耳聞。」

萬保義道：「嘿嘿！宋爺你的大名，那老兒怕不也聞聲喪胆。」

宋希古和呼哈圖都瞪大了眼睛望他，因爲分明聽得有兩聲短促的冷笑，那小六子可聽得清楚，冷笑聲分明由這姑娘的小咀兒裏發出來的，因爲她即時警覺，是以急忙掉過頭去。

窗外，中午時候的秦淮河，空蕩蕩，連砧聲也不傳，洗衣娘子也回了家。

宋希古道：「你即刻前去，水西門外，莫愁湖邊，老地方，一有消息，即刻前來，你說知道我和呼爺落脚之處，眞眞假假，那老兒必不懷疑，若是發現了那人，嘿！可眞的個儒雅又俊秀的相公，更要一刻也不停留，前來報與我們知曉，再見那人，你必然一眼就可認得出來。」

「他便化了灰，我也會一見就認出。」萬保義說：「甚至老遠就能認出來了，他扮作個貴冑富家公子，若不是宋爺識破了他的行藏，誰也不會相信他是個空空妙手，好，事不宜遲，咦！那小門……開了，有人走出來……」

萬保義一閃身，溜出茶居，急急趕了過去。那宋希古道：「呼爺，咱們也該走了，休被他們發覺。」扔了一塊碎銀在桌上，迅速消失於街上的人叢中。

小六子伸頭一瞧，打從五龍鏢局那後門出來的，正是趟子手丘宏，急忙出去收拾了兩張桌上的茶壺茶杯，不，他得不動聲色，走了三人，店裏可還有兩個，若是這麼一陣功夫，他也瞧不出這兩個少年男女的奇異之處來，他還算啥茶博士。

小六子直想搖頭，那個甚麼宋爺，想必平日就是眼高於頂，明放着店裏另有六個人，不錯，大先生等三個人那姓宋的不放在眼裏，却也不過三言兩語，就被嚇跑了，但店裏還賸下三個人啊，姓宋的却直如不見？

小六子在抹桌子，眼可瞄着街對面，只見那萬勝刀二當家已截着了丘宏，顯然認識，那丘宏一見他，立即抱了拳。

可把小六子急壞了，糟了，那丘宏只不過略一遲疑，就把那二當家的迎了進來。他現下可明白了，明白爲何孟老當家的要定造那麼多木箱，走了一次寧波，又要下福州，那是兩個出海的大碼頭，自從三寶太監下南洋，打通了海道，紅毛鬼越來越多，五龍鏢局常走這兩條路的鏢，多作海客的買賣，是了，一定是把珠寶運出海外，既是價值連城的珠寶，來歷又不明，當眞有胆出手，也找不到買家的，即刻去把聽到見到的知會丘宏，來不來得及呢？

忽聽身後有人笑道：「小六子，你把桌子擦得發亮啦。」

啊喲！敢情那個相公來到了他身後，他亦未覺察，他只顧瞧着對面街，只顧想，手上的抹桌布只顧在桌上抹，可不是把桌擦得發亮了。

小六子心慌，說：「相公你……要走啦。」

那相公扔了塊銀星兒在他面前，說：「小六子，我若是你，也該走了。」

相公銜着他一笑，還那麼一點頭兒，便走出店去了，小六子兀自在發楞，那姑娘一言不發，也扔了個銀星兒在他面前桌上，快步走了出去，分明是追趕那相公。

三兩個銅錢的買賣，却賣出了三塊銀子來，意料不到那個鄉下姑娘出手也這麼大方，可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且慢，那相公說甚麼？他也該走了？分明知道他適才在想甚麼，示意他去知會丘宏，那個相公也必認識丘宏。

嗳呀!小六子又嚇壞了，莫非這相公便是……便是京裏下來的，適才那三人口中所說的那個相公!

又見月上柳梢頭

「啊呀!小倩姑娘，饒命啦!」

莫愁湖邊，姑娘攔住了那個相公的去路，用那硬硬的布捲兒指正他的前心。

忑怪，叫饒命的那相公不但眼兒笑，咀邊也滿含笑意，却是那姑娘吃了一驚，硬硬的布捲兒軟軟地垂了下來，說：「你!你知道我……」

相公道：「別望了，這湖雖名莫愁，却不是遊人的好去處，姑娘你瞧，這裏有多荒凉，往日冠蓋滿京華，這裏確是遊人如鯽，而今却只賸得荒烟蔓草，這裏林木雖疏落，除了你我，再無人了。」

那姑娘瞪圓了眼兒，說：「你你!原來是故意引我來這裏的?」

相公一笑，說：「姑娘不是有話要問我麼，可是這地方不好，嘖嘖!姑娘，你瞪圓了眼兒，可是更像青青姑娘了。」

「你是說小青兒?呔!你你……」

那姑娘的臉兒紅了，紅得似胭脂深透。豈有此理，人家是個大姑娘啦，他却盯着人家，不轉眼兒瞧。

那個相公竟然嘻嘻笑了，說：「怎麼又不像啦?那青青姑娘只會瞪眼兒，可不會臉紅的，不過麼，嘻嘻，你臉兒紅紅，更好看，噢!眞美!」

那姑娘呔了一聲，布捲兒又指正他前心，但却慌得她急忙縮腕，因爲那相公竟不閃避。好大胆，竟敢對她嘻皮笑臉，說：「哼!你知道這是甚麼?你不怕……」

相公笑着說：「布捲兒，我怎會不知道，姑娘，敢情你惱起來更美啦。」

氣得那姑娘一抖手，抖落了布袋兒，亮出劍來，倒要瞧他怕不怕。

不料那個相公絲毫不怕，誰會怕沒出鞘的劍呢?劍不出鞘，就不是眞要殺他，又何必怕。呔!眞胆大，他竟伸手把姑娘的劍兒撥過一邊，說：「我知道你不會殺我的，姑娘，是不是啊?因爲我知道，你有話問我。」

氣得那姑娘一跺脚，說：「你……你知道……」

「我知道，」那相公點着頭笑，說：「我知道姑娘姓柳，芳名小倩，家住朱仙鎭之河曲。我還知道，姑娘你是爲了尋找小青兒，啊!不不，是尋訪公主千歲而來，因爲朱仙鎭上柳青青，已是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當今的公主千歲了。」

姑娘的劍又垂下來了，怔怔地說：「那麼，眞是她，這該死的丫頭，她竟敢冒充公主。」

相公正色道：「姑娘，你說錯了，她非但不該死，却救了該死的皇上和該死的萬萬千千黎民百姓，而那早就眞正該死的東平王，也因此死定了。我知道有一位普渡衆生的忍大師，也久仰卜算子前輩的大名，但青青姑娘才眞正救苦救難，她並未存心要冒充公主，只不過無數的機緣巧合，助青青姑娘完成了這一塲無量功德。」

姑娘的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說：「你甚麼都知道?你!你是誰?啊!我明白了，你就是他們那三個人所說的……」

那個相公擠眼却揚眉，還拂了拂袖，道：「風流儒雅，俊秀又瀟洒，曾伴在公主千歲身邊的那個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

姑娘啐了一口，說：「眞不害臊。」其實她心裏樂了，這人可也眞有趣。

那相公正色道：「我爲何要害臊，却之不恭，你親耳聽到人家這麼讚我的。」

那姑娘忍住笑，再又啐了一口，道：「誰讚你啦，人家說你，原來你是……」

「賊。」相公說。

「你你!」姑娘驚奇了，說：「那麼，他們所說那東平王的珠寶，眞是你偸的?你承認啦?」

「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相公說，「稠人廣衆之中，嘿嘿!眞了不得，那個名叫宋希古的老兒，不但猜不出是我偸的，而且竟像自始至終，他都親眼見到一般。」

姑娘點點頭兒，說道：「所以，你吃驚了。」

「所以，」相公說：「你也才認出我來，知道我就是那風流又瀟洒的相公。」

姑娘把臉兒一沉，說：「原來你不過是個邊幅不修，貪咀的浪子，越說你倒越得意了，我可不是小青兒，容易被你戲耍的。」

那相公顯然一怔，忙道：「不敢。」

姑娘冷哼了一聲，臉兒更冷若冰霜，又道：「別以爲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廣衆之中，偸人家的珠寶如探囊取物，不過是點雕虫小技。」

那相公拱拱手兒，道：「失禮了，有其妹，自也有其姊，青青姑娘在保定道上一劍懾羣賊，無論劍術輕功，無不令人佩服，姑娘必更了得，在下何人，豈敢在姑娘面前放肆。」

姑娘色霽了些，道：「我也不瞞你，我是小青兒的姊姊。」

相公道：「姑娘芳名小倩，眞個是見面勝似聞名，今日一見姑娘與令妹幾分相似，那三人今日提及令妹，姑娘立即動容，我已猜出姑娘是誰了，青青姑娘怕被你們追尋，故爾不以眞名姓示人，這才借用了公主的姓氏，這亦是她被誤認作公主千歲之故。」

這姑娘果然正是小倩，自從小青兒溜走之後，氣壞了她爺爺，小倩又如何不担心，已出來尋訪半年有多了，明知小青兒是出來尋找木兒公主，而木兒公主是不會北上京師的，故爾只在江南一帶尋訪，那料小青兒竟會進了京，月前聽得傳聞，公主在保定道上掃蕩山賊，已被皇上接取回宮了，就覺得奇異，皆因木兒公主若要回宮，也不殺死那四個御前侍衞了，若是非出於自願，誰又能迫她回宮，何況掃蕩山賊的姑娘是用劍，若然是用的崑崙刀，天下早已轟傳了，小青兒的功夫她當然知道，除了卜算子傳授的顚倒循環三絕劍，也再找不出這麼凌厲的劍法來，何況傳說又是個年輕輕的姑娘，小倩便動了疑。

小倩點了點頭兒，說：「不怪傳說甚麼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若不是這個淘氣的丫頭改姓不改名，我還眞猜不出是她來，木兒公主……啊!」

相公道：「姑娘，有關木兒公主的事，青青姑娘已盡告我了。」

小倩嘆了口氣，道：「公主若知道她隨便告人，不狠狠打她一頓才怪。既然你已知道了，我也不瞞你，木兒公主恨她父皇，從了貴妃的姓，除了我姊妹以外，就祇得一個陸公子，故爾我更猜出是這丫頭淘氣了，後又聽得傳聞，公主殺退山賊，救了金陵鏢局無數鏢師的性命，而且還是五龍鏢局的鏢師回來後，才傳出這事來，故爾我前來詢問，不料鏢局大門緊閉。」

相公道：「是以，姑娘你去那茶居，本是要打聽鏢局中人?」

姑娘點頭道：「不料那三人隨後便到，不瞞你說，那宋希古和奪命金環兩人，我還眞沒見過，小青兒倒早認識了，因是我又不免懷疑，這兩人可是認識小青兒的，怎生也說她就是木兒公主?」

那相公笑道：「好教姑娘得知，令妹在姑娘的心目中，必仍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姑娘，却不知在保定府更換了衣衫，一夜之間，竟變了個羞花閉月的美人兒，不，姑娘，我說的是眞的，我且問姑娘一句，青青姑娘可與木兒公主有幾分相似麼?」

小倩道：「正因這緣故，也討得公主喜愛，你你……」

相公忙道：「姑娘休要誤會，我不過覺得姑娘和青青姑娘既是同胞姊姊，論年紀，倒更似公主才對，怎生倒沒被人誤會了，我可明白了。」

小倩才知人家不轉眼瞧她，是這個緣故，道：「你明白了甚麼?」

小倩心下在想，他雖然欠正經些兒，看來眞還不像是壞人，那目光也不似以往常見的那樣令她臉紅心也跳的色迷迷的目光。

那相公喃喃地自言自語起來，說道：「是了，醜陋的女人各有其醜，美貌的姑娘看起來都有幾分相似的，貴妃雖在宮中留存丹青，眞可分別得出的不過是燕瘦環肥，那能神似，姑娘，只怕你再見令妹，一時也難以認出她來了。但青青姑娘被誤會是木兒公主，黑松林一劍懾羣魔，才是主要的關鍵，因爲無人見過木兒公主，却有四個宮中高手死在木兒公主手下，都無招架之力。」

小倩道：「你笑甚麼?」

相公道：「我要說出來，姑娘你必也覺得好笑，宮裏的曹公公是侍候貴妃的人，按說不會認錯的，不料令妹說出貴妃埋骨處不說，她項下懸掛着木兒公主賞給她的那塊翠玉，原是宮中之物，據曹公公說，乃是緬甸國所進貢，那曹公公一見便認出來了，再加上青青姑娘本就有幾分似貴妃，是以，那曹公公一見令妹，登時老淚從橫，跪地千懇萬求，請令妹回宮。」

小倩道：「她不是淘氣麼，怎能便冒認作公主，一旦被發覺，可就是欺君之罪了，那還了得。」

不料那相公一臉肅容道：「實不相瞞，從那酒家樓頭一別，我即未與青青姑娘見過面了，但我却知她實非貪圖一時好玩，實是令妹深明大義，好生令人尊敬。」

小倩哼了一聲，說道：「這丫頭從小調皮搗蛋，天不怕，地不怕，連爺爺也拿她沒法兒，一年前已偸跑過一次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兒，功夫又沒學好，竟敢獨個兒跑出去闖蕩江湖。」

那相公道：「可是冥冥之中，已有安排了，若不是年前她偸跑出來闖蕩江湖，如何會得遇木兒公主，不遇公主，又豈知公主那麼多往事，更不會傳授她絕世輕功大挪移了。」

「你知道……」小倩的眼兒又睜大了，但睜大了眼兒，却蹙緊了眉頭，說：「她連這……也告訴了你。」

那相公兀自一臉肅容，道：「不是如此機緣巧合，青青姑娘豈能揚威保定道，被誤會便是公主千歲，令妹替商旅除去大患，造福地方，尙在其次，當今皇上得令妹……啊，我是說公主，承歡膝下，皇上沉疴如何得以不藥而癒，如何得以重振朝綱，我不用深說，其實姑娘應該比我更清楚，知道得也更早，若非令妹明大義，毅然入宮，眼下這錦繡山河，只怕已早是遍地烽烟了，救民於水火，解民於倒懸，這才是令妹毅然入宮，冒認公主之故，實令在下萬分敬佩。」

這相公肅然生敬，說得實是眞誠，倒令小倩也愕然了。不錯，她早知東平王叛逆，年前亦是卜算子得小青兒相助，才連夜從武昌遁回京師，她如何不知，其實東平王野心不死。

相公又道：「那曹公公在酒家樓頭，伏地懇求令妹入宮，聲淚俱下，便鐵石心腸之人亦深爲感動，何況令妹性情中人，義之所在，當仁不讓，更何況功在國家，福在天下千萬蒼生，說是無量功德，令師實是當之無愧。」

小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只是……」

那相公忙又說道：「姑娘放心，那宮門便是一入深如海，却也關不住令妹，在下已與令妹有約，以半年爲期，待得春風綠了江南岸，林花謝了春紅，必來秦淮河畔相會。」

小倩啊了一聲，說：「那麼，也就是這時候了，此話果眞?那麼，你今日在那茶居……」

那相公道：「倒也非是專候令妹，在下雖然已與青青姑娘有約，約定落花時節會於秦淮河畔，不過是怕她在宮中苦寂寞，不耐長留皇上身邊，朝綱初振，皇上雖已臨朝，那東平王却還未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令妹留在宮中多一日，天下黎民亦多一分福，是以在下倒後悔有約了，姑娘你說令妹貪圖好玩，若然她眞個宮中樂，不思江南，倒是萬千之幸了。」

小倩的眉頭展了又皺，蹙了還舒，道：「若然木兒公主眞像極了貴妃，那麼，事隔近二十年了，皇上便是苦思貴妃，魂牽夢縈，那記憶也會多少有些模糊了，是不是?」

那相公知她要說甚麼，道：「姑娘請放萬個心，別說青青姑娘像公主，何況公主像貴妃，便是一分相似，在那朝思暮想的皇上眼中，也會是十分相像了，而且木兒公主原未入過宮，對宮中事毫無所知，却是令妹身佩有當年貴妃從宮中携出的翠玉，更巧的是，那翠玉原是一對，另一塊却在貴妃的口中，不用說，皇上一日也不會遲延，已把貴妃的屍骨由桐柏山中遷入

皇陵了。」

小倩在點頭了，緩緩地，唇邊也綻開了微笑，一個淘氣的妞兒，總會給親人留下更多可愛的難忘的回憶，她一定回憶起甚麼來。

他不去打斷她的回憶，也緩緩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當時，在那酒家樓頭，當着那曹公公面前，雖然我和青青姑娘不能交談，但我知道，那時她在想甚麼，她和木兒公主是師徒，情却逾姊妹，從公主賜給青青姑娘那塊翠玉便可知道了，公主把另一塊殉了葬，可知這翠玉乃是公主心愛之物，青青姑娘在曹公公認出那翠玉之時，她也立即作了首肯，和公公回轉宮中。」

小倩道：「那是爲甚麼啊？」

「爲了替木兒公主盡孝。」相公肅容說：「青青姑娘必然想到，說甚麼皇上也是公主生身之父，若她隨曹公公入宮，皇上的沉疴眞會不藥而癒，豈不是也替公主盡了孝麼？這也就是我和青青姑娘約定：落花時節，江南相逢之故，因爲有半年的時間，皇上的病該已大好了。」

小倩緩緩地掃了一眼，暮春三月的艷陽照亮了她的紅紅的臉兒，他在想：「這姊妹兩人多麼不相同啊，小青兒雖然純眞活潑，但潑辣起來，却像一個小辣椒兒，這小倩却這麼嫻靜溫柔，若是不知她的人，她也不出手，誰也想不到她會是個武林女兒，青青姑娘的武功已是那麼了得，這小倩必然更好了。」

莫愁湖邊的春紅只有小草花，小倩唇邊的笑意更濃了，在緩緩地抬起頭來，說道：「這已是落花時節了，若然你說的是眞心話，你必會如願的。」

「如願？」一時間，他想不起說過有甚心願來。

小倩道：「這淘氣的丫頭，一定是宮中樂，不思江南約了，想想那宮中有多少新奇的事物兒，無不是民間罕曾見的，皇宮中樓閣連雲，雕樑畫棟，也許她倒不放在眼裏……」

「但她進入宮，立即捧爲鳳凰。」相公說：「在皇上身邊，有多威風，若我猜得不錯，只怕皇上臨朝，也會把她帶在身邊，瞧着那麼多文武百官對她也下跪叩頭，已足够她樂啦，比起她跺跺脚兒天下亂顫，別又是一番威風，當眞……」

他想的却有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威震保定道，揚名天下聞，沒錯兒，看來她是一夜之間成長了，成了個大姑娘，却改變不了她那小孩兒心性的。

小青陡然之間，滿面通紅，因爲她突然發現，她和他，在相視微笑，而且，簡直就是在互相凝視而笑，雖然笑是爲小倩兒而發，但說甚麼那也是會心的笑啊，而他，這相公，她和人家不過才初相識，甚至還不知道人家的名兒，連姓甚麼也不知道。

小倩再又急忙掉過頭去，她已羞紅了臉兒，他倒瞧着她不轉眼兒，她忘了不也是掉開頭去，却又忍不住轉過頭來瞧人家麼？小倩驀可裏一跺脚，雖然三分兒羞，只不過那麼一分兒惱，但眉梢兒也挑了起來，說道：「嘿！你這人！」

人家怎麼啦，但爲何惱，可眞還說不出口來，道：「喂，你這人！」

她不是急忙改口，只不過心兒裏一陣慌亂，說眞的，連她也不知道是惱誰，惱人家，還是惱自己，更多色迷迷的目光她也見過，但她長到這麼大，她已是大姑娘，怎麼和這人相視微笑。

「我這人？」相公怔住了。

小倩說：「你不講理。」

相公連忙一揖道：「可是我得罪了姑娘？」

小倩說：「豈有此理，你知道我是誰，連我的名兒也知道，我却還不知道你的名兒。」

敢情爲了這個，慌得他再又一揖到地，道：「可是我的不是了，只不過我有兩個名兒，却不知道姑娘你喜歡那一個。」

甚麼話，有兩個名兒？

相公道：「在青青姑娘面前，我是可憐兒的醉貓。」

小倩的臉兒繃不緊了，道：「敢情你是個好酒貪杯之徒。」

相公道：「那也不是，我雖非滴酒不嘗，却也不算好酒貪杯之徒，只不過我願意，醉貓姑娘也喜歡叫我可憐兒的醉貓，却不知姑娘是否也喜歡。」

小倩想：八成兒是小青兒淘氣，連卜算子前輩在她咀裏，也成了死盲公，何況這相公。道：「我是問你的眞名姓。」

相公說道：「在下姓崔，單名一個牧字。」

小倩把他的名兒連唸兩遍，笑了，道：「我明白了，用我們北邊的口音，唸得快些，可就是醉貓了，原來是崔相公。」

崔牧道：「不敢，其實我既非夫子的門徒，也不是天子的門生，不過是在保定府開那知府的玩笑，他們竟也信以爲眞了。姑娘，不瞞你說，在下是在大草原上長大的，不過老家却在這近處的太湖洞庭山上，從小就隨爺爺遠走西域，不敢相瞞，在西域的崑崙山上，和木兒公主曾有過數面之緣，只不過那時太幼小，爲時也太短暫了，只怕公主已不復記憶。」

小倩啊了一聲，道：「那太湖的逍遙君，是崔相公你的甚麼人？」

小青兒不曉得，小倩可知逍遙君姓崔，一年前在武昌珞珈山上曾見過，後來回去問她爺爺柳中岳，才知太湖的逍遙君在中原以東，尤其是淮海地，江湖上大大有名，只不過風流成性，爲中原的名門正派敬而遠之，這逍遙君也在太湖一帶自在逍遙，不與中原武林往來。

小倩凝視着他，瞬也不瞬，崔牧却顧左右而言他，道：「姑娘，你不坐下說話，在下請姑娘來此，除了把令妹之事相告外，尚有所求，姑娘，其實，我還有一個名兒。」

「還有？」

林中遍地野花，艷陽也令那野花倍增嬌艷，芳草萋萋，爲何不席地而坐，但坐地小倩，心下昇起了一陣莫明的悵惘，也不是就在坐了下來，而是移開了兩步。

原來他是風流成性的逍遙君的兒子，不怪他嘻皮笑臉，恁地不老誠了，但顯然這崔牧也不像是壞人。

崔牧道：「還有一個，而且是姑娘知道的了。」

小倩奇了，她那知道他甚麼名兒。

「賊，」崔牧說：「偷珠寶的賊。」

小倩不自覺又面向他了，道：「當眞，東平王的珠寶，眞是你偷的？」

崔牧點頭道：「正是，那日在保定道上的黑松林，還多虧青姑娘相助，才能輕易到手。」

小倩希望從他面上瞧出些兒甚麼來，但究竟是甚麼，她也說不出來，也許是悔意吧，哼！一個不打自招，自認是賊的人，倒會有悔意麼，看來他那老子不是好人，這個兒子也好不了。眞可惜，看來這崔牧眞是好模好樣。

小倩不想說的，不知怎地又說了出來，道：「你別得意，那個名叫宋希古的老兒，在御前侍衛中，雖是有名的內功高手，倒也不可怕，那個關外來的奪命金環呼哈圖……」

崔牧道：「我曉得，他雖是關外來，其實是蒙古人，自幼拜在白山翁名下爲徒。可惜他不長進，他那一十二隻金環，連白山翁五成功夫也沒練到。」

小倩咦了一聲，道：「你倒知道他的來歷？」

崔牧道：「不過是從那一十二隻金環上，我才知他的來歷，那白山翁的威震關外的奪命金環，長一輩的中原武林，多有所知，這呼哈圖我雖未曾見他出過手，但一見他那兩隻特大的金環，已知他的功夫深淺了。據我外公說，白山翁的金環內緣其實有刃的，飛出金環，十步外若被那金環當頭罩下，立即身首異處。那十隻較小的金環更能傷人於二十步以外，若是功夫到了家，傷人後且還飛回他的手中。」

這可是連小倩也不知道了，不禁啊了一聲，不怪卜算子那日在東湖之濱，奪下一隻金環來，特地交給狄心蓮了，她可知道卜算子的用心，若然木兒公主殺孽太重，唯有這金環才能尅制崑崙，小倩不由心中一動：卜算子既把金環給了狄心蓮，也必已傳授了尅制崑崙刀之法。

崔牧一怔說：「姑娘，你做甚麼？」

小倩可想起來了，她曾聽小青兒說過，奪命金環之所以入關來投奔東平王，本就是卜算子化名的白翁替他安排的，白翁與白山翁，只不過一字之差，會不會同是一人？

不，小倩不自覺搖起頭來。不，她又搖頭，到底對卜算子知道得也不多，連她爺爺柳中岳，也只認識他是卜算子，若不是一年前她在珞珈山上親眼見到，竟還不知卜算子和洞庭風雲四兄弟乃是一家人，甚至到了最後一刻，陸公子也才知道卜算子竟是他雲台十三門的尊長，那狄心蓮姊妹所知的，却又是雪峯老人。

卜算子前輩到底有多少名兒？會不會在關外就是白山翁？她不知道，可懷疑。

崔牧那會知道小倩在想甚麼，只見她不住搖頭，只道小倩說他不該偷盜珠寶，忙道：「姑娘，想必你雖久在江南，那太湖之南一帶，必不曾去過，若是姑娘你得見大好山河，錦繡的江南，竟成了十室九空，哀鴻遍野，必也會生惻隱之心，便也明白我爲何要偷盜那批珠寶了。」

小倩道：「原來你是刦富濟貧，不錯，我也聽說過，那太湖之南，去年夏天洪水決堤，淹沒了十萬頃農田，不料秋風又再肆虐，眞個是民不聊生，餓殍遍野。」

崔牧早已是怒形於色，道：「那湖堤潰決，本是官府人謀不臧，後事不予善後，尋求補救之道，反而橫征暴斂，以填那東平王的慾壑，東平王爲何索求無厭，姑娘你已盡知了，我不知也罷了，既已知道，豈容這批珠寶落入那叛王手中，用之去塗炭天下黎民，足以跟踵北上，將這批珠寶得到手中。」

小倩好生慚愧，也心中生了敬意，心想：却是我錯怪人家了。是以，他已說過，自幼跟隨外公遠去西域，在大草原上長大的，不怪他與乃父迥然有異了。

那崔牧怒氣稍平，繼又說道：「那姓宋的果然厲害，所說眞像是眼見一般，我也眞把這批珠寶交給了五龍鏢局的孟老鏢頭。一者青青姑娘和我對他有救命之恩，二來老鏢頭也厭倦了江湖，決心退隱田下，不再去江湖的風險中討生活了，何況他親眼見到那災民嗷嗷待哺的情況，當仁不讓，義所不容辭，老鏢頭回轉金陵後，已盡出所有，送交地方當局救濟災黎，只因那珠寶一時不能變成銀子，再說，在國內出售，早晚必會洩漏，故爾……」

小倩點頭道：「故爾是造了一批精工雕刻的木箱，交由海客運去西洋，果然好主意。」

崔牧道：「孟老鏢頭以救災如救火，不但先行盡出所有，把一切都變賣殆盡，更向城中有交往的富戶，也借貸了不少銀兩，先行拯災，我如何不放心，這商賈之事，在下也一竅不通，且在在需要人手，故爾我已交由孟老鏢頭全權處理，我所不放心的，正是東平王所豢養的這一批江湖中人，雖瞞他們不過，知道早晚必有人尋來。」

小倩說道：「可是被你料中，他們已尋了來，你說有事求我相助，必也是這事了。」

崔牧道：「正是此事，但那東平王陰謀叛逆，那賊王老奸巨猾，陰謀也還沒敗露，皇上雖已再度臨朝理事，朝綱也才初振，江南地的兵權，也還在東平王手中，你我自不把東平王的爪牙放在眼裏，但那五龍鏢局的人衆，却有眷屬身家。」

小倩道：「我明白了，你是說既要退去東平王的爪牙，却又不能牽連那孟老鏢頭的鏢行人衆。」

崔牧點了點頭，道：「姑娘冰雪聰明，好生令人敬佩，要知萬勝刀那二當家的，乃是奉東平王之命而來，若然驚動了官府，實是不便得很，最糟的是，這三人全認識我。」

一直繃着臉兒的小倩，忽然噗嗤一聲笑，道：「這麼說，那眞還沒多謝那三人啦。」

那崔牧一時間摸不着頭腦，不知小倩怎出此言。小倩笑道：「不是麼，若不是你躲躲藏藏，怕人家認出你的眞面目來，我還不知你就是那……」

「賊！」崔牧也笑啦，道：「這麼說，我也得多謝那三人了，若不是那三人提及公主千歲，姑娘你立即側耳凝神，我也不能猜出姑娘是誰來。」

小倩說：「公主千歲回宮，傳說得天

下皆知，誰不倍感興趣，怎生你會猜出是我來？」

崔牧道：「姑娘請想：人人皆說公主千歲，說的人誰不色舞眉兒飛，那聽的人誰不如痴如醉，誰不欣羨，但姑娘的眉兒却是皺了又皺，牙兒咬了又咬，手握拳兒，緊了又緊……」

小倩又忍不住噗嗤一聲，急忙掉過頭去，道：「若是今兒以前揪住了她，怕不剝了那鬼丫頭的皮兒。你那知道，這鬼丫頭從小淘氣，連爺爺拿她亦沒法兒。却是那萬勝刀二當家的去尋孟老鏢頭，你倒不担心麼。」

崔牧道：「孟老鏢頭久走江湖，不是憑藉手上功夫，而是以仁義行天下，不瞞姑娘說，實是可慮，有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那萬保義已去到了孟老鏢頭身邊，我又不便現身，若然老鏢頭對他所說的信以為眞，眞個推心置腹，豈不可慮。尤其是老鏢頭，日內即要起程，前往福州……」

小倩急忙站了起來，道：「你不用說了，我這就前去，那孟老鏢頭便不洩漏甚麼，只要是被這萬保義知道了他即有遠行，也難免令那三人生疑。我這就去五龍鏢局，不過，那孟老鏢頭與我素不相識。」

崔牧道：「有勞姑娘了，姑娘，你把這個拿去，那孟老鏢頭一見，便知你的來意了。」

崔牧從懷裏取出一個指頭大小的銅鈴兒來，托在掌中，稍一滾動，便發出清脆的悅耳音响，分明是常見的小孩兒佩戴的玩物。

崔牧道：「不瞞姑娘說，我已與老鏢頭有約，若不便相晤，便憑此小鈴兒為記，老鏢頭一見此鈴，不但立即接見姑娘，且知有警了。」

小倩接過，才知那小鈴兒入手甚沉，在陽光之下，更見金霞流轉。登時便明白了，道：「原來是你的暗器。」

崔牧道：「姑娘眞個見識高人一等，雖然是暗器，但既有聲，那也是明人不作暗事。」

小倩即忙繫在包袱上，不由她不對這崔牧另眼相看，暗器而有聲，必也是暗器的高手。

那崔牧像是知她在想甚麼，道：「其實自從回到中原，我從未用過，原是小孩兒時候的玩意，大草原上的牧羊姑娘，用鈴聲來召喚羊兒，不是怪有趣，也好玩兒麼。」

小倩道：「我見過孟老鏢頭，下一步又如何？」

崔牧道：「姑娘，今晚必是個月明之夜，月上柳梢頭，我便來與姑娘相會。」

話出口才想到怎可對人家姑娘說出這樣的話來，若被人家誤會他是個登徒子！

小倩却一點頭，急忙忙去了，崔牧心不跳，倒笑了，人家姑娘怎會讀過這樣的情詞艷句，何况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也不僅祇情人才幽會。

那小倩急忙忙走了，人家孟老鏢頭見義勇為，連只知淘氣的小青兒也當仁不讓，她豈可落在人家後面，何况求她相助的人是……

她這是怎麼了，獨個兒闖蕩江湖半年多了，也不曾有過臉紅的時候，現在不過是想到這崔牧，臉兒又發起熱來。她知道的，雖然她並未帶着銅鏡走路，但那些無數無數的色迷迷的眼睛，就是最明亮的鏡子，她知道，她很美。想想今日崔相公怎麼說啊，既然貴妃是絕世的美人兒，而公主像極了貴妃，小青兒這長不大的黃毛丫頭也有幾分像公主，而她……那崔相公眞是這麼說的，說她像小青兒，怎會不相識的，她和小青兒本是同胞姊妹，同胞姊妹不一定相像，但人人都說……那木兒公主就說過，小青兒長大了，也會像她一樣美，那麼，她該比小青兒更美了。

是眞的，往常那些色迷迷的眼睛令她惱怒，但今兒可有些兒特別。這崔相公不轉眼的瞧她，雖然也有些兒惱，可也臉兒發熱起來。

春風拂在臉上，涼涼地，她的脚步多輕快，不僅是因為終於找到了小青兒的下落，而且，噢，怎生總拋不開那崔牧的影兒。

「雖然他輕浮些，却怪有趣的，是不是？但願他不是逍遙君的兒子。」

她想，脚步更加快了。

雲想衣裳花想容

小倩在一家故衣店門口停下步來，那麼突然間停下步來，不，是走過了，又退回到故衣店門口來。

這金陵城中六市三街，不多久以前，還是冠蓋京華，雖然無數的門庭已冷落，車馬已絕了跡，但那三街六市，仍然找得到繁華殘餘下來的痕跡。飛入了民家的，不僅是王謝堂前的燕子，那累贅的細軟，一箱箱的綺羅，也流入了故衣店，由故衣店也流入了民家。

原來急忙忙趕路的小倩，被那雲想衣裳吸引住了。她忽然想到崔牧的話來，小青兒一夜之間，竟由一個黃毛野丫頭，變成了個有幾分像貴妃的美人兒。只因那保定府台給小青兒換了一身綺羅裳。

故衣店的綺羅裳令她心中一動，她心下可不承認為了悅己者容，而是忽然找到了藉口，那萬勝刀的二當家曾在莫愁居見過她，她這麼去到五龍鏢局，這萬保義認出她來，當然知道她已偷聽到他們的談話，此去豈不是全功盡棄？

小倩只是那麼略一遲疑，立即走入故衣店，幸好，她得過年前忽忙離家的教訓，這次出來多帶了銀兩，有了銀子，還怕不能立即換過一身綺羅裳，把包袱也換成了錦袱。

一個遍體綺羅的姑娘，倒在街上急忙忙用兩條腿走路麼？但無論街上有多少雙驚奇的眼睛在望她，小倩也毫不在乎，急忙忙來到夫子廟。金陵的秦淮河，已成風月之地，河邊的夫子廟，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三教九流聚會的場所，中午時候，也漸漸熱鬧了起來。

小倩急忙加快了脚步，不怪她所經之處，人們都轉過身來望她了，原來是包袱上的小鈴鐺，叮叮噹噹响，她快步走到五龍鏢局那邊門，不料尚未舉起手來敲門，那門兒竟忽地開了，迎面是個頭髮已花白了的老者，竟然對她一拱手，低聲道：「姑娘請進。」

小倩一怔！道：「老人家，你是……」

那老頭兒道：「適才得報姑娘前來，姑娘來的好，必已帶來了崔相公的指示，老朽正沒主意，姑娘快請進，此非談話之所。」

老頭兒急忙關了門，小倩見他咀裏在對她說話，那一雙眼睛却不住地往門外望，更是一怔道：「老人家出了事故麼？你又是誰？怎知我帶來了崔相公的指示？」

那老人道：「事故雖沒有，却來了一人。」

小倩道：「可是京中萬勝刀那二當家的？老人家，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那姓萬的現在何處？」

老人道：「果然沒有甚麼事能瞞得過崔相公的，我就知崔相公必有指示，故爾派人在外迎候，快請進。」

小倩進得門來，那門立即在她身後關上了，老人才又說道：「姑娘不是前來找我麼？老朽便是……」

「孟老當家的。」小倩那會猜不出是他來，道：「却是你怎知崔相公命我前來找你。」

那孟老鏢頭一指小鈴鐺，笑道：「不用瞧，一聽這鈴聲就知道了，這小鈴鐺雖是常見之物，可沒有這樣悅耳的聲响，姑娘……」

小倩皺眉道：「你不答我，只管不轉眼瞧我幹嗎呀？」

人家偌大年紀，何况又早知人家的為人，是以小倩被他不轉眼的瞧，也不感到羞惱。

孟老鏢頭道：「奇怪，怎生覺得姑娘面善得緊？」

原來是這麼回事，小倩不自覺笑了，而且感到一陣喜悅。那是任誰也不會明白的，小倩的喜悅：那麼，木兒公主是眞像貴妃，小青兒像木兒公主，而她，怎麼不像一母同胞的小青兒呢。而在崔牧的心目中，小青兒可是個美人兒，這才是小倩喜悅之故。他是怎麼說的啊？小青兒一夜之間長大了，也更像木兒公主了，不用說，在他心目中，小青兒仍是一個小丫頭，而她小倩呢？她可眞是個大姑娘了。

小倩嫣然一笑，她當然知道她不醜，但美貌從未令她自己感到如是喜悅，道：「孟老當家的，可是我有些兒像公主千歲麼？」

老鏢頭大吃一驚，手脚無措，道：「姑娘眞不是……不是……」

小倩道：「當然不是，你以為我眞像公主千歲麼？」

老鏢頭閉了眼睛，舒了一口氣，才道：「適才眞嚇壞了老朽，再仔細看來，姑娘當眞不像公主。」

小倩有些失望，說道：「怎麼又不像啦？」

老鏢頭道：「我是說姑娘再也不會像公主了，却是公主千歲過兩年，倒會像極了姑娘，當眞公主千歲矮些兒，過兩年，只怕也和姑娘你一般兒美貌。」

小倩心花怒放，這不是說她比小青兒更美麼？她知道，這老鏢頭說的是眞心話，因為從來人家都是這麼說的，說甚麼小青兒也是個沒長大的黃毛丫頭。

孟老鏢把一頭花白的亂髮搔得更亂了，道：「可不是奇怪麼，人便有相似，但崔相公怎麼……怎生……嘿……怎生這麼巧？」

崔相公怎會認識兩個這麼如此相似的姑娘。小倩知道他想說甚麼，幸是她急忙把已到了咀邊的話又嚥回去。誰都知道公主千歲沒姊妹，差點兒她沒洩漏了秘密，當今天下，除了崔牧和她，誰也不知小青兒是被誤認的公主，當然，木兒公主一定想得到，若是木兒公主也聽到了這回事，簡直不用猜，也知是小青兒淘氣。

小倩忙道：「正經事要緊，老鏢頭，那萬二當家的現在何處？」

老鏢頭道：「便是姑娘來此之前，不過一刻功夫，已上路了，我本來就要動身的，那萬保義剛巧趕到，得知事已緊急，是以便請萬保義護送，立即上了路，我知崔相公必有指示，故爾留下來等候。」

「你是說：把那二十多個裝滿珠寶的木箱，交由那萬保義帶走了？」小倩急得一跺脚，說：「糟啦，快走，快追！」

老鏢頭大吃一驚，道：「甚麼，你是說那萬保義騙了我，所說都不是眞的？」

小倩道：「快走，他們打從那道門出城，快追，你上當啦，他所說倒也不假，否則也騙不過你了。」

小倩拖了他就跑，老鏢頭也眞嚇慌了，顧不得街上的人驚奇，道：「若是從水路走，那是正路，我怕難掩人耳目，是以定造了二十多個小木箱，把珠寶分開來裝了，打從旱路走浙江，是以出的是東門，那萬保義來到之前，其實已分批上了路，或三五人，或三兩人，約定兩日後在宜興會齊，然後由水路入太湖，出杭州。」

兩人奔到城門口，五龍鏢局走這條路的鏢雖然不多，但已在金陵設立鏢局數十年，夥計也多是金陵的人，是以老鏢頭找個相識的人一問，果然最後的幾個人出城不過才頓飯功夫。

小倩忽然心中一動，道：「且慢，老鏢頭，你是說鏢局的人分批而行，在宜興會齊？那是兩日後的事了？」

老鏢頭道：「正是，我這鏢局已關了門數月，那是金陵城中人人皆知，遣散的夥計自然要回家，我把二十餘個小木箱分裝了珠寶，由他們作為包袱揹在背上，那自是無人生疑，只不過出東門的人多而巳。適才我問的，正是最後上路的四人，不，加上那萬保義，共是五人，這幾人老家皆在長興縣。」

小倩道：「可惜你枉費心機了，那萬保義說的一句也不假，只不過沒告訴你，他與那宋希古和關外來的奪命金環，都背叛了東平王，要將這些珠寶奪為已有。」

老鏢頭道：「東平王的陰謀日漸敗露，那萬保義說南來避禍，投奔我這裏來，我如何不信。」

孟老當家的好生奇怪，剛才這姑娘那麼急急追趕，怎生倒又不急了，又不便催促，却是他倒心急如焚起來。

小倩急道：「好在你的人是分散來走的，那萬保義不會即刻下手，不用說，他也知你的人要兩日後才在宜興會齊了。」

老鏢頭道：「雖說如此，我們可也得趕快……」

小倩道：「這麼辦，由我一人追趕，

你鏢行中的人既然人人都帶着一個包袱，不怕認不出來，你即刻前去告知崔相公，前去宜興會合，否則，憑你我二人，雖不把那萬保義放在眼裏，但那奪命金環可是個勁敵，再加上宋希古內功了得。」

老鏢頭駭然道：「姑娘說得是，若無崔相公，便是一個姓宋的，老朽也接不下他那一雙鐵掌，奪命金環的大名我也曾聽說過，只是，崔相公沒有把下榻之處告訴我。」

小倩道：「你只要前去莫愁湖，不用尋找，崔相公就會現身來相見了，快去快去。」

老鏢頭道：「姑娘到了宜興，東門大街上有一家南湖客棧，姑娘不要取下包袱上的小鈴鐺，我的夥計就知姑娘是崔相公的人了，啊，不，我是說，知道姑娘是自己人，必來和姑娘連絡。」

孟老當家的慌忙走了，心想：一時失言，不料姑娘不惱，人家和崔相公是甚麼關係，他毫無所知，怎說人家姑娘是崔相公的人。

那小倩只不過挑了挑眉兒，眞也沒惱，也忙順着大路，追了下去，她不識鏢局裏的人，但可認得姓萬的，那知追了一天，竟無踪跡，路上雖也見到有揹包袱的，但一瞧就知包袱中沒木箱，太陽還未落山，只見前面現出一座城池，找個人一問，敢情已是宜興了。

小倩可怔了半晌，想想她現下的絕世輕功，當今天下能有幾人及得上她。金陵到宜興，不過二百里地，她行走如飛，何用半日功夫，是了，她只顧心急追趕，這必是在路上錯過了。

那江南地乃是富庶之區，一路之上，經過了多少大小鎭市，人家不歇脚，難道也不打尖，可見她在江湖上還是少了歷練，現在後悔已太遲了，而且已是日落黃昏，難道走回頭不成。

她在半日之內，竟走了人家要兩日才能走得到的路，這不成了趕路，而非趕人麼，要是被人知道了，這有多可笑。

小倩在傍晚的涼風吹拂下，那臉兒兀自熱熱的，來到東門大街，果然有個南湖客棧，夕陽仍斜照在屋簷上，店堂裏也還沒有掌燈，却已有人落店了。

她知道那最早出發的人，不到明日過午不會到達，便也不尋找，進入店堂，也不急於入房了，說起來可眞好笑，這時才覺得餓了，若是午間她停下來在途中打尖，只怕已把人尋到了。既然時候還早，不如趁堂中人家不多，先吃飽了再說。

那料她這裏坐下來，身後來了兩個姑娘，都和她不相上下的年紀，小倩只道是店裏的人，心想！這宜興雖是個大小的城池，招待人客可週到，竟有女侍應來接待女客，道：「可口的小菜取兩樣來，留一間乾淨的上房。」

那兩個姑娘相對一笑，一個躬身道：「小姐，不用了。」

小倩可瞪了眼，道：「甚麼？可是沒了房間，你們也不賣酒菜？」

另一個姑娘忙道：「小姐，你誤會了，我們不是店裏的人，是奉主人之命，特來相請。」

最先開口那姑娘道：「小姐是何等身份，這樣骯髒的客棧，豈是小姐住得的，我二人奉主人之命，特來恭請。」

小倩啊了一聲，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啊！是了。」

小倩坐下來的時候，順手把包袱放在桌上，一個姑娘竟不由分說，伸手已取過她的包袱在手。小倩可就誤會了，那孟老當家的說過，是五龍鏢局的人，都識得崔相公的小金鈴，是了，這兩個姑娘必也是五龍鏢局的人，果然她方入這南湖客棧，便跟進來相請了。却是她加了一分小心，另一個姑娘伸手要取她的裝寶劍的布袋，小倩已搶先取到手中。

她竟毫不遲疑地站了起來，道：「你家主人……在何處？」

她本來想問兩個姑娘所說的主人是誰，却忽然想到這店堂中人客多，孟老鏢頭的夥計二十餘人，之所以分批而行，就因爲此行機密，她豈可在此問出口來。

又何必問，當然是孟老鏢頭的人。

她身前的一個姑娘已側了身子，讓出路來，道：「小姐去到便知，趁天色未晚，請即上路。」

小倩道：「好。」這一聲好字才出口，她也離了座，正因離了座，也才發覺奇異來，只見那店堂之中，雖然人客還不多，但人客連夥計，也不下二十多人，竟然沒一個抬起頭來的，偌大一座店堂，竟然死一般寂，兩個姑娘前導，每當走過夥計身邊，那夥計必然躬身。

小倩可驚疑了，店家和人客分明知道這兩個姑娘的身份，不過兩個姑娘吧了，怎生會如此？

甚麼如此？小倩可不知道，因爲那店家人客非但無一人敢抬頭，甚至不敢抬眼，不知是對兩個姑娘敬若神明，還是畏若蛇蝎鬼魔？

小倩更驚訝了，時近黃昏，夕陽仍在簷上，街道之上竟無一人，但店門却仍然開在那裏，不，街道之上仍然有人的，只不過遠遠站立，而且都背過了身去。

她從未見到過這般的景象，心想：忒怪，孟老鏢頭那麼和靄可親，怎生這些人見了這兩個姑娘，竟怕成這麼樣兒？

她疑心了，難道這兩個姑娘不是五龍鏢局的人？

若然小倩不是優柔寡斷，年前她已追趕上了小青兒，就不會反而跟小青兒一道下江南了，她疑心了，竟仍然跟隨兩個姑娘身後，往前走了，因爲誰識得她，會來邀請她呢？何況，現在的小倩，在這一年中，她的功夫何止倍增，一年後的小倩，尤其是木兒公主傳授的大挪移，雖和小青兒同時傳授，但她自知比起小青兒來，更要勝一籌。也就是說，當今天下，沒有她懼怕的人了。因爲即使不敵，她亦能在敵人面前全身而退。

她有自知之明，她沒有得到卜算子傳授那霸道之極的顚倒循環三絕劍，不，她也不要練那樣霸道的劍術，她不願出手就傷人，但她却已盡傳爺爺一身功夫，她爺爺柳中岳當年在江湖上行走，亦是未逢敵手的，更何況木兒公主的大挪移，令本身功夫何止倍增。

那麼，她怕誰呢？既然誰也不怕，又豈會爲了疑心而退縮，何況孟老鏢頭說過的，她進入南湖客棧，自有人前來找她。

這不是她才進入店堂，這兩個姑娘就找她來了麼，又何必多疑。

繼續往前走，夕陽在身後，那麼，是向東行了，所經之處，街道的行人無不是一見兩個姑娘，都紛紛避開，反倒令她心生好奇了，既然不便問，倒要知道這兩個姑娘的主人是誰。

兩個姑娘的脚下竟也不慢，在小倩眼中也不慢，可知是快極了，迅速出了城，那一定是東門了，忽見前面現出一片汪洋，夕陽暉裏，仍可見到遙山隱隱，分明不是太湖，那水邊停泊的船隻也迅速拋在身後了，前面已是蘆葦岸，只見一隻綵舟泊在岸邊。

好一隻華美的綵舟，比起木兒公主借用的盧員外那畫舫，大了何止一倍，而且更見華麗，尚未走近，已見金碧流霞，彩色繽紛，尤其是在夕陽暉裏，烟波縹緲之中，更增了無限瑰麗迷幻。

小倩一怔，說道：「那船，是……」

言尚未落，只聽樂聲悠揚中，艙門口立定兩個衣袂飄飄的侍女，啊，那船頭岸邊，打從那兒又鑽出四個姑娘來，那船上岸邊的六個少女，也和小倩身前的兩個一般兒妝扮。那麼，還用問，又豈會是孟老鏢頭的人！

就這麼錯眼間，眼前已是景物全非，面前的兩個女子亦已轉過身來，躬身道：「小姐請上船。」

啊喲！小倩才覺異香撲鼻，她不是邁步，而是驚訝得退步，但竟感到身軟如棉，若不是兩個女子迅速扶住了她，幾乎已癱軟在地。

一個姑娘道：「小姐，請恕我們無禮了。」

另一個道：「若不能請得小姐上船，主人必要怪罪，我等必受責罰。」

左手面這姑娘又已接口道：「我二人已跟隨了小姐大半個時辰，小姐一身絕世武功，若不如此，如何請得小姐上船，我等實出於不得已，請小姐恕罪。」

小倩急怒交加，適才那異香，分明就是令她身軟如棉之故，顯是見她面露驚疑，止步不前，立施詭計，着了這兩個丫頭的道兒。

小倩脚不沾地，已被兩個姑娘半扶半拖，到了船頭，只見那船上與岸邊的六個女子，也皆檢衽爲禮，竟又執禮甚恭。

她長到這麼大，只有她向別人行禮的，別人向她行禮，而且如此恭敬，這還是第一遭兒，雖沒有消滅她的怒氣，却不免疑惑了，而且多少安心了一點兒，看來這幾個女子對她眞還沒有惡意。

她被扶入艙中了，艙靠後的一邊，好大一個錦榻，幾乎佔去了半個艙，榻前一張描金漆桌外，便只有錦櫈，不多也不少，恰是八個。

小倩輕輕地舒了口氣，因爲艙裏除了隨後進來的兩個姑娘外，再無人了，雖不知這船的主人是誰，但無論如何船裏不見有男人，而且她看得出來，這裏才進艙，槳聲水聲立即入耳，顯然船立即開行了。

她沒有昏迷，不過是假裝不聞不見，她試着運行眞氣，那知任她如何提氣，那口丹田眞氣竟提不起來，却是她那雙目一閉，再想睜開，已是不能，只覺重逾千鈞，不，她沒有昏迷，只不過是想睡，是以，那錦榻前幾個姑娘的言語，她仍聽得清清楚楚，甚至知道她們在做甚麼。

那幾個姑娘在做甚麼？其實甚麼也沒做，只是圍在錦榻前，你一言，我一語，她甚至知道，那兩個從店中把她引來的姑娘，坐在榻前的錦櫈上，她好恨，恨不得殺死這兩個丫頭。

她也恨自己的，怎生毫不遲疑，就跟人家走了，竟把這兩個丫頭，認作是五龍鏢局的人，原該有甚多疑點的，她竟然絲毫不疑，否則她怎會着這兩個該死的丫頭的道兒。

且聽她們在說些甚麼，最重要的是，她們的主人是誰，要把她擄去何處？端的是何用心？

不，她不能睡，她明白，就像剛才兩眼閉上，就再也睜不開來一樣，她要是睡着了，再不會醒過來了，她明白的，雖然身軟如棉，却不會喪命的，只不過是失去反抗的能力，她當然是中了毒，但不是致命的烈性的毒，她一定要弄明白，這幾個女子說的主人是甚麼人？

坐在榻前的兩個女子有些氣喘，小倩却忙不迭把呼吸調勻，說甚麼她也比小青兒年長兩歲，內家功力，比較小青兒要深厚些，幸是她驚覺得快，才能保持清醒。

只聽艙門口一個姑娘道：「公子呢？怎麼沒有回船就開行了，這位女子是甚麼人？」

另一個哼了一聲，道：「還用問麼，野貓兒見不得腥，這必是老毛病又發作了，你走近前去瞧瞧就知她是甚麼人了。」

「你認得這女子？」脚步聲近了，說：「奇怪，這姑娘最多不過是十八九歲，分明沒見過，怎生却不認得？」

只聽那三個姑娘都笑了一聲，且嘆了口氣，說：「離姑就是這麼老實，你再瞧清楚些，就會明白了，她說認得，是說認得她是個絕色的美人兒。」

艙門口的另一個姑娘也走到錦榻傍邊來了，道：「說眞的，這太湖邊，誰不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已是美人窩了，像這樣的美人兒，可眞是罕見，不怪公子的老毛病又發了。」

嘖嘖連聲，是那個先走到錦榻邊來的姑娘，對了，她叫離姑，說：「可不是麼，眞是我見猶憐，這劍是她的麼？好一把寶劍，劍不長，份量却不輕，看來這姑娘的武功劍術都不弱。」

又是噗嗤一聲笑，那個譏笑她老實的姑娘又說了，道：「你們瞧，她有多老實，離姑，你想，這姑娘要不是武功劍術過人，乾姑和坤姑會用到迷魂帕麼，公子正當用人之際，却出到袖裏乾坤，這姑娘如何了得，也就可想而知了。」

坐在榻邊的一個姑娘道：「巽姑說得不錯，這姑娘未亮過劍，我們不知高深，但她脚下功夫，却是我們生平所僅見，坤姑，這姑娘是請上船來了，我可眞担心，公子會不會惹上大禍，我雖不知這姑娘是甚麼人，但僅從她這絕頂的輕功上，就知她大有來歷了。現下一見她這短劍，我更担心了，自從年前公子回轉太湖，我們再不敢輕視天下武林了。」

且慢！離姑，巽姑，坤姑，說話的自是乾姑了，艙外還有四個姑娘，必是坎、兌、良、震，小倩明白她們口中的公子是誰了，年前她和小青兒跟隨卜算子回到朱仙鎭，因爲珞珈山上聚會的天下英雄，唯獨一個逍遙君與衆大是不同，那風流瀟洒，半點兒也不像是江湖人物，却被媚娘以禮接待，二十四個綵棚中，不但有他一席之位，更替媚娘出頭，因爲那日一出綵棚就被卜算子出其不意制住了，那印象却是深刻的，是以路途之上，不免問起，這才知道是太湖的逍遙君。

小倩早聽說過太湖有逍遙君，她爺爺閒來無事，也說些江湖中事，逍遙君雖不常在江湖中行走，便有惡蹟，也不出太湖區，但因一生詭異不羣，風流自賞，不與江湖中人往來，是以他的一生事蹟也抹上了一層神秘色彩，甚至被人故神其說，誇大流傳，久而久之，却也傳遍了天下，那天下之人也多敬而遠之，甚至小倩爺爺的柳中岳，在江湖中也已是有名的人物了，竟也告誡她們姊妹，若是孤身一人，那太湖地區，還是少去行走爲妙。

爲甚麼？她爺爺却欲言又止，並未詳告，正因如此，那時小青兒年幼，倒也罷了，小倩却反而更加好奇起來，但她到底要大兩歲，也明白爺爺提及逍遙君欲言又止之故，不過是因爲她姊妹是女孩兒，她爺爺說不出口來。

她明白了，明白這逍遙君必不是好東西，小倩可就不服氣了，說道：「難道武林中人就任由他在太湖稱霸，爲非作歹不成？」

她聽爺爺說出一番話來，倒更令她不服氣了，她爺爺却說道：「這逍遙君既在太湖稱王，那武功自是非常，不用去說了，但據說更厲害的是，無人敢踏上他那西洞庭山半步，其實便與陸地相連的東洞庭山，江湖中人亦視爲禁途，一旦闖入那禁地，任他武功有多高强，莫不是有去無回，即使不懷敵意，無心闖入的，那逍遙君手下留情，那人知道怎麼進去，可也不知道是怎麼出來的，因爲那人似一覺醒來身已在荒野，久而久之，對那人來說，雖然也是丟臉的事，但仍不免有所透露，據說其實沒見到逍遙君，已陷入他的八卦迷魂陣中，直似入了仙境一般，八個仙女圍困着他，只轉得一轉，那人立即失了知覺，醒來却已是身在荒郊，而且計算時日，已是十二個時辰之後了。

小倩的爺爺自不迷信，不信世上也有神仙，對小倩道：「那人顯然是中了甚麼迷藥悶香，那本是江湖中下五門賊子的看家本領，只不過這逍遙君施爲得更巧妙，更出神入化罷了，豈是眞遇了仙，但漸漸傳開了來，江湖中人也知道得多了些，原來那逍遙君有八個女弟子，以八卦爲名，訛傳甚麼八卦迷魂陣，顯是由此而來。」

小倩幸是頭腦仍然清醒，一聽到這榻邊的四個女子互相稱呼，立即記起了爺爺的說話來，而且，這不就是太湖麼？那宜興已是太湖之濱，現下身在舟中，舟已在水中，必是已身在太湖了，如何不大吃一驚。

小倩心下更急了，唯一令她暫時安心的是，那逍遙君不在舟中，忙不迭試着運行眞氣，罷了，連半口氣也提不起來，她倒感到陣陣窒息。

她閉着眼睛，心亂極了，一者她要聽幾個女子說些甚麼，二來她非得冷靜下來不可，她得趁那逍遙君尚未回船，趕快想法脫身，呸！

她狠狠地在心裏啐了一口，她非但不能靜下來，想及逍遙君，她就心跳更加劇，而且臉上像火燒一樣，想想她爺爺對她提及逍遙君，總是欲言又止，她已不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了，如何會不明白，自是因爲這逍遙君是個淫魔之故，再說，她和逍遙君無寃又無仇，爲何擄她前來，那自是……呸！

忽聽一個女子道：「別說了，你們瞧，她像是睡着了，看來她走了老遠的路，一定倦極了。」

又一個女子道：「我可眞担心，憑我二人腳下的功夫，已算是好的了，今日却追得我們上氣不接下氣，這姑娘必是大有來頭，我眞担心公子樹下强敵。」

又一個女子道：「你們瞧，打從武昌府回來後，往常眼高於頂的乾姑，竟也嚇破胆了。」

小倩聽得出來，說話的是乾姑，那聲調特別嬌嫩些，那麼，今日在店中誘她上當的是乾姑和坤姑了，哼！

小倩恨得咬牙，只聽那乾姑嘆了口氣，說道：「你說得不錯，我是嚇破胆了，往常我們是不離太湖，逍遙公子從沒遇到過敵手，說多不多，我們姊妹也會過三數十個江湖人物，亦是手到擒來，却不知天下之大，武林中多有能人，自從……自從……唉，自從打武昌回來後，我是再不敢小視天下人了。」

小倩心裏暗暗哼了一聲，既知這幾個女子和她們的主人是甚麼人，年前珞珈山之會，她又在塲，豈會不知這乾姑的話意，那自是指卜算子一伸手，就把逍遙君制住了，甚至那盲公尙未近身，已遙空點了逍遙公子的穴道，怕他們不胆落。

啊，敢情逍遙君在這些女子的口中，成了逍遙公子。哼！

小倩心下又哼了一聲，這逍遙君多少歲了她不知道，但却知比她爺爺的年紀小不了許多，少說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竟然仍稱公子，眞不識羞。

那幾個女子一時都不言語了，那欸乃的槳聲頓又入耳，破浪的水聲中，也夾雜着艙外湖海的呼嘯，不好！她的眼皮子越覺重了，耳邊的話聲一靜止下來，立即又覺得要昏昏入睡，耳邊無話聲可聽，不能聚精會神，就只有想了，她又想起一年前的事來，在從武昌府回轉朱仙鎭的途中，她從卜算子口中，對逍遙公子知道得更多些了，因爲那逍遙君看來仍然年輕得很，顯然三十歲也沒出頭，而且遠不如她爺爺所說的那麼厲害，却得卜算子告知，她才曉得，敢情那逍遙君駐顏有術！

卜算子道：「那逍遙君多大年紀了，誰也不知道，但他在太湖稱霸，已有三數十年了，打從我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便已耳聞其名了。」

那麼，這逍遙君的年歲，豈不是比她爺爺和卜算子更大？但分明又是個翩翩佳公子，小倩自是更好奇了，卜算子閒下無事，便也把所知的告訴了她姊妹，是以，小倩對江湖人物，這足不出太湖的逍遙君，反倒知道得更多了！

原來逍遙君姓崔，傳說是個還了俗的方士，只因犯了規律，一說是被逐出教門，且被禁錮在西洞庭山中，不准他離開太湖半步，卜算子道：「端的是甚麼教，亦無人得知，但可知是傍門左道的邪教，且非中原的教派。只因他果也守戒，不離開太湖一帶，是以和武林中人也相安無事，只是無人敢踏入他那西洞庭山罷了，也因如此，他的事蹟，多是以訛傳訛，西洞庭山已被視爲畏途禁地，江湖中人路經太湖，也繞道而行，那太湖簡直成了他的私產，連官府也不敢管轄了，湖中漁夫，皆要向他按時繳納魚稅，却有一宗，稅不比向官府繳納的重，湖中漁民若是生老病死，有了厄難，却得他的救濟照顧，是以湖中的漁民成千上萬，莫不對他忠心耿耿，把他奉爲太湖之主。」

小倩記憶起卜算子的話來，不禁心頭一震，她早疑心那崔牧是逍遙君的兒子了，果然這逍遙君也姓崔，這就不怪了，今日她提起逍遙君，那崔牧立即掉過頭去，顧左右而言他。

這麼說，這逍遙君倒也不是大壞人了，否則湖中漁民豈能樂業安居，還對他忠心耿耿。

想想看，卜算子還對她姊妹說過些甚麼？不錯，卜算子曾警告過她姊妹，說道：「休瞧我出手就將他制住了，一者我是出其不意，二來未近其身，已先發制人，打中他的穴道，其實逍遙君非但武功不弱，且有一身邪門左道的技倆，媚娘的離魂彈，和那她令人防不勝防的迷魂帕，皆是得到逍遙君的傳授。」

小倩曾聽陸公子說過媚娘那迷魂帕和離魂彈的厲害，他兩番被媚娘擒獲，即是着了這一彈一帕的道兒，若是先發制人的是逍遙君，能有幾人能逃得出他的手去！

小倩又把牙兒咬緊了，媚娘不過得自他的傳授，不用說，逍遙君也遠比媚娘厲害，這幾個女子聽她們說來，都是已跟隨逍遙君多年的，何況傳說中的八卦迷魂陣，是令武林中人喪胆了，自是任何一人也比媚娘都要厲害，不怪今日着了這乾姑的道兒，她竟也絲毫不覺。

她在暗咬牙兒，那知這一咬，登時魄散魂飛，因爲竟連牙兒也咬不緊了，却是心下慌亂，她再也不能守護心神，漸漸失去了知覺。不，耳邊還有水聲，也還能辨得出槳聲，甚至聽得榻邊的話聲。

但那水聲、槳聲、話聲，也加速在催眠她。像倦極之後倒在舒適的榻上，她睡着了。

宮在虛無縹緲間

轟然一聲巨響，小倩醒來了，是被那聲巨響驚醒了，霍地坐起身來。啊！

她只是撐起半身，又倒下來了，因爲她的臂軟弱無力，連身子也支撐不起來。

她記起來了，她的臂仍然軟弱無力，那失去知覺前的事，登時湧現心頭，她也終於從驚惶中，舒出那口氣來。因爲她雖在床上醒來，但房中只有她一個人，她的身上，仍然穿着失去知覺前穿的衣服。

她再又閉着眼，再又舒了一口氣，無論如何，她能撐得起身來了，顯然她失去知覺之前，所中的是無毒的迷藥，那藥力已在逐漸消失，已不似先前一般，連動彈也不能够了！當心！可別給人發覺了。

小倩不禁又舒了半口氣，因爲有話聲傳來，話聲在窻外，沒人發現她醒來了。

她眞清醒了，不但清楚記憶起失去知覺前的事，而且話聲也辨得出是誰來。

是那個柔媚的離姑的聲音，說道：「其實，她還得兩個時辰後才能醒來，公子也還得一日後才能回山，乾姑也太小心過份了，我們何必守候在這裏。」

「你知道甚麼？」是那個坤姑的聲音，說道：「公子特別交待下來，要我們好好看守，這姑娘雖說中了迷藥，但她若是內力深厚，醒來可就比常人快了。」

那離姑又說了，道：「哼！內力深厚，她有多大一點年紀。」

坤姑道：「若不是我跟隨了她半天，我也不信，她今日並未趕路，我和乾姑已是追趕得上氣不接下氣了，那一個多時辰，她腳下始終有如流水行雲，到了宜興，我們歇了好一陣子，才緩過那口氣來，而人家却始終氣定神閒，她若不是內力深厚，豈能如此，對了，你說話要低聲些。」

離姑道：「嗳喲！可是太陽打從西邊出來了，從來眼高於頂的坤姑，竟然恁地胆怯起來。」

那坤姑輕聲嘆：「乾姑說得不錯，你們沒眼見，是以也不知地厚天高，不知怎的，我一直担心，總覺得這姑娘早晚會給我們帶來大災禍，你要知道，她內功若眞深厚，不用十二個時辰，就會醒來了，公子又不在山中，那時……」

離姑道：「哼！我可不信了，即使她醒了來，憑她這麼一個嫩丫頭，倒會强得過我們八人去，看來你眞是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井繩了。」

坤姑不管她，只是低聲嘆了一口氣。

離姑又道：「你從來小心謹愼，雖是過份了些，但也是好事，你放心罷，天塌下來，有長人撐，公子就快回山了，你怕甚麼，再說，剛才你也見過了，這姑娘那有不到時候就醒來的跡象，你別忘了，這裏只是西洞庭山，自有逍遙宮以來，你聽說過有人能活着逃出宮去麼？除非他是神仙。」

小倩果然沒猜錯，她已身在太湖的西洞庭山中，呸！七老八十，竟仍稱公子，居住之所，竟以宮名，哼！倒要瞧他有多厲害。

小倩已有了一絲生機，這麼說，她眞是不到時刻就醒來了，且別顯露出痕跡來，休被她們發覺了。

小倩連眼也不敢睜開，她聞聲不見人，但既已身在魔宮，人家必能見得到她。

果然，那坤姑在說了，道：「你說的也有理，身入逍遙宮，有誰能逃得出去，我一直在仔細觀察，我是說，我又仔細瞧過了，她連手腳也不見動彈一下，可知她仍然沒有知覺，再說，這姑娘的尊長再了得，也不過是只知她失了踪，可也不知已被擄到逍遙宮來。」

離姑打了個呵欠，道：「所以，坤姑

，你最好還是睡一會兒，雖然一夜沒闔眼，但昨日白天我却睡了一個大覺，你也該歇會兒了，公子回山可又有得你忙的。」

坤姑道：「好，不過你可千萬別閉眼睛。」

離姑道：「你放心睡吧，我不轉眼望着頭頂的天眼就是，這姑娘手脚一動彈，我立即叫醒你。」

沒有聲音了，聲音在門外，不過數尺之隔，是以兩人說話的聲音雖低，小倩也聽得清清楚楚，外面的話聲一停，登時周遭死一般寂。

小倩總算又知道得多了些，最主要的是那逍遙君……呸！那淫賊尚未回來，趕快，她得趕快，趁那淫賊未回來之前，趕快回復功力，趕快想法脫身。

心念及逍遙君，她登時就臉兒熱，心發慌，其實，卜算子告訴她的並不多，她記得，仍然記得清楚，她問：怎生這逍遙君看來年紀不多大啊?卜算子說：這賊子駐顏有術，有術駐顏，她如何不感到興趣。再問時，那卜算子只是說道：女孩兒家，休問得太多，這就够了。有甚麼話是在女孩兒家面前說不出口來的，那自是男女間事，那麼，不問可知，那淫賊為何把她擄來了，她又如何會不臉紅又心發慌，越是心慌，那眞氣也就越難凝聚。若是她能坐起身來，那就好了。不，她不敢動彈，適才那離姑怎麼說?頭上有天眼，分明是兩人雖在屋外，却從天眼中可以清楚見到屋內的情形，若被發覺她已醒來，那還了得。

她好恨，但連牙兒也不敢咬，心想：那天眼必是甚麼鏡，但她連眼也不敢睜開來。

忽聽離姑柔媚的聲音，又在說了，道：「你嘆息做甚麼?睡不着麼?」

那坤姑道：「怎能睡得着，此事我越想越担心。」

離姑道：「本來我不敢問的，既然你提到了……坤姑，你究竟担心甚麼?何不說來聽聽，我看得出來，乾姑也和你一樣，打從金陵回來後，就始終愁眉不展，像是大禍臨頭一樣。端的為何?」

那坤姑是長嘆了口氣，道：「離姑，我不是有心要瞞你，你來到西洞庭，巳有三十多年了，我且問你，這三十多年來，公子離山過沒有?」

離姑道：「除了年前武昌之行，公子從未出太湖一步。」

坤姑說：「你知是為甚麼?」

離姑啊了一聲，道：「可是因為公子犯了太公不准公子離湖的戒律麼?」

坤姑道：「那不許公子離湖的戒律，是太公定的，太公在！戒律在，現在太公巳死了，誰還能戒律公子，其實當年公子又不是不知太公巳遠走西域，再不會回轉中原了。」

離姑道：「我如何不曉得，其實，公子也不是眞怕了太公，不過是公子情深，看在主母的份上，才敬重太公。」

坤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論武功修為，公子那及得上太公，只不過在這西洞庭山上，太公也奈何不得公子罷了。」

「正是，」離姑道：「我有一事擺在心裏多年了，始終不明白，公子對主母那麼情深，既然在這西洞庭山上又不怕太公，怎生又任由他把那孩兒携去了?」

小倩心中一動，逍遙公子的孩子?當眞，那崔牧是否就是逍遙公子的孩兒?若是，這兩人所說的太公，那自把崔牧帶去西域的爺爺了。

這正是她要想知道的，只因事出突然，她又身陷險境，倒一時把那崔牧忘了。

只聽那坤姑又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此事只有乾姑和我最明白，而且事隔多年了，主母是怎麼死的，想必你也知道。」

離姑道：「我如何不曉得，公子風流成性，主母初時不知，後來到了這裏，才發現彼此道不同，武功修為豈僅殊途，且大相逕庭，是以鬱鬱不歡，生下了那孩兒後，就再沒離過床，不過兩月就一命嗚呼。只不過心裏明白，誰也不敢說出口來吧了。」

坤姑道：「其實公子對主母一往情深，自從與主母結褵後，巳一改風流放浪的習性，再不拈花惹草了，主母死後，更是痛不欲生，日在醉鄉，其實太公便不戒律，公子也不會出湖了。」

那離姑也嘆了口氣，說道：「說起來，我也不好，那日我陪伴小公子在湖邊玩耍，別說公子了，我們誰不喜愛那孩兒，只不過離開他一會兒功夫，恰巧太公走來，硬說公子虐待他的乖孫，一怒之下，把他携了去，從此沒有了音信，還好，公子沒有深責我。」

小倩聽兩人說起那孩兒，更是凝神而聽，崔牧會不會就是那孩兒呢?

那坤姑道：「那如何能怨你，公子也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太公本就不喜歡公子的，對公子的傍門左道功夫，從來就深痛惡絕，你想：主母巳和公子結為夫婦了，尚且一旦發現道不同，不恥公子的所行所為，鬱鬱而死，那太公自也把主母之死，歸咎公子，那日只打了公子三掌，沒要公子的命，也是太公手下留情了，那孩兒乃是他女兒的親骨肉，自不會讓他再習傍門左道的功夫。」

小倩心下哼了一聲，敢情她們也自知所習的功夫是傍門左道，她今日就是着了這傍門左道的道兒，如何不恨，到底不知崔牧是不是這逍遙君的孩兒。其實，知道了又如何?

又傳來一聲呵欠，那離姑又道：「你還是睡一會兒吧。若不然，你今日休想閉眼了。」

坤姑道：「我實在不放心，宮裏的人全都出去了，若有事故，你一會如何應付得來。再說，公子他們隨時都會回山。」

「當眞，」離姑又在說了，道：「那五龍鏢局一夥人，公子只要一拂袖，全都可以收拾了，怎生又命乾姑率領人趕回去帮手，難道對方還有厲害的人物麼?坤姑，你說，這番公子能不能够得手?其實我眞不明白，甚麼價值連城的珠寶，連公子也會看上眼了，我來到這裏二十多年，這還是第一遭兒。」

坤姑道：「你不明白的還多着哩，你可知道，我們就快沒魚稅銀子可收了，逍遙宮裏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不要吃喝。」

那離姑驚訝道：「為甚麼?」

坤姑道：「你那知許多，平時你們只是飯來張口，只知道湖裏上萬漁民向逍遙宮繳納魚稅，不愁吃穿。我問你，這太湖可不是公子私家的，漁民為何要向逍遙宮繳納魚稅，官府為何不過問?漁民又為何心甘情願?」

離姑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只知道打從我進入宮來，按月有成千上萬的魚稅銀子送入宮來。」

坤姑道：「因為當年天下大亂，這西洞庭山被水賊佔領了，太湖沿岸的十數府縣，眞是鷄犬不寧，不但漁民要向水賊繳納魚稅，連那府縣也要按月奉獻，否則即遭洗刦蹂躪。」

離姑道：「那還成話麼?難道官兵不來征剿?」

坤姑道：「不知征剿了多少次，初時不把賊人放在眼裏，那官兵又不慣水戰，是以莫不是有來無回，覆舟喪師，最初幾次，皆全軍覆沒。那賊勢倒更壯大了，因此震動了朝廷，後來派東平王率師征剿，出動到數萬官兵，不料亦徒勞無功，亦折兵損將，若不是公子適時趕到，那敗兵怕不也盡數葬身魚腹了。連那東平王的性命，亦是公子救下，後來再又整頓兵馬，由公子相助，這才能掃穴犂庭，掃蕩水寇，盡殲賊衆。」

離姑道：「是了，可是朝廷因公子立下了大功，把太湖賜給了公子。」

坤姑道：「也差不了許多，只不過不是朝廷的旨意，而是東平王私下的許諾，要知那東平王率數萬之衆，若被朝廷知道他喪師辱命，甚至幾乎連性命也不保，他這王爺的威嚴何存，還能鞭敲金鐙响，高唱凱歌還麼?」

離姑道：「是了，他把公子的大功據為己有，若據實申報，豈僅沒了威嚴，只怕皇上還要降罪。」

坤姑道：「這太湖的水寇算是那東平王平定的了，皇上自也把吳中交由東平王治理，他自可便宜行事，何況水寇的巢穴雖巳掃穴犂庭，賊衆漏網的亦不在少數，他也怕賊寇死灰復燃，再又捲土重來，故爾請公子留在太湖，把東西洞庭兩山給了公子。

「公子雖不願為官，却喜西洞庭山與世隔絕，水秀山靈，而又不受官府管轄，於是在這西洞庭山上，建了這逍遙宮。」

小倩心下又哼了一聲，若據這坤姑說來，逍遙君倒成了造福一方的好人了。

那坤姑又繼續說道：「從此以後，太湖沿岸十數府縣的人民，得以安居樂業，湖中漁民雖向逍遙宮繳納魚稅，休道是水寇佔據稱王的時候了，便是較之向官府繳納的魚稅，還要少得多，而且不再受官役的凌辱壓迫，從此也能樂業安居了。是以莫不感激公子，也因這緣故，太湖也日漸興旺了，漁民較前多了十數倍。」

小倩心說：不怪在那宜興店中，人們一見乾姑坤姑，皆不敢仰視了，原來不僅是懼怕，也是出於尊敬，不怪這逍遙君如此窮奢極慾了，這麼說，可又實在不像是大惡之人，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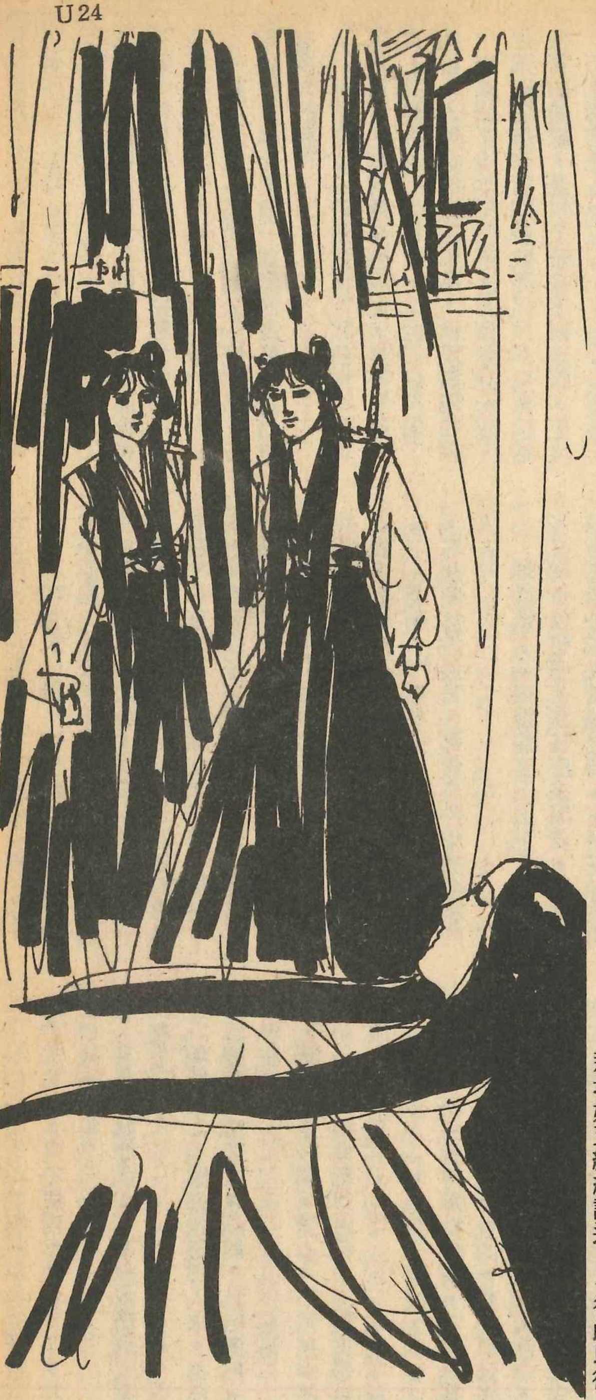
只是風流成性，只看這八個女子就知道了，莫不美貌妖艷，這巳足够她咬着牙兒恨，對小倩來說，這逍遙君豈僅是大惡人，更是個大大的壞人，若不然，無冤又無仇，無端端擄她來做甚麼。

那離姑啊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原來公子征收魚稅銀子，是得到官家允許的。」

坤姑道：「只是好景不常，這三十多年來，天下和平巳久，太湖沿岸的府縣官兒，巳不知換過多少任了，公子雖被人視作太湖之主，到底不過是東平王點過頭而巳，那官家却無案可稽，東平王在位一日，一日有權，金陵的撫台仍是東平王的人，漁民自然也繼續向逍遙宮繳納魚稅，一旦沒了東平王，換過了撫台，只怕……」

「只怕甚麼?」離姑道：「誰敢說半個不字，公子一怒，他有幾條性命。」

坤姑道：「那漁民倒是不敢，且巴不得永遠奉公子為太湖主，只怕官家就不那麼好說話了，我不是說過了麼，這太湖沿



小倩連眼睛也不敢睜開，她聞聲不見人。

岸的府縣官兒，已換過無數任了，誰還記得當年公子造福一方，掃平水寇之事，何況也早沒水寇了。這些年來，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時都有新到任的官府下令向漁民征稅，那衙役人等不時也欺壓湖中漁民，也莫不是撫台衙門出來平息紛爭的。」

離姑道：「那是因爲公子好說話，若是依我，就給他們一些顏色瞧瞧，看他們有多大的胆子。」

坤姑道：「若是依你，我們豈不是也成水寇了，那府縣申報朝庭，豈不要動干戈，我們再是不怕官兵，這太湖豈不成了戰場，人民還能安居樂業，漁民還能在湖中作業麼？說你不懂事，你倒是想一想。何況既有撫台衙門替我們出頭，又無損逍遙宮的威嚴，是以公子總不顧理睬，但現下可不同了……」

「我知道，」離姑說：「新任的撫台已在途中，而且已不是東平王的人了。」

坤姑嘆了口氣，道：「正是此故，若是倒了東平王，那時不能安居的只怕就是我們的逍遙宮了，不怕又如何，要知殺官就是謀反，那時也就會像當年一樣，派出兵將來攻打，我問你，怕不怕與朝庭作對，難道眞謀反不成？再說，作對起來，湖中漁民不能作業，還有銀子繳魚稅麼？」

離姑道：「那可怎麼辦？不怪公子近月來愁眉不展了，我只道是爲了小公子之故，你要不說，我們那會知道。坤姑，你是公子身邊的人，當然知道公子是怎麼個主意。」

「就是這麼個主意。」坤姑道：「這事也該是對你們說明白的時候了，新撫台到了任，今後再休想有魚稅銀子可收了，只要不和官家作對，諒他們也不敢動我們的西洞庭山，公子正沒了主意時，月前忽然接到東平王的知會，說有一批價值數十萬兩銀子的珠寶被盜，疑心是與五龍鏢局有關，那東平王想要謀反才是眞，這些年來，一直和公子有連絡，何況知道逍遙宮非要靠他不可，不用說，公子也明白他的居心，是以也一直虛與委蛇，你想，公子連江湖中人也少有往來，在湖中何其逍遙自在，豈會助他謀反。」

「是啊，」離姑道：「公子名逍遙君，名此間爲逍遙宮，那會是熱中於名利的人。」

坤姑道：「但逍遙宮上上下下近百人，沒有魚稅銀子，拿甚麼來開支，可是巧啦，正當公子在爲難之時，東平王却來向公子求助，助他尋回被盜的珠寶，你想，若是那數十萬兩銀子的珠寶落在我們的手中，豈僅我們今生今世，便是百數十年也不用愁了。何況東平王的珠寶乃是搜括來的，不義之財，取之亦無傷。」

「原來是爲了珠寶。」小倩舒了一口氣。

「原來是爲了珠寶。」那離姑不約而同說道：「這麼說，公子已確知是落在五龍鏢局了，那還不是手到奪來，怎生公子親自出馬了，我們的人又皆已出動，仍未到手？」

坤姑道：「你怎不想想，五龍鏢局的鏢師，武功平常之極，他們便有這個胆，也沒這本事，盜奪東平王的珠寶，自是另有其人。」

小倩心說：「妙啊，那崔牧若眞是逍遙君的兒子，這不成爲父子相爭了，不知他們曉不曉得？」

於是離姑問道：「不知找出那人來了沒有？」

坤姑道：「雖未找出那人來，但已確知珠寶實是落入五龍鏢局，且已運出一批去寧波了。」

離姑啊了一聲，道：「不怪甚少離湖的公子，月前有杭州之行了，原來是去了寧波。」

坤姑道：「我們到了寧波，本要立即下手的，不料探得那批珠寶，不過只是一成，而且還不是最珍貴的，原來那孟老鏢頭爲了易於脫手，又要不引起人注意，只把極少數的一批易於脫手的珠寶運去寧波賣了，將來拯濟湖南一帶的災黎。」

「湖南一帶的災黎？」離姑顯然一怔了。

坤姑道：「是啊，這倒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是以，我們也就不動聲色。」

離姑道：「去年秋汛，湖南數百里地盧舍爲墟，十室九空，那景象好不悽慘，官家也不聞不問，這麼說來，那孟老鏢頭倒是個有心人了，好生可敬，幸是你們沒刦他那拯災銀子。」

坤姑道：「孟老鏢頭實是個有心人，他脫手的珠寶，不過數萬兩，杯水車薪，能救濟得幾多災民，是以動身之先，更借貸變產，但我們可不是因這原故也沒下手，而是不願打草驚蛇，再者，亦要找出那從京中盜取珠寶之中，因爲，公子確信珠寶非五龍鏢局的人所能盜取。憑孟老鏢頭也沒那本事，更沒有那個胆，可惜，直到今天，我們仍未找出那人來，却探出孟老鏢頭把餘下的珠寶分裝成二十個小箱，化整爲零，分由鏢行中人携帶，亦分道而行，約定今日在宜與南湖客棧會齊，再運去福州。」

離姑又啊了一聲，道：「難道盜取珠寶的人就是這姑娘？憑她小小年紀……」

坤姑道：「這姑娘也不過昨日才在金陵現身，雖和孟老鏢頭在城邊分手，但分明是初次見面，但珠寶雖非這姑娘所盜，却顯然是爲珠寶而來，與那盜寶之人必有關，公子果然料事如神，這姑娘到了宜與，可不是逕投南湖客棧麼，是以，我和乾姑立即把她誘上船去，這姑娘雖然武功了得，但可惜在江湖上少了歷練，這才被我們輕易擒來！」

離姑道：「我明白了，你和乾姑把她誘到船邊來才下手，是怕制她不住，所以才……」

坤姑道：「任她多大本領，也逃不出我們的迷魂陣，但憑我和乾姑兩人，可就難說了，現在你明白了麼。」

離姑道：「我明白了，初時我可眞誤會了，還以爲公子老毛病又發作了，貓兒老了，可仍是貓兒……」

小倩也明白了，但離姑的笑聲入耳，不禁在心裏狠狠地啐了一口，她臉紅必已過耳了。

不料那坤姑道：「你到底仍不明白，其實你沒有誤會，貓兒老了，仍是見不得腥的，公子風流成性，何況她是個絕色的美人兒。只不過公子命我們把她擒來，還另有用心，想由她身上，誘出那個盜取珠寶的人來，若不能擒住那人，公子那面也不能安心下手。」

離姑道：「我明白，我們把這姑娘擒了來，那人必要來救，只要他一踏上這西洞庭山，任他武功蓋世，也逃不出我們的迷魂陣去。不怪乾姑率領她們立即去了，必是去湖邊佈陣以待。只不過六人列陣，不怕威力大減麼？」

坤姑道：「可也沒法兒，那批珠寶我們勢在必得，但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知對方是誰，五龍鏢局的人又已化整爲零，是以公子把逍遙宮中能帶走的人，全帶去了，因爲不但要刦奪珠寶，而且要做得乾淨俐落，連人也要擒來，不能留下一點痕迹，只要留下一個活口在外，一旦傳揚開去，不但東平王和我們不得干休，亦是萬千災民爲敵了。還有，那東平王已派出三個高手到金陵追查，更加要小心應付。」

一時間，外面沒了話聲，小倩雖然恨得切齒咬牙，但總算心寬了些，因爲總算明白了逍遙君擄她來此之故，那逍遙君風流好色，功夫又是左道傍門，她又已落入人家的手中，失去了抵抗能力，如何不怕，如何不心急，既然明白逍遙君是爲了珠寶，逍遙宮中的人又已傾巢而出，一時間不會回來，那麼，她也許還有脫身的機會，哼！

哼！原來這逍遙宮的人，尚不知崔牧即是從京中盜取珠寶來的人。可又不是怪事麼？既然連東平王派了三個高手來到金陵也瞞他們不過，那崔牧却一直不離五龍鏢局左近，怎生竟不曉得？好啊，原來逍遙君把她擄來是爲了誘那崔牧現身。哼！

小倩又哼了一聲，這也是她寬心了些之故，想想看，那崔牧得到了孟老鏢頭的知會，自然也會趕到宜興來，却發現她失了踪，不用說，首先便會猜到她是着了逍遙君的道兒，當然也就會猜到她已落在這逍遙宮裏，那崔牧還會不來救她麼？

當眞，這崔牧是不是逍遙君的兒子呢？若然不是，昨日她提及逍遙君，那崔牧怎會避開她的目光，說話也支吾，答亦非所問？而且那有這麼巧合的，逍遙君亦姓崔，而崔牧又來自西域？

外面仍然沒有聲息，那離姑早已呵欠連天，坤姑又已兩日夜沒闔眼了，不用問，已知是倦極了，只怕是都睡着了。

小倩試着活動一下手脚，不禁心跳立即加劇了，雖然仍是軟弱無力，但手脚都已能活動，而且還能用上了些兒，那麼，便是她尚不能施展手脚，武功未復，若是趁這兩人睡着了逃走，必然能够，何況已知這逍遙宮中的人已傾巢而出了。至少她只要能逃出宮去，找個地方躲藏，必不困難。

忽聽那離姑叫了兩聲坤姑，說道：「你……睡着了麼？」

沒有回答，只是聽得那離姑接連打了兩個呵欠，其實，她的話聲也含糊不清，而且甚低，顯然是不僅也倦極了，也不想驚醒坤姑。

小倩暗叫了聲僥倖，這幾個女子那會想到她年紀輕輕，內家功夫竟也深厚，是以想不到她會早早醒來。她知道非要加倍小心不可，不料這八個女子看來年紀比她大不了許多，竟是最年輕的離姑，已來到這逍遙宮不下三十年了，那麼，僅是這離姑，怕不已是四十上下的人了，眞不知何術能駐顏，不用說，武功都了得，何況又都有一身傍門左道的功夫，昨日是怎生着了她們的道兒，非但當時不覺，而且說甚麼也想不起來。

不，她不該分心了，用老不分，乃凝於神，現在已明白逍遙君的用心，也知道了逍遙宮的虛實，還不趁現在宮中只有這坤姑離姑二人，而且又睡着了，趕快調勻呼吸，氣運丹田。

罷了，說甚麼也不能凝聚眞氣，也不能納入丹田，總算外面再沒有聲音，那外面的兩個女子顯然睡了。她試着睜開眼來，試着坐起身來。

她又吐了一口長氣，外面仍是沒有動靜，她也終於找到了兩個女子所說的天眼，原來是牆上高處，有個小窗洞，洞是圓的，她發現了嵌在頂上的一面圓鏡，那鏡面對正她的床，是了，其下還要兩塊鏡片，上面的一塊隱約可見向下，下面的一塊斜向外，必是經由那鏡片的曲折照射，把屋中的情景一覽無遺，其實一些兒也不奇，不過是小孩兒的玩意。

那麼，外面的兩個女子必是睡着了，至少也在閉目養神，因爲她坐起身來了，外面仍然無聲，也沒有動靜。

她急忙溜下床來，顯然那一間客房佈置得富麗中顯現得高雅，用錦幔分隔成明暗兩間，不怪暗間無窗却也極明亮了。

她也無暇去仔細瞧，急忙溜入明間，果然她能活動行走，外面仍無聲息，只是臂腿都軟軟的，一點勁兒也用不上。

罷了，原來外面雖有一排長窗，窗外的景色雖然可以一覽無遺，但屋子却在山崖上，下面臨水，放眼是一片浩渺的烟波，入手才知那窗格是鐵窗，別說她現下武功已失了，即使武功未失，除非有削鐵如泥的寶劍，休想能出得去，因爲那窗是不能開啓的。

驀聽風聲颯然，小倩急回身，啊唷！她忘了腿上沒勁兒，急旋身，若不是被人扶住了，幾乎跌倒在地。

竟是那坤姑，坤姑笑臉相向，離姑在後，却面露驚訝！

小倩本能地一翻掌，不料右臂才圈，已被坤姑倏地握住了，笑道：「得罪了，姑娘怎生起了床。」

小倩本已站立不穩，這一揮臂，更失了平衡，登時跌入那坤姑懷中。

坤姑道：「姑娘，啊……」

拍的一聲，小倩就那跌勢，一掌拍在坤姑肩上，叫道：「放開我！」

坤姑對搶上前的離姑搖搖頭，笑道：「姑娘，我若放開你，你就會跌倒了。還是回到床上去吧，這會兒你眼前發黑，是不是。」

小倩驀地一掙，抓住了窗格，雖然眼前一黑，但只是一瞬間，而且還能够站立得穩，怒道：「你你……你們。……」

坤姑也驚訝了，道：「瞧不出，姑娘小小年紀，竟有這般深厚的內功，只不過若無我們的解藥，休想能够恢復功力，住手！」

離姑放下平舉的右臂，道：「你不怕

她逃走？」

原來她是在斥退離姑，說道：「休得無禮，她醒了也好，我正有話要問她。」隨對小倩道：「姑娘，你不想再昏迷吧，適才她若一袖拂出，你立即就會失去知覺了，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只不過小留姑娘幾日，亦不會傷害姑娘。」

小倩恨恨地說道：「我把你們當作好人，不料倒着了你們的道兒，你們不是要以我爲餌，把人引來嗎？嘿嘿！」

坤姑道：「啊！這麼說，適才我們所說的話，你都聽到了，那也好，那麼，姑娘你該明白，非是我們敢對姑娘無禮。」

小倩啐了一口，道：「刦奪珠寶，陰謀暗算我，還敢說不是無禮。」

坤姑道：「姑娘，你要是再生氣，只怕連站立也不能了，何不坐下我們說說話兒，請坐。」

那小倩若不是坤姑相扶，其實已站立不穩，知她說的是眞話，也知道之所以會如此，是由於生氣之故。而且，眞不願被坤姑相扶。

坤姑扶她在窗前的錦櫈上坐下，道：「姑娘何必生這麼大的氣，那批珠寶本是不義之財，取之何傷。你們不也是刦奪而來的麼。」

小倩又氣往上撞，道：「人家刦奪那珠寶，乃是爲了拯濟這湖南的災黎，你們却想把救濟災黎之物刦奪爲己有，眞是喪心無恥，豈能相提並論，呸！」

「小心！」坤姑倏地伸出手去，把小倩的右臂抓住了，她才沒有倒下，敢情她連啐一口，也幾乎倒地。

坤姑笑道：「叫你別生氣，你不聽話，現下你知道厲害啦，你瞧，你要是不生氣啊，可眞是個美人兒。却是姑娘你承認啦，敢情刦奪珠寶，姑娘你也有份的，端的好本領。」

小倩怒喝道：「誰說是我刦的，你胡說。」

坤姑道：「那麼，另有其人了，不錯，聽說刦奪那珠寶的，乃是一個少年郎，可眞了不得，天子脚下，稠人廣衆之中，他去來無影無踪，竟還携着一大包珠寶，那少年必是英雄蓋世，天下無雙。」

小倩哼了一聲，眉兒揚了，道：「你們不是要以我爲餌，想把他誘來麼，必教你們稱心如願，他早晚必來，你們若是要命，趁早把解藥拿來！」

坤姑抿着咀笑，說：「原來她生起氣來也好看，不，離姑，你說，她生起氣來啊，是不是更好看啦。」

離姑嘖嘖兩聲，道：「可不是麼，昨兒夜裏沒仔細瞧，眞是宜喜也宜嗔。」

小倩賭氣轉過頭去，心下却忽然一動，不知那崔牧是否眞的這逍遙君的孩兒，若是，豈僅不敢刦奪珠寶，而且也不敢爲難她了。爲何她早想不到。

坤姑道：「姑娘，那少年英雄到底是誰，既然他一來，我們就沒命啦，那麼你何不告訴我們，教我們死也死得瞑目。」

小倩轉過頭來了，道：「你們可是眞想知道，我可不怕告訴你們，只怕你們到時找不到地縫兒鑽，逍遙君那老賊……」

「住咀！」離姑喝道。

却是小倩也不由一怔，若崔牧眞是逍遙君之子而又聽到她叫逍遙君作老賊……

她不覺向四外掃了一眼，那坤姑和離姑那知究裏，一見小倩面色眼神有異，也不自覺疾旋身，忙加戒備。

小倩哼了一聲，道：「你們怕啦，我要是說出來，更要嚇破你們的胆，那少年英雄你們非但認識，而且……」

原來並非有人來，坤姑不禁啊了一聲，道：「姑娘，你怎說？我們認識？」

小倩目不轉睛瞧着她，道：「你們先告訴我，逍遙老賊有個孩兒，從小被他外公帶去西域了，是不是？」

兩個女人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那人便是我們的小公子！」

小倩道：「我也不知是也不是，只知他是從西域轉回中原不久，也是被他外公從小帶去西域的，喂！我問你們，你們的小公子叫甚麼名兒？」

坤姑氣促起來了，也目不轉睛望着小倩，道：「我家小公子姓崔名牧，年前回返中原後，在這裏還沒住上兩日，就忽然失了踪，從此沒了音訊，莫非……莫非眞是他！」

現在可輪到小倩兒大吃一驚了，不料崔牧眞會是這逍遙君的孩兒。她不是早已猜疑，爲了脫身，也希望崔牧是逍遙君的孩兒麼？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何會大吃一驚。

面前的兩個女子對望了一眼，一時間目瞪口呆，因是也沒發覺出小倩毫不掩飾的失望和難過。

離姑忽然返身奔回去，回來時手中拿着小倩那包袱，向坤姑面前一揚，道：「你瞧，這是甚麼？這包袱上的小鈴鐺，我說呢，怎麼面熟得很。」

坤姑一把搶過去，只瞧了瞧，便跺脚道：「眞該死，昨日我們都見到了，怎麼會想不起來，只道是她童心未泯，好玩兒帶着……可不是與常見的小鈴鐺大是不同麼，不但是眞金的，而且入手甚沉。」

小倩道：「好啊，你們好大的胆子，竟施詭計把我擒來，不用誘，他隨後就到了。」

兩個女子一時間手脚無措，小倩怒道：「還不取解藥來，我一時大意，着了你們的道兒，敢情你們這逍遙宮是這麼待他的客人的，嘿嘿……我倒想饒過你們，只怕他……」

小倩可難說出口來了，若不說得和崔牧親密些，這兩人如何會怕她，她也休想脫身了。但這親密的話兒，她又如何說得出口。

紅了臉的小倩又道：「你們瞧清楚些，這小鈴鐺若不够分量，如何能打得遠，傷得人，除了崔相公，誰用金鈴兒來作暗器的。」

「暗器！」離姑道：「原來是暗器，那日我們見了，不都覺得奇怪又好笑麼？小公子那麼大了，怎麼還帶着小鈴鐺，竟沒想到會是暗器。」

小倩其實也不知道，却一揚眉兒，道：「那是明人不做暗事，崔公子英雄無雙，嘿！豈會用無聲的暗器傷人。好啊！偏他的家裏人竟不要臉，用詭計暗算人。」

她對那崔牧知道多少？相聚不到兩個時辰，能知道多少，但她却知崔牧回轉太

湖，也只住得兩日，這兩個女子對他所知亦不多，至少，也不知這小鈴鐺是暗器。

本來小倩亦不知那金鈴兒是暗器，却是被坤姑適才一言提醒，作爲小孩兒的飾物，用眞金打造的小鈴鐺雖有，當眞沒那麼重的份量，昨日崔牧取出金鈴兒來給她，也只說是信物，小倩也只不過心中一動，却無暇去想崔牧怎麼會有金鈴鐺。作爲信物，那自是孟老鏢頭見過的了，除非崔牧會用作武器，作爲暗器又唯他獨有。

兩個女子慌了，坤姑道：「當眞，除了小公子，當今天下誰有這般本領，我們早該想到的。」

離姑道：「這却怎生好，我們沒有解藥。」

小倩心下一急，怒道：「好大的胆子，還敢支吾，趁你家小公子未到，趁早取出解藥，也許你家小公子還不知者不罪，饒你們不死。」

坤姑焦急現於顏色，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解藥雖有，却皆由公子收藏，從不許我們染指，姑娘，請你忍耐些兒，姑娘雖然中的也是毒粉，但這毒粉藥性極是溫和，除了手脚無力外，對人毫無傷損。別說我們了，便是公子亦不知姑娘是小公子的人，否則天胆也不敢暗算姑娘。」

小倩心想：「這兩人驚惶現於顏色，所說分明不假，再逼她們也無用，一旦露了馬脚，可就弄巧反拙了。」無論如何，她總算能行動了，說甚麼她對崔牧亦所知不多，若被這兩個女子知道她和崔牧不過初相識，逍遙宮又出名兒的邪惡，逍遙宮裏人又豈是好東西。

且慢，可別讓兩人看出她其實心虛。

離姑察顏觀色，見小倩的怒氣緩和了些兒，說道：「再有一兩個時辰，公子就會回宮了，姑娘請坐。」

若是小青兒在就好了，那鬼丫頭鬼計多端，至少也能沉着應付。她怎麼聽話，眞坐下來了，坐下在窗前那錦櫈上，不，她若坐下又站起身來，豈不是承認他其實心慌了。再說，她憑一口氣奔出來，兩條腿也眞軟弱得不聽使喚了。

坤姑在搓手，在不停地轉來轉去，忽道：「不行，我得趕快去告訴公子。」

離姑道：「這時候你才趕去，不太晚了麼，你不瞧瞧，這是甚麼時候了，公子必已將那批珠寶起到手中，只怕已在湖上了。」

這是甚麼時候了，小倩仰面一瞧，那太陽已近中天，那麼，這是第二天中午了，算計起來，五龍鏢局的人分道而行，昨日午前動身，金陵相距宜興不到兩百里地，若是趕路，那般人脚程再慢，也該到了，因爲既吃鏢行飯，說甚麼也多少有些功夫。

坤姑跺跺脚兒，道：「眞該死，怎麼就沒人想到刦那珠寶的人是小公子。這不是糟透了，公子千方百計討好小公子還來不及，他父子倒爲敵了，這麼一來，小公子更當這逍遙宮是魔宮，更不會回心轉意了。」

小倩忍不住，哼了一聲，道：「你們本就是邪魔外道，不是魔宮是甚麼，你家公子刦那珠寶，乃是爲了救濟災黎，再者是因爲那珠寶是不義之財，東平王要用來爲作非歹，荼毒天下蒼生，你們竟然要擄爲己有，供你們享樂，可見你們何其喪心邪惡。」

小倩越說越怒，坤姑叫道：「姑娘息怒，不可……」一言未了，小倩眼前一黑，身子順着那鐵窗滑落下去，那兩條腿又軟如棉，幸是坤姑相距最近，似早知她會跌倒一般，伸手把她扶住了。

坤姑道：「姑娘，你體內的藥力並未解除，之所以能够醒來，不過是內功深厚，能於失去知覺中亦自生妙用，把攻心的藥力迫散，隨着那藥力的迫散，內力能逐漸護心了，是以才能逐漸回復知覺，但藥力仍然留存在你血脈之中，你一怒，不但那迫散開去的藥力又攻向心房，而且隨血液循環，聚於腦部。」

坤姑邊說，一手相扶，一手已替她護心，小倩又腿上有些勁了，眼前又逐漸復明，心下也吃驚了，這坤姑看來內功亦已有了幾分火候，明白不在她之下。

是了，坤姑年紀比離姑大，離姑來到這逍遙宮已有二三十年，那麼至少已年近五旬了，這坤姑該有多大的年紀，日積月累，內功如何不深厚。

小倩兀自閉上眼，心想：「這兩人已無惡意，且還對她關心照顧，別說功力未復了，即使不手軟脚軟，憑功夫，不一定是這兩人的敵手，當眞敬酒不吃吃罰酒麼。」

這小倩生性本就比小青兒溫柔得多，遇上事也常能沉着應付的，當下抑制了怒火，倒嘆了口氣。

坤姑道：「若知姑娘是小公子的朋友，別說我們天大的胆子亦不敢冒犯，便公子亦不敢得罪姑娘，請你放心，公子一到，我即去取解藥來。」

離姑亦來相助，再又把小倩扶到床上，說道：「姑娘想已餓了，我去取些飲食來。」

坤姑喚住她，道：「即刻命人去知會公子，並喚回乾姑她們來。」

離姑應了一聲，急忙去了。坤姑這才長長吐了一口氣，道：「但願能趕得及就好了，這是怎麼說起，我們這逍遙宮這麼多年來，從不與江湖中人往來，亦從不恥江湖中人行往，我是說從不取不義之財，偏偏這個時候，倒和小公子作敵起來。」

小倩忍不住，又哼了一聲，說道：「七老八十的人啦，竟仍自稱公子，眞不害臊。」

現下她心氣平和了些，再不担心會有危險了，也就想對逍遙宮知道得更多些，尤其是駐顏之術，更是好奇，却又不便問出口來。

坤姑道：「姑娘若不知我家公子的眞實年紀，必也不以爲奇了，姑娘，你說，他不是仍似三十許人麼？啊！我忘了，姑娘只怕尚未見過我家公子。」

小倩哼了一聲，心想：「若是說出這逍遙君年前在珞珈山上的丟臉事來，會不會羞惱她呢？」

想到現下仍在人家的手中，年前逍遙君雖然受辱於卜算子，但那是卜算子啊，而且又是出其不意，先發制人，可眞也不能說就是逍遙君武功低能，當今天下，有誰人勝得卜算子的。

坤姑道：「姑娘，這是眞的，我們這

逍遙宮與世隔絕，我們在宮裏也自在逍遙，眞所謂山中眠甲子了，我們都忘了歲月，公子仍是當年的面目，這稱呼也相沿下來，姑娘若見過我家公子，也就不以爲奇了。」

小倩瞪眼道：「你笑甚麼？」

坤姑抿着咀道：「姑娘將來必也是逍遙宮裏人，不用多久，你就會明白了。」

小倩臉上一紅，如何會不明白這坤姑的話意，說她是逍遙宮裏人，自是說她是崔牧的人了，道：「誰是你逍遙宮裏人，呸！」

她試着把勁貫於兩臂，現下只賸下這坤姑一人了，若是她武功恢復就好了。但臂上雖沒半點勁，兩條腿又能活動了，趁坤姑一分神，立即又溜下地來。

坤姑想阻止，但已來不及了，臉上又現驚容，却無敵意，道：「姑娘不但醒來得早，且能下地行走，這麼多年來，姑娘你還是第一人，不知姑娘是何門派。」

小倩只是哼了一聲，東瞧西望，道：「這是甚麼地方？喂！可就是你們的逍遙宮？」

那屋子佈置實是華麗，錦幔把一大間分隔成明暗兩間，只有明間有窗，窗外烟波浩渺，小倩再向窗外瞧瞧，又不見有房屋。

坤姑道：「這是瑤台，孤懸在湖上，逍遙宮在前面崖上，姑娘你既能行走了，何不出外瞧瞧，這地方除了公子，只有我等八人才能到的，謝天謝地，姑娘你早早醒來了，只不過休要運氣，否則又會像適才一樣，又會餘毒攻心。」

她早早醒來了，這坤姑竟然謝天謝地，可眞沒惡意了，見坤姑已開了前門，便也無暇去想她爲何要謝天謝地，急忙出去，那知一脚踏出門外，迎面的清涼湖風，令她心頭一涼。

涼入心頭，其實不是湖風之故，而是她看清了眼前這瑤台，敢情眞是孤懸在湖上，和陸地相隔少說亦有七八丈，無飛橋，亦無舟船，踏出門外，就只是一個敞軒，軒外烟波環繞。

坤姑道：「這裏原是湖上一個石磯，公子自從平磯建台，這二十多年來，姑娘還是第二個外面來的人踏脚此地。」

坤姑長長的舒了一口氣，爲什麼？小倩可不明白。

不徑這坤姑說宮裏人也不能來此了，無船又無橋，誰能前來，任是輕功蓋世，也不能踏波飛渡，也就不怪坤姑開門讓她出來了，休道她現下武功未復，即使未曾中毒，也休想能飛渡的。

那瑤台就石磯建成，只得一軒一屋，敞軒四外圍着欄干，若不是坤姑說明，看來就是建在水中，小倩探頭一瞧，簡直就不見有石基。

坤姑向上一指，道：「姑娘，你瞧，那就是逍遙宮中。」

啊！雲環霧繞，乍眼一看，那宮直似若隱若現，宛若海市蜃樓，是眞有宮在，宮在虛無漂渺間。

小倩似在夢裏，若不是已得坤姑相告，眞會疑是神仙宮闕，那逍遙宮原來建在西洞庭山的高處，山巳層巒叠翠，日初東昇，仍然在霧鎖雲封之中，樓閣飛簷若隱若現，驀然一見，可不似神仙宮闕了。

坤姑在她身邊道：「姑娘，你說這逍遙宮好麼，這還是近處看來，若是在湖上烟波中遠眺，豈僅四時景色逈異，每日十二個時辰，亦時時有別，除了近午的前後三個時辰，遠處看來，逍遙宮眞似在雲端。休道逍遙宮庇護萬千漁民了，任誰一見，也會肅然生敬，公子並無嚴令，但上萬漁舟却從不敢駛到近處來作業。」

小倩心想：「不料這江南地，人烟稠密之區，會有這樣一個神仙境界。這麼說來，那逍遙君倒也並非是大惡不赦的壞人了？」

逍遙君不在江湖中行走，又那來大惡，小倩不過僅從她爺爺和卜算子處知道些兒，不也都說這逍遙君只有一宗兒不好麼。那就是好色，但這就足够了，足够小倩臉紅怒惱，將來傳揚出去，說她柳小倩曾被擄去逍遙宮，她還有臉見人麼。

小倩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噯呀！幾乎又着了這坤姑的道兒，是了，這女人看準她年幼無知，少見過世面，故意在她面前把好話說盡，那用心是顯而易見的。

果然，那坤姑長長嘆了口氣道：「不料小公子打西域回到太湖，公子日盼夜盼，盼了二十年，盼得小公子回來了，竟然多一句也不說，又不辭而別，姑娘……」

小倩心下又哼了一聲，掉過頭去，要我在崔牧面前替他說句好話兒，休想。

不料一掉頭，驀見三個小黑點由小變大，由遠而近，如飛而來，小倩心頭一緊，來的是不是逍遙君。

坤姑必是看出她面上顯露出的驚悸來，道：「姑娘，我八人衣着各有不同、顏色有異，是以再遠些也認得出來，那紅衣女是乾姑。」

小倩又閉着眼睛，鬆了一口氣，不錯，來的是三個女子，除了顏色各異的披肩外，那拽地的長裙，盡皆一色白衣。眨眨眼間，那三個女子已來到水邊，心想：是了，紅白別乾坤，這坤姑連披肩也是白色的，咦！

咦！小倩一睜眼，因爲那三個女子竟然踏波飛渡，瑤台距岸邊不足十丈，只見那三個女子在水波上只點得兩點，眞個似蜻蜓點水一般，眨眼已越欄而入，紅衣女已趨前檢袵道：「昨日實不知姑娘的來歷，多有冒犯，特來請罪。」

這紅衣女顯然爲首，掃了三人一眼，她在做甚麼，分明向坤姑一呶咀，道：「姑娘倦了，還不侍候姑娘入內歇憩。」

啊喲！小倩頓覺兩腿一軟，感到昏昏欲睡，已知又在無意中又着了這紅衣女的道兒。幸是發覺得早，忙不迭摒息，那口氣也還能提起，忙不迭護住心神，身子却軟軟的倒下。

她知道是倒在那坤姑的懷中，忙把眼睛作昏昏欲睡狀，緩緩閉上。

只聽坤姑在身邊道：「你！這是做甚麼？」

乾姑道：「好險，眞要謝天謝地，幸喜你們即時發覺她的身份。」

坤姑道：「你這是怎說？」

乾姑吩咐道：「快扶她到床上去，入內再說。」

小倩暗叫一聲僥倖，她不但心下明白，而且頭腦又回復清醒了，欲睡却未睡，試運氣，那口氣也還能運行。

她被幾個女子七手八脚抬到床上，自是緊閉了雙眼，以耳代目。

只聽那乾姑的聲音，在頭上說：「昨日倒小看了她，只道她小小年紀，豈能有深厚的內家功力，幾乎鑄成了大錯。」

顯然這乾姑在俯身向她凝視，小倩那敢眨一下眼，而且忙不迭調勻呼吸。

那乾姑仍然小看了她，竟未發覺小倩其實是清醒的，只聽坤姑道：「啊！原來你用的藥粉不重，不怪她不到時候就醒來了。」

乾姑道：「別說公子了，這樣的美人兒，眞是我見猶憐，那捨得用重藥末，但她的功力若不深厚，不到十二個時辰，仍不能醒來的。」

坤姑道：「你爲何又迷倒了她，昨日還是不知，現今既已知道了她的來歷，你爲何……」

「還問爲何！」乾姑道：「你往常凡事精明，今日是怎麼了，你想想，小公子是爲何走的，太公當年又爲何把小公子帶走？不就是因爲不齒我們逍遙宮的所作所爲麼？唉，這是打那兒說起，我們從不在江湖中行走，這麼多年來，公子和我們都在太湖逍遙，這番迫不得已，不料竟是小公子作對，不但那珠寶是小公子所有，這姑娘亦是小公子的人，我已即刻派人去知會公子了，也許還能在刼奪那珠寶前，來得及阻止，唯獨這姑娘，人已擄來了，大錯已鑄成，唉……」

乾姑不但嘆息，而且在床前不停的走來又走去，顯然焦急得沒了主意。

坤姑道：「我如何不明白，你也太魯莽了，也不商量一下，便又把她迷倒，錯已鑄成，你却又一錯再錯了。這一陣功夫，我好不容易對這姑娘解釋清楚，讓她知道逍遙宮非如外間所說的那麼壞，既不是迷宮，也不是魔窟，好不容易說得她信了，而且讓她相信，這番刼奪珠寶，只因那珠寶乃是不義之財，更不知是小公子所爲，是用來救濟災黎的。」

乾姑冷冷地說道：「你的意思是：讓她相信了，然後，借她之口，却向小公子解說？你用意倒好，只可惜有一樁，你是無法解說的，小公子問：我們爲何把這姑娘擄來？」

坤姑啞口無言，那乾姑又冷冷的說道：「小公子再問：我們爲何不憑拳腿兵刄，而是用藥物暗算人家姑娘？難道你不知道主母當年爲何鬱鬱而死，太公爲何把小公子帶去西域？小公子回轉太湖，又爲何只留得兩日，便又不辭而別？好啊，現在我們倒用藥物來迷倒小公子的人，你便是千張咀，可是能辯得了的？」

床前繼續有人在走動，小倩不用睜眼，也知道是乾姑，走過來，又走過去，不，還有人在走動，不過遠離床前。

响午，才聽那坤姑道：「那麼，這可怎好，這姑娘說：小公子隨後便到，即使再把她迷倒了，小公子也會猜到是落在逍遙宮中，必來尋找。」

乾姑嘆了口氣，道：「現在是別無他法了，好在這瑤台外人無法前來，小公子再有通神的本領，也不能來到這瑤台，一切待公子回山再說。」

再有通神的本領，也不能來到這瑤台，但她們爲何又能踏波飛渡？小倩苦苦思索，却想不通，不好了，崔牧不能前來，還有誰來救她出困？

只聽那乾姑吩咐道：「霧香點着了麼，好，再把霧帳也懸掛起來。」

外間有人應聲，是同來的另外兩個女子，說道：「好了，這霧香眞妙，其實不用掛霧帳，便是有人來到水邊，也發現不出瑤台來，快走吧。」

乾姑道：「你們知道甚麼，要防湖上起風，掛了霧帳，湖風便是吹散了霧香，也就不用担心了，走吧。」

脚步聲由內而外，耳邊又復傳來水波輕拍石基的音响，小倩這才睜開眼來，四個女子匆忙過湖去了，這瑤台中又只有她一人，再不用怕了，幸是先前機警，她腿上又再有勁了，至少能坐起身來。

哼，昨日這乾姑原來眼高於頂，沒把她放在眼裏，故爾用毒的份量不多，却那知她修練的內家功夫，異於武林中只重眞力的修爲，乃是傳自木兒公主，公主傳自貴妃，貴妃傳自崑崙奴前輩，別說這乾姑了，當今天下，除了卜算子，有誰知道崑崙奴的內家功夫，乃是傳自忍大師，佛家心法，最大之乘，至正之宗，未導氣，先正覺心，無上正等正覺心，其氣自導，而非以氣正心。昨日小倩一覺着了這兩個女子的道兒，覺心自生反應，毒未侵心，已先護了心神，是以她雖然失去了知覺，氣仍得以自導，眞氣得以運行，那毒非但不能攻其心，反而逐漸化解了。

小倩上過了一次當，今日一見乾姑率領兩個女子如飛渡湖而來，那會不心生警惕，是以即時護住了心神，那乾姑那裏知道小倩先前腿軟，乃是摒住了呼吸之故，雖不免也吸入一些兒毒粉，其實微不足道，並不能像昨日一般傷害她分毫。

現在，再不担心那幾個女子會回來了，逍遙君未回山，宮中無主，又知那崔牧就會到來，這一去，那還敢前來。

小倩不敢怠慢，即刻行功，她不知那是佛家心法的神妙，漸入物我兩忘的境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驀聽轟然一聲响，小倩即忙散了功，就勢一倒。

有人飛落外面的軒堂，只得一人，她知道，而且毫不驚訝，在物我兩忘的境界，即使是一片落葉，入耳也會宛若轟然巨响的，但也可知來人武功有限得很，至少不能輕如飛花落葉，那麼，她又爲何要怕，却是休被來人發覺她已醒來了。

脚步聲走進屋內來了，原來是個女子，走近床來了，放下甚麼在她床邊。

只聽那女子自言自語道：「乾姑也太多疑心了，明知這姑娘最快也要晚間才醒來，却命我送飲食來做甚麼。」

小倩緊閉了雙眼，但知這女子並未俯身查看，因爲感覺不出她的呼吸。

脚步聲向外去了，小倩已打定了主意，暗中蓄勢，那脚步聲才到外間，她已飄身而起。

她先前已聽出來了，這女子來時是由空飛墜，那輕身功夫遠在她之下，豈能踏波飛渡，可知必有渡水的法兒。

她落在門邊，只見那女子已躍上欄杆

，霍地騰身，縱出兩丈多遠，直向那水中落去。

小倩目不轉睛，只喜得她心頭一陣劇跳，她看見了，那女子只在水波上點得兩點，兩個起落，已落在對面岸邊了。她無暇去瞧那女子，忙不迭把那女子的落腳點緊記在心，而且終於被她發現了，水波蕩漾中，尤其是在陽光照射之下，水面有晃動的白影，倒像是投在水波上的日影，而且隨着那水波蕩漾，若隱若現，似有還無，若不是她看清那女子的落腳點，再加凝神而視，眞還發覺不出來。

果然被她猜中了，水波下埋着暗樁，日正當午，湖面只有微風掀起層層漣漪，再瞧清楚些，只見那若隱若現的白影中心，有個黑點，約有兩寸大小，其實是露出水面的，但也只是與那碎波平齊，不怪那幾個女子來去鞋兒不濕了。

小倩望了望日影，心想：且慢，這時不過才午刻，雖能飛渡到對岸了，可也出不得西洞庭山，且一旦被發覺那可糟了，她兩番着了那乾姑的道兒，皆在不知不覺中，眞令她不寒而慄，任你武功再强，制敵可也得伸手，唯獨這幾個姑娘，却能在對方不知不覺間，把人手到擒來，如何不可怕，不用說，逍遙君那魔頭更不知如何厲害了，崔牧不知她落在逍遙宮中，不一定會前來救她，這逍遙君得到了報告，倒隨時會返來。

當眞再沒有比瑤台更安全的地方了，適才這女子來去匆匆，可知無法分身，都以爲她晚間才會醒來，那麼天黑之前，不會有人前來了，這瑤台在天黑之前，自是最安全的地方。

小倩尋到了她的劍和包袱，敢情那小鈴鐺是暗器，可知這崔牧非但是暗器的能手，而且若非內力了得，又豈能以小鈴鐺作暗器，却不知發聲之物如何作得暗器？

她把包袱揹在背上，劍在手中，一時之間，眞是思潮起伏，不料這麼個小鈴鐺却救了她，咦！莫非……莫非崔牧早知她有這趟太湖之行，不僅作爲信物，也爲防萬一，送給她防身？

她摘下小鈴鐺來，昨日崔牧給她的時候，她忽略了，現在才知果然有異，入手甚沉，金色的鈴鐺，內裏那鐵珠異常大，其實轉動不靈，這就不怪她行走得快時，鈴鐺反而無聲了。

她明白了，昨日她在金陵城中緩步而行，小鈴鐺倒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響，出得城來，行走得快，反而無聲，鈴鐺不重，如何打得遠，又如何會有聲，也不怪那幾個女子昨日沒發現了。

她思前想後，臉上一陣紅，心兒一陣跳，又一陣嘆息，可憐的崔牧，不怪提及他的身世，就顧左右而言他了，原來他有這麼個恥於告人的爹。

她又嘆了口氣，照那坤姑說來，這逍遙君倒也非是有如江湖中傳說的那麼壞。不不……小倩的臉兒又紅了，這逍遙君風流成性，還不够壞麼？和那賊女人媚娘勾搭，又作了叛賊東平王的爪牙，更連用作拯濟災黎的珠寶，也要刦奪，不怪連崔牧也不認他作父了。

小倩等了又等，越來越不耐了，因爲那太陽仍高高掛在天上，像是永不落下那遠山頭，湖上烟波浩渺，極目亦不見帆影，仰望山頂上的逍遙宮，打從太陽偏了西，山腰上漸生烟霞，她知道那不過是薄霧，回南天，島山濕重，怎會無水氣，被那偏西的陽光一照射，山腰以下那會不生起一個霧環，霧氣氤氳，那逍遙宮直似在虛無縹緲之中。

那坤姑所說可眞假，近看亦如此，不怪湖上的漁民把逍遙宮視作神仙境界，湖上漁舟作業，亦不敢駛近這西洞庭山了，是以小倩亦不再以爲奇，却是島上半個人影也沒有，才令她爲了難，即使那逍遙君率領人馬尚未回山，那八個女子可是守在岸邊的，不見人影，可知是隱身在暗處，那麼，她那敢飛渡過湖。

怕被那八個女子發現她的武功已復，小倩甚至不敢出軒堂，想想她又恨又心寒，再厲害的暗器，無聲也有形，她兩番着了人家的道兒，却都在不知不覺中，教她如何不怕，日不落，那敢過湖。

她焦急得在屋中轉來又轉去，她發覺越來越不離開那女子送來的小籃了，籃中有食物，她實在餓了，食物中是否也下了迷藥？饑火漸如焚，她也漸不能拒抗那籃中食物的誘惑了。

小倩終於一跺腳，在小籃邊停下身來，把心一橫，不吃又如何，已然餓了一天半，已然餓得她有氣無力，再餓到日落，她也無力飛渡過湖，那又和被迷倒有何分別，好在那幾個女子已知她是……

她不禁又紅了臉，啐了一口，既然她們誤會她是崔牧的人，諒她們也不會再生歹念。

她吃了一個飽，也眞後悔不該多疑，那飲食裏那有甚麼迷藥，人是鐵，飯是鋼，可眞不假，試着踢腿掄拳，武功可不是完全恢復了。當眞，那幾個女子不知她會發現那水下的暗樁，不怕她飛渡，又怎會在飲食中下迷藥。

從軒堂中向對岸望，仍不見島上有人影，想一想，她武功已復，也吃得飽了，且已知道了飛渡到對岸的秘奥，自然也能冷靜地想了，那乾姑派出人去知會逍遙君，即使能够一到宜興就把他找到，一去一來，也得大半日功夫，回到島上，也該是入夜時候了，何不趁日未落，安心地養足精神。

湖上不見船影，島上也不見人影，躺在床上恰可從窗口仰望山頭上的逍遙宮。氤氳的霧氣越濃，那逍遙宮更似在雲端了。

落花時節又逢君

小倩醒來了，被異聲驚醒過來。已是日落黃昏了，仰望窗外的天空，也才知道屋子裏有重窗紗，雖已昏黑，其實夜幕未深垂。

她醒了，甚至沒坐起身來，因爲異聲尚在遠處，只不在那水波拍擊着瑤台石基的規律的水聲中，隱約可聞，啊！是……槳聲！

小倩聽明白眞是槳聲，沒坐起，可是跳了起來，連漁舟也不敢駛近的近島湖面，何來槳聲？

當然是逍遙君回到島上來了。

是逍遙君接得乾姑的知會回島？還是已然把孟老鏢頭的人一網打盡，已把那珠寶刦回山來？

天色已昏暗了，何況她心下着急，奔出軒堂一瞧，那湖上已然露起，但西方天際，還有些殘霞，是以隱約可見有五隻大湖船，竟已亮着燈火，緩緩向島上駛來，已然駛近西洞庭山西面的岸邊了。

妙極，這時候，島上的人必也迎那湖船，便不迎去，也全神貫注在那湖船之上，不料不用等到天黑，她便可飛渡過湖。

天色昏黑，何況湖面露生，不料水波隱藏的暗樁，反而泛着白色，小倩只是稍稍凝神，竟似投到水波上的月影一般。

小倩似飛燕掠波，兩個起落，已落到對面岸上，敢情白天所見水波上的小黑點，是露出水面的鐵柱，只有徑寸大小，湖上有微波，也不過與那水波平齊，但腳不沾水，鞋却得以不濕。

啊喲，她腳尖點着岸邊的石上，身子在飛掠中自是驀然下落，包袱上的小鈴鐺突然發出清脆的聲響來，本是悅耳的鈴聲，却把她嚇了一大跳，忙不迭接連兩個起落，可把她嚇慌了，那小鈴兒飛掠時無聲，不料身形下落，便響叮噹，她飛掠，是怕被人發現了，本是想躲藏，這一來豈不是反而把形藏示人，慌忙摘下包袱上的小鈴鐺，塞入懷裏。

還好，鈴聲並未把人引來，她縮身在石崖下，抓住劍，夜色朦朧，崖下不見西方天際的殘霞，也更昏黑了，等了一會，見沒人現身，這才定下心來。

小倩長長鬆了一口氣，這麼看來，那坤姑所說逍遙宮傾巢而出，是眞的了，其是那八個女子也是擕她回山，去而復返。

她不敢大意，順着崖腳溜了過去，眞是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莫約有半里之遙，她轉過一個崖角了，現在，她望得見那五隻湖船了，好大的湖船，未到岸，但已駛近了岸邊，尤其是前面的一艘，亮着兩個大紗燈，燈上有字，字作朱紅，但相隔仍遠，小倩看不清。

哼！這逍遙君好大的排場，五隻船作人字形，向岸邊駛近了，岸邊立着那八個白衣女子，也清楚可見，只見八人分兩行，當中還有一人，衣袂飄飄，似在恭候那駛近去的五隻湖船。

小倩俯身再掠，啊！不料瑤台那邊近水皆巉崖，這一面却綠楊垂柳，除岸邊的九人外，山道兩傍竟分立着不少人，小倩在暗處，能見度不大，但已能見到有七八個漢子，盡皆無聲恭立道傍，山道向上伸延，隱於綠樹叢中，道傍樹上掛着風燈，像珠串一般，能見到的已不下數十個風燈，漸漸隱於夜霧中。

驀然眼前大放光明，原來是那道傍的漢子亮了火把，把那岸邊照得明如白晝，火把竟不下二十多隻，敢情岸邊樹下，那水邊站立的白衣女子兩傍，亦各有五七個漢子高擧火把，幸是綠樹蔭濃，水邊道傍的三十多人，又都望着來船，是以雖然燈火驟明，又明如白晝，也沒人發現她。

小倩急忙竄到一株近岸的大樹上，樹雖近岸，但不道傍，是以無燈。

這是怎麼回事，誰說除了那八個女子外，島上無人了？却是那八個女子當中站立的人又是誰，小倩在樹上，高處下望，只能見到那人的背影，只能見到那人一身錦繡，衣袂飄飄，也唯有他一人，在拱手而立。

來船更近了，距岸邊只有數丈，驀聽那人高聲唱道：「太湖草民逍遙君，迎接公主千歲大駕，願公主千歲千千歲。」

小倩一把抓住身邊的橫枝，穩住身子，甚麼，公主千歲？難道來的是小青兒！

適才只顧眼前，竟忽略了來船，那當先駛近的一隻，紗燈之下，可不是站着兩個黃門麼，這才知道，原來那個一身錦繡的人，便是逍遙君。

逍遙君在躬身，八個女子也在襝袵，是來船泊岸了。只見打艙門中又走出一個黃門來，步到船頭，懷抱一把拂塵，口中宣道：「公主有諭，今日天色已晚，爾等免見。」

逍遙君兀自躬身拱立道：「草民不知公主千歲遊湖，接駕來遲，望公主千歲恕罪。今日傍晚始接到鎭江府飛船知會，已爲公主千歲備下行宮，便請公主起駕。」

那逍遙君朝後一揮手，四個漢子已如飛抬過一乘彩轎來，停在岸邊。

逍遙君再又躬身，說道：「便是各位公公與貴人，以及各位侍衞大人的下榻之處，亦已掃榻恭迎，酒筵已備多時。」

那公公點頭道：「好好，待咱家請示公主千歲。」

話聲未落，只見打艙裏又已走出個宮妝女子來，說道：「公主千歲有諭，各位公公與各船上的侍衞人等，連日辛苦，可去逍遙宮歇宿，公主爲遊湖而來，正要欣賞這湖光水月，今晚就在船中過夜，不用侍候，便公公亦請上岸飲宴。」

那公公一怔，道：「這這……如何使得。」

只見那宮妝女子更走近公公身傍，把聲音說低了些，但人人都可聽到，道：「公主千歲已吩咐下來，公公不可違拗。」

船中岸上，燈籠火把不下數十，明如白晝，看得清清楚楚，宮妝女子不但以手示意且用眼色催促，命各人即速離船。」

公公却仍遲疑，道：「只是，皇上有旨……」

宮妝女子道：「公公豈不知公主千歲的脾氣，船中有我等侍候，公公即率各船人等上岸去罷。」

逍遙君道：「公公請放心，這太湖水域，從無閒雜人等，月夜烟波，果然別有情趣，原該靜中欣賞，公主千歲大雅，草民小心保護，責無旁貸，公公與各位侍衞大人請。」

那公公這才點頭道：「各州府縣，却也都稱道你這西洞庭山乃清靜地，既然如此，咱家遵命了。」

小倩目不轉睛望着艙口，公主千歲可眞是小青兒麼？小鬼丫頭眞恨得她牙癢癢，早知會在這裏遇上，眞後悔沒帶一根鞭子在身邊。

小倩凝望着艙口，幾乎摒住了呼吸，這鬼丫頭從小就胆大包天，她跑去京城冒認公主，那也不奇，何況沒人比小青兒對公主知道得更多了，除了陸羽，甚至比她小倩對公主知道得更多，自是能騙得皇上和宮裏的人相信，何況……不錯，那崔牧

說過的，在京中分手之時，已約定落花時節，在這太湖之濱相會，一定，一定這個淘氣的鬼丫頭，何況……

小倩沒來由感到有些冷意，那是眞的，小青兒除了年幼些，可眞有幾分像公主，而公主像極了貴妃，貴妃却是天下間最最美的美人，不用說，小青兒自也是個美人兒，自然也比她小倩美了。

她心有所想，目有所視，只感到岸上有一陣亂，明知是逍遙君把各船上的人迎上逍遙宮，又何必瞧，待得耳邊突然靜下來，才知岸邊已只賸下了燈火，靜悄悄，人已去盡了。

不，去盡的是男人，一條火龍正在山林中乍隱還現，直向逍遙宮延伸，但樹梢上懸掛的燈籠，却留下在夜霧中，與那從湖上昇起來的初月爭輝。

小倩把牙關更咬得緊了，又豈僅留下了樹梢的燈籠，那八個白衣女子也留了下來，幸是她發覺得早，霧從水邊生，火把移去，那近岸的山林間，已被白茫茫的夜霧籠罩，茫茫的夜霧之中，亦可見白影在幌動，凝神一瞧，才知是那八個女子。

本是隱身在樹後的那八個女子，忽然分散了開去，又隱於夜霧中，不見了。

原來是船上艙中，又有人走出來了，小青兒，果然是小青兒，在那宮妝女子相伴之下走了出來，身後又跟着兩個宮女。

幸是她發現八個白衣女子留下來在前，小倩才沒驚呼出來，何況一個遊移的白影，分明已飄到了她存身的樹下來，不論是誰，她已兩番着了白衣女子的道兒，眞個是見影心悸。

不，不能呼喚，幸而她沒呼喚，小青兒是假冒的公主啊，揭露出小青兒的眞面目，這假冒欺君，可就是死罪，就算瞞得過宮中人，也瞞不了逍遙君。啊呀，不好，逍遙君老江湖，這八個白衣女子又隨同逍遙君到過珞珈山，和小青兒面對過面，知道小青兒的出身來歷，豈有認不出來。

一年前的情景登時上了心頭，那日在珞珈山上，當先搶出場中的就是小青兒，以竹杖打穴，制住了逍遙君，令逍遙君當場出醜的是卜算子，那逍遙君如何不連同小青兒恨之入骨，豈有認不出小青兒來的，眞該死，眞是天堂有路她不走，怎生偏偏跑到這逍遙宮來！

一年不見，這小鬼頭眞長高了，宮中歲月，玉食錦衣，而且出落得華貴雍容，那還是一年前的那個淘氣的黃毛丫頭。

只聽那宮妝女子道：「公主你瞧，眼前這般景色，深宮之中那能得見，眞個是烟籠寒水月籠紗，好一片太湖水月。」

小倩心下哼了一聲，她可知道小青兒在游目甚麼，這鬼丫頭懂得欣賞甚麼湖光水月。

小青兒在瞧甚麼啊？順着她的目光，小倩瞧見月白燈昏中，映在天幕上的逍遙宮，宛若天上宮闕，白天看來也有似海市蜃樓，何況燈昏霧重，更妙的是那山道上懸掛在樹梢的燈籠，恰似懸垂下來的珠串一般。

忽然一陣嘖嘖之聲傳來，原來艙中又走出幾個宮女來，顯然都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

原來是在讚美，小青兒身邊那個年長些的宮妝女子幽幽的吟道：「鎖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晝漏長，瑤階繡戶，怎不羨煞這水月山林，禁宮深院紅顏老，夜夜背看燈花落，又怎生不羨那投林飛鳥。」

一個宮女咦了一聲，道：「你們瞧，那是甚麼？」

是山道上，夜霧中，出現了奇景，燈昏似遊龍，蜿蜒而下，近了，是一夥人亮着風燈，快步而來，小倩看得明白，八個隱去的白衣女子忽然現出身來，截住了來人的去路。

原來是送食盒來的，來人把食盒交給白衣女手中，立即退去，只見那乾姑邁步走到船頭，檢衽道：「奉主人命，獻上酒筵，請公主千歲笑納。」

那宮妝女子道：「逍遙君山林高人，不用多禮，酒筵送上船來。」

小倩一怔，心下可又哼了一聲，這宮中女子那會知道甚麼逍遙君，不用說，是小青兒告訴她的，竟把一個武林中的邪魔外道作高人，眞豈有此理。

只見小青兒在那宮人耳邊說了甚麼，白衣女子魚貫送上食盒，便對那乾姑道：「你留下來，公主千歲有話問你。」

乾姑揮退了七個白衣女子，躬身侍主，宮女已從艙中搬出矮桌錦櫈，小青兒道：「你們既然喜歡這山林水月，都坐下飲用吧，我有話要問這位姑娘。」

乾姑道：「荒山孤島，咄嗟間一時實難備佳餚美饌，請公主千歲賜諒。」

小青兒道：「難得你家主人慇懃，只是日落時候我才飲用過了，你隨我來。」

說着向船頭走來，對那宮人一揮手，道：「不用跟隨，沒你們侍候，我倒自由自在，你們自去飲酒賞月。」

那宮女慌了，惶恐道：「不可，公主千歲萬金之體，玉葉金枝，公公和侍衞又皆不在船……」

小青兒先皺眉，再瞪眼，繼而噗嗤一聲，笑啦，說道：「甚麼侍衞，都不過是飯囊酒袋，未入宮門之前，你們忘了我是誰啦？」

那宮女攔阻小青兒，幾個小宮娥那敢不上前，聞言立即七咀八舌，一個道：「威震保定道，一劍蕩羣賊。」一個道：「那山賊飛天虎爲患多年，宮兵數次進剿也奈何他不得，倒損兵折將，却被公主手起劍落，一劍敉平。」

「是啊，」一個宮娥道：「公主千歲武功天下第一，蓋世無雙，那些侍衞還及不上公主一根指頭兒，幾個公公手無縛鷄之力，公主千歲倒要他們保護。」

又一個道：「貴人請放心，公主千歲浪蕩江湖，獨來獨往慣了，在宮裏悶了這麼久，想獨個兒走動走動而已，我們倒休拂了公主千歲之意，何況這逍遙宮又無閒雜之人。」

那乾姑一直在對小青兒打量，也對說話的宮娥瞧得仔細，見那宮娥說得色舞眉飛，不禁插言道：「這麼說，傳聞的話句句皆眞了，公主千歲揚威保定道，不多久已傳遍天下，只道是傳聞未必就眞，嘖嘖，難得公主千歲還是個美貌勝天仙的美人呢，又這麼年輕。」

那宮妝女子道：「如何不眞，當日公主千歲救下的鏢師們，便是去自這近處的

金陵鏢局，皇上初時也不信的，後來把保定府召喚進宮去問了，直喜得龍顏大悅，皇上久病之身也霍然而癒了。」

一個宮女搶着說道：「初時我們誰也不信，貴人可還記得麼，你又何曾信，難得公主千歲讓我們開了眼兒，走壁飛簷，來去無踪，這才信了。」

「誰說我信了。」那貴人說，「到今天我仍疑心，公主千歲是不是九天仙女下了凡塵。」

原來這宮妝女子是宮中的貴人，不怪自有威嚴，但一提及小青兒揚威之事，也和那般宮女一樣，也眉飛色舞起來。

小青兒在抿着咀兒笑，道：「這麼說，你放我走啦。」

那貴人慌忙躬身道：「不敢，只是皇上吩咐過，命我們寸步不離。」

小青兒的咀兒噘了起來，道：「好啊，你們就不聽我的吩咐，我告訴你們罷，這位姑娘的本事大得很，那些侍衞沒一人能及得上她一半兒，有她保護，强過那些侍衞多了，你們自去飲酒賞月吧，我去走走便回船，休再阻攔。」

貴人和宮娥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乾姑。

乾姑檢衽道：「小女子果然練過數十年的功夫，可瞞不過公主千歲，各位請放心。」

小青兒道：「你們可是不信，好，這位姑娘，你露一手兒讓她們開開眼兒。」

乾姑道：「放肆了。」微一挫腰，飛身而起，已落在岸上，再一幌身，已失了踪跡，只瞧得那貴人和宮娥目瞪口呆，還是那貴人先咦了一聲，大夥兒也才發覺身邊的公主不見了，也失了踪跡。

却逃不過小倩的一雙眼，小青兒，眞是小青兒，一見這鬼丫頭對乾姑使了個眼色，就知她又要淘氣了，騙得那貴人和宮人都盯住乾姑，她縮身一幌，已打船側飛掠上了岸，隱於夜霧之中。

那夜霧氤氳，其實不濃，樹上的小倩清楚見到乾姑飄身到了樹下。

小倩選擇這株大樹藏身，原就是因爲樹在岸邊高處，乾姑上岸來等候，逕來樹下，那也就不奇了，只見那乾姑脚才着地，尚未轉身，已哦了一聲，也不再轉身，而是退了一步，因爲樹後轉出一個人來。

小青兒，便是小倩也一怔，不料一年多不見，小青兒的功夫竟如此精進了，何時來到樹下，竟把她也瞞過了。

乾姑也駭然，檢衽道：「公主千歲果然武功通神，現下我才千信萬信了。」

小青兒笑道：「你的輕功也不弱啊。」隨緩緩地掃了一眼，說道：「你們都出來吧。」

乾姑也道：「出來啦，還不來拜見公主千歲。」

登時薄霧滾滾，只見或遠或近，團團白影複聚而來，正是那餘下的七個女子，來到樹下，齊向小青兒檢衽。

小青兒道：「逍遙君果然名不虛傳，洞庭八仙姑，當眞見面勝似聞名。」

乾姑忙躬身說道：「我們這西洞庭山雖在太湖人烟稠密之區，但常人從不踏入，只不過常見我姊妹去來，如是謬稱，公主千歲若也如是稱呼，可令我們姊妹汗顏了。」

小青兒緩步穿行在八個女子之中，原來是把那個女子逐個兒仔細瞧，道：「不僅是你們在這島上飄然來去吧，今日若非眼見，便我也不信了，果然不老長生，駐顏有術。」

乾姑道：「須瞞不過公主千歲，那不過是山中歲月，無塵俗煩擾。」

小青兒道：「再加上練氣有功，更得藥物之助，不怪鄉民要驚爲仙人了，我有話要問你們。」

却是這小青兒之言提醒了小倩，不怪昨日在那南湖居中，鄉民一見都不敢仰視了，原來都把這幾個女子當作仙人一般，是了，這幾個女子不過是少去近湖一帶走動而已，可不是不入近湖的州縣，那老去的鄉民見她們八人不老，怎不驚爲仙人。

小倩除了對逍遙君有所聞之外，便無所知，不料小青兒連這八個女子被稱洞庭八仙她也知道，怎不令小倩慚愧而若有所失，且聽小青兒獨個兒走來，要問她們甚麼。只聽那乾姑道：「公子命我等留下，原爲侍候公主千歲，得供差遣，正是我等萬千之幸。」

「啊！」小青兒道：「原來醉貓……他……他命你們來的，他在那裏啊，怎不來見我？」

那八個女子面面相覷，却是小青兒格格笑了，說：「當眞我忘啦，醉貓這名兒是我叫他的，不怪你們不曉得，我是問你家公子現在何處，爲何不來見我？」

「我家公子？」乾姑說道：「適才不是率領我們，在岸邊迎接公主千歲的大駕麼？」

小青兒怔住了，雖是立身樹下，那小倩也可清楚見到小青兒好生失望，登時恍然大悟，明白小青兒問的是誰了。

原來小青兒遊湖不過是借個題兒，來尋他才是眞。哼！這丫頭。

小青兒道：「原來你們說的公子，是逍遙君，我是問……喂！難道你們這逍遙宮裏，只有一位公子……」

一言未落，忽聽有人說道：「誰說只有一個，還有我啊。」

驀見霧氣中，鑽出一人來，衝着小青兒一揖，道：「可憐兒的醉貓，參見公主千歲，啊喲！你爲甚麼打我。」

那人一旋身，小青兒拍出的一巴掌便也落了空。

小青兒叫道：「好哇，該死的醉貓，你死到那兒去啦，害得我找了好幾天。」

是崔牧，伸出根指頭兒壓在唇上，急道：「你再嚷，船上人就會聽到了。」

却是那八個女子齊聲歡呼，道：「原來是小公子。」

乾姑話聲急促，只見她吩咐一個女子道：「快，快去稟告公子，說小公子回島了。」

崔牧喝道：「站住了。」

小青兒道：「原來……你……你眞是……啊！逍遙君眞是你生身之父？」

崔牧沒理她，對八個女子冷冷地說道：「你們聽着了，誰要去宮中稟告，我不但即刻就走，從此也永不回山，今晚之事，也不許告人，我和公主有話說，都給我退去，不待召喚，不許走近，船上人若問公主，小心應對。」

乾姑應了聲是，急忙率領那七個女子退了去。

無論對小青兒和小倩，崔牧無異都承認過了，只差沒由他口中說出逍遙君的名字來，兩個姑娘都是聰明人，如何會不明白，只不過不願相信而已。

樹上的小倩心下感到一陣凉，那小青兒也呆呆地，一時不言也不動。

崔牧也不轉身過來，背對着小青兒，道：「非是我不坦誠相告，我有這樣一個爹，實是羞於起齒。」

「可憐兒的醉貓，」小青兒說：「但你還在孩提時候，就只知有爺爺，也像我一樣，連爹是怎麼個樣兒也不知道。」

崔牧說：「但他實是我爹，青青姑娘，你現在知道了。我從沒瞞你，只不過沒從我咀裏說出來，你去吧，回去妳爺爺身邊或是回去宮裏，當作從來沒遇到我。」

「不，可憐兒的醉貓。」小青兒的話聲竟也溫柔起來，令樹上的小倩好生驚訝，這個小鬼野丫頭，也有溫柔的時候，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啊，不。」小青兒說：「你是你爺爺的孩兒，像我和我那小倩姊姊一樣，是爺爺教育長大的，你在那無邊的草原上長大起來，小小羊兒跟着媽，你跟着你的爺爺。」

那崔牧緩緩地轉過身來了，說道：「青青姑娘，你眞好，你並不因爲我有這樣一個爹，就不理睬我。」

崔牧的胸前在起伏，是他長長舒了一口氣，說道：「你不怨我來遲了麼，我想不到你會來得這麼早，你瞧，這株花尚未謝了春紅，還不到落花時節啊，而且我聽說，你去了桐柏。」

「我去了桐柏山。」小青兒道：「早知宮門一入眞是深如海，我才不假冒公主，我是不該可憐那皇帝老兒的。」

「不，你應該，」崔牧肅容道：「了不得，青青姑娘，你可知道，你不但救了那皇帝老兒的命，也救了天下黎民，那忍大師沒法完成的功德，你却完成了，那盲公未完的心願，你也替他完成了，你眞了不得。」

小青兒說：「我知道，那東平王再也造不了反啦，我把他的陰謀不軌，一古腦兒對皇上說啦，那皇帝老兒惱怒起來，倒靈過妙藥仙丹，不用兩天，也不用勸他，就臨朝視事了，醉貓啊，我可眞不明白，大夥兒怎生那麼怕他，你認得那老公公麼，敢情他對朝中事，對那些文武大臣的一舉一動，眞是瞭如指掌，就是不敢對那皇帝老兒說，其實東平王陰謀不軌，他早已知道啦，朝下大臣誰忠誰奸，他也淸淸楚楚。」

崔牧道：「於是，那老公公對你說的，你也對那皇帝老兒一五一十說了。」

小青兒洋洋得意，道：「而且，我說一句，皇上就信一句，我說那左丞相昏庸，醉貓，甚麼叫尸位素餐啊？於是，那是頭老兒就告老歸了田，還是皇上念在他附逆非本心，不過是東平王利用他老而昏庸，我說：兵部尚書該死，他就下了天牢，老公公說戶部尚書，貪贓枉法，我也對皇上直說了，於是，他就抄了家，那忠良正直的官兒，也都逐個兒提陞起來。

崔牧道：「那東平王的爪牙逐個兒也被剪除了，於是重整朝綱。」

小青兒道：「原來那皇帝不但多情，一旦振作起來，還眞是英明的好皇帝。」

「而且還是個仁慈的皇帝，我都聽說了，」崔牧道：「對那爲勢所迫，並非甘心附逆的官兒，都不追究，觀其後效，只要知錯悔改，一律留居原任，這半年來，只把三個巡撫撤換了。」

「五個總兵削了兵權，」小青兒說：「原來老公公雖然身居深宮內院，對那些外鎭的官兒也都瞭如指掌，後來我才知道，敢情老公公和那右丞相早有安排，五個總兵奉召晉京，就由副將接替了，眞是草木不驚，別說天下百姓了，便是朝中文武官員，也沒引起一些兒驚恐，因爲沒一個東平王的爪牙押赴市曹，只是那東平王府門庭逐漸冷落，門前車馬稀了。」

崔牧在甚麼，透過林隙，那五隻大船上的燈火隱約可見。

「喂！」小青兒說：「你笑甚麼？」

崔牧顯然強忍住笑，才沒笑出聲來，道：「我在瞧，公主千歲出朝，可眞是地動山也搖啊，讓我算算看：成隊的御林精兵，十二個御前侍衞，五位黃門，又有十二個宮娥侍衞，兩位貴人供差遣，傳旨意，啊喲，不得了，了不得，那黃門會連相國也和他平起平坐，也得侍候公主千歲的顏色……」

「噤聲！」小青兒左張右望。

崔牧笑道：「皇上對公主千歲你言聽計從，你這位公公千歲麼，論武功你是蓋世無雙，無雙蓋世，嘿！」

崔牧一旋身，那知小青兒雖然揚手，却沒打下，小青兒瞪眼道：「你再笑我，你假扮醉貓，竟敢騙我，原來你也有一身功夫。」

崔牧擺手道：「咱們說正經，我知你把這筆賬記在水瓢上啦，任打任罵，聽憑你算，說正經，若你不是公主千歲，皇上怎會言聽計從，你若不是公主千歲，那曹公公豈會在你身上用上這番心思，我啊！但願你眞是如假包換的公主千歲，更難得你辨得是非，明白老公公忠心耿耿，是以也對他信賴有加，而這位黃門令，却又是曹公公的千里眼，順風耳，那朝中之人，誰不知道，知道曹公公的主意，其實就是這位黃門令拿的，亦大有人在，你何用掩耳盜鈴！」

小青兒怔怔地望着他，說：「喂，你還知道多少，啊，莫非你沒離京？」

崔牧道：「我還知道，御林軍中還有兩位總兵和四位副將，我亦知道，你這番出京，明着是赴桐柏山迎取貴妃骸骨，路過開封府，一夜之間，那總兵官兒就被削了兵權，一夜之間，一個御林軍頂盔貫甲，掌了將令，第三天晚上，你這位公主千歲却不是到了桐柏，而是古來兵家必爭之地的潼關城裏了，也就在那一晚，一個御林軍又搖身一變，掌了兵權，眞是皇上洪福，黎民萬幸，本來事機不密，那總兵本來得到密報，已然下令閉關，眼看就是一場叛亂的，不料這時候，那總兵官兒忽然間身首異處……」

小青兒啊了一聲，說：「啊！原來是你……」

崔牧又道：「恭喜，公主千歲，走馬連換了兩員大將，草木不驚，却不料桐柏山中，這時候，却人喧馬嘶，草木大驚，貴妃娘娘若死而有知，亦要感激那武昌府的總兵大人。」

小青兒又啊了一聲，道：「敢情武昌府的總兵率領兵丁，連夜在桐柏建行宮，並在貴妃娘娘埋骨之所，建了廟堂，也是你安排的？」

崔牧啞着嗓門兒一笑，說道：「你錯了，那武昌府的總兵不但有勇，更有謀略，公主千歲怎不想想天下之大，少了名山重鎭，那聖姑媚娘爲何不去別處，却跑去武昌府那個小小的珞珈山開府立宗，開府之日聽說公主千歲你也在場，爲何府縣竟也趕去道賀？」

小青兒道：「是了，原來那總兵與媚娘其實暗中有勾結，是以開封府和潼關的總兵壞了兵權，他消息也極靈通，故爾即時見風駛艃。」

崔牧道：「你猜對了一半，媚娘雖然身在江湖，却對朝中風雲變幻不感興趣，若非那總兵請求，媚娘倒也不會助他一臂之力，敢情那總兵最是精明不過，東平王年前暗下三鎭，却不明原故，一夜之間罷兵遁回京中，他已知東平王大事不妙，派了暗探長駐京中，一有風吹草動立即飛馬傳報，皇上再又臨朝，重振朝綱，對公主千歲你千依百順，言聽計從，豈有不知道的，貴妃埋骨桐柏更是京中人人皆知。」

小青兒點頭道：「那是曹公公的主意，對外宣揚迎取貴妃骸骨，正是要人人皆知。」

「好主意，」崔牧道：「皇上對貴妃情深義重，乃是天下人人皆知，自也是人人皆信，那武昌府總兵得報，嘿嘿，討好你公主千歲，自也取悅了皇上，是以公主千歲你那裏尚未出京，他已派人在桐柏山中大興土木了，這一來，誰還不信他對皇上忠心耿耿。」

小青兒的一雙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說：「你，到底還知道多少，噯呀，原來你一直跟着我，你……」

那崔牧又急滑了一步，道：「非是我不現身相見，是我想到雖然現身，可也就不能暗中相助了，何況你公主千歲萬金之體，玉葉金枝，宮娥彩女，黃門貴人，日夜不離左右。」

一直跟在她身後，迢迢數千里，那是多少日子，而她懵然不知，而且，若非崔牧暗中相助，豈能如此順順利利完成使命，至少潼關起兵刀，渭河血染，不知又有多少人毀家死難，又多少萬千的人顚沛流離。

小青兒是生氣的，氣崔牧一直在她左右也不現身相見，但想到人家一片好心，說得也有理，那擧起來的手，可就打不下去了。

樹上的小倩却也才恍然大悟，明白崔牧爲何要把奪來的不義之財，交由那孟老鏢頭處理，半年來，也一直未曾在金陵露過面，老鏢頭一直以爲她在身邊，却不知崔牧其實身在千里之外。

小青兒恨得牙癢癢的，因爲仰首着面，是以樹上的小倩瞧得淸淸楚楚，她的眼珠兒不轉，倒又睜大了，說道：「噯呀，我明白了，那日在京城之中，硬把我當作公主接進宮去，你在一邊不但一聲不響，而且笑得蹊蹺，原來也是你暗中安排。」

那崔牧叫起屈來，說道：「寃枉啦，公主千歲你心在黎民，救苦救難，毅然隨那曹公公進宮，原是你心甘情願，令我肅然生敬也來不及，何曾笑來。」

小倩在樹上可樂了，這不是他不打自招麼，却被他避重就輕，敢情寃枉的只是他未曾笑得蹊蹺，誰說這鬼丫頭長大啦。

小青兒恨道：「你再叫我甚麼？……我不是公主，也不是千歲，我也不要作甚麼公主千歲。」

崔牧柔聲說道：「青青姑娘，你錯啦，咱們練武功，爲的是甚麼？不就爲了養天地正氣，除奸懲惡麼，行俠江湖，眞個是天空海闊，武林笑傲，果然意氣豪發，但任你武功通神，也不過是懲一人之惡，扶危也不過是扶少數三五人之危，何如你青青姑娘拯救萬民於水火，於倒懸，立下這無量功德，姑娘你果然揚威保定道，但即使你跺跺脚兒天下亂顚，可也不能有如今日一般，人人敬仰，忍大師數十年修爲，可也不能救苦救難，卜算子遊戲風塵，其實大智大仁，悲天憫人，又何能消弭浩劫，宮中歲月，也許悶煞人，但你豈忘了當初入宮，其實也爲了一念之仁麼？」

小青兒道：「但你說過，落花時節，我就可以出宮來這太湖和你相會的，現在，我來啦，那皇帝老兒已再臨朝視事，五鎭總兵撤換其三，何況金陵的總兵亦已步武昌府那總兵的後塵，向朝庭反正，那東平王的牙爪已盡去，再也造不了反，只待這番回到京中，就可即日打下天牢，交三司會審，我本不是甚麼公主千歲，我也不願當甚麼公主，你這可惡的醉貓，那日在京中酒樓頭，我也不是甚麼一念之仁，不過瞧着那曹老公公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苦苦哀求，被纏得沒法兒，不過是瞧在木兒公主的份上，權且進宮去哄哄那皇帝老兒。」

崔牧肅容道：「姑娘，這麼說，你也承認是自願的了，無論是你心在天下黎民，還是爲了那木兒公主，不也都是一念之仁。」

崔牧相隔得遠些，月亮從湖上升高了，月光下，小倩能淸楚看得到崔牧的面容，只見他那肅容中，又隱現了笑意，說道：「姑娘，且不說無量功德了，你且想一想，曹公公是當年侍候貴妃的人，若非你生得太像貴妃，那曹公公又那會認定你便是貴妃所生？偏你又佩帶着貴妃從宮中携走的玉珮，你又自動指出貴妃的埋骨之處，若不是這般湊巧了，只怕你想冒充公主，也不能够，可見這是天意安排。」

「哼……」小青咬了咬牙兒，道：「但當時只要你出來說一句，證明我不是公主，我也就不會有口難辯了。你這壞透了的醉貓，我拿眼兒來瞟你，你却笑而不言，你對那曹公公連連點頭，須瞞不過我，總之，我是再不回宮的了，我不去金陵，率船直放太湖，我尋啊，等啊，今日終於找到了你，你敢說當日你不是夥同曹公公把我送入宮中，我不管，今日你也得敎我個脫身的法兒。」

崔牧一怔，顯然故作愕然，道：「這

不奇了，脚長在你的腿上，說一聲走，誰敢留難你，公主千歲？」

小青兒道：「醉貓啊，我也這麼想過了，我若要走，當眞是易如反掌，只是在我出京之時，皇上言道：若保護不得我這個公主無恙回宮，那一營御林兵馬個個斬首，十二個宮中侍衞，更要滿門抄斬，那黃門令和四個公公不但也要處斬，連十二個宮娥也要押赴市曹，我在何處出走，那地方官員人等，更要誅其三族，醉貓啊，你想想我如何忍心。」

「是麼？」崔牧是眞愕然了，但見他眼珠兒一轉，却立現笑意，道：「這皇上的主意，那自是密旨了，必是那曹公公瞅着四下無人，獨個兒對你說的。」

小青兒點頭道：「是啊，那曹公公遣走了我身邊的四個影兒……」

崔牧啞然一笑，忙不迭側過頭去，道：「公主千歲玉葉金枝，自是少不了如影隨形的宮娥彩女。」

小青兒嘆了口氣，苦着臉道：「你還要笑我，我啊，生氣也沒法兒，別說趕她們不走了，話說得重些兒登時面前身側就跪下一大片，醉貓啊，怎生宮裏的姑娘們都那麼胆小，我要生氣也沒法兒，也不忍心。」

崔牧道：「那曹公公遣走了你身邊的宮娥，於是，對你洩漏了皇上的密旨，啊喲，老人家，你這是做甚麼，快起身。」

崔牧一聲啊喲，樹上的小倩一怔，小青兒的眼睛却瞪得大了。

崔牧繼續說道：「那曹公公道：公主千歲若不點頭，老奴便長跪面前，你啊，就說啦，道：公公快起身，無論甚麼事，我都答應你就是。」

小青兒竟也哎呀了一聲，道：「莫非那日你也在……你也見到了？」

崔牧繼續說道：「那曹公公仍然叩了個頭，這才顫巍巍地站起身來，說道：公主千歲可知道，這番出京有多少人隨侍你公主千歲？一營御林軍，十二個人中挑一的御前侍衞，黃門令率領的是四個黃門，兩位貴人不算，還有十二個聰明伶俐的宮娥，所經之地，文官照應供奉，武官派兵護送，若經水路，另有水師護衞開道。」

小青兒嘛咀道：「可不是麼，眞討厭，誰要他們護衞隨侍了。」

崔牧道：「非是宮中不知你公主千歲武功蓋世，但若不如此，皇上豈能放心，且亦不成體統，那曹公公有言，祂知公主千歲你心在江湖，不喜宮中幽悶，若然公主千歲出宮，便如出林飛鳥一去不回，那還了得。是以曹公公顫聲道：「他是爲那千百人，和那千百人的全家老幼跪你。」

小青兒道：「說下去，哼！」樹下幽暗，小青兒的臉更黑了，自是因爲氣得發青之故。

崔牧道：「那曹公公這才言道：公主千歲若是一去不回轉，皇上已下了旨意，這同行人等，盡皆斬首，尤其是身負保護公主之責，以及近身人等，更斬全家，爲首之人更要誅三族。」

小青兒說道：「說下去，怎不說不去啊？」

小倩可看得明明白白，那崔牧邊說，眼兒可是不住地向小青兒瞄，他那掩藏着的笑意，如何能瞞得過她，顯然每說一句，都先察言觀色。

崔牧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罷了，還有何說，好不容易盼到公主駕臨，打從春風綠了江南岸，我就日日盼望春花落，好不容易盼到這落花時節，你也來啦，盼到你來了，當眞是相見爭如不見，公主千歲你又要起駕回宮，雖不是宮門一入深似海，從此公主千歲長留深宮，但至少還得三五月，才再得相見了。」

小青兒怎麼了，竟也長長地嘆了口氣，說道：「可憐兒的醉貓啊，原來沒有事情能瞞得過你的，我雖然惱你其實並未離開我，却又不現身，但既然你已知道了，那也好，我也不用多說了。」

「你不用說了，」崔牧眼角瞟着小青兒，又嘆了口氣，說道：「想想你身邊這千百人的性命，和他們的全家老幼何辜，沒法兒了，雖然當今天下，沒人能留難得了你，妳公主千歲也非要回宮不可，因爲青青姑娘最明理，也最仁慈不過，再說，那皇上雖然已臨朝了，到底是久病之體，貴妃仍未入土爲安，若你公主千歲不在皇上身邊，貴妃靈柩運送到京，皇上必又會傷心欲絕，若再病倒了，豈不是你的一番苦心前功盡棄。」

小青兒說：「那曹公公在我臨出京之時，又悄悄對我言道……可憐兒的醉貓，你沒哄我，是眞願跟在我身邊不是？」

小倩聽她口口聲聲可憐兒的醉貓，費了好大的勁，才沒笑出聲來。看來小青兒仍是個長不大的丫頭，既知人家在稠人廣衆之中，而且在高手如雲的當場，奪取東平王的珠寶如探囊取物，如在無人之地，那是甚麼功夫了，沒想想人家不但對她的行止瞭如指掌不說，還一再暗助她完成大功，她却絲毫不覺，那又是甚麼本領，可不是遠遠之強過你小青兒，倒口口聲聲可憐兒的醉貓，如何不笑煞人。

小倩沒笑出聲來，却在心裏樂開啦，她樂了，她不自知，知也不會承認，是因爲她放心了，原來小青兒在崔牧心目中，不過是個小孩兒，雖沒存心，却有意也似無意地對小青兒一再戲弄。

「那曹公公說甚麼啊！」

「你知道，我是眞心的。」崔牧說：

小青兒道：「好啊，我也知道你是眞心，所以我船過金陵不上岸，却直放太湖，先來找你，因爲那曹公公說道：東平王若是知道他的爪牙一個個被削了兵權，知道謀反敗露，眞怕他孤注一擲，即刻逼宮，要知那東平王王府中仍有不少江湖死士，京城的九門提督仍對他忠心耿耿，宮中的侍衞亦被他收買了不少，若是他見大勢已去，事急行險，造起反來可不得了。」

崔牧道：「曹公公慮得是，之所以不動聲色，借你出京搬取貴妃靈柩爲名，先除外患。我猜想，那曹公公若不是先已斷絕了那東平王對外的連絡，也不敢下手的，何況兵貴神速，你們這番行動眞神速得很啊，却是公主千歲你得即速回京。」

小青兒又苦着臉兒，小倩却再也不要聽下去了，敢情這崔牧這麼個大彎兒，不過是要小青兒自動又自願回轉京師，她有急事待辦，又何必聽下去。

從樹上溜下來，瞞過小青兒容易，但

要瞞過崔牧，那得加倍小心才行，雖然湖邊林中已生霧，但月光已倍前明亮了，何況霧是薄霧，林是疏林。

她小心翼翼溜下樹來，不用再聽兩人的談話，可仍然聽得到，只聽到那小青兒說道：「醉貓啊，你可知道，我們一行浩浩蕩蕩，直放太湖，可是掩不了人家的耳目。」

崔牧道：「你公主千歲視察湖南災情，已宣揚在外，何用掩藏。」

小青兒道：「我出京之時，已請了旨意，責令太湖沿湖各州縣，是以你再也不用担心了，你雖已有了價值連城的金珠玉寶，但珠寶可不能果腹，把珠寶變賣非但不易，而且需時，待得購糧運來分發，亦非三兩月不辦，那災黎怕不早已成爲餓殍了，你如開倉拯濟便當快捷，你瞧，醉貓啊，我已替你完了心願。」

小倩非但不要聽下去，反倒盼望小青兒說個不休，她得趕快。

船頭上，宮娥圍着兩位貴人，在傳杯把盞，不時風送話聲，公主千歲的話聲斷續可聞，何況誰都知道公主的英雄事蹟，武功蓋世，既未走遠，又何用担心。

那八個白衣女子散了開去，亦未走遠，小倩飄身落在岸邊，岸邊空曠，她反而停身，且緩緩地旋身一點頭，才斜掠到一株樹下，相距小青兒和崔牧相會之處，已在六七丈外了。

小倩仍然緩緩轉過身來，面向湖面，道：「出來吧，不用驚疑。」

白影一晃，自樹後移了出來，原來是一個發楞的人，而且面帶驚惶。

小倩並不轉身，道：「小小一個瑤台，豈能困得了我，但你們放心，你家小公子並不知我已在這島上，非他所救，我亦不用他相救，走近來。」

原來是乾姑，怯怯地走近小倩身後，道：「我等有眼不識泰山，請姑娘恕我等無知冒犯。」

小倩道：「奉命差遣，與你們何干，走近來。」

她轉身過來了，乾姑不自禁打了個抖顫，也不自覺地退了半步。

小倩道：「洞庭山八仙姑，以你爲首，逍遙宮裏，除了你家公子，你就是第一人了，是不是？……好極了，現在有一個大好機緣，這萬頃太湖，不但任何逍遙稱霸，而且他父子從此父慈子孝，他父子和好如初，這乃是你們夢寐以求的，是也不是。」

乾姑看出小倩非但無惡意，而且絲毫不惱，她早知小倩是崔牧的人了，既出此言，必有緣故，忙不迭檢衽道：「若蒙姑娘成全，我等感激不盡，我家公子亦沒齒不忘大德。」

小倩道：「好，聽着了，要想你家小公子有父，逍遙君有子，父子和好，逍遙宮從此受武林敬重，眼下有個大好機緣，善惡無門，唯人自取，而且刻不容緩。」

小倩一擺手，阻止那乾姑開口，重複道：「刻不容緩，是福是禍，你們自去裁奪抉擇。」

乾姑躬身侍立，再又檢衽，道：「姑娘吩咐，敢不遵從。」

小倩道：「逍遙君親自出馬，而且你們的人傾巢而出，對孟老鏢頭的一舉一動，皆瞭如指掌，不用說，那二十餘箱珠寶，你們已手到取來。」

乾姑惶恐低頭，道：「我家公子實是迫不得已，且不知珠寶是小公子所有。」

小倩道：「你說錯了，是你家小公子取來，却非要據爲己有，而是用以拯濟災黎，你想想，若被你家小公子知道刦奪珠寶的竟是逍遙君，爲一己之私，置萬千災黎於不顧，那後果是如何？」

乾姑忙說道：「錯已鑄成，請姑娘教我。」

小倩道：「只有一途，萬幸公主千歲突然駕臨，趁你家小公子尚不知珠寶已被你們刦奪，即刻把珠寶獻上。你是個聰明人，不用我深說，亦能想到，唯有如此，才能立即扭轉乾坤，一旦變惡爲善，逍遙君豈僅武林生敬，你家小公子自也以父爲榮，公主千歲對你們自也敬重有加，她的話皇上言聽計從，得她在皇上跟前美言一句，豈不遠勝那叛賊千金之諾，那時，萬頃太湖不但任你們遨遊，又何愁你家小公子不由敬而生親情，父子也從此相認和好了。」

乾姑慌忙下拜，小倩急道：「若還以爲我說得有理，刻不容緩，快快前去，我這裏也得趕快前留下你家小公子。」

乾姑仍然再拜，道：「姑娘大智大仁，恩德更令我等沒齒難忘。」

小倩目送她急急去了，這才轉回頭來，還好，沒多幾步，那林中樹下的話聲，又再入耳，只聽那崔牧道：「青青姑娘，你這番不但功德無量，而且……」

小倩一怔，而且甚麼？崔牧顯然不願被人聽去，那話聲忽然低得不能再低了，近岸邊，湖風勁，忙隨着那枝搖葉拂，掩了過去。

只聽那崔牧低聲說道：「青青姑娘，你豈忘了爲何從那朱仙鎭的河曲之曲溜了出來，一年半載了，你浪蕩江湖，所爲何來，你曾言說，我可沒忘記。」

「我說過？」小青兒怔怔地說道：「我說過甚麼啊？」

崔牧顯然爲了忍笑，才急忙掉開頭去，說道：「你不是爲了在爺爺身邊悶得慌，出來尋訪木兒公主麼？你說過，我沒忘記，怎麼你倒忘了，你且想一想，那木兒公主和陸公子只羨鴛鴦，不羨那帝王家的富貴榮華，不用說，他二人躲到與世隔絕之處，也許已回去那大神農架山中去了，是以你這位公主千歲回宮之事，雖傳遍天下，尚未傳入二人耳中。」

小青兒噯呀一聲，道：「怎麼我沒想到，那大農神架山中，不但與世隔絕，且還隱居着一個老人。」

「崑崙老人。」崔牧道：「青青姑娘，你不是沒想到，若不是聽你言說，慚愧，我竟也不知當世有這樣的奇人，你原該想到的，那木兒公主和陸公子的崑崙飛刀尚不能發出傷人於百步之外，不用說，要找一個最最隱秘的地方去練刀，還有比那大神農架更好的地方麼，何況還有那萬刀之祖的老人在，得老人家指點，練起來自也事半功倍，只是……只是……」

小青兒道：「你吞吞吐吐做甚麼？」

崔牧道：「只不過你青青姑娘想道：

那大神農架是隱秘了，只不過山外仍是山，林外亦是林，闊來只有臥松雲，有甚麼好玩的，木兒本是玉葉金枝，會不會去京師啊，天上神仙府，地下是帝王家，對，就是這個主意，何不去京師走一遭。」

「你胡說，」小青兒道：「噯呀！你像是未卜先知，都像瞧見啦，醉貓你別是那死盲公的徒兒吧，怎麼總瞞不過你。」

崔牧一股正經，說道：「但有一樁兒，你却想到了，好大胆，是誰假冒我的名兒，跑去宮裏作起公主來?那木兒公主早晚聽得傳聞，倒是不會怒惱，因爲公主絕頂聰明，她那眼珠兒伝地一轉，嘿！嘿！八成兒是那個淘氣的鬼丫頭，跑去宮裏尋找，被人捉住啦。錯非是她，別人想假冒，也是假冒不來的，於是……嘿！論絕頂聰明，誰也及不上你青青姑娘，於是，你想啦，天下何其大，妳尋她不易，那木兒公主聽得傳聞，還怕她不早晚去宮裏尋你，却是一尋便着。」

小青兒道：「我……我……眞這麼想過的。」

崔牧道：「好主意，其實那大神農架方圓千里，山深林又密，千里大荒山，尋人大不易，那公主聽得傳聞去宮裏尋你，自是一尋便着了。」

「噯呀！」小青兒又瞪大了眼兒，道：「怎生我心裏想的，總瞞不過你?」

崔牧道：「這就是人同此心，因爲我若是你，必然也如此想的。何況那木兒公主和你情同姊妹，不但爲木兒盡孝，何況又是一塲無量大功德。」

小青兒竟也有正經的時候，罕見的肅容在她臉上出現了，道：「是眞的，那日在酒家樓頭，若不是這麼想，我也不會隨那曹公公進宮啦。」

崔牧也肅容滿面，說道：「是啊，豈僅那東平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心仍未死，一日不伏誅，仍會亂朝綱，青青姑娘你不但非回宮不可，而且刻不容緩。再說，你若不回，那皇帝老兒思念你，若再病倒，你豈不前功盡棄，倒不是你代那木兒公主盡孝，反是要那皇帝老兒的命了。再說……」

小青兒嘆了口氣，眉兒就皺起來了。

崔牧忙道：「再說，你北上走京師，假冒公主，爲的是甚麼，不就是爲了要木兒公主知道你在尋訪她，要她知道你在宮中等待麼?你若不回宮，那木兒眞公主尋去不見你，豈不失望。」

崔牧趕忙也長嘆了口氣，忙又說道：「罷了，我啊，日盼夜盼，屈着指頭兒算，盼到這林花眼看就要謝了春紅，你來啦，又誰知我仍然是個可憐兒的醉貓，仍不能長遠跟在你身傍。眞個是相見爭如不見，才得相見，你又要回宮了。」

小青兒道：「你瞧，可憐兒的醉貓，我不是甚麼公主千歲，我也不稀罕甚麼富貴榮華，只是沒法兒，人人都羨慕那帝王家，其實那深宮內院，那及得天空海闊任遨遊，只是沒法兒，我非回去不可。」

小倩樂在心裏，抿着嘴兒在偸笑，因爲那小青兒在面前，竟也瞧不出崔牧在大大地吐一口氣，面對着面，竟也看不出他唇邊的笑意。

「你瞧啊，」小青兒繼道：「我路過金陵不上岸，船直放太湖，你就知道啦，我沒忘記你，先來尋訪你，醉貓啊，你眞了不得，也眞明理。不用我解說，你巳明白啦。」

「我明白，」崔牧說：「青青姑娘，你眞好，沒忘記我這個可憐兒的醉貓，不不，誰說我可憐，今而後，我是青青姑娘你身邊驕傲的醉貓了，因爲普天之下，誰不爲姑娘你歌功頌德。你這番回京，不用來尋我，我會去京師尋你，那時候，我就永遠跟隨在你身邊了。青青姑娘，你記住了，雖然我不能現身相見，但我隨時隨刻，永遠在你身邊。」

「我記住了，」小青兒點點頭，說：「原來你其實一直在我身邊，我相信你，前日得到曹公公八百里傳來的密函，催促我即刻回京，你記住啦，明兒一早，我就要快馬加鞭，趕回京師去了。日昨我巳命黃門令吩咐下去，各州府縣開倉拯濟，你的心願巳了，也不用再担心了。你會跟隨我北上，暗中相助，是不是?」

崔牧忽然一側頭道：「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打從山道上奔下來，不見人，只見一條火龍，長長的火龍，可知來的人不少。

崔牧道：「快快回船。只怕那黃門令罷宴歸來，休惹猜疑，木兒未回宮，宮中仍少不了你公主千歲，一切小心在意。宮中侍衛亦被東平王收買了不少，御林軍中，難保沒東平王的人，青青姑娘，你記住了，我永遠在你身邊。」

崔牧一幌身，隱於夜霧中去了，山下如飛而來的那條火龍，已變成了一片熊熊火光，少說亦有十數支高燒的火把。

小青兒尚戀戀未去，忽見夜霧中，閃出一人，襝衽道：「恭請公主千歲回船。我家主人有禮物獻上，並有機密奏聞。」

小倩看得明白，是乾姑，去來可眞快，但小倩亦看得明白，這八仙姑顯然不知公主千歲是假冒，那敬畏虔誠溢於言表。

小青兒却顯然有些兒心慌，道：「逍遙君！」

逍遙君年前在珞珈山上當衆出醜時，小青兒在卜算子身邊，會不會認出她來?是否巳認出她來了?此來是善意?還是惡意?

小倩見小青兒面上變色，便知她爲何遲疑了，心下一急，忙不迭一飄身，從乾姑身後轉出，道：「啓稟公主千歲，逍遙君探得東平王搜刮的民脂民膏，百萬珠寶落於匪人手中，特派人刦來獻給公主。」

小青兒輕輕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既是機密大事，命他前來。」

夜黑霧重，相隔丈許，更萬萬想不到竟是姐姐小倩，那小青兒竟沒認出她來，顯然小青兒亦是怕逍遙君認出她來，這林中夜黑霧重，是以不願走去船頭明處。

小倩急忙退去，高聲宣道：「公主千歲命逍遙君林中晉見。」

小青兒微微一怔！這逍遙宮的女子，聲音好熟啊?

那船頭的兩個貴人，和那八個宮娥，巳離了座，可是絲毫不疑，這女子必是逍遙宮的人了，又何必疑。

逍遙君頭也不抬，既未宣召，那自是公主千歲身邊的人，更不疑惑。其實，年

前在珞珈山上，小倩遠遠站立，當場數百人，逍遙君又何曾會去注意一個站在遠處的富家公子侍女。

躬身站在船頭岸邊的逍遙君，應聲走了過來，乾姑慌忙迎上，在他耳邊說了兩句，走到小倩面前，低聲道：「多謝姑娘，我主僕終身不忘大德。」

逍遙君汗顏拱手，惶恐道：「姑娘以德報惡，令我慚愧無地自容。」

小倩有些心慌，想到昨日把她擄來，困在瑤台，那心下那得不惱，再想到對她不懷好意在前，現今又眞以爲她是崔牧的人了，又那得不羞，當下側着身子兒，低聲輕輕哼了一聲，道：「念在你尚無大過惡，從此洗面革心，好自爲之。你家公子亦在林中，話該怎麼說，你去想吧，快去快去。」

逍遙君道：「姑娘大德成全，令我沒齒難忘。」

小倩察言觀色，見逍遙君眞沒認出她來，心裏感激也沒虛假。當下像眞是引導，邊走邊說，道：「崔公子面前，休說是我安排，但願你父子和好相認，崔公子不以有你這個爹爹爲羞，你們自去吧，林中的兩人我此刻不便相見，暫且別過。」

小倩心下不禁又暗哼了一聲，若不顯些顏色，左道傍門竟敢妄自尊大了。倏忽兩脚一交，有林又有霧，就在兩人面前頓失身形。

逍遙君跺脚長嘆，道：「幾乎鑄成了大錯。」

乾姑道：「公主千歲立等。」隨附耳道：「我知小公子亦在林中，公子休負了姑娘的安排。」

逍遙君點頭道：「這裏不用你的侍候了，吩咐寶箱送上船，你即刻率領人衆回宮。宮中沒了主人，你等好生接待。」

乾姑應了聲是，急忙忙去了，那逍遙君整頓了衣冠，心懷感激敬畏，低着頭，快步進得林子，遠遠站立，躬身長揖，道：「草民逍遙君，叩見公主千歲。」

小青兒定了心神，女大十八變，看來是眞的了，逍遙君非但沒認出她來，顯然做夢也想不到是她。宮中半年，養尊處優，這番出得京來，多大的官兒也要對她俯首叩頭，也不由她不長大，不莊重起來，和年前相較，當眞巳判若兩人。

「你是逍遙君。」小青兒說。

啊不，說話的是公主千歲，那聲調透着無上威嚴，半年了，連皇帝老兒對她也言聽計從，無人在她面前敢把頭抬，這逍遙君也不敢，那聲調又怎不自然而然的生出威嚴來。

公主千歲說道：「有何機密，快快報來。」

逍遙君汗顏道：「草民雖是逍遙化外，亦不在江湖中走動，但這吳中楚尾，乃是東平王根本之地，是以東平王陰謀叛逆，亦有所聞。」

「好大胆，」小青兒說：「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你竟敢說太湖是化外。哼！好一個不在江湖中走動，年前珞珈山上，那賊媚娘妄稱聖姑，開府立宗，前往道賀的逍遙君是誰。啊……」

嚇壞了的不是逍遙君，而是她小青兒自己，若再說下去可就會露出馬脚來了。

但逍遙君也極是惶恐，躬身道：「公主千歲揚威保定道，一劍伏羣寇，天下人人皆聞，草民年前有武昌府之行，自不敢陰瞞，但公主千歲既巳知道，當知草民少在江湖行走，並非虛假。」

小青兒鬆了一口氣，這倒不錯，她非但沒露馬脚，却是逍遙君替她解說了，那意思自是說她未入宮之前，曾在江湖中行走！

年前在京中酒家樓頭，若不是她說溜了咀，在曹公公面前說出貴妃埋骨之所，她也不致有口難辯，被接入宮中去了，當眞，她非得加倍小心不可，尤其是在這個邪魔外道面前。

但逍遙君既然提起保定道，又怎麼不敎她挑高了眉頭，道：「你也知我在保定道一劍蕩羣寇，當知你所行所爲，瞞不了我，說下去。」

逍遙君更加惶恐，躬身也更低了，道：「公主武功蓋世，豈僅揚威保定道，更是一劍震武林，江湖中事，自是瞞不過公主千歲，當知年前武昌府之行，實是二十年來，我絕無而僅有之行。」

小青兒怔怔地望着他，逍遙君若對她有半點疑惑，豈會不抬起頭來，何況她在樹下，月光落不到她的身上，是以放心大胆了。

她在暗處，那逍遙君却在明處，是以她瞧得清清楚楚，她怔住了，怎生這兩父子這麼相像?面貌相似不奇，那正經起來的崔牧，不也這麼儒雅麼?若不是早知他是誰，乍相見，那會相信他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而是個邪魔外道。

當眞，崔牧去了那裏?必在近處，而且正望着他們，看在這可憐兒的醉貓面上，倒別難爲他了。

於是道：「好，看在……看在……我信你，有你密報，快快說來。」

逍遙君道：「草民自知罪孽深重，請公主千歲恕宥，始敢坦誠稟奏。」

小青兒道：「恕你無罪，你說。」

逍遙君道：「那東平王陰謀簒奪王位，草民早巳知道，曾三番四次遣人來說，許草民以高官厚祿。」

小青兒哼了一聲，道：「好大胆，你敢與叛賊勾結，呔！」

逍遙君說道：「不敢，草民只是虛與委蛇，我這逍遙宮雖與世隔絕，但也只是一水之隔，正如公主適才所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甚麼這太湖西洞庭山，亦在金陵治下，而金陵乃叛賊根本之地，在其管轄之下，不但不虛與委蛇，實不敢附逆，却因此，對叛賊的所行所爲，亦有所聞。」

小青兒道：「哼！你知叛賊大勢巳去，是不是?若未附逆，爲何不舉報?」

逍遙君惶恐道：「草民逍遙化外，不問世事是實，亦非是見其大勢巳去，才來討好。」

小青兒道：「你對東平王只是虛與委蛇，有何明證?」

逍遙君道：「明證巳送到公主千歲的船上，那二十餘箱珠寶，乃是東平王用以招兵買馬，充軍餉的賊贜，是東平王由江南地多年搜刮而得，草民巳親自出馬奪來，本要獻與朝廷，公主千歲適時來到，故

爾特來獻上，草民更知東平王這批珠寶，亦爲公主千歲有關連，若不是公主千歲揚威保定道，一劍退羣賊，這批珠寶早已落在那山賊手中了。」

小青兒道：「你！這麼清楚?但那批珠寶，可沒二十餘箱啊?」

逍遙君道：「只不過却又落入金陵鏢局那孟老鏢頭手中，詳情草民不知，但知那孟老鏢頭又將珠寶分作二十餘個小箱，要運往海口，更探得那東平王失了這批珠寶，已派了三位武林高手前來金陵奪取，故爾搶先下手，可知草民一片眞誠，並無虛妄。」

小青兒道：「我且問你，可知從京中奪來這批珠寶是何人?」

逍遙君躬身道：「草民實是不知。」

小青兒不由自主哼了一聲，那逍遙君一怔！她爲甚麼惶然四顧啊?倒像哼的不是她，而是另有其人?道：「好，那麼我告訴你，那人年紀不多大，乍看起來像個窮酸秀才。」

逍遙君道：「江湖之上哄傳，那日公主身邊有一位少年，後來又陪同公主千歲你進了京，據說那少年眞人不露相，其實是一個武功了得的少年英雄。」

小青兒道：「嘿！他的歌兒也唱得一般兒好，因爲他來自崑崙山下的大草原，之所以南北十三省的武林中人無人認識，是因爲……哼！他外公從小把他帶去西域，你知爲甚麼嗎?因爲他有一個邪魔外道的不長進的爹，因爲他外公不願他留下在邪惡的爹身邊長大……」

小青兒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逍遙君的頭低下去，低得不能再低了，喃喃地，在自言自語，說道：「原來是……是他。」

「哼!」小青兒掃了林中的夜霧一眼，聲調立即柔和了，道：「他眼看東平王搜刮民脂民膏，供他作叛亂的錢糧，却聽任這湖南一帶災鴻遍野，是以一路尾隨那押解珠寶的總管北上，伺機下手，不料路上中，發現狠牙山的山賊也對這批珠寶心生覬覦，明知那王府的總管一行，過不得保定道。是他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爲何不趁此機會，爲民除害，掃平山賊。」

逍遙君哦了一聲道：「他孤身一人，好大胆，眞是初生之犢，據我所聞，以飛天虎爲首的狠牙山一夥賊子，連官兵多次圍剿亦奈何他們不得，賊勢好生浩大。」

小青兒一挑眉，但却把口邊的冷笑嚥了回去，嘿！醉貓是初生之犢，這逍遙君倒也舐犢情深，即使事後聽來，那關切之情亦溢於言表。

看在可憐兒的醉貓面上，何況……她又向夜霧中瞟了一眼，雖不知崔牧在何處，但一定眼兒在望着她，在耳聽他們的談話。

小青兒竟也會面露肅容，夜霧中，又豈僅崔牧納罕，那小倩好生驚奇，這那還是一年前不懂事的任性調皮的小青兒，不但肅容露威，話語也透着威嚴。

小青兒道：「他明知人單勢孤，但仍當仁不讓，義之所在，毫不退縮。」

逍遙君對小青兒深深一揖，道：「却幸公主千歲適時路過，劍起如狂飈，掃蕩羣寇，公主千歲武功蓋世，天下武林，人人敬佩，天下萬民亦感戴大德。」

小青兒道：「原來那山賊不堪一擊，我不過是牛刀小試。」

小倩在暗裏幾乎笑出聲來，誰說小青兒長大了，雖然口氣大了，但說眞的，那胆色可也眞令她佩服，說她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才更恰當。

逍遙君再又躬身一揖，若非黑夜霧重，面對着面的小青兒必可見到他面帶惶恐，惶恐中更露愧色。道：「是了，若非公主千歲賜告詳情，草民兀自迷惑，憑五龍鏢局那孟老鏢頭，如何能自御林兵馬團團圍困，不但衆目睽睽，而且高手雲集之中，刦得這批珠寶，原來……原來公主千歲亦相助一臂草民……」

小青兒道：「哼！那珠寶原是用以救濟這湖南的遍野災黎，你竟敢刦來，我問你，那運送珠寶的衆鏢師，以及鏢行人衆，你把他們怎麼了?」

小青兒走前了一步，厲聲喝問，逍遙君更是惶恐，且已汗流夾背，道：「草民實是不知，請恕不知之罪，那鏢行人衆，並未傷害一人，草民只是智取，天明時候，都可醒來了。」

小青兒踱了兩步，道：「罷了，這麼說，你雖刦了這批珠寶，倒也未存私心，亦不是爲了要據爲己有，這麼說，你倒也不如江湖上傳聞的邪惡。」

逍遙君又已躬身，道：「草民不敢相瞞，少年時候，因年幼無知，確曾行差踏錯，之所以隱於太湖，斷絕了與江湖中人來往，也不去江湖中走動，證明草民已痛改前非，須瞞不過公主千歲。」

小青兒高聲道：「你可親耳聽到啦，喂！你這個天子門生，夫子門徒，你們那書上說得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逍遙君怔怔地說道：「我聽到啦，我……甚麼……天子門生?夫子的門徒?」

小青兒噗嗤一聲，道：「那放下屠刀的人，尚且可以立地成佛，出來吧，你再也不用無面目見人了。」

一言未了，驀見又一條火龍蜿蜒而下，一陣脚步聲近了，原來是那黃門令率領十二個侍衞趕來，火光透過夜霧，把湖邊照耀得如同白晝，隨擁着兩個貴人，和四個宮娥走來，慌得逍遙君退過一邊。

那黃門令一見小青兒，抹去滿頭大汗，說道：「公主千歲萬金之體，怎可身邊一人不帶，獨自上岸行走，眞眞駭煞了奴才。」

小青兒皺眉道：「你們大驚小怪做甚麼?」

一個貴人道：「公主獨自一人上岸，無人跟隨，是我派人去知會公公，夜深了，請公主回船。」

小青兒溜了夜霧一眼，嘆了口氣，那由她分說，被簇擁着去了，待得那逍遙君跟隨着也出了林子，林中夜霧又迷茫了。

小倩從樹上飄身而下，道：「原來你早知我在樹上?你，多謝我甚麼?」

是崔牧。小倩不是落在崔牧身前，也不是身側，而是遠遠地站立。她怔怔地望着崔牧，而且，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多謝！多謝她甚麼?難道她暗中作出

的安排，崔牧都知道?不可能啊，她暗中引走乾姑，崔牧分明仍和小青兒在這裏說個不休?

崔牧側耳在聽，聽人聲，是公主千歲被簇擁着回船了，岸邊一帶燈光更加明亮，但却只聽到那黃門令的聲音，在高聲宣諭，道：「公主千歲傳諭，逍遙君身在江湖，難得忠誠爲國爲民，俟回京奏明皇上，自有封賞，今日天色已晚，免見，請回山。」

只聽那逍遙君也提高了聲音，道：「草民身在江湖，實是早已人在江湖外，不求封賞，但求永在太湖逍遙。」

忽聽小青兒道：「好好，待我回京稟明皇上，就封你永爲逍遙君如何?」

「謝公主千歲。」

火光迅速暗了下來，那湖邊和岸上，何祇百數十人，竟寂然無人聲，只有雜沓的脚步聲，在迅速遠去！顯是逍遙君率領衆人，回逍遙宮去了。

小倩道：「你也該去啦，敢情江湖中的傳聞，是信不得的，還是眼見爲眞。」

「我，該去啦?」崔牧說道：「姑娘你……」

小倩道：「我早知逍遙君是你的爹了，你不用瞞我，去啦，可知當年你外公把你從你爹身邊帶走，其實誤會了，正因他人在江湖外，不無江湖中人往來，這才被江湖中人視爲邪魔外道，就我所知，其實這湖中上萬的漁民，之所以把逍遙宮視作天上神仙府，對你爹崇敬之極，並非威逼，而是感恩，一個受萬千漁民擁戴的人，會是邪魔外道麼?」

崔牧忽然浩嘆一聲，更向小倩長揖，道：「柳姑娘不因冒犯記恨，反而如此大量，對我父子這番大恩大德，我崔牧終身不敢忘。」

小倩一怔！這崔牧顯然對這一日中發生的事，全都知道，她暗中所作的安排，竟也瞞不過他?

崔牧肅容說道：「實不相瞞，昨日，孟老鏢頭忽忙趕去知會，才知上了那萬勝刀二當家的當，我也立即追趕前來，不料竟失了柳姑娘你的踪跡，待到從南湖居探出姑娘的下落，令我眞個恨不欲生，論武功，逍遙宮的八仙姑那是姑娘你的對手，但姑娘你宅心仁厚，有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

小倩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早知我來到逍遙宮了?」

崔牧道：「那時我可眞是方寸大亂了，不但知道姑娘你落在八仙姑手中，而且因此得知，要刦奪這批珠寶的人，不僅是那萬勝刀二當家的，逍遙宮的人更已傾巢而出，那二十多個携帶寶箱的人，竟無一人到達南湖居，原來在途中便已被逍遙宮的人半途截獲了。偏在這時，令妹青青姑娘的坐駕舟已出了太湖，我恐怕逍遙宮的人再作出大逆不道之事，一時間，却又分身乏術。柳姑娘你既已知道我是誰了，我也不再相瞞，只有趕快找到我爹，正所謂擒……」

小倩忍不住笑了，道：「好啊！你竟敢說你爹是賊，我看你才是大逆不道。」

崔牧道：「要同時救出姑娘你，奪回被刦的珠寶，又要防止他傷害青青姑娘，除了擒賊先擒王，找到我這個……這個爹之外，還有他途麼，這就是我明知你已落在八仙姑手中，却不趕來相救之故，不料沒尋到我爹，待擒住逍遙宮的人一問，才知他已接到鎭江府的知會；趕回逍遙宮來接待公主千歲了，這一來，我倒放了心，既然各州府縣皆已接到知會，公主千歲已亮出旗號，不再隱密行藏，不但所經之地有地方官府護送，身邊自也有宮中侍衞，隨行也有御林兵馬護衞，逍遙宮的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犯公主千歲了。」

小倩道：「你知這丫頭爲何到了鎭江府，才公然打出公主千歲的旗號來?那是爲了你啊，因爲她要你知道她來了，公主千歲遊湖，傳遍了各州府縣，人人皆知，還怕你不知道麼，你瞧，人家爲你的落花時節的約而來，可眞費了一番苦心。不料一年不見，她再不是一個不懂事的淘氣的小丫頭了。」

崔牧肅容道：「不瞞姑娘說，我初遇令妹，也只道她不過是個任性的小姑娘，不料她大智大仁，把一場天下浩刦消弭於無形，好生令人敬重，眞是無量大功德，原來她早知我是逍遙宮裏人。不過，若論大智大仁，令妹可又遠不及姑娘你了，昨日不過三言兩語，姑娘你不但已知我的出身來歷，被擄刦不記恨也罷了，令我爹幡然悔改，勒馬懸崖，令我不以出身來歷爲羞，從此可以見天下人，此恩此德，我崔牧沒齒難忘。」

小倩道：「你言重了，我也不瞞你，昨日我着了乾姑的道兒，被刦來太湖，當時眞恨極了，却也因此從她們的談話中，也才知道江湖上的傳言實是誇大其詞，你爹其實並無大過惡，尤其是你娘去世，你外公把你帶着遠走西域，他已痛改前非了，這太湖中上萬的漁民對你爹敬若神明，這就是明證，就算他刦奪珠寶有心，那也是他不知這批珠寶已被你所刦了，還道仍是那賊的不義之財。却是我要問你，我把乾姑引去一邊，說明原故之時，你分明在此，却怎生知道的?」

崔牧道：「不敢相瞞，今晚我飛渡西洞庭山，一見我爹以禮相待公主千歲，雖然已在意料中，却是眼見才放了心，便去尋你，不料途中已相遇了，只是你不見我而已。」

小倩點頭道：「原來如此，不用說，你知我困在瑤台了。」

崔牧嘆了口氣，道：「打從西域回來後，我也曾在逍遙宮小住，如何不知有瑤台，你既然被擄，必困於瑤台，我趕去時，正是你上岸之際，是以你在明處了，自此以後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瞭如指掌，你暗作安排，令我既感且愧，我雖未曾聽到你和乾姑說甚麼，但乾姑去，我爹便率衆下山獻上珠寶，便知是你所安排的了。」

小倩道：「原來如此，好了，皇上對小青兒現在是言聽計從，今而後，你爹是皇上封的逍遙君了，功在朝庭，恩在災黎，今而後天下人人皆知，誰也不會不敬重逍遙宮中人，任誰也會敬重你這位逍遙公子了。」

那崔牧再又躬身一揖，道：「此皆姑娘所賜……」

小倩道：「不許你再提了，却是我要

問你，當日是你把小青兒送入宮中，你敢說不是麼？原來你今晚和小青兒的一席話，不厭其詳，是故意說給我聽的，你自己也招認了，現在我問你，如何把小青兒接出宮來，小青兒到底年幼，早晚必敗露，一旦被皇上知道她是冒充公主，那可是欺君的滅門大罪，可不得了。」

崔牧掀了掀眉頭，原來月已移到中天，林中仍有霧，但已沒那麼濃了，崔牧一揖一移步，已移近她面前，小倩清楚見到他掀眉，這才發覺。

崔牧含笑道：「柳姑娘，其實令妹的身份早已被發覺了。」

小倩大吃一驚，崔牧急忙搖手，道：「你放心，發覺令妹不是公主的，只有一人，就是那曹公公，其實當日在那酒家樓頭，我從曹公公的眼神上就可看得出來，已疑心令妹不是公主了。」

小倩道：「但你們却見那曹公公聲淚俱下，跪求小青兒入宮？」

崔牧道：「只不過是他要人人相信令妹眞是公主，因爲起皇上的沉痾，要救天下蒼生，不論眞假，迫切需要有一位公主，你想，令妹連貴妃的面也沒見過，只不過從木兒公主言談中略知一二，那曹公公却是侍候貴妃的人，如何瞞得過他，瞞得一時，也不能數月相處亦發覺不出來。」

「那是眞的，」小倩道：「木兒公主雖不是出生在宮中，却是貴妃所生，宮中事，自也聽得多了，小青兒却一問三不知，如何能瞞得人，這來怎好？」

崔牧笑道：「柳姑娘是聰明人，如何會不明白，曹公公明知公主是假，也要以假作眞，他說眞，誰會疑心是假，眞要是有人疑心，他也會出聲辯說的，你担心甚麼。何況那玉珮可不假，今晚你見到的那黃門令，也可證明，從貴妃的骸骨邊起出了另一塊，既是貢物，宮中內務府自也有案可稽。何況，不用說，令妹眞有幾分像公主，公主也有幾分似貴妃，連東平王等不願見到公主回宮的人也不敢否認，更有誰會懷疑，你放心吧，有朝一日，即使皇上知道令妹不是公主，也會愛而加封她爲公主的，你想想，令妹立了多大的功，皇上倒會說她欺君有罪麼？」

小倩道：「雖然如此，却要防她受不了宮中拘束，這丫頭從小就是任性妄爲，一旦那皇宮對她再不是新鮮好玩兒了，只怕……」

崔牧道：「這倒眞個可慮，她若一朝惱了，嚷叫起來，嚷得朝臣皆知，知道皇上其實無後，只怕諸王又生異心。」

小倩道：「解鈴還須繫鈴人，當日你把她送入宮中，你也得把她接出宮來。」

崔牧道：「姑娘既然担心，何不暗中護送一程，那曹公公已派人連番催促令妹回京，東平王的兵權已被奪，大功也已告成了，只待回京把東平王正了法，從此天下太平。」

小倩說道：「那又何用護送呢，難道你……」

崔牧忙搖手道：「姑娘誤會了，我豈會置身事外，待得此間事了我即刻趕去京中與你相會。姑娘豈忘了那五龍鏢局的一行人衆，生死不明，那孟老鏢爲完成這一善舉，更毀家抒難，我如何不作善後。」

小倩道：「當眞，我倒忘了。」

崔牧說道：「却是難得姑娘前來，我說請姑娘護送令妹回京，不是她身邊少了人保護，而是……我一直在担心一樁事，有朝一日，若然那眞假公主同時出現在宮中……」

小倩一聲啊呀！不料叫聲出口，右腕驀地一緊，小倩登時脚已離了地，只兩個起落，便已不見了岸邊的燈火。

是崔牧扣住了她的手腕，如飛把她帶離了現場。脚未着地已喝道：「低聲！」

當眞，適才兩人立身的林中，相距那五隻湖船，只得一箭之隔，別說小青兒了，那十二個宮中侍衛亦無一弱者，船上人即使睡了，豈無守夜護衛之人，若被驚動，豈不露了行藏。

小倩又羞又愧，急忙掙脫了，崔牧忙道：「恕我無禮了，你我此刻實是不便現身。」

小倩抿了抿疾風吹散了的亂髮，道：「是我不好，當眞，小青兒入宮一年有多了，木兒公主豈無所聞，別人不知，我在木兒公主身邊日久，却是最明白不過，她雖然恨當今皇上，但無論如何，當今皇上是她唯一的親人，言談之間，其實也對宮中心生响往，尤其那陸公子在傍一再勸說，希望她回京，她口雖不言，我却知她已心動了。」

崔牧道：「我對木兒公主所知不多，所知亦皆令妹相告，其實當年不非罪在皇上，却是對貴妃多情，好生令人感動。你說得不錯，說甚麼皇上也是她親生之父，她對皇上之恨，不過由貴妃而來，現在貴妃屍骨已寒，已無人在她身邊道恨了，日久那恨自然也淡了。」

小倩道：「你慮得當眞甚是，公主得知有人冒充，必然立即猜出是小青兒來，因爲除了我姊妹和陸公子，無人知道貴妃埋骨之所，她有了回京的動機，定會去找這淘氣的丫頭。」

崔牧道：「我正爲此事担心，幸喜姑娘即時前來，有姑娘你暗隨在令妹左右，一旦公主尋去，有姑娘你事先說明經過，那就無礙了。」

小倩道：「好，也唯有我認得公主和陸公子，小青兒原也爲了尋訪公主才離家出走的，其實我也想念得很，當眞，現在她已打出公主千歲的旗號來了，公主與陸公子行踪無定，也就可能隨時隨刻找上門來。」

崔牧道：「時候已不早了，這岸邊的柳陰深處，有我渡湖而來的小舟，我這就走，若還五龍鏢局的人衆果然無恙，待我謝過了孟老鏢頭，即去與你相會。」

一言把小倩提醒，道：「好極了，孤島無渡，既不現身，如何能渡得彼岸，何不附舟同行，趕去鎭江等候，小青兒北上，那鎭江是必經之地，她所經之地，必然轟動遠近，不愁尋不到她。」

崔牧道：「不爲此故，我也不帶姑娘來此了，我這就送姑娘一程。」

柳陰深處，果然藏着一葉扁舟，小倩生長在河曲之曲，豈不會運槳的，却不及崔牧的內力驚人，兩人運槳如飛，扁舟更是如飛地消逝於月下的烟波深處，也隱沒了逍遙宮點點燈火。

（本章完）

一期完精選俠情短篇

玉面魔燕

西門丁・文
盧　令・圖

昭雪寃屈恨　母子慶團圓

（一）

暮色四合，彤雲刹那間變成厚厚的烏雲。

燕湖城外，四處無人，獨一落魄中年文士急步而行。

遠看，此人身材頎長，行動俐落，臨至眼前才看到他兩鬢已灰白，神情憂鬱，面部皮膚乾枯凹凸，好像風乾橘皮。

瘦削的雙頰襯得兩顴分外突出，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一臉痲皮又大又密。

中年文士抬頭望一望天色，嘟嚷幾聲，環視了周圍一下，大概因爲不見人跡，竟然施展輕功急馳。瘦如竹竿的身軀不斷搖幌，不但沒有減低速度，相反越跑越快，眨眼已馳了大半里。

天色一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看來有場大雨將臨，果然，一聲悶雷隱隱傳來，低沉的雷聲，好像獅子低吼，聲雖不大却極具威勢。

倏地，一聲震耳欲裂的霹靂，自天上打下，聲震四野，大地山岳都爲之一搖。

雷聲過了之後，萬籟無聲，氣氛令人窒息。

緊接着銀蛇飛舞，好似要撕裂黑暗的蒼穹，光如白晝。

再一响悶雷劈下，刹那亂雨如注，傾盆而下。雨水敲打在身上竟使人生痛。中年文士雙眉一皺，雙眼射出一道凌厲的神光，在黑暗中閃閃生光。

只見他猛吸一口氣，去勢更疾，眞箇是快逾奔馬，眨眼間燕湖城經已在望。

中年文士神態頓時一斂，逐漸放慢速度，終於與常人無異。入了城，雙脚更如千斤重般，慢慢移動。

傾盆大雨之下，衣衫鬢髮全濕，際此天地發怒之間，更顯得無助與落魄。

走了一陣，前面出現一棟大屋，氣勢雖非絕大，但任誰亦看得出是大富之家。

中年文士略一尋思，毅然上前敲門。過了好一陣，門才打開，一個老家丁穿着簑衣，戴着一頂笠帽，對他全身上下望了一眼。

中年文士帶着幾分羞愧低聲道：「不才探親不遇，又囊空如洗……咳……望老人家方便一下！」

老家丁又拿眼看了他一眼，不由生了同情心，道：「先生要借宿一宵這倒無妨，反正我家老爺及夫人是燕湖城的大善人，平日若有遊雲和尙及道長經過……嘿嘿，咳，你瞧我，年紀一大就囉嗦，說了一大堆廢話，倒讓你站着白白淋了一陣雨，嗯，快請進來！」

中年文士忙謝了一聲，舉步入屋，老家丁閂了門，領着他內進。

入門是個大庭院，老家丁帶他入了間廂房。「這是老奴的住所，如今夜了，不好打擾他人，你若不嫌棄的，今晚便在老奴處睡一晚，反正這裏有兩副床舖。」

「不才能有一個歇脚之處於願已足，豈敢奢求，只是打擾了大叔，心中頗爲不

安。」

老家丁呵呵笑道：「老奴自小便賣與蘇家爲奴，府中大小都叫我福伯，你若不嫌我倚老賣老，不妨也叫我福伯。」

中年文士忙行了一禮，親切地叫了聲福伯。

福伯大樂，忙替他找了一套乾淨衣服，又去廚房捧來了一大碗湯麵。

中年文士早已肚餓，老實不客氣地把麵吃個精光。

福伯收拾好一切，見他坐在桌邊望着油燈發呆，不禁一怔。「你還不睡？」

中年文士長長嘆了一口氣，喟然道：「前途茫茫，豈睡得着？」

「莫非你未有打算？又沒有去處？」

中年文士苦笑一聲，緩緩點點頭。

「咳，你看我眞是老糊塗，咱倆相識也有個多時辰了，竟尚未請教先生你貴姓高名，仙鄉何處？」

「在下姓齊，賤名恩重，乃豫南人氏，素在鄉間教書糊口，只因聞姑母病重，乃赴至南昌看望之，不料到得姑母家門，已是來遲一步，姑母已仙去多日。」

齊恩重一頓，又嘆息一聲。「表弟與在下又不大和睦，齊某住了幾天，只得辭別北上。齊某離家時已辭去教席，此去只怕……」

「齊老弟，你寶眷在家鄉？」

齊恩重赧然道：「齊某至今尚孑然一身。」

福伯心中嘆了一聲，暗道：「想不到他還不如我這個當奴才的。」隔了一會，忍不住又問道：「家中尙有何人？」

齊恩重搖一搖頭。

福伯道：「齊老弟，我與你雖然萍水相逢，但相見便是有緣，如今有一條路，未知你有否信心一試？」

齊恩重大喜，連忙詢之。

福伯道：「我家老爺有一子，由於是獨子，難免過縱，自小十分頑劣，先後請了七八位教書先生，都只是教了三幾個月便受不住氣告退。你如不怕受氣的話，明日我替你到老爺處說說看。」

齊恩重大喜，連忙拜謝一番。

(二)

福伯在小客廳外，焦急地踱步，一見齊恩重出來，忙道：「齊老弟，老爺答應啦？」

齊恩重道：「老爺答應我提出的條件，讓少爺跟我一年，一年之內，不論我用何等手段及教法，他都不得干涉，一年之後若果沒有收效，在下自願終生在蘇府執役。」

福伯道：「你可有信心？」

齊恩重點點頭，嘴角泛笑。

奇怪他雖然滿面痲皮，但笑起來居然十分好看。

「我去找少爺來。」

齊恩重忙阻之，道：「待在下先搬去書房，了解一下，明天才叫他來找我。」

下午，齊恩重剛與福伯在書房閑聊，房門忽被人推開，走入了一個八九歲的男童，這小孩高鼻大眼，嘴唇雙角微向上翹。一入來一對大眼睛滴溜溜在齊恩重上下巡視。

福伯忙道：「少爺，這是齊老師，快來叩見。」

齊恩重臉色一沉，道：「從今日起，我就是你的師尊，跪下行禮！」

蘇繼祖小腦袋一仰，他從未碰見過如此大架子的教書先生，往日那些教書先生一至蘇府已被其氣勢所懾，又知蘇繼祖是獨子，異常得蘇老爺的寵愛，起先在這小少爺面前都不敢亂擺架子，總是軟語溫言相勸，蘇繼祖也就更加傲慢，目無尊長。

怔了一會，蘇繼祖怒道：「你算什麼，要我跪下？少爺見過不少老師，從未見過像你這般醜八怪的！」

齊恩重雙目一瞪，叱道：「放肆！你竟目無尊長，快跪下！」

「要我跪下也可以，你得先接我一個難題，少爺若認爲滿意，這才跪下向你行禮！」

齊恩重語氣略緩。「你提出來，看爲師接不接得住！」

「好，可是你答應的！」蘇繼祖把插在背後的短棍抽出來望齊恩重打去。

福伯大驚。「少爺使不得！」

齊恩重冷哼一聲，左手一伸，握住短棍，瞪看蘇繼祖。「你服不服！」

「不服！你是大人，我是小孩，當然沒有你力大！」

齊恩重略一沉思，道：「福伯你先出去，讓我跟他說。」

福伯起身出去，反手把門扣上。

齊恩重道：「我讓你打十下，若然事後夷然不損，你服不服？」

蘇繼祖瞪大一對眼睛，他想起從前那些老師給他打得頭破血流的情景，不禁疑惑地道：「你不哄我？」

齊恩重臉色一沉，道：「君子無戲言，我豈會哄你！」

「好，那是你自討苦吃，死了少爺可不賠！」

「你還未答覆我！」

「好，如果少爺不能令你受損，甘願拜你爲師！」

「君子一言！」

蘇繼祖帶着幾分豪氣，又有幾分得意，接口道：「駟馬難追！」話聲剛落，短棍望齊恩重胸腹連抽三下。往日只一下，那些文弱教師便已呻吟大作，如今這個比任何一人還瘦弱的新老師，居然若無其事，而且尚嘴角泛笑。心中不禁大爲奇怪。一陣驚奇之後，惡向胆邊生，掄起短棍，照齊恩重頭上擊下。

卜一聲，齊恩重依然笑口吟吟，而且尚蹲低身子，用手指指一指自己的頭，示意蘇繼祖繼續打。

蘇繼祖一咬牙，拚起全身氣力，連擊三下。卜卜卜，三聲過後，「啪」一聲響，原來棍子竟然斷了。

齊恩重重新坐在椅上道：「如何？」

小孩子實在難以置信，望着他，心中升起一股寒意，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

齊恩重道：「你想不想學？」

蘇繼祖大喜，丟下手中半截斷棍，跪低行起拜師之禮。「師傅，弟子服了！」

「以後聽不聽爲師的話？」

「聽，一定聽，古語云，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弟子不敢稍忘！」這時候，他竟然開竅了。

齊恩重大喜，呵呵大笑，道：「起來，起來，孺子可教！今天你先回去，明天一早就得來，以後，風雨不改。」

這以後，蘇繼祖果然變得十分精乖，依時到書房上課，功課進步神速。

蘇振業見愛子可教，更是大樂，每賜厚禮予齊恩重，並時常邀他喝幾杯，賓主相處甚歡。

老實說，蘇振業已待他是自家人一樣，一次在酒後，蘇振業便提出替他娶房媳婦，齊恩重目光泛起一股憂鬱，婉言拒絕了。

過了一年，蘇振業對齊恩重益發滿意，自然繼續延聘他。

齊恩重却提出一個條件，便是要蘇繼祖隔晚就得到書房與他同睡。

蘇振業見他如此盡心，自然是滿口的答允。

歲月怱怱，眨眼間齊恩重屈身蘇府經已十年。

(三)

這天蘇繼祖吃過午飯又到書房找齊恩重。

齊恩重正在沉思，見有人入來，下意識抬頭一望，驟看之下，脫口呼道：「齊大哥！」話剛出口才醒覺，苦笑一下，忖道：「祖兒爲何與齊大哥如此相像？咳，也許是我多年來不斷的胡思亂想……」

蘇繼祖大奇，問道：「師傅，是我。你剛才叫誰？」

齊恩重再仔細端詳他一下，只見他如玉樹臨風，英俊不凡，心中更奇：「祖兒眞的有幾分像大哥當年。」

口中卻道：「祖兒，爲師打算離開這裏一段時間。」

蘇繼祖急道：「師傅，你何必離開？弟子願意服侍師傅終生。」

齊恩重哈哈一笑，慈祥地道：「痴兒，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你已成人，再說爲師的那幾度板斧亦已全部傳授與你，你亦應該去建立自己的事業。」

蘇繼祖見師父身子雖然依然硬朗，但頭髮經已全白，以師父這種年紀及功力，實在不該有這種情況出現。

他平日發現師傅難得開懷，在獨自一人或無聊時，臉上往往出現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而神情則更加抑鬱不歡，如今乍聞師父要離別，不禁悲從中來，兩行清淚簌簌流下，跪倒在地。

齊恩重亦是十分激動，喃喃地道：「祖兒，如今世上唯你一個是爲師的親人，爲師又何嘗捨得離開你？只是爲師身負奇冤，如今既然已把一身技藝傳授與你，心事已了，自當重出江湖……」

蘇繼祖哭道：「師父，弟子願盡自己力量替師傅効勞，望師傅念弟子一片苦心，讓弟子……」

齊恩重雙目閃過一絲欣慰之色，沉吟道：「也罷，你先起來，嗯，明日我對令尊說帶你出去遊歷一下，就許你跟爲師出去闖盪一下。」

蘇繼祖大喜，一躍而起。

× × ×

內廳裏，齊恩重與蘇振業面對而坐。

「蘇東翁，在下一身學識經已全部授予令郞，不是在下自誇，繼祖若要投考個進士，十分當有九分把握，所欠之一分乃是經歷及眼界耳 而此等卻非書本或口筆能傳授者，唯有出去練歷一下，四處遊歷一番，當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之謂也。」

蘇振業大樂，笑道：「犬子之有今日，全靠齊老師悉心調教，老夫合家感激不盡，犬子有你此位名師，實是他三生有幸及我蘇家祖上積德。」

「爲人師表自當盡責，此乃在下之職責，東翁無須過譽。嗯，在下有意帶祖兒四處遊歷一下，爲期一年，未知東翁意下如何？」

蘇振業眉頭一皺，沉吟道：「這個，這個，路上安全麼？」

「如今太平靖世，盜賊如鳳毛麟角，況且在下自當處處小心照料一切，一年之後，包還你一個完缺無損的祖兒。」

蘇振業莫可奈何地道：「如此，有賴齊先生勞神了。」一頓又道：「嗯，蘇家至今尚未有人高中，祖兒若能金榜題名，固然光宗耀祖，若考不到，老夫亦同樣高興，叫他回來助老夫一臂之力，老夫這兩年身體又不怎硬朗，這生意又煩心……」

齊恩重忙打斷他。「夫人那裏，請東翁美言兩句。」

「這沒問題。」

「如此，在下先告退了，待準備好後再來向東翁辭行。」

× × ×

六月暑天雖然日頭已經偏西，仍然晒得行人汗流夾背。通往黃龍鎮的官途上，兩匹白馬馱着一老一少緩緩行進。

那青年唇紅齒白，劍眉星目，人俊衣鮮，羨煞不少往來的途人。此際雖然衣衫盡濕，但顧盼自豪，臉上更顯露一片興奮之色。

老的白髮蒼蒼，面目猙獰、瘦骨如柴，衣衫雖沒有破漏，但身上散發出一股濃烈的憂鬱，態極落魄！

這兩人正是齊恩重及蘇健祖兩師徒，他們離家至今已近月，一路上風平浪靜，平安之至，亦平淡之至。

齊恩重抬頭望一望天色，道：「祖兒，咱走快一步，今夜就在黃龍鎮歇宿。」

× × ×

高昇客棧，一間房中，燈光如豆。

齊恩重道：「祖兒，你跟爲師經已十年，爲師的一切及過去你都不知，今夜，爲師就把一切告訴你。」

蘇繼祖喜道：「弟子久已想問，不過見師傅絕不提往事，故此不敢多問。」

齊恩重啜了一口茶，雙眼上望牆角，沉吟了一下才道：「爲師乃天魔教第七代弟子，由于沒有其他師兄弟，故此爲師亦即是天魔教第七代掌門人，而你就是天魔教第八代的掌門弟子。本教幾乎代代單傳，既沒有完善的教規，亦不設教壇。雖然人丁單薄，但每一代的弟子在江湖上都能闖下極大的名頭。

「爲師複姓司馬，單名一個燕字，二十歲那年便得了個『魔燕』的外號。天魔教雖然不是什麼名門正派，行事但憑一已之好惡，但也非邪教，爲師外號之所以有個魔字，主要是得自天魔教這三個字。」

蘇繼祖屏息而聽，在他心中根本亦覺

得自己師父毫無魔味。

「有一次，爲師跟祁連七怪衝突，一夜激鬥之後，爲師雖然擊斃對手，但亦身受重傷，昏迷于地，幸而有個天星敎的青年高手經過，救治了爲師，後來才知道他叫齊南峯。天星敎勢力及人數雖較天魔敎爲盛，但兩敎却有頗爲相似之處。由于大家氣味相投，加上年紀相當，不久便成莫逆，繼而結拜爲兄弟。」

蘇繼祖喝了一口茶，心中忖道：「難怪師父使用化名時會用齊恩重三個字，由此可見師父實乃性情中人。」

司馬燕（齊恩重）續道：「我兩兄弟在江湖上快意恩仇，所殺的都是些十惡不赦之人，齊大哥因而得了個『魔俠』的美譽，不久，我倆邂逅了一個少女，她美如雲中仙子，難得的是她流露出來的那股高貴的氣質。」說到這裏不禁停了下來，雙眼神采閃耀。

蘇繼祖看了師父一眼，道：「她叫什麼名？」

司馬燕如夢方醒，老臉一熱，吸了口氣，情緒慢慢平復。「她叫燕飛南，咳，爲師一見到她便對她傾慕不已，心想若能得償所願，將來在江湖上雙燕齊飛，是何等快活之事！」

他望了蘇健祖一眼，續道：「你可能心中暗笑爲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唉，想當年爲師在江湖上却有美男子之稱。」

蘇繼祖心中大奇，却不敢稍露出來。

「豈知齊大哥對她亦是一片痴心。我們三人幾乎一體，出三入三，如此這般過了兩三年，大家表面上嘻嘻哈哈，心中都爲之痛苦，既不敢當面攤牌，又不能揮慧劍斬情絲，其中之酸苦甜辣，實不足爲外人所道。

「有一次，我們歇宿襄陽，那時也是六月暑天。爲師尙記得那一夜月色皎潔，偏偏十分燠熱，爲師睡不着，于是走出房外到院中散步。心中煩悶久久難平，直至近三更才回房，經過燕飛南房外時無意中聽到她在房中喃喃自語：『到底是雙燕齊飛好呢？還是飛向南峯？天啊，你叫我如何抉擇？』她反覆說了兩遍。

「我一時之間雙脚如同生了根般，不能移動分毫。隔了一會。又聽她說：『老天爺，既然叫我同時碰上他兩個，便由你替我選擇吧！』跟着低聲禱告，不久便聞銅錢跌落桌上的聲音。我心中異常緊張，禁不住把耳貼在門板上，連氣也不敢喘一口。

「只聽她說：『啊，你替我選燕哥哥！』我心中大喜，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可是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我若嫁了燕哥哥，峯哥哥豈不是要傷心死！不行，再來一次，老天若要我嫁給燕哥哥就請你再示意一次……』當時爲師一顆心砰砰亂跳，幾乎跳出口外，心中不停叫道：『請老天爺保佑，讓她選我吧！』耳朶貼得更緊，生怕聽錯。

「卜一聲响，只見她低聲叫道：『啊，這次却是要我選峯哥哥！老天，你叫我怎辦！』我一下子如跌落冰窖，只覺手脚冰凉，腦子嗡嗡亂响，一片空白。

「不久，傳來她的泣啜聲，我躡手躡足返回房中，躺在床上如同虛脫般，隔了半晌，才能逐漸恢復神智。我腦海波瀾起伏，終於決定獨自離開——以其三個人共同痛苦，不如讓我獨自一人痛苦，而換得另兩人的幸福，何況爲師這條命還是齊大哥救的。

「心中有了決定後，反而平靜不少，於是我胡亂找了個藉口，留下張字條，趁天色未明出店而去。」

蘇繼祖忽然覺得師父比任何人都英俊聖潔，覺得自己能受他敎誨，實乃最大之幸福。禁不住握住司馬燕的手。「師傅，你眞偉大。」

司馬燕咀角露出一絲笑意，道：「爲師離開後，躲在暗處，却不斷打聽他們兩人的消息，直至三年後才聽到天星敎發出婚帖，當時爲師有意去道賀，却又怕節外生枝，直至聽到他們生了孩子這才動身去摩星嶺天星敎總壇。那時候，齊大哥已當了天星敎的敎主，到了摩星嶺山腰，突然見到齊大哥從上面奔下來……」說到這裏，臉上現出痛苦之色。

蘇健祖忙替他斟了一杯茶，司馬燕突然道：「去找小二拿壺酒來。」

「是，師父。」蘇繼祖應聲出房。

（四）

蘇繼祖一手捧酒，一手捧着兩碟送酒的食物推門而入，見司馬燕在發怔，叫了聲師傅，司馬燕才定過神來。

「祖兒，你知道世間上什麼事是最痛苦？」

蘇繼祖惘然一笑，搖一搖頭，替他斟了一杯酒，然後又替自己斟了一杯。

「寃屈！」司馬燕提高聲音道：「世間上沒一件事比被曾經自己心愛過的人寃枉，害死自己最敬重結拜兄弟更痛苦！」

蘇繼祖一怔，迅即意識到後來一定有重大的變化。

司馬燕連盡三杯，情緒才稍稍平復。說道：「爲師見到齊大哥奔來，喜不自禁，忙迎上去，臨至面前，爲師突然發覺齊大哥原來受了傷，當我抱着他時，他道：『二弟，我找得你好苦，你，你終于來了，可惜來遲一天！』我見他氣若遊絲，命在旦夕，又驚又急，問道：『大哥，是誰害你！小弟替你報仇！』齊大哥淚流滿面，澀聲道：『這仇不能報！』

「爲師大奇，急道：『就算是皇帝老子，小弟也要把他剁碎，方洩心頭之恨！』齊大哥搖一搖頭，道：『愚兄不告訴你！』爲師大急，用內力替他療傷，希望能延長大哥生命，好讓爲師能在他未死之前把他送至天星敎總壇。

「豈知內力剛輸出，只見大哥一陣抽搐，噴出一口鮮血，跟着叫道：『二弟你好心狠，竟用這種手段對我！』爲師心中大奇，但大哥說完巳嚥氣，一時無暇多思，便把大哥屍體抱起來。心想自己也不知是來得及時還是不及時。

「正在思想間，猛聽見一人大聲叫道：『好啊，原來是你這個魔徒害死本敎敎主！』爲師心神恍惚也不知他何時來到，不過却還認得來者是齊大哥的三師弟宋志城。當下爲師道：『宋兄弟何出此言？司馬某與齊大哥情逾親兄弟豈會對他下毒手？宋兄弟請勿誤會。』他却大聲道：『誤會？剛才敎主臨死前明明說二弟心狠……

可有這回事麼？』

「這時候一些天星敎敎徒聞聲趕來，一見此情況都哄起來。爲師當時却是百詞莫辯。宋志城叫爲師到他們總壇理論，爲師心想自己清白，去到那裏也不怕，于是抱着齊大哥的屍體跟他而去……」

司馬燕又再盡一杯酒。「到了天星敎總壇，齊大哥的師叔『七星劍』宋方銘問了宋志城及爲師發生情況經過，宋老頭自然偏向他師侄，最令爲師無從分辯的是當他們發現齊大哥之死因乃胸口中了一掌『天魔掌』，天魔掌中人發黑，他們便憑此點認定爲師是兇手，尙未待爲師分辯，他們巳四方八面圍了上來。

「當時爲師實在痛不欲生，想在大哥面前自盡，到黃泉之下相聚，反正，爲師生亦毫無所歡；可是回心一想，若然自殺，不但這弒兄罪名揹定，而且讓眞兇逍遙法外，心中實在不甘。於是尙未等他們佈好陣，爲師便施展『天魔仙步』脫身出圍，跟着急急逃下摩星嶺。」

蘇繼祖接口問道：「師父，那位……燕飛南知不知道？」

司馬燕嘆息道：「事後聽說當日她正好抱孩子到她師父處小住，爲師爲求追查眞兇，幾次暗上摩星嶺偷窺，但都不得要領。」

他又喝了一杯酒，續道：「最後那次，剛在宋志城接任敎主不久，爲師終被發現，他們口口聲聲說爲師是殺人兇手，所提出的罪據就是宋志城所聽到齊大哥臨死前的那句話——二弟你好狠心！另一點是齊大哥胸前所中一掌，傷處呈黑色，乃天魔敎之天魔掌中人之特徵。

「當時爲師見他們不分皂白，不求眞相任意寃屈人，心中亦是大怒，因此，出手並不留情，連傷他們幾人，不久，宋志城，七星劍及燕飛南亦都聞聲趕至。爲師當時巳了無生趣，也不想活下去，因此並未萌退意。

「當時爲師以一敵十，身上傷處纍纍。激戰中，爲師因抵擋宋志城的劍招，脅下露出空門，燕飛南一劍刺來，心想即使要死，死在她手中也比死在別人手中好，一咬牙，全力向宋志城攻去，可惜旁邊還有另一個高手，七星劍一劍七式，在這當兒向爲師胸前刺來，爲師自盼必死，攻向宋志城那招仍然不收，『砰』一聲响，宋志城被爲師打倒，也就在此時，燕飛南叫道：『師叔，別殺死他，留下活口問他殺死南峯的動機！』」

蘇繼祖雖然面對司馬燕而坐，仍然担心師父的安危，聽到此處才稍鬆一口氣。

「燕飛南這句話固然令七星劍手下留情，亦激起爲師替兄報仇之念，刹那施展『天魔舞步』從宋志城退下而造成的缺口衝出重圍，就趁着夜色逃出天星敎總壇，藏在摩星嶺一個秘穴中養傷，直至知道天星敎空羣下山追搜爲師，這才離開。」

說到此處，司馬燕臉上悲憤之色更盛，慨然道：「不久，爲師在江湖上聽到，燕飛南的兒子失踪，他們把這筆帳亦算在爲師頭上，更加廣發武林帖，邀請同道追殺爲師。爲師幾番都是靠『天魔舞步』逃出重圍，從此，在江湖上沒有一天安寧。三番四次想跟他們拚個分明，都因怕師門絕技，從此因爲師之死而泯滅，而偷生下來。

「爲了掩人耳目，爲師把炒熱了的大豆敷在臉上，使臉龐斑駁難看，江湖上的朋友萬想不到當日武林中的美男子，一夜之間變成醜八怪！」

司馬燕苦笑一聲，解開上衣露出身上豎七橫八的傷疤，胸前有七個金錢般大小的疤痕，形勢分佈有如天上北斗七星。「這就是當年七星劍在爲師身上留下的。」

蘇繼祖看得胆戰心驚，其師父的往事曲折離奇，驚心動魄，一時間不禁呆住了，只覺人生慘事莫過于此。

「有一次，爲師在你家門口見到了你，覺得你是塊上佳的學武材料，便決定把生平絕技傳授與你，於是混入你家，這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爲師亦不多言。」

「師父你這寃屈有朝一日必定能够昭雪，殺死齊伯伯的兇手必會現形。」

司馬燕笑笑。「祖兒，你想不想這一日早點到來？」

蘇繼祖誠心道：「弟子當然希望啦！」

司馬燕苦笑道：「這件事毫無蛛絲馬跡可尋，豈會有艮策訂出？」

「依弟子之見，只怕宋志城頗有值得懷疑之處——他爲何遲不遲，早不早剛好在齊伯伯死了就出現？」

司馬燕沉吟了一下，道：「這件事爲師亦曾懷疑過，不過，一則那天剛好輪到他巡山，他說見到爲師與你齊伯伯相擁，於是趕了下來相會；二則，你齊伯伯臨死時曾暗示兇手是他二弟，也因此話令爲師含寃幾達二十年，而宋志城在天星敎排行第三，因此，若因你所說而懷疑他，亦頗欠理由。」

「齊伯伯是排行第一？那麼他二師弟是誰？」

「他二師弟在爲師與齊伯伯結識前巳死。」

蘇繼祖不禁頹然一嘆。

司馬燕一頓即道：「而且，齊大哥一向叫宋志城爲三師弟！」

蘇繼祖心忖：「難怪天星敎都懷疑師父了。」

「祖兒，你既有此孝心，爲師想你走一趟摩星嶺，探一探天星敎的近況，不知你敢不敢冒一次險？」

蘇繼祖大喜，道：「即使是刀山劍林，弟子亦不怕！」

於是司馬燕畫了張摩星嶺總壇的位置佈防圖與蘇繼祖，並叮嚀道：「你明日出發後，除非在萬不得巳的情況之下，否則千萬不可施展師門絕技，以免引禍上身，須知武林中不少人俱欲殺爲師而後快。一個月後，再來此相會。」

蘇繼祖應了一聲。「那麼，師父你去那裏？」

「師父另有事要辦。」

時三更巳過，司馬燕吹熄燈火就寢。

（五）

次日一早，蘇繼祖獨自一人上路。三日後到了一個小鎭吃午飯。在他隣座坐着一個少女，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兩人低頭吃飯，不發一言。

不一會兒，傳來一個破鑼般的聲音：

「咦，那不是韓家的丫頭？」

另一個聲音：「正是韓七那老頭及韓小鳳那丫頭片子！」

破鑼聲音又道：「嘿嘿，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喂，韓七放明白點，乖乖地跟你四爺到門外一見高低！」

蘇繼祖抬頭一望，見他環眼豹頭，一把腮鬍像鋼針般豎起。隣座那老頭向少女打了個眼色，緩緩地道：「雷老四既然找上老朽，老朽自當捨命陪君子！不知是不是只衝着老朽一人？」

雷寶刀道：「你莫當你家四爺是三歲小孩，你放心，韓丫頭這正點兒自有人侍候她！」

韓七臉色一沉，道：「如此說來，四爺敢是想以衆凌寡，不放倒咱爺孫是決不罷休的了！」

雷寶刀道：「想當日你們韓家何嘗不是以衆凌寡傷了俺師侄！」一轉首面對食客：「各位朋友，我雷家跟韓家今日想借此地方解決一件恩怨，對各位不便之處雷家深感歉疚，爲稍盡心意各位這頓的費用算在雷家賬上！」

此話一出，食客倒走了大半，就算不走開的也到角落處繼續吃喝。

蘇繼祖心忖：「此人看來魯莽，但却粗中有細，不知武功如何？」

雷寶刀叫道：「雷安你取二錠銀子交到掌櫃處！店中若有打損一物都算在帳上！」轉首對韓七道：「韓七，一句話，店裏店外任你選擇！」

韓七冷冷地道：「店內店外豈有分別？」心中還是選中店內，因爲店內地方狹窄，雷家人多却難以發揮作用。

韓小鳳道：「當日雷高當衆調戲……罪有應得！姑娘讓他活着回雷家，已是瞧在雷家份上，不欲韓、雷兩家關係更進一步惡化……」

一個青年接口道：「住咀，我大哥看上你是你的造化，想不到你這丫頭不識抬舉也就罷了，竟然率衆行兇！今日我雷遠就代大哥向你討回這筆債！」

韓小鳳粉臉一紅，怒道：「你們雷家兄弟都不是好東西！」

雷遠邪笑道：「你又怎知咱兄弟不是好東西？只怕到了要緊關頭你反會叫好東西呢！」說罷一陣淫笑，雷家的爪牙跟着大笑。

韓小鳳怒喝道：「吃屎的狗豈是人養的！」

雷遠再也笑不出，道：「那你就別怪少爺不懂憐香惜玉！」拔出佩刀，刷刷刷一連三刀，力穩勢雄，果然有幾分名門弟子的氣派。

韓小鳳銀牙一咬，抽出寶劍，挽了一個劍花，洒下萬點劍光，把那三刀盡皆封住。

雷遠喊了聲好，刀勢更疾，一口氣劈了四四一十六刀，一時之間呼呼的刀風聲响徹飯店。

雷寶刀緩緩解下佩刀，他的刀比別人的略長稍窄。「韓七你也別閒着！」寒光一閃，連劈六刀，一刀比一刀快。

他名叫寶刀，佩刀果然是寶刀，刀勢一展開，自刀上傳出來的殺氣及砭人肌膚的森寒之氣，令人生了股寒意。

同樣的招式使在雷寶刀手中却不知比雷遠快上幾分，凌厲幾分。

韓七心頭一凜，暗道：「雷家之奔雷刀果然名不虛傳！」不敢怠慢，取出環腰的軟劍，以柔制剛。雷寶刀攻了十招，他只還了三招，不過他每次反攻都使雷寶刀的攻勢爲之稍竭。

雷寶刀刀法大開大闔，叱喝之聲不絕于耳，狀極威猛，旁人都替韓七担心，蘇繼祖却看得出韓七起碼一二百招內沒有生命危險。

他扭頭望向韓小鳳處，只見她出招頗有分寸，雷遠要贏她亦不容易。

此時其他食客大都已退出店外看熱鬧，他一人離戰場最近，人俊衣鮮，十分注目。雷家的人都對他怒目而視。

激戰中，只見雷寶刀刀勢一慢，專走偏鋒，韓七立即面呈緊張之色。

只見雷寶刀一刀劈出，招至半途突改爲削，這一招來得異常詭異，毫無先兆。

韓七躍起五尺，人在半空，劍一引刺向雷寶刀面部。

雷寶刀霍地施了招鳳點頭，刀鋒一轉自下向上反削。

好個韓七一提眞氣，驀然升高幾尺，腰一折，一個跟斛向前翻去，自雷寶刀頭上越過，長劍反刺雷寶刀背心。

他快雷寶刀更快，韓七劍尚未刺出，雷寶刀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刀一掄，電光石火般劈向韓七肩膀。勢如奔雷，懾人心魄。

韓七來不及招架，腳尖剛沾地，刀已將至。

刀未到，風已到，殺氣臨身，未暇多思，一個懶驢打滾，一滾四尺，再滾又四尺，劍尖點地，人立而起。

風聲又起，寒光一閃，刀又臨身，奔雷刀法果然不同凡响，難怪雷家憑此刀法歷數代而不衰。

雷遠雖然逐漸取得上風，一時之間却也不能將韓小鳳擊倒。

他拚起全力連發五刀，一刀緊過一刀，韓小鳳一退再退，三退之後已被蘇繼祖之座枱阻住退路。

雷遠第四刀已到，此時他勝券在握，嘴角不禁露出一絲得意之色。

蘇繼祖推開桌子，腳一蹬，踢在左手邊橫排的板櫈上，直向雷遠飛去。

桌子被推開，韓小鳳再一退，已臨蘇繼祖面前。

暴喝聲中，雷遠一刀把板櫈劈裂。剎那罵聲四起。

「小子，胆敢破壞二少爺的事！」

「好小子，原來是韓家帮手！」

「依我看，這小子九成是看上了韓丫頭！」

韓小鳳這才定過神來，轉首看一看蘇繼祖，一看之下，嬌靨一陣發燒，一顆心怦怦亂跳，心想那裏來的一位俊郎君。

蘇繼祖對她微微一笑，側過頭對雷遠道：「在下因座位阻及這位姑娘行動，似乎不很公平，故此把椅桌搬開，想必雷二俠不至見怪！」

雷遠自負英俊，可是跟蘇繼祖一比，無疑是螢火與日月相較，心中又妒又怒，

冷冷地道：「用這種方法撇開椅桌，閣下亦算用心良苦了！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若要把這樑子挑了，大可乾脆出手！」

蘇繼祖雖然對雷家的作風甚爲看不過眼，不過，一則到今爲止，雷家的報復手段尚算光明正大，二則師父嚴禁自己炫露武功，以免洩露身份。一時間只顧盤算忘了答話。

雷遠以爲他看不起自己，心中更怒，環視手下一眼，道：「你們替我招呼他一下。」話音一落，立即有四五個雷家的子弟把蘇繼祖圍住。

韓七剛直起身，雷寶刀又到，倉猝間舉劍一架，「噹」軟劍幾乎脫手飛去。

雷寶刀刀一橫，削向韓七胸間，刀至半途倏地一慢，一刀化三式，從意想不到之部位攻去。

韓七心頭一凜，長劍飛舞，洒下一道劍網，全力護着要害。肩上一涼，已中了一刀，幸好傷口並不太深，可是，形勢却更加吃緊了。

韓小鳳終究氣力不如雷遠，激鬥之後，香汗淋漓，雙臂酸軟，身形逐漸呆滯，久久都不能反攻一招。

蘇繼祖施展天魔舞步，姿勢瀟洒無比，穿插在雷家子弟中，履險如夷。他見韓七及韓小鳳形勢危急，心想既然已動了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雙腳一錯，閃過左邊那大漢的長刀，右拳却打在對面那人脅下，左肘又撞倒一人。

雷家子弟只覺眼前一花，蘇繼祖已不知怎樣脫出重圍。

蘇繼祖一脫重圍，撲向雷遠。「架樑的來了！」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把雷遠攻向韓小鳳的招數全接了下來。

雷遠又急又怒，喝道：「不能放走這丫頭！」

韓小鳳剛喘過一口氣，迅即被包圍。

蘇繼祖大急，連施絕招迫退雷遠，猛一回首，把一個包圍韓小鳳的雷家子弟踢飛。水牛般大的軀體逕向店門飛出街上。

再一上，迫至雷遠面前，右掌突入刀網，拍向雷遠胸口。

雷遠大驚，急忙一退。他一退，蘇繼祖立進，右掌始終離雷遠胸口不足四寸。

雷遠豆大的冷汗簌簌流下，一股寒意盈胸，前所未遇的恐怖令他尖聲驚叫。

「雷二公子，不如大家就此和氣收手吧！」

雷遠巴不得有此一句，哀叫道：「四叔，小侄……」

雷寶刀自雷遠驚呼之後已一直暗中注視，聞言之後心中暗罵一聲不長進。「遠兒你退來我這邊！」

雷遠何嘗不想？只是被蘇繼祖迫得四周亂退。

蘇繼祖加緊施爲，倏地一腳踢在雷遠小腿脛骨上，「拍」一聲清脆的骨折聲响，雷遠應聲倒地。

雷寶刀猛劈一刀，一個倒竄，左肘向蘇繼祖脅下撞去。

蘇繼祖沒有江湖經驗，一覺有人偸襲，立即飛退八尺。

雷寶刀怕他進一步加害雷遠，正要他如此。翻身，擰腰，進步，右臂一掄，左六右七劈了十三刀。

蘇繼祖仗着天雷舞步的奇妙，堪堪避過。

雷寶刀武功在雷家七兄弟中名列第二，不知比雷遠高了多少倍。十三刀剛過，又是二十四刀，旁人只見刀光不見人影。

蘇繼祖心神稍定，雙腳不敢稍停，同時運功於手臂，以防萬一。

「呼！」刀尖只離頸前半尺，蘇繼祖運起天魔功左掌拍在刀背上。雷寶刀只覺刀上傳來之力出乎意料雄渾，手一顫，刺向空位。

蘇繼祖右掌隨即攻上去。

雷寶刀剛離開，韓七一怔之下，隨即竄前，一劍指在雷遠心窩上，喝道：「雷寶刀，你還要不要這個侄兒！」

雷寶刀聞言，刀一收，退開三步，胸膛起伏不定，顯然怒極。「韓七，算你命大，但錯過今日，只怕你仍難逃大限！」

韓七喝聲道：「老夫不是要聽你這些話！」

雷寶刀腮鬍直豎，高聲道：「都停下來，讓他們離開！」

韓七一把揪起雷遠，冷冷地道：「讓你寶貝侄兒送咱一程！」

「韓老七，我雷四爺從來說一是一，你還要刦持人質！」

「韓七素來做事謹愼。對不起，請雷四爺備三匹馬！」

雷寶刀莫可奈何地道：「牽三匹馬給他們騎！」

韓七、蘇繼祖及韓小鳳穿過人羣，剛至店外，已有雷家弟子牽來三匹駿馬。

韓七騎上馬背才把雷遠交給一位雷家弟子，然後與蘇繼祖等一挾馬腹，絕塵而去。

（六）

出了鎮，韓小鳳道：「今日幸得俠士相助，小妹及家叔公才得以脫困，大恩大德，韓家永銘心中。」

蘇繼祖道：「姑娘言重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中人應爲之事，姑娘何必掛懷？」

韓七接口道：「老朽慚愧，至今尚未請教小俠高姓大名。」

「晚輩蘇繼祖。」

「未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蘇繼祖不禁沉吟起來，過了一會才道：「家師齊恩重，他生性淡泊，沒有在江湖上走動。」

韓七看了他一眼，突然問道：「蘇義士與齊南峯如何稱呼？」

蘇繼祖心頭一跳道：「晚輩不知齊南峯是何人。」心中忖道：「這人果是老江湖，竟能從齊恩重想到齊伯伯身上去。」

其實韓七是另有所藉，他聽了蘇繼祖之答話後，臉上神色反而較前泰然。「蘇義士若不嫌棄，請回到寒舍，盤桓幾天如何？」

韓小鳳接口道：「對，諒蘇大哥不至推辭。」

蘇繼祖道：「在下尚有點事要去鄂北一趟。他日若有閒再行到貴府拜候。」

韓七一怔，問道：「蘇義士到鄂北何處？有何貴幹？」

韓小鳳大奇，覺得七叔公問得不大尋常。「七叔公……」

蘇繼祖道：「晚輩，晚輩……去找個朋友！」

「哦？」韓七又望了他一眼。

「前輩若是沒有其他事，晚輩先行一步。」

韓七臉上神色詭異，欲言又止。「蘇義士有空請到寒舍盤桓幾天！」

「一定。」蘇繼祖打個招呼，拍馬而去。

韓七望着他的背影，怔怔不發一言。

「七叔公，你怎樣啦？」

倏地有三騎人從他們身邊越過，看背影有幾分熟悉。

韓七忙道：「丫頭，快回家！」用力一挾馬腹，迅速向回家的方向馳去。

韓小鳳心有疑困，一怔之下，拍馬跟他而去。

（七）

五日之後，蘇繼祖已至摩星嶺山脚。山下有條村莊，爲恐村莊內有天星教的耳目，蘇繼祖不敢入村，由于天色尚早，於是在周圍溜了一圈。

入黑，蘇繼祖棄騎上山，司馬燕畫給他的地圖，這幾天他已看熟，因此一切頗爲順利。

他藉着山石的掩護，闖過兩重天星教的巡山弟子。

今夜烏雲蔽月，正是夜行人行動的好時機，初更剛過不久，蘇繼祖已潛至天星教總壇附近。

他藉着自內透出的微弱光綫，看清楚了周圍環境。這一切與司馬燕所述的相差不大，看來這些年來天星教發展不大。

一俟巡邏隊過後，蘇繼祖立即像貍貓般撲出，三幾個起落已藏在牆角。

四下無聲，蘇繼祖翻牆而入，牆內是一個小院子，四面有房，看來是天星教弟子住宿之所。

再翻過一堵牆，裏面是幢獨立的小院。一棟小樓孤零零矗立，二樓上面窗戶透出燈光，顯然主人尚未入睡。

蘇繼祖猛吸一口氣，身子如皮球般彈起，輕飄飄落在瓦面上，雙脚勾在滴水飛簷上，「倒掛珠簾」，雙眼湊在隙縫上。

一個中年美婦，雙手支腮，似在發呆，對蘇繼祖之偷窺毫無所知，蘇繼祖暗暗得意。

「十九年了，不知生兒在那裏？生兒生兒你到底是生是死？」中年美婦憔悴的面龐掛着幾點淚珠。

蘇繼祖暗暗奇怪，不料底下的話更令他吃驚。

「燕二哥不知爲何要害死大哥？若說是爲了我，可是種種跡象却又顯示無此可能。宋三哥說有人發現有個青年懂得『天魔舞步』，莫非是燕燕哥的徒弟？

「宋三哥說生兒是讓燕二哥抱去，此人莫不是生兒？不可能，不可能，燕二哥若是疼愛生兒，但可開口，我與大哥自會送他到二哥處學藝，他又何必因此對大哥下毒手？

「燕二哥，你十九年來藏在何處？我多想見你一面，問清楚一切，唉……」

蘇繼祖已知房內之中年美婦必是燕飛南，他眞想下去告訴她，說什麼他都不相信師父不是兇手。

正在尋思間，突覺四周燈火大盛，光如白晝，蘇繼祖一怔，隨即知道自己已被發現。

「小子，下來吧，本教早已佈下天羅地網等你了！」

房中美婦聞言一震，一抬頭見紗窗上有個人影，她一掌撲滅燈火，回身返床取了一把短劍。

蘇繼祖回首見四周都是天星教弟子，不禁自怨自艾：「我還道自己行動小心，避過他們耳目，故此一路順利，原來自己行動早已落在人家眼中，佈下圈套讓自己自投羅網。」

事已如此，只得縱身躍下。

當中一人，白面留鬚，面目雖姣好，却帶着幾分陰鷙，他一見蘇繼祖面色一變，一變之後迅即恢復。「盛義，能使『天魔舞步』的就是此人麼？」

一個五十多歲，面目瘦削的人應道：「稟教主，正是這小子，當時許師侄亦在場！」

蘇繼祖依稀認得此人曾在小鎭飯店中出現過，心忖：「難怪天星教對我之行動，瞭如指掌。」

白面無鬚的教主宋志城，臉色一沉，厲聲道：「小子報上名來。」

蘇繼祖一昂首，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蘇繼祖。」

宋志城哼了一聲。「深宵偷窺女子也是大丈夫之所爲？」

蘇繼祖一窒，吶吶說不出話來。

宋志城道：「你是司馬燕徒弟？」

蘇繼祖心想既然已爲人所知，便坦言道：「家師正是司馬燕。」

此言一出，天星教弟子嘩然，隨即罵聲四起。

宋志城咳了一聲，待門下弟子都住了聲才道：「令師司馬燕乃殺害本教前任掌門的兇手，諒你必有耳聞，你今日亦必是奉他之命而來，所謂寃有主，債有頭，又云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把令師藏身之所供出，本教將不與你計較，放你回去！」

蘇繼祖怒喝道：「晚輩只知家師絕非是殺害齊伯伯的兇手，爲人弟子者豈能因貪生怕死而出賣師尊！教主何必導人不忠不孝！」

宋志城一皺眉，臉上殺氣漸盛。

此時中年美婦燕飛南已從小樓下來，聞言接口叫道：「蘇小俠……」

蘇繼祖回首對她。燕飛南一見之下，如痴如醉。「你，你眞的叫蘇繼祖？」

蘇繼祖大奇，却不敢失禮，行了一禮，道：「拜見齊伯母，小侄不敢以化名相欺。」

宋志城臉上突現詭異之色。

燕飛南心神稍定，道：「對不起，是伯母我失禮了！」

宋志城沉聲道：「師嫂你豈能對仇人之徒自稱伯母！」

燕飛南道：「孩子無罪，有何不可？說不定那時他還未出世，」轉首對蘇繼祖道，「伯母有件事要問你，你知不知道燕二……，不，令師十九年前……」

宋志城喝道：「證據確鑿，何必多問！上！」

燕飛南急聲道：「且慢！待我問了這

件事才動手。」

「令師十九年前有沒有抱去我孩兒齊劍生？」

蘇繼祖朗聲道：「家師豈是這等人？據小侄所知，絕無此事。」

燕飛南臉上一熱：「伯母思念兒子過甚，你莫見怪。那麼，令師除你之外，尚另有弟子否？」

蘇繼祖搖搖頭，道：「小侄自小在父母身邊，十年前家師因避雨借宿家中，後來被家父聘爲西席，日間教小侄習文，夜間習武，自始至終只小侄一人，並無師兄弟。」

燕飛南露出失望之色，望了宋志城一眼。

宋志城陪笑道：「司馬燕是何等陰險之人，豈會把失德之事告訴徒弟，只要擒下他，不怕司馬燕不出面。」

蘇繼祖怒道：「我尊你是長輩，你豈能一而再，再而三侮辱家師！」

宋志城瞪了他一眼，厲聲下令：「上！要活的！」

天星教弟子蜂擁而上。

蘇繼祖雖然心驚，却也絕不後退，他一邊施展「天魔舞步」，一邊用「天魔掌」還擊。

起初還擊倒幾個，但天星教弟子有增無減，他的「天魔舞步」慢慢施展不開，形勢急轉直下，已是有敗沒勝之局。

一柱香過去，他已中了兩拳一腿，氣力漸竭，身形更加呆滯，刀光一閃，「嗤」衣袖齊肩被劈落，幸好蘇繼祖閃得快，否則只怕要掛彩。

正在危急處，突然有個弟子氣急敗壞地跑來報告：「稟教主，傳教廳不知如何起了火！」

宋志城臉色一變，哼了一聲。

天星教弟子頓時一亂。

宋志城臉色又是一變，聲音帶着幾分喜悅，「不可混亂，各就各位，分一小部份人去救火。莫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哈哈，本教主估計必是司馬燕所爲，大家準備替齊教主報仇！」

齊南峯素得門下弟子擁護，此時天星教上下俱是精神振奮。

蘇繼祖聞言却是又驚又喜，既喜師父及時來相救，又驚師父落在宋志城手中。

宋志城道：「師嫂，等下司馬燕出現，愚弟必鼎力相助，讓師嫂手刄仇人報却大仇！」

燕飛南心亂如麻，面上表情極之複雜，聞言茫然點點頭，心中不斷呼道：「燕二哥，你……大哥，殺你之兇手當眞是燕二哥？」

宋志城傳令：「加點火把，不要讓司馬燕藏在暗處施偷襲！」

人衆辦事快，不一會，四周增加了二三十把火把，生光眩目，把四周一草一木照得纖毫畢露。

宋志城叫道：「困死蘇繼祖，引他出來！」

不知是不是因爲司馬燕知道蘇繼祖一時之間尚不致有生命危險，故此並沒有出現。

燕飛南不知如何對蘇繼祖有股特殊的感情，發了一陣怔之後，便把目光投向蘇繼祖，一看之下，突地尖聲叫道：「劍生我兒！」

天星教上下俱是一怔。

只見燕飛南撲入重圍。

宋志城呼道：「師嫂，你……」

蘇繼祖亦是一怔。一怔之下，左臂已被燕飛南握住。「伯母你……」

燕飛南厲聲道：「你們退下。」

天星教弟子一時之間不知道退下好，還是不退好，不過，總算都停了手，他們對前任教主的夫人都有一份敬意，不敢冒犯她。

燕飛南拖着蘇繼祖走近火把，火光照耀下，清楚看見蘇繼祖臂上有一處疤痕，這傷疤清楚地看出是被人用利器劃了個五角星而形成的。

持火把的弟子脫口呼道：「天星，他是我們天星教的弟子！」

燕飛南身體如篩米般震抖。

蘇繼祖彷似傻了般，他曾因此星形疤痕而問過父母，得到的答覆是他小時候體弱多病，一個道士替他施法祛除病魔時留下的。

燕飛南叫了幾個弟子上來。「拉高衣袖讓他看看。」

幾條粗細不一，膚色不同的左臂同樣刻着一般的星形圖案。

蘇繼祖張大了嘴，一顆心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不知身處何地。

再一聞驚呼出自燕飛南口中：「你是生兒，他是生兒，盛大叔你來看看，他星下更多了一條疤痕！」她驚喜交集，不禁有點語無倫次。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走了過來一看，道：「正是，你看他倒有當年齊教主的幾分模樣。」

宋志城含笑道：「師嫂，小弟沒有說錯吧，司馬燕豈會把眞相告訴師侄！」

燕飛南喜極而泣道：「生兒還不叫掌門師叔！」

宋志城道：「生侄你今日得以歸來，實乃師兄在天有靈，快叫娘吧！師嫂，恭喜你母子相逢。」

蘇繼祖如同發了一場夢，夢醒不知何處，到此時尚不能接受事實。

宋志城一捋衣袖，露出臂上之星形圖案。「賢侄你尚有疑問乎？凡我天星教弟子都有此記。」

原來，天星教弟子入教時都要用藥刀刻下此記認，齊劍生滿四月時便依天星教教規舉行入教儀式，當時盛義先用痳藥擦在齊劍生臂上，然後用刀替他刻上圖記。

由于擦了痳藥，小孩子不會疼痛，但是，當時剛巧齊劍生打了個呃，身體跟着一動，盛義收刀不及，故此在星下刻多了一條綫。因此之故，燕飛南爲求謹愼要盛義再審查一下。

執禮堂堂主盛義把前事告訴了蘇繼祖，蘇繼祖才與燕南飛相認。

一時之間，上下歡騰，各人紛紛向她母子道賀。燕南飛喜不自勝。

齊劍生（蘇繼祖）心中仍有疙瘩，待各人道賀完畢之後才道：「娘，孩兒相信師父絕非殺父仇人！他根本不知孩兒的眞實身份，亦不知弟子臂上有我教教徽，因此，孩兒認爲他不會瞞騙孩兒。」

宋志城怒道：「賢侄你既已明白了自己的眞實身份，豈能再替司馬燕辯護！你爹爹雖然不在，但還有母親、師叔及教中諸人，豈可說這種不孝的話！」

「三師叔……」齊劍生對宋志城雖然不滿，却不敢反駁。

就在此時，小樓瓦面上有人洪聲道：「宋志城你口口聲聲說司馬某是弑兄兇手，可不知知我者全不信你胡謅！」

齊劍生高呼道：「師父，我……」

宋志城冷冷地道：「司馬燕你既然有胆來，爲何沒胆下來！」一邊指揮手下把小樓團團圍住。

司馬燕全不理會。「祖兒，剛才之情況我全聽到，你的確是齊大哥的兒子。不過，爲師也是剛才才知道。至于你如何會在蘇家長大，恐怕只有蘇振業才知道！」

燕南飛道：「你眞的是燕二哥？怎麼變成這模樣？」

她聲音雖低，可是司馬燕依然聽到。一聲悲嘯，道：「十九年的冤屈，能不早生華髮！」

「不是，你……你的臉……」

司馬燕聲音更悲涼，低沉的聲音令在場的人都爲之心顫：「忍辱偷生，所爲是何？毀了張臉算得什麼？精神及心靈的痛苦如同毒蛇噬心却又豈是冤枉別人者所能體會？唉，至今不死只因一念不絕，此一念即是找尋眞兇！」

燕飛南顫聲道：「燕二哥，我，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眞兇，你要多珍重！」

宋志城怒喝道：「司馬燕你還狡辯！師嫂，你說話怎地如此沒分寸？」

「三哥，沒有人能比我更了解燕二哥了！」

司馬燕道：「祖兒，不，生兒，是齊大哥兒子，爲師不能阻擋你入天星教，不過，絕不能把天魔教的武功授與任何一個天星教弟子！你既有你母親照顧，爲師亦放心，不過，希望你到蘇府走一趟，說明原委，免得被人罵我沒有信義。」

「弟子謹遵師令。」

司馬燕突自語道：「難道十九年前抱走你的竟是蘇振業？難道我看走了眼？」

聲音雖不大，但一字一句場上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突然有人說道：「這其中之原因我知道！」

齊劍生轉首一看，來者竟然是韓七，心中大奇。今晚所發生之事無一不令齊劍生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宋志城臉色大變，喝道：「來者何人，竟敢擅闖本教重地！來人，先把他們殺了！」

韓七身後是韓小鳳，另有兩個老僕人。「宋教主，你何其善忘？十九年前兄弟相稱，托老朽辦了件傷天害理之事，如今竟然要殺人滅口！」

燕飛南一聽他話有蹺蹊，忙止住天星教弟子：「且慢，聽他把話說明！」

宋志城色厲內荏地道：「韓七，你說話可得小心！」

韓七冷然一笑，大聲道：「廿多年前，老朽便與宋志城相熟，說得坦白一點，就是臭味相投！」

宋志城嘿嘿冷笑。

「十九年前他差了個人傳老朽上山，老朽到了此地，他便指使老朽到小樓上抱走此孩子。」說着一指齊劍生。

衆人都禁不住「啊」了一聲。

宋志城語氣陰森地，說道：「本座爲何要指使你做這件事？你又爲何要聽本座之令？」

韓七道：「宋志城，你莫以爲老朽不敢說出來，誰教你暗中指使奔雷刀雷家與韓家火併！想借刀把老朽殺了。哼哼，宋志城啊宋志城，你的心又是何等之毒！」

宋志城臉上陰晴不定。風聲微响，原來司馬燕已從屋瓦上躍了下來，站在他附近，顯然是防止他驟下殺手滅口逃走。

宋志城臉上怒氣更盛。

場上鴉雀無聲，人人屏息靜聽。

韓七道：「老朽早年有痛脚給宋志城抓住，他便以此威脅老朽，要老朽扮作司馬燕把齊劍生抱走，還要我在離開後把他殺死！」

衆人只覺心中一寒，均難以置信。

「當時老朽問他有何作用，他不說。後來老朽却偷偷叫一個僕人把他抱出去送給人養。韓福，你說給大家聽聽，你把那孩子抱至何家？」

他的一個老僕人道：「小人早年受蘇家之恩，又知他樂善好施，更兼膝下無子，便把那孩子給他撫養。」

韓七接口道：「韓福你說清楚，你把孩子送給那個蘇家。」

「是。」韓福道：「是送給蕪湖蘇振業，蘇恩人。」

齊劍生至此再不懷疑自己的眞實身份了。

韓七又道：「老朽爲何不殺齊劍生？因爲不想長期給他威脅，自己留下一手以作他日反擊之用！不想當日一念之慈，反而被齊小俠救了一命，眞乃天理循環，此亦激使老朽尾隨齊小俠來此。」

宋志城冷笑一聲。「你何不說說你有什麼痛脚被我抓住！」

韓七老臉一熱，沉吟一會，終於毅然道：「老朽早年愛上一位女子，後來把她丈夫殺了，把她……把她搶來……」

宋志城臉有得色。「你把她搶來幹什麼？」

韓七怒道：「不錯，老朽事後把她搶來當老婆。」

「嘿嘿，你怎不說她丈夫是誰？」

韓七心頭起伏不定，沙啞地道：「他，他是武當派的凌雲子楊鎭邦！當時還不是你從旁協助！」

場上「啊」的一聲，一時之間議論紛紛，天星教弟子雖然平日覺得宋志城不如上任教主，但都想不到竟是個這樣的人。

在燕飛南亦吃了一驚。「三哥你，你爲何這樣做？」

宋志城投過怨毒的眼色，冷冷道：「韓七，你把話說好了沒有？」

「哼，你要殺人滅口？」

司馬燕道：「有司馬燕在此，只怕未必能遂他心願！」

宋志城道：「本座尙未與你清算殺師兄之仇，你竟敢横插一脚！來人，上去把他殺了爲前教主報仇！」

韓七道：「大伙兒且停一停，聽我一

言。」

宋志城截口道：「師嫂難道你亦不替師兄報仇？」

燕飛南呻吟一聲，身體無風自動，顫個不停。

韓七喝道：「宋志城才是殺死齊南峯的兇手！」

此言如同晴天霹靂，震得衆人心頭狂跳。

宋志城暴喝一聲：「韓七，你敢含血噴人！」身形一起，在空中一折腰，避過司馬燕飛撲韓七。

司馬燕適時一聲叱喝，雙掌一揚，發出一股强勁無匹的天魔掌，掌風直迫宋志城腰部。

宋志城怒哼一聲，一個大翻身，飄落在地，怒視司馬燕一眼。

司馬燕雙脚一錯，攔在他與韓七之間。「韓英雄但請把話說清楚。」

燕飛南亦忙道：「韓英雄救了犬子一命，晚輩十分感激，不過，剛才那句話，韓英雄可知後果嚴重，難道你有證據！」

韓七一頷首，道：「老朽當然有證據才敢說，韓壽你把一切告訴大家。」

另一個老僕應聲而出。對宋志城道：「齊二子，你大槪還認得我，我就是你隣居錢海！」

宋志城大吃一驚，饒是他老謀深算，城府深沉，臉上還是一陣青一陣白，怔怔地道：「你眞是錢大叔？」

一出口才發覺此言一出無疑承認自己是齊二子，一急：「你，你……你怎會來此？」

韓七急忙道：「韓壽，你快把事情說清楚。」

錢海大聲道：「是，七老爺，小人是樊城人氏，與令先教主齊南峯及　在教主齊南嶺齊二子是隣居。」

場上諸人又是一陣驚呼。

燕飛南說道：「他，他跟大哥是何關係？」

錢海道：「是兄弟，齊南峯是大哥，齊南嶺是老二！」

燕飛南「嚶嚀」一聲，暈了過去。幸好齊劍生就在她身後，連忙把她扶住。「娘，娘！」

司馬燕亦是十分激動，顫聲問道：「那麼他爲何會變成宋志城？」

齊南嶺（宋志城）此時反而心境平靜，負手旁抱，一直嘿嘿冷笑。

錢海道：「老朽之所以會離鄉別井，賣到韓家爲僕，都是拜齊南嶺之賜。」

喘了一口氣：「齊南嶺自小便十分頑劣與其兄毫不相同，終日惹事鬥非，無所不爲，後來年紀漸大反而更加變本加厲。有一次當衆打死了小人兒子，當時小人上前理論亦遭毒打。後來他貪夜出走，臨走還警告小人。後來小人一則因爲兒子已死，二則心灰意淡，便離開家鄉投到韓家爲僕，心想借韓家作護身符。可是隔了幾年，小人有次竟然見到他來找七老爺。小人十分害怕，又知他已在天星教學藝，更加不敢聲張。

「後來小的才知道七老爺跟他好像不很合得來。近月來雷家趁我家大、二、四老爺過世，便不斷來尋衅，三老爺又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七老爺在書房中嗟嘆自言，無意給小的聽見了，於是小的才把前因後果講與七老爺知。」

韓七道：「好啦，你退下！至於齊南嶺爲何會變成宋志城，則要問一問齊夫人呢。」

燕飛南已醒了過來，聞言道：「此件事天星教除了先夫及先師叔七星劍之外，恐怕沒人知了。」

司馬燕道：「雖然不知，却大致可推測出來。齊南嶺殺人後，便改名換姓四處游蕩，大概跟些拳師學過一陣子武藝，所以武功雜而不純。」

天星教的高手及燕飛南俱暗暗點頭。

「後來大槪覺得沒出息，于是暗中求大哥推薦入天星教，大哥大概因他性劣不肯，後來經他苦苦哀求之後，才答應以朋友之道替他推薦，訂明今後不得兄弟相稱。因爲七星劍宋方銘沒有子女，齊南嶺便拜他爲義父，改名宋志城。齊南嶺你說是否如此？」

齊南嶺冷冷地道：「想不到你居然如此聰明，推想得合情合理，雖然不完全如此，却也有七八成符合事實。」

燕飛南道：「你爲何要殺死自己的親兄弟？」

「不是親兄弟！」齊南嶺隨即道：「我與他只是同父異母兄弟！」

燕飛南說道：「却也是兄弟！到底何故？」

「因爲你！」齊南嶺一字一頓地道。

「我？因爲我？」話雖出口，心中已有幾分明白。

司馬燕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愛上自己的大嫂，于是暗算了大哥，既可篡奪教主之位，又得到大嫂。」

燕飛南臉上發燒，雖然已是徐娘半老，在此衆目睽睽之下，仍然甚窘。

司馬燕續道：「大概你覺得難以得到大嫂，所以抱走劍生，欲以此打擊大嫂，希望她在死去丈夫又失去兒子的情況之下，精神崩潰，你則有機可乘……」

齊南嶺暴喝一聲：「既已知道，何必廢話，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抽劍而出，眨眼之間攻出了二十多招。

司馬燕失去了生機，只得施展「天魔舞步」，先避其鋒。

齊南嶺狀若瘋狂，一副同歸于盡的打法，十招中倒有八九招採取攻勢，得理不饒人之下，劍招如大海之波濤，一浪蓋過一浪。

燕飛南見狀頗爲司馬燕担心，忙吩咐天星教弟子圍上去。此時，衆人對齊南嶺都是異常痛恨，恨不得親自手刃此梟。紛紛拔出武器。

司馬燕却止住他們。「司馬燕含冤受屈十九年，今日方得昭白，不親殺此獠何能洩得心頭大恨！司馬燕若然不行，各位再上來。」

齊南嶺趁他說話分神，加緊施爲，刷刷刷三劍幾乎同時刺出，第三劍劍尖吞吐不定，一瞬間，抖了七朵碗口般大小的劍花，如天上七星。

司馬燕暗吸一口氣，雙脚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間不容髮閃過。

不料第七朵劍花剛使出，未待招老，

橫削一劍，斬向司馬燕胸前，有如天外飛星，毫無先兆。

眼看司馬燕去勢已盡難再移形換位，衆人不禁驚呼出口。好個司馬燕，際此千鈞一髮之際，絲毫不亂，霍地使了個鐵板橋，脚前頭後腰向天。

齊南嶺這兩年已盡得七星劍眞傳，劍一掄，反削爲劈，直劈司馬燕胸腹。

司馬燕剛一後翻，雙掌即在地上一撐一按，身子如脫絃之箭向後倒竄。

齊南嶺嘴角含笑，飛身進迫，長劍不離司馬燕胸腹半尺。司馬燕一竄再竄之下，頭已迫近小樓，驀地一吸氣，身子如落葉被秋風吹起，貼牆向上游上去。

當今武林「壁虎游牆」功最爐火純青的「壁虎王」黃玉龍，想來也不過如是。

「錚」一聲响，劍刺入牆四寸，離司馬燕雙足不過兩寸，險極。

劍一入牆，齊南嶺心即一沉，未及拔出劍來，司馬燕身子一沉，左足點在劍身上，右足飛踢齊南嶺面門，距離既近，走勢又疾，看來齊南嶺非放鬆手中劍後退避招不可。齊南嶺深知一失去長劍，單憑拳脚無疑已輸了一半，電光石火間，左手如爪疾握司馬燕足踝。

足踝若被齊南嶺握着，必碎無疑。幸而司馬燕此招只是虛招。稍一擰腰，右腿一沉改踢胸部。

眼見齊南嶺已然換招不及，可是長劍適時抽出，司馬燕身子失去憑藉，驀地一沉，齊南嶺嘴角又現得意之色。

好個司馬燕不愧是個頂尖兒角色，就在身子未落地時，一吸氣，提升二尺，左腿跟着淩空踢出，踢去齊南嶺持劍手腕！

這個變化太過突然，齊南嶺大出意料，「嗆啷」一聲，手腕一痲，長劍落地，人亦下意識向後一掠，一掠丈五。

他一退，司馬燕即時跟進，亦是一掠丈五。兩人面對面怒視，各自運功作最後一擊。剛才那幾招，司馬燕由退至進，由死反生，其間一瞬萬變，曲折反覆，看得在場諸人胆戰心驚，如痴如醉，直至此時心神才稍鬆一口氣。

驀地，齊南嶺一聲暴喝，雙掌挾起排山倒海之勢疾擊而去。

司馬燕脚步連蹈，如天魔狂舞，從震位進自巽位，又自巽位退至乾位。

齊南嶺雙掌落空之後，再發兩掌，掌風吹得司馬燕鬢髮飛揚，衣袂獵獵作响。

司馬燕再一閃，依然只避不迎。

齊南嶺怒道：「司馬燕，你不敢與本座對一掌？」

司馬燕趁他說話作勢發掌，齊南嶺忙再發掌抵擋，不料，司馬燕只是虛招，待避過齊南嶺之掌後才驀地一聲怒吼，左右雙掌全力擊出。

齊南嶺心神被他一聲怒吼震懾，未及逃避，匆匆舉掌相迎。

「轟」一聲巨响，幾乎震碎旁觀者之耳膜。

齊南嶺一鼓作氣，再三而竭，加上蒼猝抵擋未及拚運全力，被司馬燕之天魔掌擊中胸部，一陣天旋地轉，連噴幾口鮮血，脚步歪歪斜斜，難以站立，終于跌倒在地。

司馬燕道：「原來你會使『催心掌』，這倒難怪，幸而如此，我才解開另一個謎。當日齊大哥中掌受傷，我不知情況，運用內力替他療傷，不但沒有效果，反而加速大哥死亡。」原來人中催心掌嚴重者絕不能用內力療傷，必須先以藥物壓制住傷患，然後方可內力助療，否則中掌者將立刻死亡，死後傷處並會呈現黑色。

齊南嶺氣喘不已，不能發一言。

司馬燕道：「生兒，你殺父仇人已失抵抗之力，如今讓你手刄親仇，替你父親報仇！」

齊南嶺强提一口氣，道：「不必……我齊南嶺好恨！」運起僅餘的一絲內力，一掌拍碎自己的天靈蓋。

梟雄伏誅，衆人不禁歡呼出聲。

× × ×

半個月之後，司馬燕與齊劍生辭別燕飛南。兩人下了摩星嶺，齊劍生道：「師父，你打算去那裏？」

司馬燕雖然白髮蒼蒼，但精神却比前充沛，容光煥發。「爲師蟄伏了十九年，想到江湖上四處走走，順便拜訪些老朋友。生兒，你此去蘇家順便代爲師向蘇振業道謝一聲。多謝他十幾年來知遇之恩。」

齊劍生緩緩點頭送別師父。直到司馬燕人影消失，才向蕪湖城方向走去。

正在想着這個多月來的奇遇，突然聽見「咭」一聲，猛一回頭却是韓小鳳。

她對他扮了個鬼臉，嬌聲道：「生哥，我陪你去一趟可好？」

齊劍生大喜，欣然答應。兩人結伴上路，太陽自他們身旁斜照過來，却把他們的投影連在一起。（完）

兩期完短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旋龍釉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鎭滔鏢局爲了押運旋龍釉，而出動了總鏢頭及局中的主要高手，這日來到譚家店投宿，半夜，屋後起火，刦匪乘亂中把鏢貨搶去，而在搏鬥中，鏢局殺傷慘重，只有楊清在一位幪面女子的相救之下脫出險境，幪面女子帶楊清到一家農舍，並爲他療傷，誰知那村落在半夜發生地陷，使楊清和幪面女子重陷入地中，被泥土埋下大半個身子，他們在經過幾番的挫折之後，神疲力竭，饑餓難忍，雙手亂抓泥土，却在無意中找到了一塊碩大無朋的甘薯，暫時解決肚餓之苦……

一隻旋龍釉 撮合美良緣

崔姑娘與楊清在黑暗之中，並不知道那是甘薯，只憑手的觸覺，知道是一塊有肉有汁的東西，大概是可以吃的。

吃了一口，他們才知道是生甘薯的香甜味，這味道對他們來說，簡直比龍肝鳳髓還要美味！

他們飽餐一頓，因爲附近還有很多甘薯，看來他們是十分幸運，可能附近是一片甘薯田，剛巧落在他們身畔，才免餓死在泥土之中的噩運。

肚子吃飽了，身體也恢復了氣力，可惜仍無法從泥土中拔身出來！

楊清仍有點黯然道：「崔姑娘，想來我們也難逃生葬之苦！」

崔姑娘道：「爲什麼？」

「當我們吃完了附近的甘薯，仍要餓死！」

「不要那麼喪氣，我們一定可以出去的！」

楊清道：「雖然我們相處日子不多，但我總覺得你我十分有緣！」

「你也相信這個緣字？」

「起初我不大相信，而今却十二分相信！」

「爲什麼？」

「因爲我同行師兄弟四人，可是，而今和我陷於泥坑的中竟然是你！照情理而論，我應該和師兄弟同埋此坑，可是，想也未曾想過，竟然與你在此！」

「除了緣份，很難再找一個解釋！」

「不過，有緣又如何？哦……我有一個弟郎，如果你有一天出去，找着我的弟郎，也不枉一場緣份！」

「我可以出去時，你也一樣可以出去的！」

「如果兩人都是逃不過這刦難呢？」

崔姑娘說道：「那我也有一個妹子，如果你與我弟妹有緣，也一定可以因緣際會的！」

楊清道：「那麼，我們說好了！」

崔姑娘道：「好的！不過，沒有什麼憑據！」

楊清隨手抓了一個小小的甘薯，稍用指力，削成了兩個圓環，遞了一個予崔姑

娘，道：「這個甘薯環，讓我給牠們一個美麗的名字——甘鐲——就是你我弟妹訂情之物！」

崔姑娘接了笑道：「好一隻甘鐲！」

兩人口發空言，時間倒也比較容易逝去。

不知過了多少日子，一夜，外面雷聲大作，跟着是滂沱大雨。

起初，他們又以爲泥土下陷，過了一會，感到有水沁下，才知道外面下雨。

雨水滲入泥土，把泥土變成泥濘，緊緊的裹着他們大半個身體，本來，在這幾日內，他們已挖開了一部份泥土，眼看快可以走出這些泥土，但在此時，希望又再幻滅，因爲泥濘的黏力極大，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泥沼之中。

泥土的壓力越來越大，使他們呼吸也開始有困難，泥土似乎在移動，他們的身體也慢慢的下陷。

下陷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他們都感到手足無措，兩人好像快要被這下陷的泥土吞噬，又像在無涯浩瀚的大海中快被溺死，他們已完全忘記一切，只拚命的亂抓！

幸好兩人相距不遠，終於抓着對方的手。

崔姑娘總算挨過風浪，抓着了楊青的手後，漸漸平靜下來，厲聲道：「楊清，楊清！」

當楊清聽到呼喚自己的聲音，如夢初醒。

崔姑娘道：「緊抓着我的手腕！」

楊清依言，兩人因爲沒有用力，下陷的速度似乎是慢了，但仍然是緩緩下降。

崔姑娘道：「你練過內功嗎？」

楊清道：「學過，那又有什麼用？」

武林中人都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楊清身出名門，當然曾練過內功，但看他年紀輕輕，內功是要講求日子的浸淫，因此，他的內功一定是十分平凡，那姓崔的幪面女子，年紀也不大，爲何竟在這時刻發出這一個問題？

崔姑娘道：「你雙掌頂着我雙掌，然後運功——就像你平日練功一樣！」

楊清依着她的說話，雙掌抵着她的雙掌。

一陣熾熱的感覺從崔姑娘的手心傳來，楊清感到無比的舒暢，仿似骨梗在喉，吐之而快，胸口被泥土窒息的感覺也沒有了。

想不到這位崔氏女嬌娥，年紀輕輕，內功似乎已窺堂奧，內力緩緩的輸進楊清掌內。

崔姑娘又道：「你慢慢鬆弛左掌，從丹田運氣，慢慢，慢慢……」

楊清從丹田運氣，體內的眞氣和着輸入的熱氣，運行全身，半晌，兩人竟能在下陷的泥中定着。

崔姑娘道：「楊公子，恕我冒昧，請你依我說話，全心全意，也許，我們可以逃出去！」

楊清沒有答話，但崔姑娘已知道他在全神貫注。

崔姑娘道：「這是『移磐轉基』的口訣：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磐石，意如根基……」

楊清心無旁騖，竟能在半個時辰之內，默記了姑娘所傳的口訣！

其實，他們兩人在坑內多日，早可以用這個方法找出坑的門徑，可是他們竟然完全沒有想到！

一則是楊清身有劍傷，二則是兩人內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既想出去，又想多留一刻，這種感情，連他們兩人心中也不明白爲何會如此。

而今，面對死亡，崔姑娘才想到運功自救，上天冥冥的主意，也實在奇妙！

崔姑娘又再解釋怎樣依照口訣運氣存功，楊清也一一記在心頭，試了兩遍，楊清已開始熟習。

崔姑娘道：「這移磐轉基內功心法，本是十分難練的，而我也只練了兩個年頭，不知道究竟能否救我們！」

楊清道：「再試一遍，也許……」

他不再說話，意守丹田，崔姑娘左掌運功，右掌吸入對方內力，開始之時，對方功力浮虛，有如涓滴之流，漸漸，兩人內力混和，強補弱，弱納虛，涓滴漸成溪流，溪流而成匯川……

兩人相處時日雖少，但日夕相對，心意已有默契，加上這個多時辰合力練功，已成知己，比相識十多廿年的好友還要了解！

此時，兩人身體再無下陷，反而漸漸提升！

以意御勁，以勁發力！

突然，兩人身體竟然像疾矢離強弓，直向上面竄起！竄起的力度比他們想像之中還要大得多，「砰」的一聲，兩人同時撞向上面蓋着土坑的磚牆。

一陣眩暈過後，兩人才發覺坐在濕濡的泥沼上。

「我們終於出來了！」

不自覺地，兩人相擁着，笑聲充滿了這狹隘的土坑，半晌，他們才意會到男女之嫌才分開。

「這些水是從那裏來的？」楊清道。

寒氣襲來，他們這才聽到一陣水聲淙淙。

他們同時站了起來，向着水聲望去。

那緩緩的水流是從不遠處土壁流下，崔姑娘輕輕敲了那土壁幾下，沒有聲響，只有一些疏鬆的泥土跌下。

再敲幾下，竟是石壁，而且還有一些空洞的迴響。

楊清自言自語道：「外面到底是什麼地方？」

崔姑娘並沒有答話，只凝力運掌，呼的一聲，土壁並沒有震裂，傳來一聲更大的迴響。

崔姑娘道：「讓我們再來合作一次——這次，我們並不運勁於身，而是運勁於掌！」

楊清挺出右掌，循着「移磐轉基」的口訣，熱氣漸從丹田貫起，直湧前胸，崔姑娘功力比他更勝一籌，自然是運氣自如，勁力緩動。

「噓！」

兩人同時擊出，那片石壁立即應聲而裂開！

石牆破裂，洪水隨之湧出，力度極其

凌厲，把他們兩人沖開了一丈有多，幸好後面是泥堆，才止住了他們的去勢，本來水勢雖猛，亦未至沖走他們，但他們剛發力裂牆，勁力未能立即凝聚，才會如此，這也是由於他們是初練成「移磐轉基」的上乘內功，收放未能自如之故！

水一直湧進來，兩人心中不禁暗叫一聲「苦也！」剛剛離開了那土堆，却又要被水溺死！

幸好這大水來得兇，也停得快，水位剛剛昇至他們喉間，便停了下來。

他們噓了一口氣，不約而同的，載浮載沉走到那石牆的裂口，仰頭一看，只見星光三兩點在圓形的藍空中閃爍着，看來這是一個井口！

兩人大喜若狂，困在土坑之中多日，本以爲無法出去，而今竟然無意之中打開了石壁，而這石壁竟是一個地面的水井！

可是，這水井離地面十分遠，井的四壁並沒有梯級，而且日久生滿了青苔，十分濕滑。

楊清這次學乖了，不用崔姑娘提示，早已想到再用「移磐轉基」的方法，便可走出這井口。

他首先爬出石牆裂口，崔姑娘也隨着而出。

兩人站在井中央，背面而立，運勁於肩、背、腰，楊清首先雙腿一蹬，撐着井壁，崔姑娘也同樣的撐着井壁，兩人同時用勁，立即竄上了兩呎！

如是者運勁了幾次，每次的上竄力都比上一次爲佳，不用一柱香的時間，他們已到達了井口。

外面的空氣竟然是那麼清涼，那麼舒暢！

皓月當空，映照着湛藍的夜空；月華如鏡，大地却是一遍頹垣敗瓦！

楊清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崔姑娘，我不知怎樣才能感謝你兩次救我之恩！」

崔姑娘道：「我也要感激你，因爲沒有你的幫助，再過十年我也不能練成這『移磐轉基』！」

楊清注視着崔姑娘的臉孔——好一張俊美的臉孔！

崔姑娘隨即發現了他的目光，立即撫着自己的臉孔，那面紗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掉了！

楊清道：「這麼美麗的臉孔，爲什麼要用一塊黑紗幪着？實在太暴殄天物！」

崔姑娘聽了此言，臉孔立即紅透，她低下頭來，想找那塊幪面的黑紗，其實，這時兩人身如醬鴨，那裏還有什麼黑紗！

楊清見她低頭不語，知道她並不想再談論這事，只有閉口不言，兩人歇息了半個時辰，精力已緩，便同時離開這瓦礫之處。

明月掩映，只見一路上都是地陷屋塌，差不多整個譚家集都變成了一個廢墟，而且處處臭氣沖天，相信是這次大災難中死屍發出的臭味。

曙光初露，他們已漸漸離開了譚家集，兩人施展着輕功，大約跑了兩個時辰，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鎭。

那時已是日上三竿，鎭上的人們都投以奇異的眼光，他們看看自己，都不禁啞然失笑，幸好袋中尚有一些碎銀，買過衣服，投店吃飯。

崔姑娘換了衣服，仍然面幪黑紗。

楊清也換過一套儒生打扮，忽然，他想到這次死裏逃生，竟然忘記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

他立刻走到崔姑娘的房前，焦急地道：「崔姑娘！」

崔姑娘從房內走出，問道：「有什麼事？」

「我要立刻回去那土坑！」

「爲什麼？」

「因爲我留下了佩劍！」

「佩劍對你那麼重要？」

「是的，沒有那劍……」楊清實在太焦急，竟然口吃，不知怎樣說下去才好。

「不用急，那佩劍……」

「那佩劍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重要，但對千萬生靈來說實在是無可估計……」

「是不是這一柄？」崔姑娘把一柄滿是泥濘的劍拿了出來。

「是——」楊清立刻接了。

「不過，我實在太大意了！」

「什麼？」

「你把劍抽出來看看！」

楊清立即抽劍，只見劍柄離鞘，却沒有了青鋒，只是一個劍柄，崔姑娘以爲他一定十分失望，那知楊清竟然並不失望，把劍柄納入劍鞘。

「沒有青鋒的劍有什麼用處？」

楊清道：「那已足够了！」

崔姑娘見他不再說下去，也不追問，一個小二正捧着茶走進來。

楊清問道：「小二，這地方叫什麼名字？」

小二躬身道：「我們這小地方叫『蜂蝶林』！」

「離譚家集有多遠？」

「譚家集？大約有百多里！你們從譚家集來？」

「是的！」

那小二似乎被嚇了一跳，詫異地道：「兩位客官眞是經譚家集而來？」

楊清道：「不，我們在譚家集躭了十多天！」

小二更吃了一驚，道：「譚家集十多天前發生地陷，整條村的人都死光了！你們……」

崔姑娘接口道：「我們逃過了！」

小二道：「沒有可能！官府已搜遍那地方，找不到一個生人活口，你們一定是弄錯了！」

崔姑娘用眼色示意楊清別再說下去，轉口道：「這附近是否有一個蜂蝶崖？」

小二道：「是的，不過兩位千萬勿走近那地方！」

楊清道：「爲什麼？」

小二期期艾艾地道：「那處是……」

崔姑娘接口道：「你不用說，我知道了！」

小二躬身而去。

楊清追問道：「那蜂蝶崖是在什麼地方？」

崔姑娘道：「你想不想報仇？」

「當然想——」想起他的師兄弟死於那七個刦鏢的人手上，立刻激憤塡胸。

「那麼我們去蜂蝶崖！」

「蜂蝶崖是那七人的山寨?」

「是的——七布衣的所在!」

「七布衣?」

「我已用心想過，從你口中的描述，這七個人一定是七布衣!」

「七布衣究竟是什麼人?」

「我也不大清楚，江湖傳言，聽說他們是朝庭叛將，在蜂蝶崖據山爲寇，勢力也不小!」

「我們立刻去!」

「你敵得過他們七人嗎?」

楊清無言以對，他知道這七人武功高强，連他五個師兄弟也殺了，自己武功根本及不上他們。

崔姑娘笑着道：「不過，你我已有了姻親之份，我一定爲你打探一下，才作打算!」

兩人用膳之後，楊清在鎭內鐵店購了一柄劍，而崔姑娘却只選了一雙鐵鈎，又購了一些强靭的絲索。

一切打點停當，兩人直奔蜂蝶崖。

× ×

經過路人的連番指點，他們終於到了蜂蝶崖。

這蜂蝶崖前，既無蜂蝶，也無花簇，只有芳草斜坡，引向一條小徑，看來這是唯一上山的道路。

他們並沒有踏上小徑，繞過後山，只見一大片斷崖削壁，崖上有兩間建築十分堅固的山堡。

崔姑娘拿出絲索，縛上雙鈎，雙手一擲，雙鈎已釘在削壁之上，兩人沿索而上，山上的人全不知覺，事實上山上的人又怎會想到有人會沿削壁而上?

上了一半，崔姑娘利用一塊凸出的山石，解了雙鈎，又再一擲，再度沿絲索而上。

擲了三次，他們終於上至山崖之上。伏在崖邊，只見山堡寂然，這時已是黃昏時份，只有十多個巡堡的嘍囉，四下巡視。

崔姑娘與楊清施展輕功，在山堡附近一處隱蔽地方躲着，他們等待着夜臨之時，才去探堡。

金烏西墜，玉兔東升，轉瞬已是酉牌時份。

兩人巧妙地逃過了巡堡的人，崔姑娘又再利用絲索與雙鈎，上了東面的山堡。

這山堡似乎是一個倉庫，裏面只有一些守堡的人，堡內有很多東西，看來是這號稱七布衣所刦來的東西。

崔姑娘的絲索雙鈎的確了得，爬牆過壁，雖是携着楊清，仍如入無人之境!

這山堡還有二樓，他們見下面無甚可疑，便同上二樓之上，這處守衞比較多。

兩人把身一縱，施展了「金蝠倒懸」，雙腿鈎着屋簷，從一個小窗向內一望。

不望猶可，一望之下，楊清立即心懷激動!

這閣樓內，竟是他們所押的鏢車，旁邊還有幾十箱打開了的金銀，刦鏢的是這七布衣，已無用置疑!

可是，這裏面却完全沒有七布衣的踪影!

崔姑娘輕輕按了楊清一下，示意他不用激動，同時，她指着另一山堡，兩人飛身下簷，同上另一山堡。

這山堡燈火輝煌，人聲沓雜，似乎是有人在裏面聚集，他們沿牆閃身，走近那人聲之處。

大廳內光如白晝，坐着七人，正是在譚家店刦鏢的七人，他們似乎正在議論什麼。

楊清見了這七人，立即義憤塡胸，想要立刻衝進去爲師兄弟報仇。

崔姑娘一把拉着他，輕聲道：「聽他們談論什麼!」

那坐在中央的人道：「三弟，四弟，你們已把所有鏢車拆開，有沒有發現?」

那叫三弟的人道：「沒有，只有那些金銀，完全沒有那旋龍釉的踪影!」

那四弟道：「難道他們並沒有把旋龍釉放在鏢車之內?那麼，究竟放在什麼地方?」

另一個身材矮小的人道：「旋龍釉是一個小小的東西，而且如此重要，他們一定另有放處!」

一個十分高大，但身體異常瘦削的道：「看來一定是在那小子身上!」

那老大道：「也有這個可能，不過，這旋龍釉十分易碎，那小子並不能携在身上!」

老三說道：「那麼我們回到譚家店再找!」

老大道：「如果在譚家店內，那麼我們是白費心機了!因爲這幾天來，譚家集因地陷而成了廢墟，就算那旋龍釉仍在，也震成粉末了!」

坐在老大身旁的人道：「十年來的心血，又竟會這樣白費了?」

老大道：「十年了，我們還是幾個十年?」

七布衣低頭歎息，臉上露出十分沮喪的神色。

老大又道：「難道這眞是天意?」

老二道：「如果眞是天意，那麼這天公太對不起這班黎民百姓了!」

老三道：「崔將軍廿載含寃……」

崔姑娘聽到了崔將軍含寃五字，竟不覺的抖動起來，懷中雙鈎立即碰撞而發出了聲響。

說時遲，那時快，老大已發覺了外面有人，伸手在身旁的兵器架上，抽出了一支短戟，甩手一擲，擲向二人藏身牆壁之處!

這短戟直插那磚牆，穿牆而出，幸好兩人見到他甩手擲戟，同時一閃，才避過了這快如閃電的短戟!

這一擲的準頭與力度，使他們心爲之一寒!如果他們並不是躲在牆後，一定是避無可避!

原來這號稱七布衣的草寇，本是朝中猛將，爲了不滿朝庭所爲，才據山爲寇，而這老大，正是威震江湖的「穿心戟」麥朝星，他使的短戟，已至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且膂力驚人，此時露了這一手，嚇得崔、楊二人，心胆俱震!

他們還未及轉身逃走，大廳之內，已閃出一人，此人在七布衣中排行最小，平日沉默寡言，但輕功最好，江湖中都稱他爲「踏浪登波」凌天塹。

崔楊二人正要縱身，却感到一陣勁風

，連忙閃避，只見凌天塹左指右掌，直取兩人要害!

楊清側身避掌，向着右面連翻五個觔斗。

崔姑娘見凌天塹左指取咽喉，連忙一個仰身，使出一招「巨蟒翻身」，避開了來勢。

兩人剛站穩身子，只見凌天塹又再攻來，兩人對望一眼，互相已明白對方心意，同時發勁縱身，想逃出這山堡外面!

可是，凌天塹比他們更快，只見他騰身一躍，已在他兩人的前面!「踏浪登波」果是不同凡响!

這時，大廳之內六布衣已奔了出來，把崔、楊兩人圍在核心，他們只好互相貼背而立。

山堡中的人已發現了奸細，一時人聲鼎沸，火炬四面亮起，原來這山堡以前是一個練功校場。

麥朝星喝道：「鼠輩，竟在太歲頭上動土?」

崔、楊兩人並不答話。

五個布衣作勢欲上，麥朝星道：「你們兩人既然有胆量上蜂蝶崖，相信亦不是泛泛之輩，快報上名來!」

楊清憤然道：「我便是譚家店內唯一未死的人!」

凌天塹道：「既留下小命，還不回家?難道你想早日赴黃泉探親?」

話未說完，已欺身而上，手中已拿着一對判官筆，一招「穿花渡柳」，直取楊清雙目。

好個楊清，提劍橫揮，擋開了他的來勢，却感到虎口發熱，凌天塹的判官筆勁力驚人!他連忙脚踏八卦迷踪步，一連逃避了對方五招。

凌天塹似乎對楊清特別憎厭，又再發了五招，招招都是要取楊清的性命，幸好楊清的八卦迷踪步比這位「踏浪登波」略勝一籌，眼看要被他判官筆點中，却又恰恰避過，凌天塹是輕功的大行家，一雙判官筆更使得凌厲。

麥朝星看在眼裏，知道在一時之間，凌天塹是無法刺倒楊清，便厲聲道：「七弟，留個活口，迫他倆進了大廳，問過究竟，才下殺手!」

其他五布衣，亦同時躍上，但並未使出毒招，只是迫崔、楊二人後退，一直退入了大廳。

崔姑娘從懷中抖出那雙鈎，雙鈎在堂中「嘶嘶」發响，一時無人敢近，但對方人多勢衆，而楊清只靠八卦迷踪步，只能躲開攻勢，不能反攻，戰了大約一盞茶時光，他們已退到大廳之內。

麥朝星走回太師椅座，道：「衆兄弟，你們可以退下，加派人手在崖畔巡視，這兩小子，我們七兄弟已可料理!」那些堡中侍衞才慢慢退出。

大廳之內只剩下楊、崔二人，被六布衣圍在大廳之中，六布衣並沒有動手，等待着麥朝星的號令。

麥朝星安坐太師椅，道：「姑娘使的雙鈎，有如龍飛鳳舞，難道是名震江湖的『絲索雙鈎』的崔曇?」

崔姑娘道：「既知崔姑娘姓名，動手吧!」

麥朝星道：「崔姑娘一向獨來獨往，在下七布衣何時得罪?」

崔曇道：「既知本姑娘品性，何必多問?」

麥朝星道：「看你使的『絲索雙鈎』與我一位好友極其相似，不知崔毅將軍與你如何稱呼?」

崔曇道：「崔毅……不要提他!」

麥朝星道：「崔將軍有一兒子，却沒有女兒……」

崔曇突然雙鈎一幌，六布衣同時暴退一步。

麥朝星喝道：「崔姑娘，如果你與崔將軍是親屬關係，我們七布衣也在此謝過，送你下堡!」

崔曇道：「我這位小兄弟呢?」

麥朝星道：「他既是譚家店內唯一未死的人，我們自然不能放過他!」

崔曇道：「既是如此，你們七人齊上吧!」

話猶未畢，雙鈎又在空中嘶嘶作响。

楊清也手提單劍，脚踏八卦迷踪步。

麥朝星看了一會，突然「咦」的一聲道：「這位小兄弟與楊顯孝是否師徒?」

楊清見六布衣退下，脚步放緩，道：「楊顯孝是我親爹，却又如何?」

麥朝星道：「小兄弟說謊也不懂，楊顯孝只有女兒，何來兒子!」

楊清道：「既然不信，不用多言!」

麥朝星正想再說，凌天塹突然在六人之中欺身而上，一雙判官筆直攻楊清上下二路。

楊清不閃不避，單劍向着凌天塹胸部猛刺，凌天塹想不到他竟然不護己身，反而攻敵，眼看如要把招子使老，一定是個兩敗俱傷。

麥朝星喝道：「七弟，住手!」

凌天塹並沒有住手，反而急速變招，一雙判官筆彷似流星亂墜，招招向着楊清死穴攻去!

麥朝星喝道：「七弟，你說過譚家店內是刦了鎭滔鏢局的『傅家四刀』?而這小子却說他是楊顯孝的兒子……」

麥朝星沉思着。

凌天塹使出了渾身解數，都奈何楊清不得，因爲楊清的八卦迷踪步實在玄妙，凌天塹雖是輕功的大行家也不能弄清楚他究竟怎樣從他判官筆下逃去。

麥朝星突然喝道：「七弟，你幹的好事!」

此語一出，大廳之內，各人俱感詫異不已。

凌天塹收了判官筆，道：「大哥既洞悉其中，我也殺不到這小子，告退!」

「告退」二字還未說完，他已使出「踏浪登波」的輕功，飛身出了堡門。

麥朝星也沒有追出，喝道：「拿下這自稱姓楊的!」

五布衣立即欺身而上，他們這次已學乖了，五人分爲兩組，三個纏着崔曇，另外兩個直撲楊清。

楊清周旋兩人之間，仍是綽綽有餘。

麥朝星突從太師椅躍起，空中一個「鷂子翻身」，雙掌驟出，直撲楊清。

楊清正在兩人身邊踏着八卦迷踪步，雖然曾見空中有一黑影，但一時不知如何

躲避。

麥朝星飛身而下，雙掌突然變成雙爪，要抓着楊清腰間「脈穴」。

楊清側身一溜，躲開了麥朝星的左爪，却無法躲開右爪，只有向後一縮，腰間的寶劍已被他抓下。

「噹」的一聲，劍墜地上。

麥朝星一看那劍，肅然起敬道：「楊先生的『卦裏乾坤』寶劍！」

楊清道：「而今你總相信楊顯孝是我爹爹！」

麥朝星道：「那麼我們是自己人！」

楊清道：「誰跟你是自己人，你們是我師兄弟的仇人，我一定要殺盡你們！」

麥朝星道：「楊公子，鎭滔鏢局這次是否護送『旋龍釉』往京師？」

楊清道：「是又怎樣？」

崔曇按了他一下，輕聲道：「聽他說下去，看來這件事內有重大因緣！」

麥朝星道：「『旋龍釉』的收貨人是否京師城南京畿大府的山佳軒主人？」

楊清暗暗吃驚，因爲這收鏢人的名字府第，只有他和大師兄裘銘才知道，爲什麼這麥朝星却也知道。

麥朝星見楊清臉色略變，續道：「你知道山佳軒主人是誰？」

楊清沒有答話，因爲他實在也不知山佳軒的主人的眞實姓名！

麥朝星道：「山佳軒的主人便是崔毅將軍，你看山佳二字不正是崔字？」

楊清道：「那又如何？」

麥朝星道：「既然你承認了，我也要把眞相告訴你，崔毅將軍以前是我們的統帥，後來我們不滿他諂媚朝庭，離他而去，在這蜂蝶崖作賊寇，起初，我們以爲此舉十分忠義，後來，我們才知道崔將軍諂媚那腐敗的朝庭是有深謀遠慮的！」

崔曇聽到這裏，忍不住插口道：「他是臥底的？」

麥朝星道：「姑娘眞是冰雪聰明！」

崔曇聽罷，竟然淚盈滿眶道：「那我錯怪了他！」

麥朝星續道：「崔將軍年輕時，曾統領我們渡長江，打南蠻，不幸中了敵人的陷阱，差不多全軍覆沒，崔將軍單身負傷逃命，偶然走進一個破窰，發現了『旋龍釉』，據說這東西內裏藏有重大秘密！」

楊清道：「什麼秘密？」

麥朝星道：「我也不知道，崔將軍身受重傷，不知能否重返京師，又恐怕得此寶物，回到京師之時，反惹殺身之禍，後來在長江渡口，遇到一個貧家孩子，在毫無辦法之下，把旋龍釉交給了他，並且約定在適當時機保上京師交回給他，這孩子倒也十分重諾言，終於把這旋龍釉托你們鎭滔鏢局送回京師！」

楊清道：「我爹與崔將軍是知交？」

麥朝星道：「是的，他們本是舊同僚，而且救過你爹爹一命！因此，他受了崔將軍之托，雖在八十高齡，也想盡辦法保這旋龍釉上京！」

楊清道：「既是如此，爲何七布衣要刦我們？難道你們也與崔將軍作對？」

麥朝星道：「不，當我們知道崔將軍忍辱含羞，諂媚奸臣亂黨爲的是拯救黎民於水火，我們怎會與他作對？不過……」

楊清道：「你們見寶起異心？」

麥朝星道：「想我們七布衣，落草爲寇，爲的也是刦富濟貧，盡一點爲千萬生靈之棉力，我們日前已知蜂蝶崖內有奸細，但千萬也想不到是七弟！」

崔曇道：「凌天塹是奸細？」

其他五位布衣也低聲談論，看來他們也不知道這位輕功卓絕，乖巧伶俐的七弟竟是背叛他們的人！

麥朝星道：「當我們知道鎭滔鏢局保鏢北上，便分頭部署一切，七弟——不，那奸賊被派往長江，打探一切對這鏢車有野心的人！那日他急急趕回蜂蝶崖，說你們在茶寮之內被『傅家四刀』殺了，並且刦了譚家店內匯合的鏢車，我們立刻出動，殺了譚家店內的人，並且把所有鏢車刦回堡內！」

楊清悲憤道：「這一切都是那奸賊凌天塹，我定要找到這奸賊，把他挖心剖肝，以祭我衆師兄弟！」

五位布衣異口同聲地道：「我們也誓要把他碎屍萬段，剁爲肉醬！」

麥朝星道：「可惜我們在鏢車之內並沒有發現那旋龍釉的踪影！」

楊清道：「而今既然事情眞相大白，我也不諱言，你們看！」

只見楊清拿起那「卦裏乾坤」劍，抽劍出鞘，可是劍鞘之內並無劍肉，只剩下一金柄，衆人正在驚詫，楊清拋下劍鞘，手拿金柄，雙掌凝力，只見那劍柄竟然一分爲二，這劍柄是一個盒子。

劍柄之內，有一卷絲布，好像是裹着一些東西。楊清把絲布攤開，只見布內裏着四龍盤旋的小瓶，好像一個普通人家的擺設古瓶。

七布衣齊道：「這毫不起眼的小瓶，便是那旋龍釉？」

楊清點點頭，把那旋龍釉再度裹上。

麥朝星道：「崔將軍已等得十分焦急，而今將是黎明，兩位安歇一下，明日我們六布衣與你們齊往京師！」

兩位布衣立即引路，剛至堡門，麥朝星忍不住問道：「楊公子，你眞是楊大俠的兒子？」楊清並沒答話，只回頭一笑。

麥朝星又問：「崔曇姑娘，你眞是崔將軍的女兒？」崔曇也是回首一望，可惜她幪着面紗，不知有沒有露出笑容！

崔、楊兩人也互相望了一眼，隨着兩位布衣而去。

麥朝星在大廳之內，自言自語道：「我從來也沒有聽過崔將軍有個女兒，也不知道楊大俠竟然有個兒子，也許，是他們的小兒子，小女兒罷！」

× × ×

六布衣能征慣戰，往京師之路他們早已瞭如指掌，携着崔、楊二人，扮作行旅商賈，一路總算平安。

城南近郊，人跡稀少，從寬大的官道，轉入一條羊腸小徑，過了幾度荊棘斜坡，山佳軒已是在望。

山佳軒是崔毅老將軍避暑之地，並沒有想像中的雕欄玉砌，朱戶碧窗，映在眼前的只是一間精緻的小房舍，平凡中顯得十分清雅。

崔曇一個箭步，走進那小房舍。

「爹！」

沒有應聲，只有一陣輕輕的松濤。

六布衣與楊清已跟着走進房舍，崔曇見沒有人回應，步入庭中，只見黃花遍院，樓閣靜寂。崔曇又叫了幾聲，忽然，護院牆頭上出現了幾個黑衣大漢，手持鋼刀，注視着他們。

「貴叔，是我回來了！」

那叫貴叔的黑衣大漢，看着崔曇，突然從牆頭躍下，道：「你終於回來了！」

「貴叔，還有六布衣與這楊兄弟！」

「七布衣，將軍想得你們好苦！」

麥朝星道：「貴爺，廿載不見，你仍是老當益壯！」

貴叔回首對牆頭上大漢道：「他們正是將軍日夕盼望的人，你們退去吧！」又道：「各位，請隨我來！」穿過庭院，進月洞門，竟又另有一番天地。

一個白鬚白眉的老漢，正站在階前，看着夕陽斜照，隱約還可以聽到他一聲低歎。麥朝星一見，便拜倒地上，聲音激動地道：「將軍，屬下參見！」

那老漢回首，只見他聳壑軒昂，中庭飽滿，頭角崢嶸，不怒而威，見六布衣下拜，連忙上前攙扶道：「你們總算明白，我多年忍辱，沒有白費！」

麥朝星道：「屬下愚昧，多年不知將軍深謀，總算皇天有眼，還讓屬下有報國的一日！」

貴叔道：「各位，請進內堂！」

入了內堂，崔曇拉了楊清，上前道：「爹爹，這位楊清，是楊大俠的公子，鎭滔鏢局的鏢師，已把旋龍釉帶來了！」

楊清立即拜見，並把劍柄內的旋龍釉奉上。崔將軍撫鬚微笑道：「楊大俠得此佳兒，虎父無犬子，老懷也堪告慰！」

崔曇道：「爹爹，你既然覺得楊公子人材出衆，我已把弟郎配他妹子！」

將軍詫異道：「你弟郎……」

崔曇忙接口道：「詳情容後稟告。」

將軍有點摸不着頭腦，想了一會，才恍然道：「我明白了……哈……哈……」

崔曇彷彿有點羞意，道：「旋龍釉是有關軍國大事，我們小輩暫時不宜參與，楊公子，我帶你去安歇！」

麥朝星見他們出去，才道：「將軍，這旋龍釉……」

將軍道：「你跟我進密室才說。」

衆人隨着將軍進了一密室，室內只有簡陋家具，將軍把旋龍釉放在桌上，然後說出這旋龍釉的根本始末。

原來這旋龍釉似是一平凡擺設，其實內有重大秘密。

崔將軍道：「這東西是我在破窰所得，這旋龍釉是南方一大富戶的，此人平時十分慳儉，儲有萬兩黃金，明珠無數，珍寶更是不可勝數，他本想遺給子孫，可惜他有十個兒子，三十個孫兒，却無一成器，他害怕死後這些寶物被兒孫花盡，惹上殺身之禍，因此，他把收藏寶物的地方，繪成了圖，藏於此瓶之內！」

麥朝星道：「圖在那裏，我看這小瓶也不能藏下什麼紙張！」

將軍笑道：「圖早已在我身邊！」

麥朝星道：「那這瓶又有何用處？」

將軍道：「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

他從那破桌的夾縫中抽出一塊早已變黃的紙張，並且攤在桌上，那發黃紙上並沒有什麼文字繪圖。

將軍道：「你們小心細看！」

只見將軍拿起那旋龍釉，夾於雙掌之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眞氣凝聚，旋龍釉上的釉瓷紛紛散落，這些釉瓷粉末，散佈在紙上。

半晌，黃紙之上，竟因瓷粉下墜，緩緩地出現了一幅幾條精細的地圖。

六布衣看了都覺得奇異，嘆爲觀止。

崔將軍道：「這旋龍釉主人，設想十分周到，因爲這一個古雅釉瓶，沒人會想到瓶上瓷粉有那麼大的用途！我們有了這些財富，可以替那窮苦百姓出一口氣！」

衆人見了，都覺得十分歡喜。

麥朝星道：「昏君給那些奸臣蒙蔽，這筆財富也可以使水災黎民鬆一口氣，而且還可以帮助我們重組軍隊，盡殲那些豺狼狗官！」

衆人一提到那些貪官當道，都不禁咬牙切齒，誓要把他們一網打盡，勤皇衞國，重整山河，大家意興高飛，在密室之內，談至夜盡天明才各自安寢。

× × ×

楊清梳洗過後，走到大廳，却找不到崔曇，本想四處逛逛，但究竟這是將軍之府，不敢亂闖，只有在大廳內徘徊不已。

剛要回房，突然有一少年緩步而來，見了楊清，拱手道：「楊公子！」

楊清連忙拱手道：「想公子必是崔姑娘令弟！」

崔公子道：「在下正是！」

楊清被這位神丰俊朗的崔公子吸引住，半晌才道：「崔公子果是人材出衆，我恐怕……」

崔公子道：「恐怕什麼？舅爺在上，請受這位未來妹倩一拜！」

楊清連忙側身避過，謙虛道：「不知我的妹子能否攀配得上！」

崔公子道：「楊公子實在客氣！你看！」從懷中取出一物道：「這『甘鐲』是我們定情之物，不知何時能見到令妹？」

楊清道：「你可想見到令妹？如果你見到她，可能會大吃一驚！」

崔公子道：「舅爺貌似潘安，令妹一定是沉魚落雁，蔽月羞花！」

楊清道：「你怎知道？」

崔公子道：「因爲我早已見過！」

楊清一聽此言，頸子立時紅似朝陽，半晌才道：「你已知道我……」

崔公子道：「後堂已準備一切，你帶你妹子出來吧！」楊清連忙走回房間。

大約過了一盞茶的時候，一位嬌嬈步入大廳之內。崔公子連忙上前，躬身長揖道：「好一位美人兒！」

那嬌嬈羞赧地道：「你什麼時候知道我是女兒之身？」

崔公子道：「你受傷多天，我怎不知！」原來那女嬌嬈，正是楊清。

楊清含嗔道：「原來你不是什麼令弟，崔曇，爲何不早告訴我你是男兒漢！」

一個本是男兒身，却扮作女嬌嬈，一個本是女嬌嬈，却扮作男兒漢，一只旋龍釉，帶來一段美滿姻緣！

豈眞是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

——續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峨眉山上的萬佛頂，這日忽然來了三個陌生人，那是無敵神槍楊世彥，龍虎會的虎旗堂主文虎胡登科以及成功鏢局總鏢頭追魂十二環賀守成，他們三人都懷着共同的目的，想得到三絕老人的三個徒弟，在萬佛頂上胡登科和楊世彥意見不合而比鬥起來，正鬥得難分難解時，賀守成正想趁人之危出手暗害兩人，却被頂上一位老僧即時制止，在老僧的勸諭下，除了胡登科留下之外，其他兩人下山去了……三絕老人的三位徒弟鍾虹，王實，徐佩英正接受三絕老人的考驗，準備藝成下山，其中王實在考驗中，每次却因成績不理想而被三絕老人怒罵……

藝成同下山　名利迫人來

三絕老人口水噴到王實的臉上，憤怒地道：「你……眞是雞蛋炒鴨蛋——混蛋！你要知道，將來你在江湖上與人打架，對手若是普通身手倒也罷了，若是碰上一等高手，別說只差半寸，他媽的只差半分都不成！我看你呀，乾脆不下山算了！」

王實道：「是，師父，弟子不成材，情願留下來侍候您老人家。」

三絕老人又吼道：「不成！你個小子笨手笨腳，為師越看越有氣，我要是把你留在身邊使喚，不被你氣死才怪！」

王實道：「是……」

三絕老人翻着白眼道：「再來一次，這一次一定要給我打中穴道，否則為師罰你……罰你倒立一個時辰！」

他又走去按動鐵柄，三尊石人像又開始移動起來了。

「天突……華蓋、鳩尾、氣海……丹田！」

「叮叮叮……」

五粒鐵彈珠流星般打上石人像，不幸的是仍然只差半寸，都打在穴道旁邊，反彈落在地上。

三絕老人兩眼瞪得銅鈴似大，發出焦雷般的大吼道：「氣死我啦！」

王實連忙跪下道：「弟子該死，您老人家千萬不要生氣。」

三絕老人振臂戟指，喝道：「給我倒立一個時辰！」

王實應了一聲就地一頭栽下，雙腳往上伸直，雙手緊貼腰部，開始倒立起來。

一般倒立，雙手可以撐地當作脚柱，而他的倒立却只一顆腦袋着地，換句說話，他是以一顆腦袋和脖子支撐全身的重量，自是辛苦得多。

鍾虹和徐佩英似是看慣了他接受處罰，已經習以為常，並未向師父求情。

三絕老人道：「佩英，妳來吧！」

徐佩英的流星珠也打得非常高明，每一粒都正中目標……

三絕老人嘆了口氣道：「眞奇怪，當初為師收你們三

人的根骨和智慧都不相上下，誰知到了今天，你們兩個倒是不差，就只他成不了氣候，白費了為師一番心血！」

鍾虹道：「師父，師弟其實也不差，以他目前成就，武林中已少有敵手了。」

三絕老人道：「胡說，我三絕老人教出的徒弟，放到江湖上去就必須打遍天下無敵手才是應該！」

鍾虹道：「也許師弟的腦筋還沒完全開竅，假以時日或不負您老人家厚望。」

三絕老人「哼」了一聲道：「我看他是不行了，朽木不……不……」

鍾虹道：「不可雕也。」

三絕老人道：「對了，還有一句是糞……糞什麼的？」

鍾虹道：「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三絕老人點頭道：「正是，他就是朽木，就是糞土，唉，看來為師只有把希望放在你們兩人的身上了。」

鍾虹道：「弟子與佩英師妹絕不辜負您老人家的期望就是了。」

三絕老人道：「好，你們今天就下山，在此為師要對你們說幾句話，為師讀書不多，不會講什麼大道理，你們只牢牢記住，行道江湖時，切不可亂七八糟。」

鍾虹和徐佩英躬身應是。

三絕老人道：「第二：去替為師找出你們三個師兄師姊的下落，他們若是死了，也把他們的骨頭帶回來！」

「是。」

「第三：每三年要回來探望為師一次，各地有什麼好酒，也別忘了帶些回來孝敬孝敬我。」

「是。」

× × ×

鍾虹、徐佩英、王實就在這天午後拜別了恩師三絕老人，離開了三絕洞。

他們沒有經過萬佛頂，而自峭壁縱下，由一條秘徑下山而來。

走出峨嵋山時，天色已黑了下來。

鍾虹和徐佩英並肩走在出面，王實默默的跟在後面，三人走到一處三叉路口，鍾虹忽然住足，回頭道：「師弟，你打算哪裏去？」

王實道：「跟着妳們走啊。」

鍾虹輕笑一聲道：「不對，咱們三人必須分開，各走各路的。」

王實呆了呆道：「為甚麼？」

鍾虹道：「咱們三人各去闖天下，這叫樹大分枝，而且師父要咱們去尋找三位師兄師姊的下落，咱們分開來找，豈不比走在一起容易找到？」

王實有些不相信的看看他又看看師妹，道：「你們兩個也要分開？」

鍾虹點頭道：「正是。」

王實道：「你們不該分開的。」

鍾虹道：「怎麼說？」

王實道：「你和師妹這麼多年來一直形影不離，如今下了山，怎好分開？」

鍾虹正色道：「看你說的甚麼話？我剛才說了，樹大分枝，如今咱們藝成下山，必得各奔前程才是正當，豈可還像往日那樣混在一起？」

王實覺得有理，點頭道：「師兄說得是，不過師妹是個黃花閨女，她又全沒一點走江湖的經驗，一個人單獨行走太危險了，小弟認為師兄還應該陪她一起走。」

鍾虹轉望徐佩英微笑道：「師妹，妳要我做陪不要？」

徐佩英白了王實一眼道：「二師哥，你這是在關心我麼？」

王實道：「是啊。」

徐佩英一披嘴道：「謝了！你別替我操心，我自己懂得照顧自己！」

王實道：「不要太自信，師父說的，江湖上處處險詐，妳又是個姑娘家——」

徐佩英打斷他的話道：「我是個姑娘家又怎樣？你當我是三歲小孩不成？告訴你，要當心的是你自己，師父說你笨頭笨腦，從沒幹好一件事，你還是多替你自己操心吧！」

王實碰了個釘子，仍然不動氣，說道：「師妹既然這麼說，那……那我就沒話說了。」

鍾虹問道：「你打算何處去？」

王實道：「我打算先回老家看看，然後便四處去尋找三位師兄師姊的下落。」

鍾虹道：「你爹娘已經死了，還回老家幹麼？」

王實道：「看看那些鄉親啊。」

鍾虹聳聳肩道：「好吧，你要回老家，就走右邊這條路，右邊這條路可直通龍池，由龍池再到金口河，距你老家就不遠了。」

王實道：「是，師哥打算去何處？」

鍾虹道：「我打算去江南走走，江南山明水秀，又是人文薈萃之地，一個人想大展宏圖，便該到江南去。」

王實點頭道：「是，師哥是人中之龍，到了江南必有發展——師妹呢？」

徐佩英道：「我先回家見見我大伯，向他討些盤川，然後便去尋找三位師兄姊的下落。」

王實道：「咱們總該約個時間和地點見見面吧？」

鍾虹道：「這樣好了，兩年後的今天，咱們在峨眉縣城的峨眉酒樓見面，然後一起回三絕洞探望師父。」

王實點頭道：「如此甚佳。但要是咱們三人中那一個找到了三位師兄姊，或者遇上甚麼危難，如何互通音訊和支援？」

鍾虹笑了笑道：「不可能遇上甚麼危難，憑咱們三人所學的技藝，若是還化解不了危難，那只有認命算了。至於若是找到三位師兄姊的下落，那更簡單，活的帶回峨眉山，死是也帶回峨眉山！」

王實又點頭道：「是。」

鍾虹道：「那麼，咱們就此分道揚鑣，你上路去吧。」

王實拱拱手道：「師哥先請，小弟恭送師哥上路，預賀師哥一帆風順，飛黃騰達。」

鍾虹一笑道：「你也珍重。」

語畢，向她和徐佩英擺擺手，隨即邁開大步，走上中間那條路。

王實轉向徐佩英道：「師妹，妳要多保重，凡事要謹慎——」

徐佩英不等他說完，便一聲銀鈴脆笑，飄然踏上左邊那一條路。

轉眼工夫，鍾虹和徐佩英便都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中……

王實惘然目送他們遠去不見，心中頗

爲難過，儘管在過去的八、九年中，他和鍾虹、徐佩英的相處總是有些格格不入，但師兄妹的情誼畢竟是有的，如今遽而分別，不禁使他感到悵然若有所失！

最使他感到不解的是：師哥鍾虹與師妹徐佩英一向情甜意蜜，可說已到了非卿莫娶非君莫嫁的地步，如今離別了嚴師的管束，正是該好好傾訴情愛的時候，怎麼他們倒反而這麼拿得起放得下？說走就走？全沒有一點依依不捨之情？

王實腦中閃過這個思緒時，臉上不禁一熱，暗罵自己道：「王實呀王實！你眞是沒出息，如今大家藝成下山，正該勤奮向上，好好創出一番事業，豈可爲兒女私情所羈？師哥和師妹都明白這個道理，你反而在替他們割捨不下，眞是……眞是鷄蛋炒鴨蛋——混蛋！」

於是，他抖擻精神，舉步向右邊那一條路上走去。

走出數十步，忽見路邊坐着一個軍官打扮的人；那軍官正是五十萬禁軍教頭楊世彥，他見王實走近，便起身抱拳道：「這位老弟請了。」

王實停步還禮道：「請，軍爺有何指教？」

楊世彥上下打量他一眼，笑問道：「你是三絕老人的徒弟王實？」

王實一怔道：「是的，軍爺怎認得小可？」

楊世彥含笑道：「我在這裏等你很久了。」

王實又是一怔道：「你……在這裏等我？等我幹麼？」

楊世彥道：「咱們先走幾招再說。」說着就是一拳擊出。

他身法很快，出拳更快，王實不料他說打就打，方在發怔間，胸口已「砰！」聲挨了一拳，登時仰天摔倒，跌了個四腳朝天。

楊世彥不意他如此濃泡，大爲錯愕道：「你怎的不還手？」

王實爬了起來道：「軍爺，你幹麼打我，我可沒犯法呀！」

楊世彥道：「我要跟你印證印證——接招！」

拉開架式便要再度出拳。

王實急得後退不迭，連連搖手道：「不成！不成！你我素不相識，又全沒一點過節，怎可打架？」

楊世彥笑道：「你確是三絕老人的徒弟？」

王實點頭道：「我是啊。」

楊世彥道：「奇怪，三絕老人怎麼會教出你這樣楞頭楞腦的徒弟？」

王實道：「你才楞頭楞腦呢！無緣無故出手就打人，要知你是軍爺，你比誰都知道甚麼是國法，怎可動手打人？」

楊世彥笑道：「傻小子，我不是要打你，而是要與你較量一下武功呀！」

王實搖頭道：「我不要與你較量武功，萬一失手傷人，那可太缺德了。」

楊世彥道：「你聽過五十萬禁軍教頭楊世彥這個人沒有？」

「沒有。」

「我就是。」

「你名氣很大麼？」

「凡是武林中人，不知道我楊世彥的人大概不多了。」

「對不起，小可剛剛下山，不識得一個人，有眼不識泰山，恕罪恕罪。」

「別客氣，你比也不比？」

「不比。」

「爲甚麼？」

「我怕傷人。」

「哈哈，我楊世彥要想勝得三絕老人的徒弟也許不能，但若說會傷在你的掌下，那也未必！」

「你是五十萬禁軍的教頭，我一定不是你的對手，不用比啦。」

「不成，非比劃比劃不可，接招！」

腳下一閃，揉身猛進，又是一拳攻了出去。

這一拳力道甚猛，拳頭未到，強烈的拳風已逼臨王實的胸口！

王實不得不還手，只見他身形一搖擺，右腳向左一跨，右手如鵝翅膀一張，非但已避開楊世彥的一拳，而且手肘竟非常巧妙的撞中楊世彥的腰部，撞得楊世彥登登登的顚出三步。

楊世彥少年得志，在未就任教頭之前就已是武林中名頭響亮的人物，自成名後可謂身經百戰，從來就沒敗過一仗，更別說一出手就被人打中，這時甫一出手就被打中，這個刺激對他來說眞是非同小可，剎那間一張臉脹得通紅，一時羞憤難當，倒把此行的目的全拋在腦後，大喝一聲，拳頭頓如炮彈打了出去！

王實似一隻笨鵝，身形左擺右幌，動作看似緩慢，但竟將楊世彥的攻擊一一避開化解，只是他不敢再任意出手，怕因此更惹惱了對方。

楊世彥一看始終打不着他，肝火更旺，攻擊更加猛烈起來。

倏忽之間，雙方已鬥了一刻時之久，楊世彥攻勢雖猛，王實卻守得很穩，看上去輕鬆極了。

至此，楊世彥總算服了，托的跳開數尺道：「够了。」

王實連連拱手道：「得罪，得罪。」

這時，楊世彥已完全心平氣和，笑道：「傳言果然不虛，三絕老人的武學當眞蓋世無敵，所教出的徒弟確是沒話說了，佩服佩服！」

王實又拱手道：「不敢，不敢，小可失陪了。」

說畢，便要上路。

楊世彥張臂攔住，笑道：「且慢，我還有話要說呢。」

王實不安道：「軍爺還有何指教？」

楊世彥道：「剛才我說在此等你很久了，現在老實告訴你，我不是找你比劃來的。」

王實道：「要不然……」

楊世彥道：「我要聘請你去京師當副總教頭。」

王實一呆道：「甚麼？」

楊世彥道：「我是五十萬禁軍的總教頭，我想聘請你做我的副手。」

王實連忙搖頭道：「不成！不成！小可年紀輕輕，少不更事，還不是做官的料子。」

楊世彥笑道：「不是做官，是要你當

教頭，教人武功。」

王實又搖頭道：「那更不成，小可是個最沒出息的人，時常挨家師的罵，像我這樣的人怎能教人武功？我師父知道了不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才怪呢！」

楊世彥道：「教導軍人練武，跟一般收徒傳技不同，你只要教他們一些簡單的技擊功夫就够了。」

王實道：「不成，不成。」

楊世彥道：「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許多人擠破頭都想得到這個職業，你爲何不要？」

王實道：「我不要。」

楊世彥道：「當上教頭，可以名利雙收，要錢有錢，要名要名，要勢有勢，說不定運氣一來，還可被皇上封爲將軍，統率大軍揚威沙場，建大功立大業，光宗耀祖，流芳百世，這是很好很好的事呀。」

王實道：「我不要。」

楊世彥道：「別的不說，光是餉銀，每年最少五千兩，此外還有說不盡的好處呢。」

王實道：「我不要。」

楊世彥道：「爲甚麼？」

王實道：「我……我害怕，而且……而且我要去尋找我那失蹤的師兄師姊，那裏有空當甚麼教頭。」

楊世彥道：「對了，我也聽說令師很久以前教了三個徒弟，他們在江湖上造成了一場轟動，後來忽然沒了消息，他們究竟怎麼了？」

王實道：「失蹤了。」

楊世彥道：「全沒一點音訊？」

王實道：「正是，家師担心他們遭了人家的暗算，要我們下山追查明白，活的帶回山，死的也帶回山。」

楊世彥問道：「既不知他們的生死和下落，人海茫茫，你到何處去尋找？」

王實道：「四處打聽打聽。」

楊世彥道：「你接受我的聘請，我協助你尋找如何？」

王實問道：「你軍爺如何協助小可尋找？」

楊世彥道：「我找一位大官，請他發文通知各府州縣，注意你師兄師姊的行踪，或由各地捕快進行追查，說不定很快就找到了。」

王實笑道：「你軍爺說的倒輕鬆，一般武林人和衙門是搭不上關係的，我那三位師兄姊不是平常之輩，他們交往的人必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武林人來無踪去無影，你們如何去查呀？」

楊世彥道：「你若接受聘請，當上了五十萬禁軍的副總教頭，一舉成名天下知，那時你放出口信，說要找你師兄姊，也許他們會主動前去見你。」

王實搖搖頭道：「不可能的，他們……唉，說眞的，已經十多年了，如果他們還活着，絕無不返回探望家師之理，所以家師認爲他們必是因爲鋒芒太露，遭人暗算死了。」

語聲一頓，繼道：「所以，小可此番下山，不敢希望找到他們，只希望查出他們死於何人之手，此事非一朝一夕可得，必得長時明查暗訪，因此之故，小可說甚麼也不能應命，還望軍爺原諒。」

楊世彥道：「我告訴你，當上副總教頭，可以享受榮華富貴——」

王實一笑道：「小可天生窮命，過慣了苦日子，榮華富貴於我無緣。」

楊世彥道：「決定不接受？」

王實道：「抱歉，抱歉。」

楊世彥把臉一沉道：「如果我以官府的命令要你接受呢？」

王實道：「沒……沒這個道理，牛不喝水强按頭，我……我絕對不幹的。」

楊世彥一看唬不了他，不禁嘿然道：「媽的頭，我跋涉數千里來到峨眉，原指望你們師兄弟一定會接受聘請，剛才我看你們兄妹三人中以你最爲理想，不想你竟如此頑固……」

王實道：「也許我師兄對副總教頭這個職位有興趣呢，你何不追上去跟他談談看？」

楊世彥道：「說得是。」

當即健步如飛向北奔去。

×　×　×

鍾虹和徐佩英其實並未分道揚鑣，他們在距三叉路口不遠的地方會合，鍾虹一把將徐佩英摟入懷中，哈哈大笑道：「那個楞頭青，我三言兩語就把他騙過去了，哈哈……」

笑了一陣，就低頭去親徐佩英的嘴，

徐佩英半推半就道：「不要這樣，被人撞見了不好……」

鍾虹道：「不會，現在天黑了，沒人看見。」

徐佩英偎在他胸前，深深欵欵地道：「師哥，小妹這顆心都給你了，你可不要負了我。」

鍾虹道：「怎麼會，天長地久，海枯石爛，我心永不變，妳放一百二十個心好了。」

說着，捧着徐佩英的嬌靨狂吻。徐佩英被吻得全身發軟，完全陶醉了。

鍾虹道：「師妹，咱們這就結爲夫婦好麼？」

徐佩英道：「不可，師父還沒有同意呢。」

鍾虹道：「師父並不反對，他只叫咱們再等一等，可是我等不及了。」

徐佩英嗔道：「他老人家說的不錯，咱們該先在江湖上歷練歷練，不必忙着成親。」

鍾虹道：「咱們結爲夫婦，一道行走江湖，這不是很好麼？」

徐佩英道：「話是不錯，不過先練歷練歷，多了解一些世事也是對的；總之你放心，小妹除了……除了你之外，今生是絕對不會嫁給旁人的。」

鍾虹又捧着她的臉親個不停。這時候，附近忽然響起一聲咳嗽，鍾虹和徐佩英吃了一驚，趕忙分開身子，徐佩英更是羞得滿臉通紅，恨不得鑽入地下去。

夜色中，有個人朝他們走過來。

這人是成都成功鏢局的總鏢頭追魂十二環賀守成，他笑嘻嘻的走到他們跟前，抱拳道：「兩位郎才女貌，若能結成連理，那是神仙眷侶，可教人羨慕了。」

鍾虹一聽，就知剛才與師妹的一番繾綣已被對方瞧了去，心中很是不悅，沉聲道：「閣下何人？」

賀守成笑道：「在下賀守成，成都成功鏢局的總鏢頭。」

鍾虹雖在峨眉絕頂學藝，平時爲了採購日用品也常去成都，聽過賀守成之名，聞言態度便友善了許多，拱手還禮道：「原來是賀總鏢頭，失敬了。」

賀守成道：「你是三絕老人的大弟子鍾虹？」

鍾虹道：「正是，賀總鏢頭怎識得在下？」

賀守成道：「早在半年之前，江湖就有人傳說令師將在這兩天放你們師兄弟下山，在下立刻趕了來，希望與你們師兄妹談談。」

鍾虹道：「奇怪，家師遣我們下山之事，怎麼半年前就有人知道了呢？」

賀守成道：「賀某人是從一些江湖朋友口中聽到的，至於他們怎知此事，賀某人却未追問。」

鍾虹道：「家師將在今天遣我們下山，事前並未向任何人提起，我們也是前幾天才知道的，而家師最近一年並未離開三絕洞，何以居然有人在半年前就知此事，寧非怪事。」

賀守成道：「也許令師曾經對人說起過。」

鍾虹道：「家師非但未曾離開三絕洞，而且最近一年之內亦無人造訪。」

賀守成「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此事確然有些蹊蹺，好在此事並非嚴重之事，老弟大可不必追究了。」

鍾虹一對星目緊盯着賀守成，面露精明的表情道：「賀總鏢頭要跟小可談些甚麼？」

賀守成輕咳一聲道：「這個……事情是這樣的，令師三絕老人乃當今武林首屈一指的武學大師，許多年前，令師所造就的三個門徒甫一出道即轟動武林，因此……因此這回你們師兄弟三人藝滿離師，甚受江湖人物的注目。」

鍾虹有些不耐道：「這又怎樣？」

賀守成道：「老弟這回下山，可有何打算？」

鍾虹道：「小可有何打算，與總鏢頭何干？」

賀守成又咳了一聲，笑道：「是這樣的，賀某人所開設的鏢局，可說是蜀境一地最大的鏢局，爲了擴展業務，必須增聘鏢師，你老弟既是三絕老人的得意高足，充當鏢師自是勝任愉快……」

鍾虹一笑道：「原來總鏢頭是要聘請小可作爲貴局的鏢師。」

賀守成道：「不只是老弟，令師妹亦在賀某人擬定聘請之內。」

鍾虹笑問道：「做你的鏢師有多少酬勞？」

賀守成道：「一般鏢師，每月餉銀頂多是二十兩銀子，你們師兄妹非常人可比，賀某人當然優禮相待，絕不會叫你們吃虧。」

鍾虹道：「多少？」

賀守成道：「月餉五十兩之外，每年更有分紅，數目最少兩百兩銀子。」

鍾虹聽了哈哈笑道：「總鏢頭，承你看得起，小可非常榮幸，不過我們師兄妹在三絕洞苦練八九年的武功，爲的可不是區區幾百兩銀子。」

賀守成道：「當然，當然，談錢未免太俗氣了，不過人總得有事情幹才成，而幹事總有酬金才對，再說——」

鍾虹打岔道：「別說了。」

賀守成一怔道：「老弟莫非嫌少？這樣好了，爲了對你們師兄妹表示敬意，月餉加倍付給，一百兩銀子！」

鍾虹笑道：「還是太少。」

賀守成道：「不少啦！老弟不妨去打聽打聽，誰要是肯出價一百兩銀子聘請一個毫無走鏢經驗的人當鏢師，賀某人這顆腦袋給你！」

鍾虹道：「既是如此，總鏢頭請便，小可二人要趕路了。」

賀守成呆了一呆道：「老弟要多少酬勞才肯應允？」

鍾虹道：「我們師兄妹過去八九年在三絕洞吃足苦頭，如今好不容易藝成下山，你賀總鏢頭只花一百兩銀子就要我們替你賣命，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每月沒有千把兩銀子，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賀守成聽了不禁苦笑道：「每月千把兩？嘿嘿，若有這麼高的酬勞，賀某人立刻關掉鏢局，應聘去了。」

鍾虹道：「每月一千兩銀子，要麼小可二人立刻隨你去，否則請讓路。」

賀守成側身讓開道：「請。」

鍾虹和徐佩英相視一笑，一起舉步上路，兩人走出老遠，回頭已看不見賀守成，鍾虹才開口笑道：「這姓賀的眞是莫名其妙，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他也不想想，咱們師兄妹豈能委身爲鏢師，莫說一千兩銀子，再加一千我也不幹！」

「再加四千呢？」

黑暗中，忽然有人搭上這麼一句話！

鍾虹面色微變，一剎腳步道：「甚麼人？」

「我。」

隨着話聲，一條黑影倏然在他們面前出現，來者正是龍虎會虎旗堂主胡登科！

鍾虹斜眼冷望他道：「你是何人？」

胡登科道：「江湖第一大帮會，龍虎會虎旗堂主，姓胡名登科。」

鍾虹早已聽說過龍虎會這個帮會，聞言面色一變道：「原來是胡堂主，幸會了，有何賜教麼？」

胡登科道：「老夫奉會主之命前來重金禮聘二位入會，希望二位不要拒絕。」

鍾虹問道：「聘請我們師兄妹入會幹甚麼？」

胡登科道：「龍虎會樂於收納天下英雄好漢，二位是三絕老人的高足，若是願意入會，職位自是不低；我們會主當予二位以三品武士之職。」

鍾虹道：「三品武士有多大？」

胡登科道：「本會一品武士只有兩個，即是會主和副會主，二品武士只有四個，即是龍旗堂主與虎旗堂主以及龍虎二護法，龍旗和虎旗各有三品武士十二人，這是本會最高職位。」

鍾虹問道：「能比你這位虎旗堂主高麼？」

胡登科聽了有些不悅道：「老夫乃是龍虎會的元老人物，你們二位初入會即已被封爲三品武士，此乃無上之光榮，怎可與老夫相比？」

鍾虹笑道：「每月餉銀五千兩？」

胡登科點頭道：「不錯。」

鍾虹道：「這倒相當優厚啊。」

胡登科道：「當然，朝中大員也沒有這樣優厚的收入。」

鍾虹道：「你胡堂主每月的餉銀是多少？」

胡登科道：「你問這幹麼？」

鍾虹道：「了解一下嘛。」

胡登科道：「等你們正式入會之後，自然會知道，現在不必知道這些事情。」

鍾虹笑了笑道：「胡堂主，如果小可能夠擊敗你，不知貴會會主肯給小可甚麼樣的職位？」

胡登科眉頭微皺道：「老弟，也許將來你能夠取代老夫而登上虎旗堂主之位，不過本會收納之人並不只武功高强即可，還須有赤誠效忠之心才成。」

鍾虹含笑道：「既然如此，你怎知小可一定會對龍虎會赤誠效忠而敢聘請我們師兄妹入會？」

胡登科道：「這個……二位如肯入會，便表示有誠意，至於是否赤誠效忠，自然須要一些事實來證明。」

鍾虹道：「甚麼樣的事實？」

胡登科道：「我們要你幹甚麼，你就必須盡力去完成，至死不得違抗。」

鍾虹道：「你們會主是誰？」

胡登科道：「這個……你現在不必知道。」

鍾虹道：「你們要重金禮聘我們師兄妹入會，却不讓我們知道會主是誰，這不等於把我們當作傻瓜麼？」

徐佩英忽然插口道：「師哥，別跟他嚕嗦，咱們走吧！」

鍾虹微微一笑道：「胡堂主，你看敝師妹有些不耐煩了。這樣好了，你去告訴貴會會主，就說如肯聘請我爲龍旗堂主，聘請敝師妹爲虎旗堂主，我們師兄妹或可考慮考慮。」

胡登科一聽他口出不遜，不禁動怒道：「本會願意聘請你們入會，是你們無上的光榮，你怎可不知足，獅子大開口？」

鍾虹哈哈笑道：「小可自認有此能耐，你胡堂主要是不服，咱們不妨走幾招試試！」

胡登科面色變得很難看，沉聲道：「你在向老夫挑戰？」

鍾虹點頭道：「是的。」

胡登科大怒道：「好小子，你不過是個初出道的雛兒，竟敢如此囂張，莫非認爲老夫制服不了你麼？」

鍾虹又點頭道：「是的，你胡堂主若能勝得小可一招半式，小可便跟你走，接受貴會的聘請。」

胡登科聽他這樣一說，心中暗暗一懍，思忖道：「這小子目空一切，眞是可惜！不過我若不敢應戰，消息傳到會主耳中時，我這個虎旗堂主便幹不成了，罷罷罷！今天就拚老命跟這小子幹一幹了！」

於是點頭道：「好，就這麼一言爲定——請！」

雙掌一錯，準備迎戰。

鍾虹見他赤手空拳，便道：「你不使用兵器？」

胡登科道：「有，但此行是來聘請你們入會的，禮貌上不宜携帶兵器。」

鍾虹問道：「你使何種兵器？」

胡登科道：「老夫甚麼樣的兵器都能使，不過，今天就以這雙空手跟你較量較量！」

鍾虹搖搖頭，拔出「龍刀」拋給他，道：「這把刀借給你。」

再轉對徐佩英道：「師妹，把妳的刀借給我。」

徐佩英便將自己的龍刀扔給了他，他們師兄妹三人各有一把龍刀，它是精鋼打造的，刀身兩面各鏤刻着一條龍，式樣非常精美。

本來刀身鏤刻龍形並不稀奇，這樣的刀多得很，但自從三絕老人以其龍刀、鵝拳、流星珠技壓武林成爲當世第一高人之後，各地武林英豪爲了對三絕老人表示尊敬，此後就無人使用「龍刀」了，而「龍刀」也就成了三絕老人一門獨用的標誌。

胡登科接住了鍾虹拋給他的龍刀，心情反而更加沉重，因爲自己手上有了兵器，如果再輸給對方，那就更沒話說了。

他很担心一世英名會斷送在鍾虹手上，不過表面上當然不肯示弱，當下悍笑一聲道：「好，老夫久聞『龍刀』之名，今日正好領教領教。」

鍾虹一笑道：「請準備，小可要發刀了。」

胡登科馬步一沉，刀橫胸前，很沉着地道：「你來吧！」

不料「吧」字甫出口，眼前突然爆起一片炫目的銀光，勢如閃電交擊！

胡登科大吃一驚，急忙滑步往旁竄開，同時胡亂的揮刀掃了出去。

所謂「胡亂」，是因他根本看不見鍾虹的人，沒能看準部位出刀攻擊之故。

「噹！」

一聲巨响，胡登科只覺自己的刀碰上了鍾虹的刀，虎口爲之一痲，手上之刀險飛去，不由得心頭大大一懍。

他的「虎風三十六掌」向以內力雄渾聞名於世，雖說這時使的是兵器，但一刀揮出的力道仍是極之强猛的，自認只要碰上鍾虹的龍刀必佔上風無疑。

不料一經接觸之下，自己的虎口反被震得發痲。

這種情形可說是數十年來少有的事，怎不叫他大吃一驚？

爲甚麼鍾虹年紀輕輕就已練成如此雄厚的內力？

莫非這就是三絕老人「龍刀」的厲害之處？

方自暗忖間，鍾虹的刀光又似澎湃怒浪疾捲而至，好像在黑夜裏燃起百盞燈火，光芒照得人眼睛幾難睜開！

胡登科一生會過的「刀客」不計其數，像鍾虹這般刀法凌厲絕倫的人却是第一次見到，他簡直不知如何招架，只好連連縱身竄開。

鍾虹得勢不饒人，龍刀越出越快，到後來閃閃刀光已將胡登科整個人包圍起來了。

徐佩英看了微微一笑道：「師哥，別與他作耍了，咱們還要趕路呢。」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寂寞高手（三）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秋水在莫愁湖畔，因爲聽到幾曲熟稔的歌聲，使他想起久別的唐方。他走來走去，神情十分落寂。趙師容在他的附近，一看蕭秋水的神情，就知道他滿懷心事，也知道他想什麼。於是趙師容便問蕭秋水要不要到蜀中去。蕭秋水被對方看破自己心思，只好坦然承認很想念唐方，但唐門家規甚嚴，去到蜀中，能否見到唐方，大有疑問。趙師容見他猶豫不決，便善言鼓勵對方去一趟，否則遲了，恐怕佳人已屬沙咤利。蕭秋水想了想，反問趙師容，要不要回去一趟見李帮主？趙師容苦笑搖頭。但堅持明天要爲蕭秋水設宴餞行……

噩耗傳湖畔

三把劍的人

無星有月。

楊柳岸。

請柬

人：屁王、鐵口、鐵頭、雜鶴、鐵釘、好人、大肚、見鬼。

時：今晚。

地：湖畔。

做什麼：送蕭大哥。

金陵趙師容敬邀

（不來的是烏龜王八蛋）

其實就算趙師容不加上最後那一句，有菜吃、有酒飲、有蕭秋氷的地方，這干人也準到，何況加了後來那一句……

× × ×

一碟三絲炒豆芽、一碟薑醋香螺，一盤羊舌簽，外加一盤廣東人愛吃的毒蛇羹，還有的菜，還未上來，在桌子邊的人，早已不知暗吞了幾口唾液。

驚聞幫主喪

絲」的三種肉香，撲鼻攻來，加上香螺，羊舌的鮮味騷味，更令人垂涎三尺。對於「廣東三虎」而言，最吸引他們的還是那盤「蛇羹」，却仍是只有乾瞪眼，流饞涎的份兒，因爲「鐵釘」李黑和陳見鬼二人，始終未見出現。衆人實在餓得緊，月明風清，湖水泱泱，也無心觀賞，鐵星月「咕嘟」一聲，又吞了口水，心裏嘀咕道：「你奶奶的，死黑佬和陳見鬼，難道私奔去了不成？」

邱南顧更餓得端的是非同小可，眼見已待了大半時辰，菜都冷了，然而李黑和陳見鬼仍是不來，當下用鼻子長長吸一口氣，誰知趙師容煮出來的菜餚是吸氣不得的，這用力一吸，更加餓了，「吧嗒」一聲，口水滔到了桌上。

施月皺了皺眉，啐道：「你眞該圍個肚兜兒再來！」

邱南顧實在餓到不得了，「崩」地一拍桌子，叱道：「不管了，吃了再說。」

衆人都抓起筷子，正要動筷，望向蕭

秋水，蕭秋水微笑搖了搖頭，望向西斜的月兔，臉有憂色，衆人都素來遵從這大哥一擧一動，只好快快放下了筷子，蕭秋水低聲蹙眉道：「奇哉怪也。李黑和陳見鬼總還不來？陳見鬼有熱鬧可趁，焉有不來之理？李黑向來言而有信，好玩喜鬧，更少不了他……。」說到這裏，又重覆了一句：「他們斷不可能不來的。」

這時趙師容端菜出來，熱騰騰的菜香，逗得大家饞涎大起，大肚和尚用鼻子索了索，跳起來道：「是龍虱蒸禾虫，好吃好吃。」

趙師容笑道：「還有『老貓燉盅』哩，都是你們嶺南人最鍾意吃的……」說到這裏，瞥見蕭秋水微憂的臉色，再睨見座上兩個空位，心裏已知八分，道：「怎麼，黑豆和見鬼還未至麼……？」

這句話一問了出來，忽傳來一聲大喝，數聲兵刃交擊之聲，只見一名白衣如雪，惟袖至肘止，裾至膝止，宛若被人齊手削去一般，十分陡然，這人威頎如斯，每出一劍，必喊一聲，手中劍時暗時亮，暗時呈米色，亮時如血鮮紅。

這人一口古劍，力戰二人，正是李黑和陳見鬼，旁有一人，著熟羅長袍，臉無表情地垂手在旁觀戰。

鐵星月一見這情景，端是憤然大怒，叱道：「賊斯鳥，原來是你這大猩猩害得大爺我沒飯吃，大爺我——」上前就要湊一份脚兒，趙師容輕輕一飄，飄至鐵星月身前攔住，低聲道：「瞧瞧再說。」

只聽嘩啦一聲，那高大的人血劍一展，陳見鬼空手接下對方一擊，對手竟以劍身發出「劈空掌」力，陳見鬼收勢不住，蹬蹬蹬，又蹬蹬蹬地退了六步，還是穩不住椅子，不由自主地再退了一步，「砰」地背後撞在一棵梨樹幹上，「喀喇喇」梨子震掉得如雨驟落。便在這時，李黑滴溜溜地一轉，已閃至那人背後，一出手，就抓向那人背後「神道穴」去。

那人大吼一聲，返過身來，銀色月光下一朝相，趙師容等心裏都突地一跳，那人高壯如牛，但却是鬚髮皆白的老人，那老人一回身，李黑的手抓到了他胸口，一拔不動，那老人一劍就斬了下來。

施月瞧得清楚，不禁發出一聲驚呼。豈知劍斬到一半，老人陡然停住，瞪住李黑，搖搖頭，又再搖搖頭，咕嚕道：「不成。」又搖首道：「不成，你沒兵器，勝你不算英雄。」忽自後抄了一把長劍，掟向李黑，喝道：「這劍跟你黑白相配，你拿來跟我鬥鬥罷！」

李黑接在手裏，「刷」地拔出長劍，這劍比什麼劍都長了一倍，足有七尺餘長，劍身清亮，却刻有幾個字，李黑睜大豆眼咕溜溜地一轉，頓時呆了一呆，道：「白豬王子劍？」

趙師容和蕭秋水互覷一眼，原來「白豬王子劍」係昔年鑄劍名家白朱的成名寶劍。白朱雖是劍匠，但劍法自成一家，武功甚高，自稱劍術無雙，戛戛獨絕，爲人滑稽突梯，又嗜著白衣長袍，儀容高雅，講究排場，所以人多稱之爲「白豬王子」，他的成名寶劍自然就連帶地被稱爲「白豬王子劍」了。

這白朱大師後來遇到了另一個也是喜穿白衫的劍客，外號「千手劍猿」的青城劍派掌門藺俊龍。藺俊龍也是一把年紀，但武功偏走輕靈慓捷一路。他的年紀雖大，但出起手來，十個年輕小夥子加起來也比不上他老人家一人快疾。在「神州奇俠」故事系列中第一回「錦江四兄弟」中，曾提及「武林三大劍派」，即浣花劍派、鐵衣劍派、滄浪劍派，浣花劍派蕭家，已爲權力幫及朱大天王所滅，鐵衣劍派應欺天則爲武當太禪眞人所殺，滄浪劍派是權力幫的傀儡。

其他著名的劍派，有「十字劍派」、「華山劍派」、「南海劍派」、「終南劍派」、「天山劍派」等，「十字劍派」孫天庭已爲朱大天王所弑，「華山劍派」冉眞子也死於南宮無傷刀下。「南海劍派」投入權力幫後，鄧玉平即爲「人王」，敗死于鴻門，「天山劍派」於山人及婁小葉，一退隱江湖，一爲蕭秋水所殺，「終南劍派」近已沒落。劍派既沒，只剩下成名的劍手。

「廣西三山」中的顧君山、杜月山、屈寒山，先後死亡；「七大名劍」當中，蕭西樓、辛虎丘、曲劍池、鄧玉平、孔揚秦、康出漁皆已斃命，剩下的只有孟相逢一人。至於「七大名劍」之前的「神州三劍」，「四指快劍」齊公子、「陰陽神劍」張臨意、「掌上名劍」蕭東廣都已亡故，「七大名劍」之後的「刀劍不分」林公子、「天狠殺劍」蕭易人、「黑白雙劍」蕭開雁，後二者皆已死去，林公子也消聲匿跡於武林近載。

這一來，只剩下了「滄浪劍派」、「華山劍派」錚錚然有分庭抗禮之勢，只是這些年來武林歷劫，能碩果僅存的聲威實力都大不如前。「華山」、「終南」、「滄浪」三劍派的名望，委實遠不如當年之「三大劍派」。

這藺俊龍可以說是歷盡江湖辛酸，但依舊風頭健、意氣豪的一名老劍客。——難道這白衣人就是？

李黑接過長劍，與老者的血劍鬪了幾招，只見一紅一白，如兩道飛龍矢走，煞是好看。李黑打了一會，罵道：「論劍法，我打不過你，不公平，不公平。」

藺俊龍一面打一面道：「什麼不公平！我可是有將劍給你哇！」他雖說着話，手底下忘一點也不含糊，宛若千劍萬劍，刺向李黑。

李黑已經算是一個極其靈活的人了，但被這手脚捷便如猴的老頭子一連串攻了下來，竟已一口大氣都喘不過來，但他刁鑽古怪，假裝要說話，「千手劍猿」便手下一慢，想待他說出話來再攻，不料李黑伸脚一勾，把藺俊龍摔得一個踉蹌，險些摔了一個大跤，李黑笑嘻嘻地道：「我又沒練劍，你給劍我又有何用？」

藺俊龍氣得哇哇大叫，挺劍要追斬李黑，李黑武功本不如藺俊龍，唯兩年來跟蕭秋水學得了不少本事，藺俊龍確也奈不了他的何，二人追追打打的，陳見鬼在一旁忽揚聲叫道：「喂，老頭子，把你那『血濺秦淮劍』也給我罷，我要跟你比比劍法！」

藺俊龍眼睛都亮了：「好哇！你會使劍，給了你又何妨，我就用『中州遺恨劍

』跟你鬪鬪！」

趙師容等聽得此語，更確信這威風凜凜的老頭子確是「千手劍猿」無疑。原來「千手劍猿」藺俊龍一人三劍，稱著江湖，第一柄劍就是原為鑄劍名匠白朱的「白豬王子劍」；第二柄劍却叫做「血濺秦淮劍」。

原來終南劍派一脈之沒落，乃因這「千手劍猿」一手造成的。「終南劍派」老掌門人尹陰冰及一干門人，投効權力帮，藺俊龍看不過眼，便指名挑戰，秦淮一役中，集師徒二人之力，竟血染秦淮河，江湖上從此沒了「終南劍派」四個字。

而當時他仗着手中一柄隱透血紅色的卓絕長劍，連挑下終南劍派五大高手，此役他頗為得意，是故稱此劍為「血濺秦淮劍」。

第三柄劍，他持在手上，劍身方正，並發出一種淡淡的黃芒。這劍看來平凡無奇，但却是藺俊龍本身最珍視的一柄劍，原來這把劍，是他少年時參加過一個帮會，帮會中的老大對他恩厚義重，特別惠贈的，只是後來他潛心修練劍法，致使疏遠了帮中的老大，會中的義結兄弟姊妹，待他再回來時，帮會已烟消雲散，面目全非，昔日兄弟，死傷散亡，無復存矣。

他心懷憾恨，故將他這一柄劍稱為：「中州遺恨劍」。

他生平最喜與人鬪劍，本與李黑格鬪，見他身法靈敏，與自己實不遑多讓，心中竊喜，可惜李黑不諳劍法，如此鬪將下去，終究沒趣，而今聽陳見鬼指名與他挑戰，喜忙不迭，見他手中無劍，便把「血濺秦淮劍」交予他，便要決鬥起來。

陳見鬼接過長劍，冷笑一聲，一劍刺來，這一劍淩厲非常，破空生風，藺俊龍不敢大意，接過一劍，心中却好生失望，知道陳見鬼的劍風雖然霸道，但却不是正宗劍風，而是藉劍使出拳脚功夫而已。

陳見鬼跟他打了十七八招，戰之不勝，而所學劍招無多，很快便黔驢技窮，弄得個灰頭土臉，情知若換成拳脚之戰，藺俊龍必硬是要鬥劍，忽心生一計，停劍叫道：「老猴子，論劍法，我打不過你，今日你算是合當遭刼，蕭大哥不算，這裏還有一位一流劍客，在等着把你打得顏面掃地！」

陳見鬼說打就打，要停遽停，藺俊龍鬪得性起，險些收勢不住，正想破空大罵之際，既聽陳見鬼如此說，便喜道：「在那裏？」

陳見鬼哼道：「算了罷，這人名頭响了半邊天，他今日手上無劍，否則必會把你治上一治，你還是不要見他的好！」

藺俊龍聽得怒火中燒，又大為好奇，罵道：「胡說八道！他在那裏？我不跟他鬥鬥，誓不姓藺！」

陳見鬼斜乜着他，道：「你眞的胆敢麼？」

藺俊龍把胸一挺，虎虎有威，向着衆人喝道：「有何不敢！」

「好！」陳見鬼伸手一指，道：「就是他！」

× × ×

他指的是大肚和尚。

這不但令大伙兒都怔住，連大肚和尚都不敢相信，陳見鬼指的居然是他。

他自己不禁指了指大蒜頭鼻，又遙指指陳見鬼手上的劍，目中都是迷惑。

陳見鬼却用力而又肯定地點了點頭。

大肚和尚差點就要罵出一句：「見鬼！」自出娘胎到現在，他一生人除了伸手奪取敵人手上的劍外，却是從來也沒碰過劍。

——幾時却成為陳見鬼口中那：「一流的使劍高手」？這怎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大肚和尚見藺俊龍一副掘着了寶似的，向自己走來，心頭不禁發急，將掌横貼於胸前，叱道：「死陳見鬼，我那會…」

陳見鬼接道：「他那會拳脚功夫，當然不是你老的對手了。」

藺俊龍見那光頭凸肚的和尚，一提手式，又是掌法，不禁皺起眉心，却聽陳見鬼如此說，他心中直樂了出來，將手中劍往大肚和尚處一拋，道：「劍我這裏有，你接着了！」

大肚和尚滿頭霧水，只好接過，只聽陳見鬼笑道：「喂，老馬騮，我的劍法也不錯，你先比下了我，再來鬪鬪和尚！」

藺俊龍大笑道：「要以劍法擊敗你這斷鳥又有何難！」

陳見鬼一副有恃無恐地道：「不難就請進招罷。」

藺俊龍喝道：「瞧着了！」伸手往後一摸，不禁一楞，原來他三柄劍，都不見了，回心一想，再一個一個的瞧過去，才知道自己三把劍，「血濺秦淮劍」落在陳見鬼手上，「白豬王子劍」執在李黑手裏，「中州遺恨劍」也揸在大肚和尚手中，——自己變成了沒有劍。

藺俊龍此驚非同小可，正要哇哇大叫，陳見鬼突地一個跳躍了過來，把劍一揮，左手揑了個劍訣，嚷道：「你要比劍麼？好呀！來罷！」

藺俊龍氣歪了鼻子，叫道：「我沒有劍哇！」

陳見鬼笑嘻嘻地道：「沒劍麼？那空手來奪啊！」

其實藺俊龍劍法雖好，硬功夫却不如大肚和尚，拳脚招式亦不及陳見鬼，身法靈活也難強過「鐵釘」李黑，又如何能憑一雙肉掌，將劍奪過來，當下氣得一跺足，怒道：「奪就奪，有什麼了不起！」兩掌一交，就要硬闖過去施展空手入白刄之技。

忽聽一個聲音道：「阿鬼，別亂來。」陳見鬼登時怔住，乖乖垂下了手，藺俊龍返頭，只見一個眉如遠山，眼如明月的留髭青年人，却掩抑不住風霜之色，雙目欣賞地望着他。

藺俊龍正待破口大罵，但見着此人，想罵的話頓時吞回了一半，問道：「你是誰？」

那人笑道：「蕭秋水。」

藺俊龍的眼睛亮了一亮：「你是蕭秋水？」

蕭秋水笑了：「我是蕭秋水。」他頓了頓，又道：「你就是『千手劍猿』老前輩？」

藺俊龍見對方如此有禮，倒是一楞，李黑却搶着道：「這老而不本跟我們河水

不犯井水，今日一個青衣人來求見大哥你，這老不死在一旁聽見你的名字，就嚷着要來和你比劍，我在旁聽了就不忿氣，說：你要跟我大哥比武，才得贏了我！誰知這老傢伙就是不肯比武、比功、比拳脚、比輕功、比暗器，却只要比劍術……嘿嘿嘿，不然的話，哼哼哼……」

藺俊龍氣得跳了起來，戟指道：「嘿嘿嘿，你這麼黑，還敢『嘿嘿嘿』！你們要賴，不敢比劍，我不敢也要你敢！」

蕭秋水輕聲叱道：「黑豆快別如此無禮。」原來藺俊龍為人雖暴躁魯莽，但在武林中，也算是泰山北斗，頗有俠名，尤其是朱大天王與權力帮兩派，對他威逼利誘，他就是不從，可算得很有骨氣。

藺俊龍瞧着蕭秋水，打量了一會兒，道：「唔，好，看來你還像話，據說你是天下名門各派中現存劍法最雜、劍術最好的一人，來來來，咱們來比，勝了我也叫你『大哥』。」

陳見鬼哈哈叫道：「好哇，老不死，要叫大哥，可是你自己話的呀，別回頭又說我們用語言來擠兌你，誆你入彀！」

蕭秋水笑道：「藺老前輩劍術無雙，這場不用比了，我承認前輩劍法第一便是了。」

藺俊龍仰天哈哈笑道：「好極，好極……你既然承認輸了，也省得我老人家動手……」

誰知「雜鶴」施月一句：「呸！」接下去說：「好不要臉，蕭大哥讓你一隻手，都能打敗你！」

藺俊龍怒不可遏，道：「若他能讓我單手而不敗，我，我就……」

鐵星月又狠狠地「呸」了一聲，截道：「胡吹牛皮，亂吹法螺，害得人家餓了半邊天，還說風凉話，正是無胆匪類！」

藺俊龍一聽，實為之氣結，道：「好，好，好，如果我輸了，我就將這三把劍，一生追隨你們，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

衆人一聽，盡是譁然。蕭秋水心中不忍，笑道：「這樣好了，若藺老前輩與我交手，我當以劍法討教，不過既不用手，也不用脚……」

藺俊龍一聽，頓時啼笑皆非。初時他以為對方若用拳脚，恐非浪得虛名之輩，却知他用的是劍，而且居然不動手，不抬脚，心中笑忖：難道他用口不成，當下將心一狠，道：「好，既然如此，可是你說的，我敗在你手下，則追隨你一輩子，永無怨懟。」

蕭秋水笑道：「很好。」當下抱拳唱喏，位居下首，一副讓前輩先出招的恭謹。其實他之所以托大其詞，無非覺得以自己身懷武當、少林、權力帮、朱大天王麾下八大高手的武功，加上「無極仙丹」，浣花劍派、杜月山、梁斗等之調教，又得「少武眞經」之助，要勝藺俊龍，實非難事，只是如此勝之不武，自己也有心試一試「忘情天書」的實力，故此決意考驗自己，不動手足，迎敵藺俊龍。

藺俊龍心忖：今日不給些厲害你瞧瞧，倒教人小覷了。這時陳見鬼、李黑、大肚和尚三人已將劍扔回給他，藺俊龍先將兩劍插回劍鞘，手中執「中州遺恨劍」，忽走前三步。

這三步跨中帶縱，驟然間與蕭秋水拉近了距離。

本來他手中劍約莫三尺，這一下與蕭秋水也恰好三尺不到，正是劍法最好發揮處。

藺俊龍畢竟是一流劍術名家，未出襲前，早已先聲奪人，一出手，就要人無可閃躲。

但就在他步已跨出，長劍在手猶未出招的刹那間，蕭秋水臉帶微笑，忽然跨出了一步。

這一來，變成了劍長人近，藺俊龍衝鋒之勢為之一窒，為了把穩距離，只好退了一步。

他這一退，蕭秋水又踏進了一步，與他退步同時，這一下，又欺入藺俊龍的中鋒。

藺俊龍無奈，只得又退了一步，蕭秋水即刻又跟進了一步；這一退一進間，藺俊龍一劍未出，已被逼退了三大步。

藺俊龍驀又退了一步，為的是拉開距離，蕭秋水自然也跟進一步，使得藺俊龍的長劍無法發揮，豈料藺俊龍這一退步，原來是假的。

他不退反進，走前了一大步，他身形高大，這一招等於是跟蕭秋水來個臉對臉站，他迴手一劍，反刺蕭秋水背心。

這一劍招，可有名堂，叫做「回天乏術」，藺俊龍見蕭秋水尚未動手，已把他逼退三步，額上有汗，本對蕭秋水印象不惡，不欲殺傷他，但這一下不敢再輕敵，只好全力出手，以自己身體碩大塞死蕭秋水，一方面欺他不能出脚出手，才出此絕招！就在這一霎眼之間，蕭秋水倏然不見了。

一陣風掠過。

楊柳飛送。

柳色青青。

蕭秋水却已到了楊柳梢上。

那天地間無路可遁、無地可活、無處可逃的一塞一擊，却依然如風吹過，困不住蕭秋水。

藺俊龍的劍收勢不住，刺入自己的胸膛。

劍只刺入一分，蕭秋水一揚手，一條楊絲「嗤」地破空射出，「喀噹」地打在藺俊龍劍身上，藺俊龍只震得手腕發麻，立時消了力，那劍便止住刺不下去了。

藺俊龍呆立當堂。

趙師容在一畔笑着問：「你用的是什麼兵器？」

藺俊龍只得答：「劍。」

趙師容盈盈笑問：「你使的是什麼武功？」

藺俊龍只好答：「是劍法。」

趙師容笑晏晏地說：「蕭大哥以你的劍和你的劍法贏了你，而且未動一手一足，——這，算不算數？」

趙師容說完之後，臉色忽然有些不定了起來。

這原因殊為難說，却只是趙師容心中的一種感覺。

她為蕭秋水說這些話時，忽然只覺得有些什麼不妥，究竟不妥些什麼，却一時說不上來。

青衫客的具面

趙師容忽然對那在一旁的身着熟羅長袍人。那人臉無表情，神色木然，乍然看去，就像一座雕像一般。

那人着寬鬆的青絨綢布，連身裁肥瘦也看不出來，眼睛也沒望向這邊來——甚至也沒望向那邊去，他對場中一切，似毫不關心，無論發生天大的事，他也沒多望一眼。——他是誰？

× × ×

藺俊龍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一陣灰，一陣紅，忽然咆哮道：「不算！不算！這是我一時失手……」

蕭秋水趨前一步，謙遜地道：「藺老前輩如還要賜招，晚輩在此候教。」

藺俊龍把「中州遺恨劍」往土中一插，刷地拔出「血濺秦淮劍」，只見如血影重重，一疊又一疊，壓向蕭秋水。

蕭秋水見藺俊龍再不打話，知其必出全力，一陣風吹過，劍割微風，造成急捲的氣流有些刺目——蕭秋水輕如落葉，已飄到藺俊龍背後。——蕭秋水的步法正是以「風流」一訣，擊敗藺俊龍。

原來「忘情天書」中所載的技法共十四訣，即「天意」、「地勢」、「君王」、「親思」、「師敎」、「金斷」、「木頑」、「水逝」、「火延」、「土掩」、「日明」、「月映」、「風流」、「雲翳」等十四法門，乃法天順自然，藉大自然一事一物，天地人一情一態，融化入武功之中，以打擊敵人。

「風流」便是其中之一。

蕭秋水以「風流」一技，藉風飄過，使藺俊龍險些反刺着中了自己。

這次蕭秋水「飄」到藺俊龍身後，藺俊龍背後忽然好似多了一隻手，「白猪王子劍」不住向蕭秋水身上九大死穴，三十六道要穴，七十二門大穴刺來。

只見劍光耀眼生花，月光照在劍身上，好似太陽一般亮，另一柄劍却越來越短，短得似烙鐵一般，——月光怎會有如此亮燦閃爍？

——當「千手劍猿」藺俊龍醒悟這一點時，已經來不及了。

蕭秋水已不見了。

蕭秋水在那裏？——藺俊龍已無暇兼顧了。他的左手血劍已不住地發了出去，無可遏抑，右手金劍也不斷地一招接一招，無法制止，就如一枚大陀螺一般，在地上不住旋轉，無法停頓。

藺俊龍發覺自己已沒了對手，可是自己却無法終斷自己的劍招，他唯有將左手血劍右手金劍不住交碰在一起，發出「兵兵叮叮」的密集响聲，汗珠如結痂一般凝在額上，眞可謂「越打越忙，應接不暇」。打到最後，「千手劍猿」越戰越快，只見紅光金光交映成一片，「咄！」地一聲，紅白兩道光芒驟射，「嗤嗤」，一柄插在花叢中，一柄釘在梧桐樹幹上。

暗香流動。

月靜。

無聲。

× × ×

蕭秋水在月下。

月芒披在他肩上，如靜柔的披風。

——剛才便是他的「月映」法。

× × ×

藺俊龍在一陣凉風吹來後，才知道他的衣襟已濕透了。

在他雙劍不禁要互搏之際，他心裏清楚得很：若蕭秋水要從旁橫加辣手，縱有十個「千手劍猿」，也只得死了——不管蕭秋水是用頭撞或用任何方法，都可以輕易取他性命。

在寧靜的月夜下，藺俊龍却毛骨悚然起來，陡然想起兩個字：「妖法？」

——莫非是妖法？

但天下間那有如此「正氣的」妖法？

只聽蕭秋水謙恭地問：「老前輩還要不要試試？」

× × ×

藺俊龍狂吼一聲，身形一撲而起，半空三折三展。

三柄劍分金、紅、白三道光芒，直套蕭秋水。

他的人也隨劍芒之後，攖了過去。

拳脚雖非他在行，但也拚這一拚。

這一招，是他的拚命絕招：「風塵三俠」。

這三柄分三個方向，射向蕭秋水，蕭秋水若退，就只有一條退路。

他就在那條退路上塞死蕭秋水！

× × ×

他的計劃和招式都好，但是對蕭秋水來說，却沒有用。

蕭秋水既不退，也沒用手格。

他躍入水中。

他本不諳水性，但「水逝」一術，根本不必熟水性。

水花四濺，濺得三柄劍失了準頭，向藺俊龍回射過去。

藺俊龍本可閃躲，但水花濺漪時，也遮蒙住他的視綫，——他看不到。

他只看到水花又紅又金又白，成各種色調，好美。

就在這時，三柄劍已撕破水花，劈臉向藺俊龍射到。

藺俊龍外號「千手劍猿」，出手自然快捷，就在這等情形之下，也在千鈞一髮間接下了兩柄劍。

「血濺秦淮劍」和「白豬王子劍」。

但「中州遺恨劍」已來不及接了，那劍往他咽喉射來，若被刺中，便眞個是「遺恨」了——「千手劍猿」居然死在自己劍下！

却在這時，蕭秋水及時出現了。

他一口咬住劍身。

他銜住劍身的時候，劍尖離藺俊龍喉嚨只不過半寸不到。

× × ×

蕭秋水尚未吐出「中州遺恨劍」，藺俊龍却已一頭跪了下去，叫了一聲：「大哥！」

× × ×

那長袍青衫人依然沒有作聲，倒似場中的事，與他全然無關似的。

趙師容這才發現這人臉上戴了面具——一張極像眞人的面具，但沒有一點生息的面具。

——說不定這面具眞的是從一張沒有生氣的人臉上撕下來的。

想到這裏，連身經百戰的趙師容，也不知怎的，在微風冷月下，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

× × ×

「千手劍猿」藺俊龍從此以後，就因而跟定了蕭秋水，他的脾性正好與李黑、胡福、陳見鬼這等人臭氣相投，正是一羣活寶。

蕭秋水當然高興。可是他接下來第一句話是問向那青衫人。敢情他和趙師容的感覺一樣，覺得這青衫人很特殊，至於爲什麼特點，有什麼特別，又說不上來。

× × ×

蕭秋水一拱手，唱喏道：「這位兄台請了。」

當然這是廢話。青衫寬袍人也沒多理，只是頷了頷首。

蕭秋水道：「兄台來訪在下，據說有事，却不知何事？」

這人微顫了一顫，低聲道：「我是來告訴你一件事的……」這人聲音很粗，蕭秋水覺得此人甚是神秘，却依然生有一種親切感，他心中不禁盤算着：這人究竟是誰……只是接下去青衣人所告訴的訊息，委實太過驚人，使得蕭秋水的思緒，遽然中斷，且思路頓成肢離破碎，頓使蕭秋水有茫茫天下，却無所適從之感。

「……我來告訴你的是，李沉舟已經死了。」

× × ×

聽到這句話，蕭秋水第一個意念就是：他不想活了。

——李沉舟都死了，他活着還有何意思？

但又在這瞬息間，他腦間又想起很多的人，有岳武穆、宗澤、韓世忠、劉錡等叱吒風雲、赤胆忠肝的大將軍……還有唐方一直到趙師容。

——想到唐方，他就覺得有一綫希望，要活下去。

——想到趙師容，他就想起李沉舟之死，最悲痛的……

——趙師容？對，趙師容！

——趙姊姊聽到了這消息會怎樣？

就在他轉頭去瞧趙師容的時候，他那刹間又想起李沉舟：那至遠至大，又鬱勃難舒的眼神……

× × ×

趙師容聽到了青衫人所說，她第一個反應就是：我不相信。

——這不是事實，我不相信。

她抬起頭來，蕭秋水這時正偏首望她。一刹那間，這女子變得如此脆弱，經不起任何風殘霜襲。這「趙姊姊」竟如殘英飛絮。

趙師容抬頭的時候，竟與那面具中的眼睛對視了一眼。那眼神無限深湛，如一湖水，既是柔和，彷彿也有淬厲，那人也是心裏一震：好一雙淚盈的眼……

趙師容說：「我不相信。」

青衫人道：「這消息不會有錯。」

趙師容雙眼看着青衫人，青衫人平板無生氣的臉，依然平板無生氣。但趙師容却有一種感覺，她感覺這青衫客所說的話是眞的，但她又却不能相信。

——不會的，李沉舟不會死的。

——李沉舟怎會死！

她知道李沉舟。李沉舟是一個看似恬淡活着的人，但是一個生要無枉，死要無憾的人：生，他要能驚天動地，死，他要能轟轟烈烈！

——大哥怎會如此靜悄悄的，離開了江湖離開了我，而去？

趙師容堅持不信。她上齒咬着下唇，一直重覆又重覆地道：「我不相信。」她想起她初認識李沉舟的時候，她在一個家族中，李沉舟是一個流浪的年輕人，她見到他，便放棄了一切，只等他再來。

可是他好久沒有再來了。她就一直等他，未婚夫婿來找她，她都冷然拒絕。果然有一日下午，他來了，宛似在水柳邊那千古以來等待良人的翠樓凝粧少婦人，他來了，她便越過家人、朋友、以及一切一切的束縛，跟他而去……此後便是江湖流浪歲月。

好苦，可是，好快樂。

她知道他有過很多女孩子，可是她沒感覺到嫉妒，因爲她是一個驕傲的女孩……直到有一天，她發現更驕傲的是李沉舟時，她忽然覺得，自己的存在，對李沉舟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她離開了他，他很温文的送走她，她知道他走後，他只剩下了一個人：在隨時都可能被吞噬的江湖詭譎風雲中。

——而今他竟死了！

——怎麼可以死呢？

趙師容還是說：「我不相信。」她堅定的想，返回去「映月軒」，去取炒好的一碟炒鴨掌出來。衆人見她鎭定地走回去，沒有人發任何一聲，只見她片刻即端了一碟菜，鎭靜地走了出來。

她如此的鎭定平靜，端菜的皓指甚至沒有多抖一下，但是就在她將菜放在桌子上的刹那，那碟菜忽然碎了。

粉碎。

碎片濺出來的時候，衆人才知道，趙師容用盡了一切能力來尅制自己心頭的激動，因此內力貫注指端，竟失手激碎了瓷碟。

碟子一碎，和着菜餚飛噴了出去，在趙師容的內力下，這些鴨掌和瓷片俱如暗器。

趙師容是何等身手，她驀然驚覺，雙手一陣急抓，把瓷片和菜餚都抓住，但就在她抓住這些東西的同時，她的身子又碰翻了桌面上的幾碟菜。

她身形展動，再抓住那幾碟菜，但又用力過度，菜碟粉裂，桌子掀翻，趙師容知無可再救，她蹲在地上，再也不動。

趙師容是何等身手？

而今她只蹲在地上，背向衆人。

衆人只見她背上的瘦肩，輕輕地抽動着。

衆人又僵住了片刻，蕭秋水走過去，柔聲道：「趙姊姊，我們去權力帮總壇看看，好不好？」

趙師容沒有回頭，只是用手撐住臉，良久，才把手攤開，聲音出奇地鎭靜：「他不會死的。」

蕭秋水用手拍了拍趙師容的秀肩，輕聲道：「所以趙姊姊也不應傷心的。」

趙師容忽將肩膀一沉，蕭秋水第一下

拍中了她，第二下撫拍落了個空。這在蕭秋水心中來說，似是微微一詫，臉上一下子燒辣辣起來。在趙師容心目中，却响起了一個誓言：——帮主，你不會死，你若眞的死了……我便不會對你不住。我也是烈性子的人。

她忽然有一種强烈的厭憎，平日蕭秋水待她，視如姊姊，她只覺得蕭秋水待她過份生疏；今日初聞噩耗，蕭秋水稍沾及她一下，她也覺厭惡。——帮主，你若死了，還有我，你的小容易兒，無論是誰殺你，我都要他比死還難過一百倍！

趙師容想着，緩緩站立了起來。在月光下，她有一種斷冰切雪石一般的堅決，她說：「我是要回去一趟。」

「慢着。」一個聲音說。

× × ×

說話的人是李黑。誰都知道趙師容說了這話是不能變更的。可是李黑是這干人中稍爲仔細、小心、精明能幹的。他接着說：「如果李帮主是死於非命，那末能殺他的人，他所擁有的實力、智力、功力和勢力，只怕比趙姊姊再加上我們這裏的人都强。」他在這裏頓了久久的一陣子，才說：「這樣去，不是報仇，而是送死。」

「趙姊姊；」金刀胡福是個穩重、沉實、有担當能力的人，他也說：「妳是我們大家的姊姊，報仇，應該讓我們跟妳去；送死，我們也跟妳一起去。」

趙師容一笑，竟然跪了下來，她的語音平靜：「如果李帮主死了，諸位高情厚義，小女子這裏代夫一拜……」說到這裏，已淚盈眼，但依舊穩定聲調地說下去：「先夫之死，我自然應該返去料理，諸位不是權力帮的，無需如此；如我查得元凶，而自己應付不了時，必請諸位援手，如果不幸也遭毒手……諸位也由此可知，殺我夫婦的人的實力、潛力、和份量。」

施月也跪地跪了下來，洒淚道：「那趙姊姊是要自己獨去？」

趙師容悽然一笑道：「自當如此。」

施月又問：「姊姊要獨撐權力帮？」

趙師容道：「他死了，他的遺志，我要担當。」這一句話說得堅決無比，蕭秋水只覺眼前一黯，一朵浮雲掠來，以力萬鈞般地遮住了月光，蕭秋水彷彿感覺得到肩上壓力一重。他說：「好，我們送趙姊姊一程。」

邱南顧忽然插口道：「我覺得蕭大哥應該和趙姊姊一齊去。」

陳見鬼接問道：「爲什麼？」

邱南顧正等待着別人這一問，他好得有發揮：「我們去，武功低，沒什麼帮助；大哥去，武功高，智謀好，天大事兒，也担挑得起。」蕭秋水本已決定去找唐方，聽來不覺有些猶疑。

衆人想來，都點頭稱是。鐵星月忽道：「我覺得我也應該一道去。」

他正等着別人問他，詎料誰也不問他，只是沒耐煩地瞪住他，他只好自己期期艾艾的說下去：「騎騎，我鐵星月若果不去，萬一有人來找蕭大哥、趙姊姊……這個嘛，是罵架，不是打架，沒有了我『屁王』，蕭大哥、趙大姊可怎麼辦？」

邱南顧插口道：「胡說！若論罵架，還有我『鐵口』，要去我第一個該去。」

陳見鬼最喜湊熱鬧，怕沒他的份兒，嚷道：「別忙，別忙……要去大家一塊兒去！」

藺俊龍初加入這集團，有些不解，也道：「去那裏？我也去一份，好不好？」

那青衫人忽道：「不好。」

鐵星月怒道：「爲什麼不好？」

陳見鬼瞪過去，狠狠地道：「你有什麼資格說不好？」

青衫客道：「大伙兒一齊去，就打草驚蛇，據悉李沉舟李帮主是遭人殺害的，殺害他的人，據說也被他殺於當場，但能弑李帮主的，個中必無如此簡單，元凶定必等趙大姊回去，橫施暗襲或加以攏絡，趙大姊一個人先回，就可以探出他們在搗什麼鬼。我們要去，也只能在暗中保護：：但以我們之力，又焉護得了趙大姊？蕭大哥去方才有用。」

蕭秋水想了一會，道：「這位兄台所說甚是。」他見這人以面具覆臉，定是不想人認出面貌，所以也沒要求對方報出姓名：「趙大姊先去，我隨後跟上，暗中照顧，替李帮主報仇爲職志。」

李黑爲人雖好玩喜反，行詭迹頑，但爲人甚是精明，考慮了一下局勢也道：「蕭大哥這次跟去，除爲趙姊姊報夫仇外，更重要的是，武林中權力帮爲第一實力，近年雖受大挫，但這股實力不管落入何方，大哥都得多加注意，否則貽患無窮。」

洪華甚少開口，一旦說話，單刀直入，道：「若落在柳五手中，此人手辣心狠，世間少有，留着恐是禍根。」

蕭秋水點頭道：「我會瞧事情來辦的。」轉向趙師容道：「不知趙姊姊……」

趙師容心亂如麻，十指愈來愈冰，她心裏翻來覆去只是一句話狂喊不已：我不相信，他沒有死！我不相信，他不能死！

她想到這些日子在外面跟蕭秋水在一起，來相激李沉舟的無所謂，自信及冷淡，甚至連他那淡定溫文也令她痛心神馳：彷彿少年相愛時的激情已經烟消雲散了。

可是李沉舟居然死了……。她心口猶如一塊巨冰，在鎭壓着，又有一團火，在燃燒着。就在她日子方當青春時，她看到李沉舟在其他女子的羅衣紅衫間周旋，在詩文上居然也有了其他女子的麗影倩迹：：她自己在他心目中，仍重不重要？是大人物的負累，還是心底皈屬？這使得一向驕傲寵恃的她，一下子失去了自信。

她的武功，本來一直稍勝於柳五，自那時起，她心底裏覺得柳隨風是看出此事的。她的武功便一直未能再逾越過柳五。

她的武藝自那時始，彷彿終日與她少時所耽迷的舞藝、樂誦、丹青爭扯不已，始終縈繫未休，也沒有一件能有所進步。

所以她離開了他，明知他可能會着急，而她從這「可能」中尋求信念。却未料她跟蕭秋水在一起，在等他來找她的時候……他却死了。

她以爲他不在的時候，他可以高高興興縱情的恣慾玩樂，而她驕傲的在外邊，不管這些事兒，所以在擂台之戰時，朱舜水的挑撥離間，根本生不了効，她要爲他操守……此刻她心頭裏一直焚燒的一塊火塊，那末灼痛她心房的苦楚，忽然熄滅了，換來了一塊無情的冰……冰更痛苦，痛

苦無已。她感覺到她的武功，正在體內一絲絲地散去，儘管她已心亂如麻，但此事她一定要告訴蕭秋水的……蕭秋水有一種很奇怪的力量，令人信任的力量。

她說：「蕭兄弟。」她年紀比蕭秋水長，但蕭秋水稱她爲「姊」，是因爲趙師容確實有一種母性的溫柔；她稱蕭秋水爲「兄弟」，乃因對他有一種可以信賴的依話。蕭秋水應了一聲，抬頭看她，只見趙師容莊容抹去淚痕，道：「你來一下。」

蕭秋水道：「好。」信步走了過去。

這時晚風徐來，月近西沉，兩人併肩行去，走十來步，便是稻禾艮畝，風吹搖曳不已。趙師容只覺心喪若死，活着還不如稻草迎風寫意；蕭秋水却聞到一種如蘭似麝的香味，心中暗暗起了警惕，暗中狠狠在自己腿上打了一記重手，忖罵道：蕭秋水阿蕭秋水，你好容易才逃過丹霞谷中刦，而今是什麼時候，你是人不是……？

趙師容走到一個紮着布帆迎風搖晃的稻草人前，返過身來，月光微照下，她淚痕淡淡，但顯然無比堅決、驕傲：「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說。」

蕭秋水心中也不知怎地，怦地一跳，問：「什麼事？」

趙師容淡淡地道：「我現在的武功，因心中一時沒了勒制，以至散功走勁，十成功力中沒剩下兩成……此去權力帮，可說無能爲力。」

蕭秋水「砰」地又暗擊了自己一掌，道：「趙姊姊妳放心，我隨妳一齊去。」

趙師容苦笑道：「可是權力帮的事，你一向甚是嫌惡……。」

蕭秋水道：「可是權力帮的事，也是天下人的事，不能不管。」

趙師容容顏慘淡，道：「此刻我的武功跟這稻草人一般，不堪一擊，否則你要找唐方，不應把時光虛擲在帮派無謂的鬥爭中……」她自嘲地苦笑一下，又道：「天地間，許是唯有『情』字可以珍守。」

蕭秋水想起峨嵋金頂之上，李沉舟在千人萬人之中，只看得起他一人，這份相知，又豈是一死所能相報？蕭秋水毅然道：「天地間還有『義』字，李帮主待我不薄，且不管他是否安好，他的事，我總不能袖手不理。待這番事了，我到蜀中找唐姑娘，誰也阻不了！」

趙師容笑道：「却又有誰阻你。」說着又將眼波投向那稻草人。稻草人戴笠執旗迎着廣邈的田野，獨在晚色間傻不楞登的搖擺着，稻草人始終歡笑，儘管無鳥。

× × ×

可是那一大片稻田後的遠山，却在微明前那末沉鬱……。

而那一大片稻穗中，又孕育了多少生機？——不是生機，是殺機！

驟然間，一片刀光，一道血影，左右直撲趙師容！這一下變生肘腋，刀光凌厲，而且絕，除了一刀致命的人體部位外，別的地方都不斫。

刀鋒利、刀快，可是掌更毒。

這掌赤紅，顯然就是江湖人談掌色變的「神秘血影掌」！

× × ×

趙師容却在傷心欲絕中，而且失去了大部份的武功。（未完）



血濺黑水潭

一月完俠情中篇故事

雲劍飛·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回書至公治猿押着傅浪沙前往黑水潭，黑蝶和聶青雲也跟着，來到一處山脚下，聶青雲等人暗中盤算，想出計謀來制服公治猿，聶青雲到村裏買了大包食物和酒回來，分與傅浪沙和黑蝶吃了，而一旁的公治猿眼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也吃了起來，却中了聶青雲的計，當公治猿酒足飯飽時，突地迷倒在地，他是中了「一刻倒」迷藥而睡着了，傅浪沙等三人立即離開，準備重回松竹草居，一出鎭口，恰又遇上「天門四邪」中的謬不邪和管却邪，雙方又展開一場激戰……

辭別松竹居 聯袂赴藍堡

江湖上，有哪一個武林人不想得到北極元磁？有哪一個不想成爲天下無敵的高手？這消息一傳開，江湖上像一鍋滾水，沸騰了，不論黑白兩道，全都出動了，四出找尋傅浪沙，聶青雲的下落。

剎那間，傅浪沙、聶青雲兩人，成了衆矢之的。

可憐，他們還不自知。

× × ×

一步踏入松竹草居的庭園，傅浪沙已警覺地四處張望。聶青雲亦似有有所覺，悄聲道：「有人來過。」

黑蝶毫無所覺，移步直向三間草屋走去。

傅浪沙伸手拉住黑蝶，眼望三間木門緊閉的草屋，低聲問：「正屋兩扇門可是好關的？」

黑蝶才似有所覺地瞧了瞧正中草屋緊閉的門，訝道：「兩扇門怎會關起的？我沒有將門關起。」

傅浪沙與聶青雲立時神色一肅，拉開架勢，同時叫黑蝶退站在身後。

「朋友，請出來吧！擅闖人居，復又鬼鬼祟祟，算那門子好漢？」聶青雲抽出腰間長劍，斜指向天。

話聲剛落，正中草屋內傳出一個人厲烈的笑聲，「呀」一聲，兩扇緊閉的木門打開，出現了兩個穿灰衣，相貌身材很相像的中年人，腰間各自揷着一對判官筆。

——正是「生死雙判」谷氏兄弟！

「好精靈的兩個小子，怪不得能從『天門四邪』手上，奪取北極元磁！」站在右邊的谷壽年，一步跨出屋外。

老二谷壽臣緊緊相隨，在屋門外，與谷壽年併肩而立，雙眼不斷打量着三人。

傅浪沙與聶青雲雖然從未見過「生死雙判」，但從兩人的相貌，及腰間判官筆，猜想兩人就是江湖上久負盛名的谷氏兄弟，兩人都警戒地望着「生死雙判」。

站在兩人身後的黑蝶，曾經在藍堡見過谷氏兄弟一面，想不到會在此見到兩人，低聲對人說：「他們是人稱『生死雙判

』的谷氏兄。小心點。」

兩人同時點點頭，傅浪沙負手笑問：「兩位可是谷氏昆仲？」

谷氏兄弟同時點頭。

「兩位要向在下拿取北極元磁？」傅浪沙直視着谷氏兄弟。

「不錯！」谷氏兄弟目中放光，同聲說道：「識相的快交出北極元磁，免傷和氣。」

「是誰告訴兩位，北極元磁在咱們手上？」聶青雲好奇地問，他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北極元磁落在他們手上。

谷壽年得意地笑答：「還有誰？當然是被兩人在古渡頭將船弄開，淹得半死，並被你們將北極元磁自他們身上取走的『天門四邪』所說。」

「還有多少人知道？」聶青雲追問。

「你以爲呢？」谷壽年狡猾地笑着，不答反問。

「不會多！」傅浪沙開口說：「不然，豈止你兩位找到來？」

「果然聰明，怪不得『天門四邪』會栽在你兩個小子手上！」谷壽年望着站在兩人背後的黑蝶，像突然才認出，滿臉訝異之色，道：「這位不是程堡主的千金黑蝶姑娘？啊哈，敢問姑娘，妳可是與他們一伙？」

黑蝶昂首道：「兩位前輩，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谷壽年眼珠一轉，道：「衝着程堡主金面，是與不是，谷某都不會傷害妳！」

他這一句話很絕，聽起來却像很賣交情，其實，他是想拿這句話，扣死黑蝶，好在他兄弟若與傅浪沙兩人動手時，黑蝶不好意思與他們爲敵，相助傅浪沙兩人。

黑蝶精靈過人，怎會聽不出他的話意與用心，冷笑一聲，道：「兩位前輩，你們交的是我爹，而我交的是他們，各不牽連，請恕我放肆，若動手，我一定會帮他們。因爲他們是我的朋友。」

谷壽年想不到黑蝶全不顧他們與她的交情，直捷說出自己的做法，不禁愕了愕，一時不知怎樣說才好。

好一會，谷壽臣陰沉着臉，說：「黑蝶姑娘，妳既如此說，谷某兄弟只好得罪了。」

黑蝶秀眉一揚，說：「兩位前輩，各交各的，別說客氣話，兩位如眞的顧念交情，可否請兩位立即離開，不要討什麼北極元磁，怎樣？」

谷壽臣氣怒地瞪目道：「不識好歹的丫頭，太放肆了，待會，說不得只好代程堡主教訓教訓妳！」

黑蝶嬌哼一聲，說：「兩位不配！我眞不明白，我爹爲何會交上兩位。」

谷壽臣氣得臉色發青，怒氣沖沖地說：「丫頭，妳太目無尊長了！」

傅浪沙冷冷一笑道：「兩位還像尊長嗎？」

谷壽臣氣得渾身直抖，一時竟說不出話。

谷壽年却毫不形於色，陰聲道：「谷某不是來鬥咀的，小子，到底交不交出北極元磁？」

聶青雲不答反問：「兩位眞的想要北極元磁？」

谷壽臣一瞪眼，不耐煩地說：「多此一問！」

聶青雲捉狹地一笑。「兩位既然堅持要北極元磁。咱們橫豎要來沒用，爲了免兩位與黑蝶姑娘反口，傷了兩位與程堡主的交情，說不得只好送給兩位。」

傅浪沙早知聶青雲在捉弄兩人，忍着笑，靜看兩人的反應。

谷氏兄弟一聽聶青雲願雙手奉上北極元磁，喜得心頭狂跳，緊繃着的臉緩和下來，和顏悅色地問：「眞的？」

聶青雲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眞的啦！」

谷壽年見聶青雲答得這樣爽快，反而有點懷疑。「有條件？」

聶青雲靈機一觸，笑說：「本來是沒有條件的，聽你這一問，我就提出一個條件。如何？」

谷壽年、谷壽臣同時緊張地望着聶青雲，急聲問：「什麼條件？」

聶青雲努力忍着笑。「很簡單的一個條件，其實說起來不算條件。」故意一頓，望了谷氏兄弟那副急不及待的貪婪相一眼，續道：「條件就是——」故意拖長了聲調。「親自去取？」

谷壽年，谷壽臣兩人全被聶青雲吸攝住了，聞言，想也不想，同聲急問：「到那裏去取？」

聶青雲雙目笑意流露，強忍着，說：「到黑水潭底去取！」

黑蝶先時不明白聶青雲何以會答應交出北極元磁，心裏又焦急又納悶：北極元磁不是給扔進黑水潭，沉在潭底了嗎？後來聽到聶青雲要兩人親自去取。才恍然明白，心裏不由暗暗好笑起來，及至聽聶青雲叫兩人到黑水潭撈取，忍俊不禁「噗哧」笑出聲。

谷氏兄弟因爲全副心神都被將到手的北極元磁吸住了，一直沒有留意到聶青雲臉上隱現的笑意，聞言一齊道：「黑水潭？」及至聽聞黑蝶的笑聲，才猛然驚覺，一齊怒吼道：「好小子，竟敢尋咱們開心！黑水潭！那不是叫咱們去送死！」

谷壽臣更是暴跳如雷，霍然拔出雙筆，像一頭瘋狗般，舞動判官筆，撲向聶青雲！

「且慢動手！」傅浪沙喝叫。

谷壽年畢竟老謀深算，性情不似老二火暴急躁，一把扯住谷壽臣，陰森地說：「老二，先聽聽他們有何話說。」

谷壽臣極不情願地止住了衝着之勢，青白着一張臉，切齒怒視着正自嘻嘻發笑的聶青雲。「小子，等會要你笑不出！」

傅浪沙正容答道：「兩位，先別發怒，咱們不是怕了兩位，他也沒有騙兩位，北極元磁確實給咱們扔進黑水潭，兩位想要，可到黑水潭撈取！」

「你以爲咱們會相信？」谷壽臣兇狠地望着傅浪沙，「大哥，別和他們客氣了，他們將咱們也要够了，不給點厲害他們瞧瞧，怎會交出北極元磁！」

谷壽年慢慢從腰間取下判官筆，雙眼不離傅浪沙，聶青雲身上，一字一頓道：「好小子，笑吧，等會，讓你們哭也哭不出！」

黑蝶氣憤得嬌叱道：「兩位怎的不信

？我可以作證！」

谷壽年陰沉着臉，雙筆一碰，發出一聲脆响。「丫頭，最好別插手，否則，兵刃無情！」

黑蝶正想發話，被傅浪沙橫手阻止。「黑蝶，妳站在一旁看着。」

「爲什麼？」黑蝶鼓着腮帮。「嫌我碍手碍脚？」

傅浪沙急忙道：「黑蝶，妳想到那裏去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爲何要找站着不動？」黑蝶刁蠻地問。

「我不是要你站着不動手，只是想妳在我和青雲不支時，才帮手，妳也不想我與青雲被他們取笑，說咱們以多取勝吧？」傅浪沙搓着手說。

「算你說得有理，好，我暫不動手！」黑蝶大眼一眨，嘟着小咀！「小心點。」退站在一旁。

傅浪沙見黑蝶退在一旁，輕輕地吐了口氣，目注谷氏兄弟，說：「兩位，眞的不相信的話，要動手？」

谷壽臣氣洶洶地說：「要咱們相信，不動手，除非立即交出北極元磁！」

傅浪沙嘆了口氣。「兩位旣如此，請動手吧！」

聶青雲亦冷冷道：「快動手吧！」

谷壽臣見兩人全不將他兄弟放在眼內，氣惱得雙目噴火，切齒低吼一聲，判官筆左戳右劃，撲向聶青雲。

聶青雲長劍一橫一抖，一大蓬銀光自劍身幻洒出，圈罩向谷壽臣。

谷壽臣沉嘿一聲，筆舞龍蛇，閃竄穿插，判官筆硬往銀光中衝突。

珠走玉盤般的脆响過後，兩人硬碰硬，經已迅快地互攻三十三招。

硬碰之後，雙方都互相知道對方一點虛實，谷壽臣暗暗心懍，聶青雲的身手，大出他意料之外，兩人這一分開，谷壽臣加了小心，不敢大意躁進；聶青雲則更加小心，一時間兩人對峙着，都在互相等待對方出現破綻，乘機發動攻擊。

谷壽年見傅浪沙竟然空着雙手，不由冷笑連連，心內暗道：「好狂的小子，竟然空手與我搏鬥，眞是不知死活！」表面都裝作看不見，雙筆一舞，悶聲不响，撲向傅浪沙。左手一沉，判官筆掃劃向傅浪沙小腹，右手筆如毒蛇吐信吞吐不定，點刺傅浪沙雙目。

傅浪沙也不移動身形，吸氣凹腹，頭一仰一側，站在原地不動，閃避過谷壽年兩招惡毒的攻擊。

陰沉一笑，谷壽年右手筆靈捷如蛇，手腕一扭一反，點刺向傅浪沙玉枕穴，同時左手筆於劃空的刹那，手腕一沉，敲點傅浪沙膝頭。

傅浪沙拗身沉手，上身向後一拗，谷壽年一筆點了個空；一拳擊在谷壽年敲向他膝頭的判官筆，將判官筆擊歪半寸，擦着腿膝內側敲點個空。

傅浪沙把握機會，上身像裝了彈弓般，猛一下子挺豎起，右拳疾出，擊向谷壽年鼻樑。

谷壽年兩招不能得手，這才驚慌起來，剛想改換招式，傅浪沙醋砵大的拳已如山般撞擊過來，不敢怠慢，擰腰錯步，閃在一側，呼一响，傅浪沙一拳在他臉頰旁擦擊過，令到他覺得隱隱作痛。

咬着牙，谷壽年一旋身，繞到傅浪沙背後，右手一探，判官筆帶起一道尖風，筆直刺向傅浪沙背心大穴，左手判官筆悄沒聲地指向傅浪沙腰眼，一按機簧，筆尖脫射出，激射向傅浪沙！

谷壽年這一招很陰毒，先用右手筆吸引傅浪沙的注意力，左手筆乘機發射出筆尖，欲一招置傅浪沙於死地！

站在一旁的黑蝶，正緊張地注視着兩團打鬥的人影，幸虧她眼尖，一眼瞥見谷壽年按動機簧，及時出聲示警：「浪沙，小心暗算！」

傅浪沙聞聲知警，整個人藉着躲避谷壽年射向背心大穴之勢，猝然撲伏於地，旣避過了刺向背心的一筆，又閃過了射向腰眼的致命筆尖，同時一個兔兒蹬腿，一脚向後蹬揚起，蹬向谷壽年腿膝！

谷壽年眼見由於黑蝶出聲示警，以至令傅浪沙安然避閃過自己致命的一擊，恨得鋼牙咬碎，怒吼一聲，竄退幾近一丈，避過蹬來一腿，擰身撲向黑蝶，雙筆以雙龍出海之勢，筆直插向黑蝶左右肩。同時一按機簧，剩下的別一截筆尖，脫射而出，射向黑蝶右肩——他想到了，若制服黑蝶，還怕傅浪沙、聶青雲不乖乖交出北極元磁！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

黑蝶早在他竄退的刹那，就加强了戒備，一見谷壽年撲來，嬌叱一聲，身形如一片雲般飄退。

可惜，避過谷壽年的雙筆，却避不過脫射而至的筆尖，痛呼一聲，黑蝶飄退的身形突然一晃，停了下來，伸手掩着肩頭，一臉痛苦難忍之色。

谷壽年見一招得手，更不怠慢，衝撲前的身形不停，加快了去勢，迅疾地空出一手，抓向黑蝶左肩頭！

左手指尖觸及黑蝶肩頭，不由心頭暗喜，五指一收，正想扣抓實黑蝶肩頭，猛覺腰間一麻，全身力道消失，抓在黑蝶肩頭的五爪一鬆，軟倒在地。

黑蝶肩頭受傷，驚痛萬分，眼見谷壽年五指抓落肩頭，避無可避，驚駭欲絕，那知變生俄傾，霎時發生了如此驚人的變化，驚望着軟癱在地的谷壽年，不相信這是眞的，呆怔怔的，忘了肩上的傷痛。

直至傅浪沙在她耳邊低喚：「黑蝶，肩上的傷痛嗎？」她才猛然驚覺，望着肩頭淌流下的鮮血，搖搖欲倒。

傅浪沙一見，驚急得連忙伸手扶抱住她，驚聲問：「黑蝶，妳沒事吧？妳出聲呀！」

黑蝶閉起眼，整個人無力地倚靠在傅浪沙寬厚的胸上，臉上痛苦與甜蜜滲雜在一起。

傅浪沙不聞黑蝶回應，驚急得他心胆欲裂，一面輕輕搖着黑蝶嬌軀，一面探首到光面，察看黑蝶的臉色。

及至看見黑蝶臉上浮現的既痛苦又甜蜜的神色，不由放心地吐了口氣，心裏暗道：「唉，眞拿她沒辦法！」口裏輕喚道：「別再裝了，張開眼睛吧。」

黑蝶被傅浪沙瞧破了，迫得呻吟一聲，徐徐張開了大眼，水靈靈的望着傅浪沙

，蹙眉低聲道：「浪沙，我好痛。」

傅浪沙望一眼仍在和谷壽臣捨生忘死，激烈搏鬥的聶青雲，促聲道：「快坐下來，我爲妳敷紮傷口，青雲他仍在激鬥，我要去帮他！」

黑蝶聽了，霍然一驚，不情不願地從傅浪沙胸前挺起嬌軀，在傅浪沙扶持下，坐在地上。望着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的谷壽年，問：「剛才是你出手救了我？」她這是明知故問。現場除了她，和仍在激鬥中的聶青雲及谷壽臣，就只有一個傅浪沙，不是他，還有誰？

傅浪沙一面快手快脚，顧不了避嫌，撕開黑蝶肩上的衣服，露出白如凝脂的肩頭，黑蝶不由心跳臉紅起來，傅浪沙却全神貫注，臉不紅，心不跳，點點頭，算作回答，兩指拈着突出傷口外約有半寸長的筆尖，咬着牙，微一用力，將筆尖自黑蝶淌流着鮮血的肩頭傷處，抽拔出。

黑蝶嬌軀一抖，痛呼出聲。

傅浪沙吐了口氣，扔掉那截沾滿鮮血的筆尖，輕捷地爲黑蝶敷上金創藥，撕下一幅衣襟，兩三下，爲她包紮好。

黑蝶一直咬着咀唇，忍受着疼痛。

「坐着別動！」傅浪沙輕聲說，不待黑蝶回應，站起身，走到倒臥在地上的谷壽年身邊，彎腰一把提起，揚聲向仍在激鬥的谷壽臣揚聲叫道：「姓谷的，若你想谷壽年不死，快停手！」

其實，谷壽臣一早就想停手——谷壽年被傅浪沙自後點倒時，他剛好偷眼瞥到，所謂兄弟連心，怎令他不焦急如焚，可是，却被聶青雲緊緊纏住，抽不出身，空自驚急交加，却是無可如何。

聶青雲纏着谷壽臣，目的是讓傅浪沙有時間爲黑蝶敷紮傷口，如今聽傅浪沙叫停手，首先虛晃一劍，退出戰圈。

谷壽臣收筆轉向傅浪沙，一雙眼直往被傅浪沙提着的谷壽年身上瞧望，怨毒地說：「小子，你想怎樣？」他已瞧清楚，谷壽年毫無損傷，只是被點了軟麻穴，急怒攻心，昏了過去。

「不想怎樣？只想你帶着他，離開這裏！」傅浪沙說。

谷壽臣權衡利害，若不答應，兄長已受人所制，自己一個人勢單力孤，一個聶青雲尚且擺平不了，加上一個傅浪沙，肯定討不了好，恐怕會和谷壽年一樣下塲，想清楚了，咬牙道：「好，我答應你，立刻走！」

「君子一言！」聶青雲說。

「一諾千金！」谷壽臣接說。

「好，交還你，接着！」傅浪沙一揚手，將手中提着谷壽年甩手拋向谷壽臣。

谷壽臣慌忙雙手伸張，接抱住軟綿綿的谷壽年。

仔細察看了谷壽年一會，跺跺脚，谷壽臣咬牙切齒說：「錯過今日，誓報此恨！」也不即時拍活谷壽年被封的穴道，抱着谷壽年，幾個縱躍，消失在松竹之間。

傅浪沙望着谷壽臣消失的方向，低喟道：「怎麼世上盡多這樣不講理的人？」

聶青雲還劍入鞘，走過來，說：「要不，武林中怎會永無寧日？」轉對坐在地上的黑蝶，關切地問：「黑蝶，傷得不太重吧？」

黑蝶露齒一笑，從地上一躍而起。「你瞧，不是沒事了嗎？」

話聲未落，牽動了傷口，痛得她蹙眉痛呼出聲。

傅浪沙就像痛的不是黑蝶，而是他似的，緊張地一步躍到黑蝶身邊，急切問：「叫妳坐着別動，偏不聽！」

黑蝶佻皮地一笑，故意想伸動手臂。

傅浪沙急忙一手輕按着她的手臂。「別亂動，唉，妳就是不聽話！」

聶青雲在旁瞧着，不禁失笑起來。

傅浪沙聽見聶青雲笑，再看看黑蝶，見她正嬌俏頑皮地輕笑睨着自己，才知道自己被她作弄了，搔搔頭，傻笑起來。

聶青雲環顧松竹草居，有點戀戀不捨地說：「看來，這裏是住不成了。」

黑蝶與傅浪沙聞言，互望了一眼，傅浪沙有點黯然地說：「好好的一個地方，竟然住不下去，想不到一塊北極元磁，惹來如許麻煩！」

「這裏既然住不下去，可以到我家去住，我爹一直盼望能够見到你們。」黑蝶滿懷高興，忘了肩上的傷痛。

聶青雲似乎想說什麼，咀皮動了動，欲言又止。

傅浪沙却皺起了眉頭，柔聲道：「黑蝶，咱們不是不想到妳家，只是……」

黑蝶噘着小咀，刁蠻地打斷了傅浪沙的話。「別只是只是的，我知道你不想到我家，不想見我爹，是不是？」

傅浪沙被他一輪搶白，只有乾瞪眼，直待她說完，才苦笑道：「看妳說到哪裏去了，我怎會不想到妳家，不想見妳爹的呢？」

黑蝶乘機道：「既然這樣，就到我家去！」

傅浪沙張口想說，黑蝶負氣轉過了嬌軀。

傅浪沙只好將到口的話吞回肚子裏。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聶青雲用手扯了扯傅浪沙，朝他直眨眼點頭。

傅浪沙點點頭，朝背轉身的黑蝶說：「好了，別耍脾氣了，青雲和我答應到妳家了。」

黑蝶一聽，轉嗔爲喜，一個大旋身，高興得一把拉住傅浪沙的雙手，拉着就走。「咱們快走！」

傅浪沙無奈地搖搖頭，跟着黑蝶，身不由主，邁步快走。

聶青雲再次打量一眼松竹草居，低聲說：「我始終會回來的。」足下一彈，向着傅浪沙與黑蝶奔走的方向追去。

×　×　×

藍堡雖然在江湖上比不上武林中有「三家四堡」之稱的四大堡恢宏壯大，聲名响亮，可也是一座不小的莊堡，堡主程重義，更是响噹噹的一方豪雄，交遊滿天下，黑白兩道，都賣他面子。

幾日來，程重義一直悶悶不樂，堡中各人，都知道他爲何會悶悶不樂，個個都不敢說出來，私下裏，只盼望那個野性得像只蝴蝶一樣到處亂飛的大小姐能儘快回來。事實，程重義這幾日之所以悶悶不樂，全爲了黑蝶的不聲不响，離堡而去。

程重義有一子一女，黑蝶居長，兒子

却自小就是個呆子，天生痴呆，黑蝶却聰明伶俐，自然的，比較鍾愛黑蝶。

黑蝶自小被程重義嬌縱，沒人敢管束她，野得像個男孩子，一天到晚四處亂跑，及至長到十八歲，亭亭玉立，才收斂了幾分野性，稍像個大姑娘。

如今愛女失踪了幾天，怎不令他担心如焚。

一大早起身，程重義見到總管第一句就問：「黑蝶有回來嗎？」

總管垂手道：「回堡主，大小姐不見人，倒有一個自稱公冶猿的在堡外亂叫亂跳，說什麼要向堡主討那什麼磁的！」

程重義心情本就不好，聞言擺擺手道：「派幾個人將他趕走！」

總管應了聲，轉身向外走去。

走了幾步，却被程重義自後叫住：「慢着，你剛才說那個人叫什麼來着？」

原來他剛才根本就沒有聽清總管的話，事實上他亦沒有心情聽。以為只是個無賴在撒潑。

其實，又有哪個無賴不要命，敢在堡前吵鬧？

總管停步，轉身，清楚地說：「是個六十多歲的毛老頭子，長相像只大猩猩，自稱公冶猿。」

總管由於不是武林人，他只負責堡內一切事務帳目，故此，對武林人物所知甚少。

「公冶猿」三個字，令到程重義悚然一驚，他雖未見過公冶猿其人，却聞名已久，知道武林中有這號三份像人，七份像猿的怪人。性情怪異狂野，身手很高，由於此人出沒在神農架，故此人稱「神農老怪」。

程重義有點奇怪地自言自語：「公冶猿？老夫和他素無交往，互不相識，此來作甚？」

隨一擺手道：「此事由我來打發，你去忙別的吧！」

總管應了聲，逕自走了。

程重義沉思了一會，才邁步向堡門走去。

來到前面，不用堡中手下人回報，他已知到堡外有人在跳叫亂罵，雖然聽不清楚在叫罵些什麼，不用想，亦知是不好聽的。

堡丁見程重義來到，正想上前訴說，程重義一擺手，阻止堡丁說話，吩咐：「將堡門打開。」

堡丁不敢多說，依言打開了堡門。

未出堡，從堡門望出去，程重義已望見一個身穿青灰長衫，年約六十多七十，狹額，突顎，深目，朝天鼻，厚唇，一臉白毛，在跳脚叫罵，七份像猿，三份像人的老頭子。

程重義可說聞名已久，現在才得窺公冶猿眞面目！

外面的公冶猿，見堡門打開，堡門內站着一個身穿黑緞長衫，年約五十多歲，臉如滿月，頷下五綹長髯的半百老者在望着他，立時不跳不叫罵，一雙猴眼，目光烱烱的打量着程重義。

程重義掀唇一笑，負手走出堡門。

來到公冶猿二丈外停下，程重義深深看了公冶猿一眼，抱拳道：「前輩可是公冶猿？」

公冶猿上下打量着程重義。「正是老夫，你可是程重義？」

程重義道：「正是程某，不知前輩駕臨敝堡，有何指教？」

公冶猿猴眼一翻，粗聲說：「原來你就是程重義，好大的架子，竟然遲遲才出來相見！」

程重義抱拳揖道：「前輩莫見怪，程某剛才才得知前輩駕臨。」

公冶猿朝天鼻重重哼一聲。「老夫不會和你計較這些，快將北極元磁交出！」

程重義聞言，大吃一驚，急忙道：「前輩，為何無端端向程某討起北極元磁來？不是為『天門四邪』所得嗎？」

對於北極元磁，程重義當然知道它的來龍去脈！

公冶猿跳脚道：「別裝蒜，誰不知你女兒與那兩個小子一道，兩個小子在古渡頭弄翻了船，乘『天門四邪』淹得七葷八素的，取走了北極元磁，兩個小子與你女兒弄鬼，迷倒老夫，從老夫手中溜脫，不知去向，一定是躲在堡中！老夫不向你要，向誰要？」

公冶猿這一番話，令到程重義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實在不知公冶猿口中的「兩個小子」是誰，但，聽到有關女兒的消息，令他心為之動。「前輩，你在何處見到程某小女？」

「在那兩個小子的草屋！」公冶猿不耐煩地說！

「兩個小子」，到底「兩個小子」是誰？程重義實在很想知道。「前輩，那兩個小子是誰？」

公冶猿暴吼道：「兩個小子與你女兒一道，你會不知他們是誰？混帳，簡直是尋老夫開心！」

程重義被公冶猿說得臉上陣紅陣白。「前輩，程某眞的不知，還望明告。」

公冶猿懷疑地看了程重義一眼，粗聲粗氣說：「兩個小子就是傅浪沙，聶青雲，現在總該知道了吧？」

程重義聽了舒一口大氣，傅浪沙與聶青雲他曾見過一面，且聽女兒時常提起兩人，並知道女兒對傅浪沙這個淳厚的青年有點愛意，想不到女兒失踪了幾天，原來與他們在一起，他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怎麼？到底交不交出北極元磁？老夫早想到兩個小子說什麼扔進了黑水潭是騙人的，快叫兩個小子出來，看他們今番還能逃得了！」公冶猿氣咻咻地大叫。

程重義至此才算從公冶猿的話中大略弄清楚了事情的根由，心頭放下的大石，重新壓在心頭。他在心裏嘆息一聲，這個痲煩可惹大了，什麼不好拈，偏要去拈那塊北極元磁！他很清楚北極元磁的來龍去脈，北極元磁自出現江湖，武林人為了爭奪這塊異寶，掀起了爭奪仇殺，多少人為了這塊元磁丟了性命，為了據為己有，拚個你死我活，反目成仇，「天門四邪」就是在夥同了「遼東八鷲」，才奪到北極元磁的，想不到，傅浪沙，聶青雲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及他的女兒，竟然拈惹上北極元磁，看來，藍堡將永無寧日了，一個不好，會弄得堡毀人亡！

北極元磁，儘管有很多武林人不惜一

死去爭奪，但在一些武林人看來，却是一件不祥之物——誰沾上它，誰就丟命，至今，為了北極元磁而死的人，沒有一百，也有九十。

程重義在心裏呻吟了一聲，表面却不動聲息，凝重地說：「前輩千萬不要亂說，這不是好玩的，聶青雲與傅浪沙，根本沒有來過，小女也未回堡！至於北極元磁，見也未見過。」

公冶猿暴跳如雷。「程重義，你以為我會相信你他媽的胡扯，再不交出，老夫拆了你的鳥堡，看那兩個小子出不出來，還能躲得了！」

公冶猿竟連粗話也罵出口。

程重義簡直氣炸了肺，自他出道以來，還未被人敢以粗話當面辱罵過，他眞想一拳砸扁公冶猿的大毛臉，吸了口氣，極力壓下滿腔怒火，重重地說：「公冶猿，你親眼看見他們走進敝堡？」

這一句問得好，直問得公冶猿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對答，事實，他確沒有見傅浪沙與聶青雲進入藍堡，是他自己想當然耳！

吶吶着，公冶猿大吼一聲，强詞奪理道：「何須老夫親眼看見，老夫說他們在堡中，就一定在！」

程重義活了五十多歲，還是頭一次見過這種蠻橫不講理的人，不禁冷冷笑道：「公冶猿，程某難道不可以說北極元磁在你手上嗎？」

公冶猿被程重義這一說，咆哮連聲：「氣煞老夫！程重義，待老夫先收拾了你，不怕他們不乖乖的出來見老夫！」

程重義對公冶猿不再客氣，他深知對這種人不能用道理來說服，只有動手才能折服。當下沉凝地說：「要動手？好得很，程某早想領教！」

公冶猿低沉嚎叫一聲，雙手揚舞，十指上十只尖長的指甲，像十柄尖刀般，舞起一團白影，縱身一躍，幾近兩丈，攻向程重義。

程重義見他來勢洶洶，加上不知他虛實，為了小心起見，不敢硬接，一個跨步旋身，避過十指利爪，繞到公冶猿背後，用了七成力，一掌重拍向公冶猿肩頭。

這一招他只是想試探一下公冶猿的實力！

怪叫一聲，公冶猿猛然扭身，一掌遞出，迎向程重義拍來一掌。

「砰」然大响，激起一股氣漩，揚捲起一天沙石，兩人身軀一震，都沒有移動脚步，誰也不讓誰，沒有佔到便宜。

程重義一掌試出了公冶猿的功力，與他在伯仲之間，心定了很多，收掌變拳，施出他仗以成名的一套拳法：「疊影千幻拳」。

但見拳出重疊，一山化千山，一疊幻萬影，剎那，千山萬嶂一樣的拳影，湧罩向公冶猿。

公冶猿雖然身手高明，但乍遇程重義如此怪異，變幻萬千的拳招，一時被那千山萬嶂重疊幻現的拳影弄得眼花繚亂，手足無措，不知何者為眞，那些是假，「砰砰砰」！一連中了三拳，尚幸三拳都是擊在他皮厚肉粗的地方，但也令到他脚浮心虛，隱隱作痛，退了一步。

程重義見好就收，不為已甚，拳招一收，卓立含笑道：「公冶猿，咱們到此為止，如何？」

公冶猿被程重義擊了三拳，擊出了他的三昧眞火，猴眼怒突如噴火，朝天鼻一嗡一嗡的直喘粗氣，低沉如野狼惡狗般吼叫：「老夫今日不活撕了你，一頭撞死在這裏！」

話未落，一蹦二丈高，人在空中，如猴子打觔斗般，一連十五六個觔斗，連串翻滾而落，快捷得令人看不清他的身形，自然很難看出他出招的招式。程重義不敢托大，斂氣凝神，頭微仰，眼不眨，蹲腿挫腰，雙拳蓄勢以待，直望着只有一團灰影滾落的公冶猿！

公冶猿這一招不簡單，是他的絕招之一：「猴子十八翻」，滾翻的迅速，快得令人目不暇給。

目不暇給間，公冶猿已雙手突的從身影中穿插出，十指利甲，猛插向程重義頭臉心胸。

程重義一直蓄勢屏息以待，就在公冶猿十指穿插出的剎那，心頭一動，改變了主意——他原本想以「疊影千幻」拳招架，倒身在地疾滾，接連滾了五六滾。

「哧哧哧哧哧」，接連五下嘶響，隨着程重義疾滾猛翻的身形，地上多了五排指洞，每排十個，最後一排，離程重義剛滾動的身邊不到三分！弄到土翻塵揚！

程重義再一翻，雙足一蹬，貼地斜竄而出，「哧嘶」一聲裂帛响，程重義斜竄出丈外，颯聲挺立起，揚手輕拂身上塵土！表面上，程重義裝出輕鬆自然的樣子，實則，暗暗心凜不已。若不是他翻滾迅疾，此刻，他身上最少被插了十多二十多個指洞。

對面丈外，公冶猿像隻大猿猴般站在地上，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手上抓着一塊破布，猴眼放光，瞧着程重義。

程重義一眼瞧到公冶猿手上的破布，認出是從自己身上黑緞長袍上撕下的，不由低頭察看身上長袍，發現長袍後擺，被撕下一塊。

毫不介意的，程重義直視着公冶猿，淡笑道：「不過撕下程某一塊衣布，還以為你撕下程某一層皮！」

公冶猿臉容一沉，甩手扔掉破布，咧咀吼道：「程重義別不知死活，剛才老夫手下留情，沒有在你身上留下個洞，你居然要笑老夫，不將老夫看在眼內？」

程重義心裏對這個老怪物討厭極了，故意氣他道：「公冶猿，別吹大氣，程某打你三拳，你不過撕下程某一片破布，孰優孰劣，不是分出來了嗎？」

公冶猿氣得哇哇大叫，一跳丈高，磨着牙道：「程重義，老夫今天若不將你撕皮拆骨，老夫自認龜孫子！」

程重義哈哈笑道：「你不但是個龜孫子，十足像隻老猴子！」

這句話，損得公冶猿慘了，只見他舞手跳脚，咆哮如雷，獰惡狂野地縱向程重義。

程重義見激怒得公冶猿已失常態，撲來的身形空門大開，心裏暗笑一聲，重施「疊影千幻」拳。

「砰砰……」連珠炮般响聲，公冶猿

來得快，退得更快，身形倒飛而去，墜地時兗強挺腰蹬腿，挺站在地上，身軀都晃了幾晃，差點站不穩，一頭倒摔在地上。

伸手抹去咀角淌流下的一縷血漬，胸膛劇烈起伏，公治猿滿臉淒厲猙獰之色，連那三分人樣也不見了，十足一只大猩猩，兇毒地望着程重義。

明顯的，他剛才吃了大虧。

可不是，他張牙舞爪撲向程重義，却被程重義施展出「疊影千幻」拳，他連看也看不清，密如連珠炮般，頭臉身上，一連中了十七八拳，拳拳到肉，將他打得頭昏肉痛，倒退而回。

程重義本可乘勝追擊，將公治猿打跌在地，但他生性恢宏，見公治猿已一大把年紀，雖然厭惡他，却不爲已甚。

程重義望着毛髮蓬飛的公治猿，沉聲道：「公治猿，咱們到此爲止，怎樣？」

公治猿吐出一口帶血痰涎，粗濁地喘了口氣，啞聲道：「到此爲止？咱們是不死不休！」

程重義瞧着公治猿，眞拿他沒辦法，又不忍心殺了他，但他又不肯走，不理他，回堡，肯定他會吵鬧下去，一時間，程重義不知怎辦才好。

公治猿見程重義不答他的話，以爲程重義怕了他，嘎嘎一笑，道：「程重義，你怕了？那就快交出北極元磁，或那兩個小子！」

程重義長眉軒揚，冷聲道：「公治猿，別不識好歹進退，程某豈會怕你？還是那句話，到此爲止！」

公治猿獰聲笑道：「生死未決，怎能到此爲止！老夫是除死方休！」

程重義見他說得如此決絕，知道再說也是白說，遂橫下心，道：「既然如此，請！」

公治猿也不打話，縱跳如飛，左跳右縱，撲向程重義！

今次，他學乖了，不再一個勁撲前，而是左跳右縱，儘量不接近程重義身前三尺範圍，恐防被程重義的疊影千幻拳所迷惑，再挨捶擊。只在程重義周圍橫縱直躍，身形亂飛，抽冷子來上一記掌劈指揮！

程重義見公治猿一時圍繞着他像猿猴般閃縱飛躍，暗笑一聲，挺立不動，雙手交架在胸前，實行以靜制動。

這一招果然生效，公治猿畢竟年紀老了，加上連番受到挫折，體力已消耗了不少，初時還不怎覺，時間一久，躍縱的身形慢了下來，不似一上來那般靈活快捷！

程重義站着不動，對於縱躍如飛的公治猿，視如不見，只有在公治猿抽冷子的掌劈指揮時，才動手還擊，一一將公治猿的狠招毒式化解封擋！

如今一見公治猿躍跳的身形慢下來，立時動了。

展動身形，追截着公治猿縱跳的身形，展開攻擊。

他沒有再施展「疊影千幻」拳，而是一拳一拳地力擊而出，每一拳都直截了當，沒有花巧，一拳就是一拳，拳拳擊向橫縱直躍的公治猿。

公治猿初時還暗笑程重義怎會施展出這樣簡拙的拳法，這如何能擊中他？初時，確實擊不中他，被他很輕易就閃躍避過了，不大一會，他就叫苦不迭。

不知怎的，程重義那看來一拳一拳擊出的拳頭，初時是追截着他的身形，後來却變成了向他迎去，無論他如何縱閃躍避，總有拳頭在等着他。公治猿自出道以來，還未曾遇過如此怪異之事，驚得他心胆俱寒，忍不住怪聲亂叫，像隻受驚的猿猴一味亂蹦亂跳，極力閃避還擊到的拳頭。

「砰……」幾下大响，夾雜着公治猿負痛發出的狂嚎聲，公治猿一個身軀，被程重義像打皮球一樣，擊得滿空飛滾翻躍。程重義這時不動的身形動了，疾如脫兎，倏忽來往，緊躡着滿空飛滾翻躍的公治猿身形，拳拳擊實在公猿治身上。捶擊得公治猿鬼叫猿嚎，身不由主，滿空翻飛。

公治猿這一次可慘了，可說身不由己，欲罷不能，差點暈厥過去。

程重義本想手下留情，但想到若不給點大苦頭讓他嚐嚐，公治猿一定不會乖乖的自動離去，會歪纏不休，狠下心，決定將公治猿揍個狠的，令他再不敢歪纏下去。終於，再聽不到公治猿的狂嚎怪叫，手脚也不再亂舞亂踢，程重義知道差不多了，才刹住身形，收拳挺立。

「蓬」一响，公治猿的身軀像個裝滿了泥沙的布袋般，墜跌落地，塵土激揚，死狗一樣躺臥在地上，若不是他胸腹在起伏，眞以爲他咽了氣。

這一頓揍擊，將公治猿的意志，徹底擊崩，令到他再不敢撒野使蠻。

程重義瞧着躺在地上，臉青鼻腫，咻咻喘氣，手脚像折斷了般癱軟不動的公治猿，搖搖頭，冷凝地說：「公治猿，還要不要程某交出北極元磁？」

公猿冶整個人散了一樣，渾身上下無處不痛，剛才，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挨了多少拳。忍着渾身疼痛，公治猿低啞地說：「不……不要……」

他還敢向程重義要北極元磁？剛才，若不是程重義手下留情，現在，怕不已成了一塊肉餅，連命也幾乎不保，自然不敢要北極元磁了。

程重義語聲嚴峻地說：「聽着，程某既沒有北極元磁——根本連看也沒看過，更不知傅浪沙，聶青雲的下落，今趟饒你一次，別再來歪纏，否則，決不饒你。」

公治猿雖然心裏對程重義恨極，怒極，但也怕極，聞言慌不迭道：「老夫知錯了。」

「那就走吧！」程重義回身朝堡門走去，看也不看公治猿一眼。

公治猿猴眼中盡是怨毒之色，躺臥在地上，目送程重義的背影消失在堡門內，堡門關上，才咬着牙，忍受着渾身疼痛，顫巍巍的強撐起身，坐起來，重濁地喘了口粗氣，掙扎了幾次，勉強站起身，人已又累又痛得一額是汗。

連舉起手也痛得他直皺眉，艱難地拭抹掉頭上的汗水，腿部顫抖着，差點沒有軟到在地。

長長吸了口氣，凝目望了高大的堡門好一會，才艱難緩慢地擰轉身，拖動着像不屬於他的雙腿，蹣跚而去。

朝陽斜照下，將他衰老佝僂的身影，拖長在地上。

（未完）

隱形魔手續篇故事

高臯·文
盧令·圖

毒龍妖燕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易敏偕梅花，五姥姥於往渾源縣途中，遇見俞大娘，她傳達燕窩宮宮主楊霖兒的意旨，要小宮主梅花回附近分宮去，然後與易敏舉行婚禮。初時，易敏、梅花均未置信，但經俞大娘一再解說，才一齊前去分宮。到了分宮，見過楊霖兒，楊霖兒果然不責備易敏、梅花。三天後，即爲兩人舉行婚禮。洞房花燭夜，易敏喝過交杯酒，即爛醉如泥，及至拂曉醒來，瞥見枕邊人竟是原配妻子蓋齊齊，一驚之下，問明原委，才知蓋齊齊已失節改嫁，而自己亦遭暗算，跌入陷阱中。及後，荷花更告知他，梅花早已字人，故由她瓜代，並對易敏諸多勸慰……

夫妻榮辱共　攜手闖江湖

荷花道：「其實宮主也是一番好意，她只是要借重你的長才而已。」

易敏怒哼一聲道：「妳在作夢……」

荷花道：「相公！你千萬不要衝動，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易敏道：「妳在威脅我？」

荷花道：「別多心，相公，作妻子的怎麼會威脅丈夫呢？我只是不忍見你受到傷害，所以才實話實說。」

易敏道：「我武功已失，又中了蠱毒，難道這種傷害還不够麼？」

荷花道：「不要悲觀，相公，你的武功並未失去，這只是服下三頭蠱的暫時現象而已，過了今天，你的武功會逐漸恢復，七天之後就恢復正常了，只不過你要聽從施蠱者的吩咐……」

易敏道：「如果我不聽呢？」

荷花道：「有一種特殊的法子，能够讓潛伏在你體內的三頭蠱立即活動，那種啃心噬骨的痛苦，決不是一個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易敏呆了一呆，然後微微一笑道：「這不要緊，我有一個法子治它。」

荷花雙目大張，道：「相公，你說你有法子治三頭蠱？」

易敏道：「不錯，三頭蠱再厲害，它只能整治活人，如果人死了，它還能整治麼？」

荷花大吃一驚道：「你要自栽？啊，相公，你千萬不能這樣，咱們可以慢慢想法子。」

易敏道：「有甚麼法子可想？難道你能够弄到解藥？」

荷花搖搖頭道：「只有俞大娘才有解藥，除非宮主有令，她是不會給你的。」

易敏一嘆道：「看來妳同意代替梅花還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荷花堅決的道：「不，我決不後悔，如果你要死，我陪你死就是。」

易敏張目瞪着這位清清秀秀的姑娘，良久，才嘆了一口氣道：「好死不如賴活，我何嘗願意死，不過妳既然自認是我的

妻子，妳就該明瞭妳丈夫的性格，易某頂天立地，頭可以斷，血可以流，決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脅利誘，燕窩宮想以蠱毒來控制我，那是他們打錯了主意！」

荷花幽幽道：「相公！我原先只是喜愛你的人品及武功，現在更欽服你的品格了，你放心，你的妻子始終會站在你這一邊的，不過本宮耳目衆多，咱們要時時防範，最要緊的你要打消死的念頭，咱們要堅强的活下去。」

易敏與荷花原是陌生的，這一陣懇談，使他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幾乎達到心靈交流的境界。

不過，經過種種挫折的易敏，已經認識到人心的險惡甚於毒蛇猛獸，他雖是與荷花的距離拉近了，仍不敢託以心腹。

荷花沒有打擾他的沉思，逕自招呼兩名小丫頭將早餐撤去，這才輕聲呼喚道：「吃一點吧，相公，我陪你。」

易敏也實在餓了，現在的情調不錯，他只得放開心事，吃飽了再說。

飯後他們到後園中溜溜，易敏見他居住之處仍是那幢紅樓，因而詢問道：「荷花，梅花呢?」

荷花道：「小宮主回本宮去了，是今天一早動身的。」

易敏道：「哦，她願意去?」

荷花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她也中了雙頭蠱，不聽話行麼?」

易敏錯愕半响，道：「對自己的女兒也下蠱?這實在使人不敢想像。」

荷花悄聲道：「小聲一點，相公，唉，咱們只問利害，不講親情，這種事平常得很，其實小宮主原是要被處死的……」

易敏面色一變，然後嘆息一聲，默默的在花間漫步起來，他不是一個心機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但在此等環境之下，也學得沉默起來了。

現在他下了一個決心，要留有用之身，委屈求全，以消滅邪惡爲職志。

這一天很平淡的過去了，當燭影搖紅，他與荷花在臥房單獨相對之際，他的心情又煩燥起來。

此地還是昨晚的那間新房，只不過物是人非，他的妻子換了一個女人罷了。

他無法忘記蓋齊齊，却對她的淫賤，感到無比的厭惡。

矛盾在冲激着他，使他的心情煩燥不已。

荷花是可人的，她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作任何一種表示，只是低着頭坐在綉榻之上，默默的播弄着她的衣帶。

莫非他們要讓時光虛渡，良辰浪擲?

最後，易敏的心情總算平靜下來了，他向荷花瞥了一眼道：「荷花……」

「嗯，相公。」

「妳當眞不後悔?」

「相公，天下的女人像蓋齊齊的並不太多……」

「可是我是一個不祥的人，不可能給妳帶來幸福。」

「相公，我認了命，今後不論生死，我都是你易家的人了。」

「好吧。」

易敏無法不承認這麼一個柔順的妻子，也不能辜負她一片眞情，當梅開二度之後，他們輕輕的交談起來。

「荷花……」

「相公……」

「梅花當眞許過人了?」

「已往沒聽說過，昨天才聽兪大娘說起。」

「她許給那一家?」

「聽說是一個商人的孩子，詳情我也不太明瞭。」

「荷花，梅花所中的雙頭蠱，情形是不是跟我相差不多?」

「是的，發展的過程完全一樣。」

「這就是了。」

「相公，甚麼這就是了?」

「荷花，妳跟梅花相處，有多少時間了?」

「我跟她從小就在一起，咱們十幾年來情同親生姐妹，可以說無話不談。」

「妳却並不瞭解她的個性……」

「誰說的?她面冷心熱，十分愛護宮裏的姐妹，只是個性固執了一點，啊！相公……」

「妳也想到了，是麼?她如果不固執，就不會不顧一切後果，私自到華山去找我，如果宮主硬要她去嫁別人，當她的武功恢復之後妳想會發生甚麼樣的後果?」

「那怎麼辦?相公。」

「咱們自身難保，那有甚麼法子?不過知女莫若母，宮主應該會想到的。」

「相公，我想明天提醒宮主一下，你看可好?」

「這樣只會引起宮主的疑心，對梅花對妳都沒有好處。」

「我担心嘛，相公，梅花她……」

「你担心有甚麼用，除非咱們能够前去救她。」

「這個……咳，相公，賤妾有心無力啊。」

「荷花，咱們夫婦的交談，是不是也有人偷聽?」

「絕對沒有，相公要說甚麼，儘管放心的說，不過……」

「不過妳並不能帮我甚麼。」

「原諒我，相公。」

「妳也跟蓋齊齊一樣發過重誓?」

「沒有，不過宮規嚴厲，燕窩宮沒有一個人敢以身試法。」

「不對吧，我知道有人敢。」

「這……」

「荷花，有一件事只怕妳還沒有弄清楚。」

「甚麼事?」

「夫妻，榮辱與共，死生以之，這就是夫妻的定義，所以民間有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說法，父子至親，夫妻至近，女以夫爲天，丈夫對妻子有絕對的權威，除非妳也跟蓋齊齊一樣……」

「唉……」

在荷花一聲長嘆之後，他們兩人全都陷入沉思之中去了。

良久……

「我懂你的意思，相公，只不過咱們如是以私廢公，豈不落個萬人唾駡！」

「以私廢公?荷花，妳又弄錯了，當年湯放桀，武王伐紂，照你這等說法，他們不只是以私廢公，而且是以下犯上，豈

不是大逆不道了麼?」

「你說的道理太大了，咱們怎能跟一個國家相比。」

「不，荷花，公是衆人的事，在咱們來說，應該包括整個江湖，燕窩宮包藏禍心，每年配對嫁出一些少女，用她們作爲控制武林的工具，妳知道將來她們會做些甚麼?是否會爲江湖帶來極大的災害?」

「這個……」

「荷花，龍門燕窩猖狽爲奸，他們的目的是要荼毒江湖，主宰武林，咱們如果能够摧毁他們，無異於積了十萬善功，妳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姑娘，應該及早作一個明智的選擇。」

「唉，相公，想不到你的說服力如此强大，好，賤妾完全聽你的，你需要我做些甚麼?」

「第一件我要解除蠱毒。」

「這就難了，只有兪大娘才有解藥，賤妾實在沒有能力弄到，不過……」

「不過怎樣?妳說。」

「蠱毒潛伏體內，如非外力相引，它決不會發作。」

「外力是甚麼?」

「是一種特殊的哨音……」

「妳是說如果能够阻止那個哨音，蠱毒就不會發作?」

「阻止哨音是不可能的，但咱們可以不聽。」

「不聽就可以?」

「當然可以，但如何才能聽不到哨音，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這個簡單，我習過封閉聽覺的功夫，可以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

「當眞麼?相公。」

「是眞的，不過我不能時時封閉聽覺，妳得告訴我誰會發那種哨音。」

「有三個人會，宮主，兪大娘，還有一個是不會害你的。」

「是妳?」

「是兪大娘教我的。」

「好厲害，在床頭安放一個殺手，豈不是防不勝防！」

「現在床頭的殺手被你掐着脖子，你還有甚麼好怕的?」

「荷花，待我功力恢復之後，難免要跟燕窩宮作生死一搏，只是我的兵刄被他們搜去，妳能不能想法子替我弄來?」

「你的兵刄都在兪大娘那裏，讓我慢慢想辦法。」

這一夕長談，易敏獲得極大的成功，他的心情自然安靜了下來，但在第三天的傍晚，又發生了一樁意外。

× × ×

「相公，你看這該怎麼辦?」

說話的是荷花，適才兪大娘派人將她找去，這時她却氣急敗壞的奔了回來。

「不要急，荷花，究竟出了甚麼事?妳慢慢的說。」

易敏牽着她的手，讓她坐下，她的情緒果然冷靜下來了。

只是她却眉峯雙皺，神情忸怩，吶吶半响，一句話都沒有說出。

「說嘛，荷花，究竟出了甚麼事?」

「兪大娘她……她……」

「她怎樣?妳慢慢說。」

「她無恥，要你今晚去陪她。」

「啊……」

這的確是一項意外，易敏驚愕得跳了起來。

「相公，我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要緊，妳說。」

「作大事者不拘小節，能够接近她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唉，荷花，妳的男人不是一個賤丈夫。」

「我知道，相公，爲天下蒼生，咱們犧牲一點是值得的。」

「這……」

「相公……」

「好吧，我需要對她作一番瞭解，就妳知道的告訴我。」

「風雷鬼王你知道吧?她就是鬼王最小的師妹。」

「啊，這眞是想不到的。」

「其實燕窩宮就是鬼王門，宮主楊霖兒原是鬼王的妻子。」

「原來如此，勿怪梅花會習得風雷鬼王的蓋代絕學了。」

「燕窩宮習的全是鬼王的武功，只是功力的深淺不同而已，成就最高的是兪大娘，她不只是盡得本門武功的神髓，而且週身刀槍不入，除了一處罩門，任何人都傷她不得。」

「如此說來，她的武功應該高過楊霖兒了，但爲甚麼她不當宮主?」

「師妹沒有妻子親嘛，莫非你的遺產會不交給你的妻子?」

「妳說的對，聽說風雷鬼王已有數十年不履江湖，難道他已經死了?」

「這就不知道了，從來沒有聽人提過他的生死，不過宮主她……」

「她怎樣?」

「有一個十分神秘的人物，會來跟她相會。」

「妳不知道那人是誰?」

「除了宮主本人，也許只有兪大娘知道，因爲他戴着面具，沒有人能瞧到他的形象。」

「兪大娘的男人呢?」

「兪大娘沒有男人，她說她一生從來沒有接近過男人。」

「那她爲甚麼要找我的麻煩?」

「誰叫你跟九夫人表演得那麼過火的?是你挑動了她的凡心，你應該負起這份責任。」

「唔，將丈夫讓給人家，妳倒是大方得很。」

「原諒我，相公，小不忍則亂大謀，希望你委屈一點，唉，宮主跟兪大娘因爲我深明大義，才將我認爲心腹，想不到我却因爲你而背叛了她們……」

「別生氣，荷花，我聽妳的就是，哦，妳可知道兪大娘的罩門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她的罩門在什麼地方，不過，當你跟她歡好之際，你可能有所發現。」

「哦，妳好像話中有話?」

「賤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她的肚臍之上，繫着一個圓圓的皮塊。」

「啊，那必然是掩護罩門的。」

「也許是，也許不是，不過相公的功力只能提到五成，你如殺了她，咱們還是逃不出去，所以你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妳放心，我不會輕舉妄動的。」

「那好，時間差不多了，我現在送你去吧。」

× × ×

猿啼巫峯，流丹浹蓆，易敏呆了，想不到這位青春已逝，韻風猶存的徐娘，竟然還是一個處子。

「易敏，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俞大娘淚流滿面，提起一對粉拳，在易敏雄健的胸膛上輕輕的敲擊着。

這是打情，是駡俏，她絕對不是當眞痛恨易敏。

易敏不是魯男子，也經過不少風流陣仗，但他一時之間却想不透俞大娘話中的含義。

「妳恨我？爲甚麼？」

「難道你瞧不出我一世的淸白，被你破壞得一滴一絲都沒有了？」

「這妳不能怪我……」

「甚麼？你在怪我？」

俞大娘粉頰一寒，淚水未乾的雙目，忽然射出兩縷凌厲的煞光。

易敏平淡的道：「不要兇，妻子對丈夫總該柔順一點。」

俞大娘呆了一呆，忽然將螓首埋到易敏的胸前，又輕輕哭泣起來。

良久……

「易敏……」

「嗯……」

「你當眞承認我是你的妻子？」

「這是事實，難道妳還要否認？」

「不，我是說我不配。」

「爲甚麼？」

「我三十二歲了，老妻少夫，豈不讓人笑話。」

「妳錯了，咱們都不是世俗之人，妳爲甚麼會有這等世俗之見？」

「這……」

易敏不讓她再說甚麼，竟然來了一次大張撻伐。

一個年逾三旬，從未領略過男女情趣的女人，她的心扉一旦被人敲開，那就會情海泛濫，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扼止了。

半晌……

「易敏……」

「叫相公，對丈夫應該尊敬一點。」

「是，相公。」

「妳要說甚麼？」

「我想請你加入本門……」

「甚麼門？」

「鬼王門……」

「不。」

「相公，本門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正派，但放眼天下，能够跟本門相頡頏的爲數不多。」

「妳知道我是甚麼門派？」

「知道，你是天羅門的傳人，天羅門武功蓋世，絕不在本門之下，但人材凋零，有成就的太少，一木不能支大厦，相公，你很難有所作爲的。」

「妳說我是一個人？」

「莫非相公還有奥援？據賤妾所知，你是仇敵滿天下，知己無一人。」

「妳說錯了，至少我還有妻子。」

「這個……」

「怎麼，妳不願意帮我？」

「相公，我不能跟代師傳藝的師兄作對啊！」

「是風雷鬼王？」

「相公，我不能說，你不希望你的妻子是一個忘恩背本的人吧？」

「好，我不問妳，紙包不住火，這些事遲早總會知道的，現在妳只回答我一句話，跟不跟我走？」

走，不走，這幾個字十分簡單，但俞大娘却吶吶半晌，依然說它不出。

她不說，易敏却說了。

「妳懂不懂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道理？這還有甚麼要考慮的？」

「好，我跟你走，不過今後請你不要逼我對付我的師兄。」

「依妳。」

「多謝你，相公，你歇一下，我替你去拿解藥。」

解藥靈驗無比，服食後運功三週天，蠱毒就爽然若失。

此時天色尚早，他們再度躺了下來，易敏撫摸她圓渾的肚臍道：「這兒是妳的罩門？」

俞大娘一呆道：「啊，相公，你怎麼知道的？哦，我明白了，必然是荷丫頭洩了我的底。」

易敏道：「不要怪她，她只是警告我不要輕舉妄動而已。」

俞大娘微微一笑道：「還好你沒有妄動，否則你必然吃不完兜着走。」

易敏道：「怎麼，你的罩門不在肚臍之上？」

俞大娘道：「在陰交穴，臍下一寸，所以我用一塊蛟皮護着。」

一頓接道：「相公，我有一項不情之請，希望你能答允。」

易敏道：「好，妳說。」

俞大娘道：「梅花的確已有婆家，我求你不要娶她。」

易敏道：「我答允妳，不過，梅花的性格十分固執，如何開導她，將是一道難題。」

俞大娘道：「無論她怎樣固執，總撇不開一個理字，趕明兒我將她文定的聘書拿給她瞧，她就無話可說了。」

易敏道：「就這麼辦，不過……」

俞大娘道：「不過甚麼？相公。」

易敏道：「別人都叫妳俞大娘，妳總不能要我也叫妳俞大娘吧？」

俞大娘嘻嘻一陣嬌笑道：「那可沒有法子，我的名字就是大娘嘛。」

易敏一怔道：「那有這樣取名字的，妳是存心要賺別人的便宜。」

俞大娘嫣然一笑道：「絕對不是存心，只是一項巧合而已，我原名姐孃，別人硬是將我叫作大娘，這可不能怪我。」

易敏道：「原來如此，這的確不能怪妳，不過，我要叫妳姐兒，免得彆彆扭扭的。」

俞姐孃道：「隨你叫甚麼都行，相公準備何時離開這裏？」

易敏道：「我很想念義父母，越快離開越好。」

俞姐孃道：「咱們明天就離開，先去荊山開導梅花，再去拜見你的義父母。」

易敏道：「宮主會讓咱們走？」

俞姐孃道：「咱們說去開導梅花，宮主會相信的。」

易敏道：「那好。」

× × ×

這天晌午時分，荊山歇馬河來了三騎快馬，在離鎭約莫兩里，他們馳行的速度慢了下來。

領頭的是俞姐孃，這位新承雨露的婦人，此時是容光煥發，穿着一身翠綠緊身的衣褲，顯得婀娜多姿，健美無比。

易敏跟在她的身後，與荷並轡而行。

荷花是一身紅衣，淸秀絕俗，當眞像出水芙蓉一般。

易敏有過幾個女人，全都比現在的兩位美麗，但美麗的妻子他却無福消受，也許只有黃臉婆才會長久一點，想到這些，他不由啞然一笑。

「相公，你笑什麼？」

敢情他這一笑，竟然被荷花一眼瞧到了。

「哦，我只是，咳，覺得兩次來到燕窩宮，竟是兩種不同的心情，人生……原來這般奇妙。」

「哼，還說呢，你來了一趟燕窩宮，好好的一個淸靜所在，竟然被你弄得天翻地覆，小宮主爲你私奔，俞總管成了你的妻子，虧你還笑得出來，大娘，妳說咱們該怎麼罸他？」

俞姐孃微微一笑道：「錯不在他，要罸的應該是妳！」

荷花不服道：「大娘，妳偏心。」

俞姐孃道：「小丫頭，妳說我偏心？好，我問妳，我是相公的什麼人？」

荷花道：「妳自然是相公的妻子了，這還用問？」

俞姐孃道：「那妳呢？」

荷花道：「我也是。」

俞姐孃道：「那妳適才是怎麼叫我的呀？」

荷花呆了一呆，道：「是我錯了，大姐。」

俞姐孃道：「這還差不多，相公，咱們是在鎭上打尖，還是回到宮裏進食？」

荷花接道：「大姐，還是趕回去進食吧，宮裏的東西總比外面賣的好得多。」

易敏道：「荷兒，燕窩宮不是咱們的，今後咱們可能會浪跡江湖，妳要學習隨遇而安的習慣。」

荷花面色一紅道：「是，相公。」

俞姐孃抿嘴一笑，本想調侃她幾句的，但却忽然面色一整道：「相公，燕窩宮只怕出了事！」

燕窩宮離鎭不遠，只要站在鎭口，就可以瞧到燕窩宮的全部景色，此時鎭上萬人空巷，爭着向鎭口跑，這就勿怪俞姐孃會如此猜忖了。

燕窩宮包藏禍心，意圖控制整個武林，就算有人把它毀了，易敏也不會管這份閒事的。

只不過小宮主梅花在宮裏，她身中雙頭蠱毒，易敏就不得不担上一份心事了。

「坦兒，梅花的功力是不是已經完全恢復了？」

「不要担心，相公，現在已超過七天，蠱毒對她的功力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那好，咱們快去瞧瞧。」

他們來不及打尖，雙腿一夾馬腹，放轡一陣急馳，剛剛馳出鎭口，就瞧到火光冲天，爆炸之聲響得震耳欲聾。

看來燕窩宮當眞被毀了，但當今之世，誰有這份能耐，誰又有這種魄力？

他們雖然心存疑念，却不敢絲毫遲疑，片刻之間就已到達宮前的廣塲。

此時整個燕窩宮已經陷入火海之中，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找遍前後左右，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找到。

易敏不解的道：「坦兒，沒有打鬥，沒有人跡，但燕窩宮却毀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俞姐孃的面色變得難看已極，一對水汪汪妙目，忽然射出一片煞光，良久才哼了一聲道：「好得很，咱們倒要試試誰行誰不行！」

荷花道：「大姐，究竟是怎麼回事？妳說嘛。」

俞姐孃道：「楊霖兒栽贓嫁禍，是我小看她了。」

易敏一嘆道：「跟着我就會仇踪遍地，四海無依，現在妳們後悔了吧？」

俞姐孃面色一肅道：「別這麼說，相公，咱們已經將一切都交給你了，今後夫妻同命，生死不移，我不相信有誰能將咱們怎樣。」

易敏哈哈一笑道：「說的是，咱們走吧。」

（本節完，請繼續參閱本故事之「風雷鬼王」便知分曉。）

實用柔道學

四 手摔法

混沌書生・文

要能夠把手摔法做得純熟並不是一件易事，更不是初學者所能辦得到的。不過此類摔法一定會給包含在對初學者的教材裏，因爲這類摔法中的動作，也正是柔道中的基本動作，因而有必要讓初學者練習它們。

手摔法需要很準確的動作時間性，而且與其他摔倒法不同，如果動作做得不好，你不能單憑一股蠻力硬將對手摔倒。

初學者應認識到這些手摔法僅是給他作爲練習之用，他不甚可能會在比賽中成功地運用它。但假如眞個在比賽中能以手摔法把對手仍在地面上時，他的喜悅的心情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

一、前摔法

這是用以對付向你迫近，或是以雙手推你的對手的，或者他可能是雙管齊下。前摔法是把他摔向他前進的方向。像所有的前摔法一樣，你一定要避開他的正面，不阻着他的前進，否則即使他想往前跌也沒有空位給他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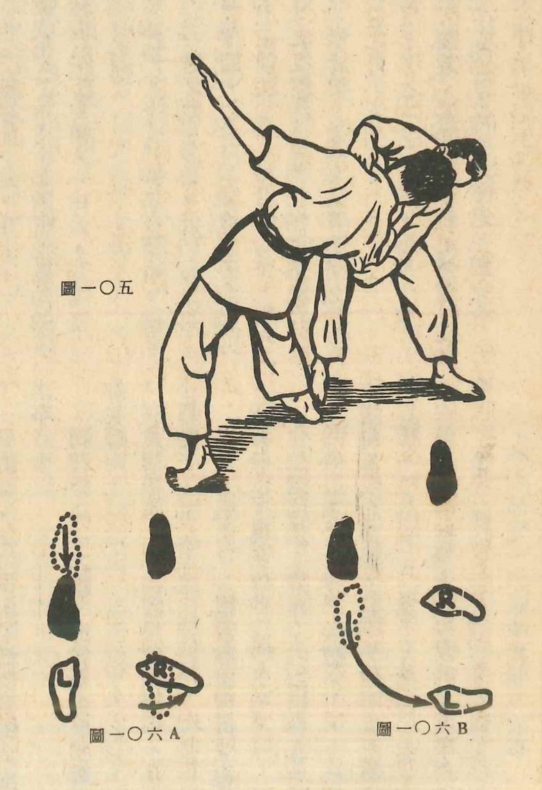
在圖一〇六A中，你的對手向你迫近，右足踏前。此時你以右足掌前部爲軸地轉向左，另一方面把左臂退後，帶動左足後退，至圖一〇六B之位置。你的兩膝均應曲着。以雙手把他拉前，並且轉動他，與你的臀部轉動方向相同，如圖一〇四。

左膝的彎曲提供了把對方摔倒的向下推動力，而其成功與否則有賴於左臂之後退，雖然此式是入手摔法那一類，但是它是不能單靠手和臂便能加以完成的。

圖一〇四

你的左臂往下沉，將對手的右足壓緊了在地上，使他不能移動它來使身體恢復平衡。左臂的後退把他的身體帶後，令他失去了重心，如圖一〇五。

假如你的最初的攻勢失敗了，他會以左足踏前一步，恢復了身體的平衡，擺脫開了你的威脅。可是他這樣做時，却令得他自己有受到另一個新的攻勢的進攻之危險，此時你可以運用拉踝摔倒法，再把他置於你的控制下。



圖一〇五

圖一〇六A　圖一〇六B

二、後摔法

在原則上，此式是所有把對方摔倒仰跌在地上的手法的始祖。其要點乃是在你對對方施行攻勢之時，不讓他後退。倘若你不能做到此點，可是仍然不知好歹地要企圖把他摔倒，則你自己可能會被對方的一下反攻，而反被摔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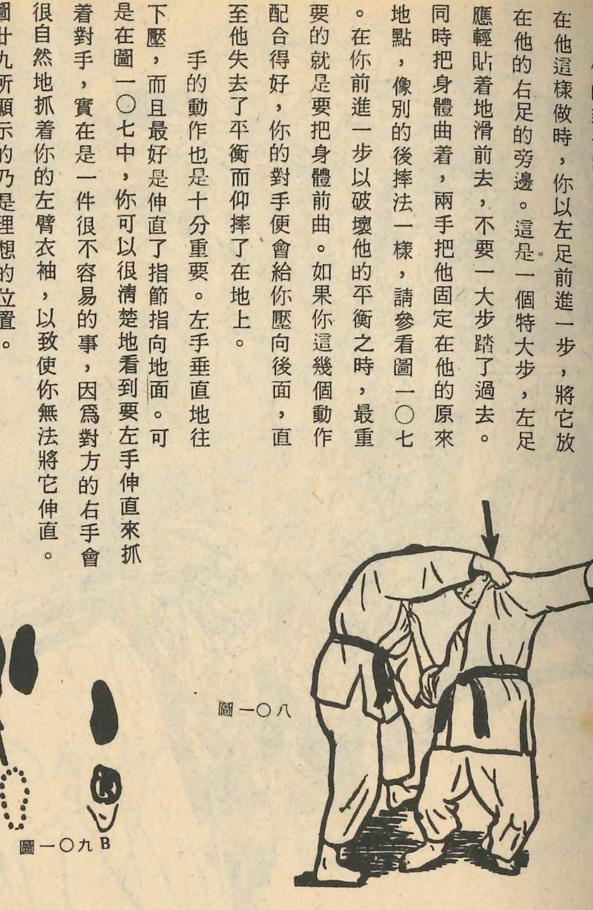


圖一〇七

你的對手向後退一步，如圖一〇九A，在他這樣做時，你以左足前進一步，將它放在他的右足的旁邊。這是一個特大步，左足應輕貼着地滑前去，不要一大步踏了過去。同時把身體曲着，兩手把他固定在他的原來地點，像別的後摔法一樣，請參看圖一〇七。在你前進一步以破壞他的平衡之時，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身體前曲。如果你這幾個動作配合得好，你的對手便會給你壓向後面，直至他失去了平衡而仰摔了在地上。

手的動作也是十分重要。左手垂直地往下壓，而且最好是伸直了指節指向地面。可是在圖一〇七中，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要左手伸直來抓着對手，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爲對方的右手會很自然地抓着你的左臂衣袖，以致使你無法將它伸直。圖廿九所顯示的乃是理想的位置。

右手握緊着對方的袍的左方開胸處，在這位置它可以對他的鎖骨或肩部加以壓力，如圖一〇八。你一定得留心，不要將右手滑了在他的肩後，假如他穿的袍，是很寬的話，這情形便會發生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你便會失去了對他的控制，而他也可以用左足後退一步，把身體穩定了下來。



圖一〇八

圖一〇九A　圖一〇九B



下期繼續刊出「臂投法」

練功秘訣之三十

推山掌

靈空子・文

推山掌乃專練掌心發勁之法，兼練兩腕之猝勁；其效用略如紙蓬功，練成之後，無論力大如牛之人，只須一着手，以掌捺而輕推之，無不應手跌出數丈之外者，蓋可以借人之力而制人。可使人憑空擲出，而不至受傷，非若死手功夫之以傷人爲能事者可也。練習之法，用粗木製成長桌形之架，架之四足，深埋土中，使不至移動，架之上部亦須堅牢，向上之兩橫木，包以光滑之鐵皮。初練時以正方形之青石一塊，約重八十斤，平置於架之一端，人對石立，足作弓箭步，上體與石相距約一尺半，然後以雙掌置石面平推之，（單掌亦可，惟宜左右交替行之。）推時宜用臂腕掌三部之力，切忌上身前傾，以體重壓石，不必急於求功，能畧推出自佳，即不能使石移動，儘可任意推之，日久自見功夫也。至能屈肘按石，發勁推之，石應手溜出數尺，或尋丈時，即於原石之後，加一重約二三十斤之石，依法練習，至亦能應手溜出，然後再加一石，（重以三十斤爲率，以後準此。）如此再練再加，直至石共重四百斤爲止，則第一步功夫，即算完全。此時兩臂之力，已極可觀，惟屬死推與人角逐時，未必能切於實用，不過如造屋之先立基礎耳，欲求致用，非進一步練習猝勁不可。

練習猝勁，宜專注意於掌面之後部與手腕二處，練法略同，將架上之石搬去，但餘原練之一石，以手指按石之上面，掌根抵石向我之處，步法如上，然後運全臂之力，注於小臂及手腕之間，發勁時，手指緊按石面，而將兩掌後提，離石三寸，一提之後，即運猝勁，以掌抵石而撅之，同時手指即抬起後拗，如此每日勤習若干回，每回以力盡爲止。二年之後，八十斤之青石，必能應手躍出尋丈之外，更依前法加一石練之，直至前石加完爲度，功夫即告大成。與人交手時，亦只消以掌根輕輕一抵，其人必能擲出數丈之外，此功專在使勁，故不傷人，功之深者，能於架上連疊十餘巨石，餘石盡躍出數丈，惟所抵之石，屹然不動，是則於發勁之外，又深具蓄勁功夫者矣。單就發勁而言，至少亦須四年功夫，若蓄勁則又須十年之外矣。置石之架，宜以堅實之樹製之，闊一尺有半，長三尺至四丈，高與腰齊，其形略似人家廳事陳設之天然几。但較低耳。此功若成，即敵人衆多，亦可從容應付，而不至受困矣。所謂發勁猝勁，其妙處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要在學者參悟而領會之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魔王與玉蝶策騎向前奔馳，小老人突然趕至，向魔王報告，說三姐已乘馬車趕來。於是三人向來路奔去，三姐連忙迎上，並請魔王登車。魔王登上車廂，隨手往車廂門一按，面色突變，立即倒身飛掠後退。三姐驀然雙手疾揚，無數寒芒自袖中飛出，向魔王身上射去。魔王身形左閃右躲，避過毒針，三姐拔劍緊追魔王，猛刺魔王後心，魔王翻身以指彈退刺來之劍，同時反撲，三姐急退。這時，玉蝶仗劍追擊三姐，四個車把式跨前攔住玉蝶，三姐才想從容身退，但三十六騎同時奔至，圍住三姐，雙方戰鬥停止，魔王追問三姐箱內所載的何以不是金銀珠寶，是否已經藏了起來……

魔刀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王心叵測　風雨故人來

　　三姐道：「不錯，那卽使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失敗，還可以跟你談條件，就是我們都完全倒下，你亦將因爲失去這一批金銀珠寶而難以依原定的計劃進行，我們九泉之下，亦總算有些安慰。」

　　「你們？」魔王笑問：「除了你，還有什麼人？」

　　「你要殺的人——」三姐四顧一眼，那些人已經從四面八方湧到來。

　　百數十人，彎弓搭箭，佈成了一個大圓圈，將所有人圍在當中。

　　魔王環顧四面。「寡人叫你殺掉這些再也沒有利用價值的人，你反而與他們連結成一氣。」

　　三姐道：「我也不是完全違背你的命令，已替你結果了柳清風。」

　　「你沒有信心說服這個人。」

　　「沒有！」三姐冷笑。「這個人是天生的奴才，我們犯不着爲他冒險？」

　　魔王又大笑起來，玉蝶冷冷的盯着三姐，突然道：「你其實應該帶着這些人，遠遠的離開我們，中原廣闊，我們又不太熟悉，要將你們抓囘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你們也不會花這個時間。」

　　「不錯！」玉蝶笑問。「那你們爲什麼還要到來送死？」

　　三姐道：「大家心裏都明白，又何必再說這種廢話？」

　　玉蝶道：「是爲了落在我們手中那些人質。」

　　三姐盯穩了玉蝶。「他們在那裏？」

　　魔王截口道：「要他們安全，你們立卽滾。」

　　三姐道：「只要你說出他們在什麼地方，我們非獨立卽滾，而且將那些金銀珠寶悉數給你送囘來。」

　　魔王在沉吟，三姐又說道：「君無戲言，這兒有你眞正的手下，要他們信任你，敬重你，你最好還是說老實話。」

　　魔王沉吟不語，玉蝶一面譏誚之色，三姐目光在兩人面上徘徊，等了一會，沉聲道：「他們其實已經不存在的了。」

　　玉蝶道：「到這個時候，你還不明白嗎？」

　　三姐點頭道：「將那麼多人質看管起來，需要相當的人力物力，以你們一向的行事作風，怎會這樣浪費？」

　　「對！」玉蝶的笑容冷酷之極。

　　三姐雖然意料之中，面色仍然慘變，站在她那邊的人亦無一例外。

　　魔王目光落在玉蝶的面上。「我們應該考慮到要她將那些沒有用的人除掉會令她懷疑到我們是否有將人質留下來。」

　　玉蝶道：「無論任何事情在倉猝之下進行，總難免有些兼顧不到，而且你對她又已這麼信任。」

　　魔王乾笑了兩聲。「她事實是一個難

得的人才。」

玉蝶道：「現在就是瞎子也瞧得出來了。」

魔王慨歎道：「一件事情開始的時候進行得太順利，並不是一件好事，我們的一切雖然很嚴密，卻像一個鷄蛋，不堪一擊。」

玉蝶不能不同意，他們的確已很久沒有考慮到事情會敗露。

事情一直是那麼順利，他們差不多已經佈置好一切準備的工作，甚至已決定在什麼時候進行最後的計劃，意外却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孫天成的報仇，假方直嫖妓的被沈勝衣發現，歐陽立殺人滅口的失敗，連串的意外使他們手忙脚亂，終於弄到這般田地。

魔王笑接道：「碰上一塊沈勝衣這樣硬的石頭，却未嘗不是我們的運氣。」

玉蝶道：「我看你還是趕快想辦法，看怎樣解決你眼前這一個難得的人才。」

魔王反問：「你難道不知道，這只有一個辦法了。」

玉蝶冷然頷首，三姐當然知道那是什麼辦法，猛然揮手。

弓弦聲刹那暴响，百數十支箭飛蝗般四面八方射來，射向魔王玉蝶以及那三十六騎。

那三十六騎反應敏銳，紛紛滾鞍下馬，以坐騎護身，羣馬悲嘶聲中，有的中箭倒下，有的負痛狂奔，亂成一片。

三十六個騎士亦倒下了五個，其餘的不等第二批箭射到，已衝殺前去。

那些大漢亦將弓箭拋下，拔出各種兵器迎上，一塲慘烈已極的厮殺立卽展開。

論武功，當然是那些騎士高强，可是那些大漢一個個却悲憤塡胸，全都拚命。

他們爲了人質的安全，一直在爲魔王効命，現在發覺魔王早已將人質殺掉，而且最後顯然要毀滅他們，那股悲憤立時爆炸開來，恨不得將對方碎屍萬段！

那些騎士還未接近，已經感覺到那股悲憤的力量，不禁爲之心寒，却沒有選擇的餘地。

大漢四倍於那些騎士，一個個咬牙切齒，嘶聲吼叫，簡直就像是一羣野獸，瘋狂的向那些騎士撲擊！

兵器交擊聲，慘叫聲，此起彼落，驚天動地。

× × ×

魔王早已看出那羣大漢在準備拚命，好像這樣的一戰能够避免當然最好，所以弓弦聲响的刹那，他不由發出一聲歎息！

那刹那最少有二十支箭向他射來，他的雙脚沒有移動，雙手亂抓，竟將那些箭都抓在雙手之中，霍地一揚，擲向擋在三姐面前那個車把式。

箭在他的手中擲出，竟不下於發自强弓，那四個車把式揮力欲擋，三姐已欺前，軟劍一揮，一道劍網洒出，竟然將那些箭盡皆擊落。

玉蝶同時掠至，三姐目光一閃，道：

「女的交給你們！」

四個車把式應聲身形轉動，東南西北，各據一方，迅速將玉蝶包圍起來，人影刀光，緊接飛閃。

玉蝶抱劍一轉，冷笑：「四象刀陣，難我不倒！」

魔王那邊突然叫道：「小心他們的左手！」

四個車把式應聲面色一變。

魔王隨卽將長衫下擺撩起來，往腰帶後一塞，在他的左腿之旁，赫然掛着一柄形如新月的彎刀。

那柄彎刀裝飾得非常華麗，柄鞘上嵌着的寶石每一顆顯然都價值不菲。

三姐目光落在刀上。「想不到我也能够迫你拔出這柄魔刀！」

魔王搖頭。「寡人只是要速戰速決！」悠然將刀拔出。

刀鋒雪亮，彷彿刻着一行字，奇形怪狀，三姐瞧不出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魔刀？

魔王舉刀平胸，左手拇食指揑着刀尖，笑接道：「這也不是你心目中的那柄魔刀，只是一柄吹毛可斷，殺人不沾血的好刀，寶刀！」

三姐一怔。「那柄魔刀……」

魔王道：「你能够將我手中這柄刀擊下，一定會看見！」

三姐一聲冷笑，衝前，軟劍毒蛇般抖動，一千劍鋒，不要命的搶攻。

只有拚命才能够生存，在她決定背叛的時候，已經明白這一點。

魔王左手拇食指一鬆，「嗡」的刀彈開，一團奪目的刀光迎向劍光，一擊驟散三姐千鋒歛爲一劍，接刺魔王九處要害！

魔王的身形那刹那接連九個變化，閃開三姐那暗藏九個變化的一劍，再一個變化，一刀突然當頭斬下去！

這一刀正斬在三姐劍法惟一的破綻之上，三姐面色大變，急退。

魔王如骨附蛆，一刀緊接一刀斬下。

兩人的身形迅速飛越七丈，魔王連斬七七四十九刀，每一刀都斬在相同地方！

三姐七丈之後，已不能再退，面色慘變，不退反撲，拚捱一刀，劍刺魔王要害。這是不要命的打法，就是不能够同歸於盡，三姐也希望能够狠狠的刺魔王一劍。

她結果還是失望。

魔王原式不變，一刀斬下，將三姐活生生斬成兩爿。

那刹那三姐那柄劍的劍尖距離魔王的心胸已不到半寸，却也再不能刺前半分！

鮮血激濺，一大爿草地迅速被染紅，魔王那柄彎刀之上却是一縷血也沒有。

他沒有說謊，這的確是一柄殺人不沾血的寶刀。

「錚」的刀隨卽入鞘，魔王背負雙手，喃喃道：「好一個聰明人，却是忘記了這劍術是出於什麼人傳授。」

玉蝶飄然落在他身旁道：「你傳授她這劍術的時候不是說這劍術無懈可擊？」

「寡人是說，江湖上沒有人能够找到這劍術的破綻，沒有說寡人也包括在內。」魔王笑笑。「你以爲天下間眞的有無懈可擊的劍術？」

玉蝶搖頭，目光落在手中劍上。最後一滴血正從劍尖上滴下，那四個

車把式的血却仍然從咽喉傷口狂湧出來。

傷口都是只有一個，一劍穿透咽喉，玉蝶出劍之快，之狠，絕不在魔王之下。

那些大漢並沒有向他們衝來，只是糾纏着那些騎士厮殺，他們手執不同的兵刄，出手却完全一樣，沒有招式，只是拚命的刺，拚命的斬！

每一個動作都有血飛激，呼喝聲慘叫聲不絕。

魔王目光及處，不覺皺眉，手揮處，玉蝶曳着令人心寒的冷笑射出，人到劍到，每刺出一劍，都有人倒下。

她的武功遠在那些大漢之上，神經更有如鋼絲般堅靭，那些大漢兇悍的形相，對她一些影响也沒有，而出手，一劍竟似比一劍狠辣。

一個個大漢倒在她劍下，到她再回到魔王身旁，那些大漢已沒有一個生存。

那些騎士亦只有九個活下來，這九個之中，又有三個已完全沒有戰鬥的能力，倒在地上呻吟。

魔王目光在九個騎士面上掠過，道：「繼續上路，不能夠上路的，只好暫時留在這裏。」

倒在地上的三個騎士，面色立時一變，相顧一眼，咽喉裏「格」的突然一响，一縷黑血接從嘴角淌下來。

其餘六個騎士同時別開臉。

「你們總算沒有讓我失望。」魔王緩緩轉身，向原先要進去的那輛馬車走去。

在進去之前他又停下，吩咐道：「換過車把式的衣服，我們可以走大路。」

六個騎士齊應一聲，魔王再吩咐玉蝶：「放信鴿通知我們前面的人，立卽截擊沈勝衣四人！」

× × ×

信鴿在殘霞光影中高飛，晚風吹過，血腥味飄揚。

三輛馬車也就在那六個騎士喬裝的車把式駕馭下，從屍體旁邊駛過，繼續往前行。

× × ×

當夜，沈勝衣四人歇宿在小路旁邊的一間古廟內，沈勝衣韓奇兩人很快入睡，張千戶秦獨鶴雖然累得要命，却是眼巴巴的呆了好一會。

他們下半截身子在下馬的時候都已經完全痳痺，簡直就像是不屬於自己所有，而且還要扶着沈勝衣二人的肩膀才能夠從鞍上下來。

在更早之前他們其實已發覺很不妙，但碍於面子，還是一口氣飛騎奔馳。

韓奇幾乎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到底沒有忘記眼前這兩位老人家，尤其是秦獨鶴，在後輩面前，一向都嚴肅得很。

沈勝衣並沒有說什麼，他知道這兩位老人家雖然這樣辛苦，但能夠有機會再飛馬奔馳在路上，亦未嘗不是一件快事。

這一夜在平靜中渡過。

第二天一早他們繼續上路，張千戶秦獨鶴已不像在騎馬，倒像在騎驢子。

魔王的手下若是選擇在這個時候出手偷襲，一定會有些收穫，可是一路上都平靜得很。

他們到底打算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動手？

× × ×

中午，三輛馬車來到了楓林渡。

幾個木排浮在江上，岸邊泊着一葉輕舟，一個老漁翁獨坐在舟上垂釣。

馬車停下，六個車把式先後跳下來，其中三個走到渡頭。

「船家——」一個車把式張望一眼，振吭大叫。木排上臥着兩個漢子，聽得呼叫，懶洋洋的爬起來，抓起一旁的竹竿。

那刹那他們的動作突然一快，兩條竹竿脫手飛出，擲向當先那兩輛馬車的車廂，竹竿的頂端赫然是鋒利的鋼矛！

破空聲暴响。

第二輛馬車，車廂的窗戶幾乎同時迸裂，玉蝶現身，一隻蝴蝶也似飛舞在半空，左掌一拍，震開了向自己飛來的竹竿，右手劍一劃，將另一支竹竿在接近魔王所坐的那輛馬車車廂刹那，硬硬劈爲兩截！

「忽哨」的一下異响接起，坐在小舟上那個老漁翁突然站起來，手中釣竿一揮，一支尖銳的魚鈎曳着一條銀綫飛向玉蝶面門。

玉蝶半空中翻身，劍一沉，正擊在魚鈎上，叮的一聲，將之彈飛。

七八支竹竿同時又擲來，六個車把式拔刀急擋，兩個在慘叫聲中被竹竿洞穿胸膛，釘在地上，當塲畢命。

那兩個漢子人各一支竹竿緊接從木排上拔起身子，掠了過來。

老漁翁身形亦自離舟，半空中釣竿再揮，魚鈎扎進了一個車把式咽喉，釣竿再一翻，「奪」的洞穿了另一個車把式的右肩。那個車把式驚呼未絕，一支竹竿已飛來，穿胸而過，另一個車把式同時在另一個漢子的竹竿上倒下。

僅餘一個車把式倉皇後退，眼看便要撞上玉蝶，玉蝶已一把將他抓起來，迎向飛向面門的魚鈎。

「嗤」的一道鮮血激濺，魚鈎扯裂了那個車把式的咽喉，玉蝶的劍同時將連着魚鈎那道銀綫削斷！

老漁翁一聲冷笑，一抖釣竿，又一道銀綫曳着魚鈎飛出。

玉蝶眼明手快，一劍擋開。

那兩個漢子與老漁翁的身形迅速移動，將玉蝶圍在當中。

玉蝶接劍冷睨，叱道：「你們沒有接到飛鴿傳書？爲什麼不去截擊沈勝衣張千戶？」

老漁翁冷冷的道：「這要問你們的信鴿爲什麼不早一些飛來了。」

玉蝶目光一閃，道：「三姐也有信鴿給你們？」

老漁翁頷首，痛恨的望着玉蝶，那兩個漢子的目光也充滿了悲憤。

這種眼神對玉蝶來說並不陌生，三姐那一羣人無不是用這種眼神瞪着她，可是她仍然不由一聲歎息。

到現在她不能不同意魔王對三姐的評語。

她身後車廂的窗戶也就在這時候打開來，魔王帶着一面笑容探首道：「本來那

些漁家那裏去了？」

老漁翁道：「我們請他們今天暫停營業，祇有一天的時間，已足夠解決我們的事了。」

魔王道：「以三位在這附近的權勢，這實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一天的時間，太多了。」

老漁翁道：「也許！」雙手暴揚，數十支魚骨也似的暗器向魔王迎面射去。

那兩個漢子的兩條竹竿同時扎向玉蝶，既急且勁。

玉蝶騰身半空，讓開兩條竹竿，一落竟落足在一條竹竿之上。

那個漢子的反應也很敏銳，立即將竹竿掄動起來，另一個漢子同時揮動竹竿攔腰向玉蝶砸去！

玉蝶的身形隨着竹竿的掄動飛出，正好閃開砸來的竹竿，弧形半空中一旋，又再倒飛回來，一道劍光射向那個漢子的眉心。

× × ×

魔王看着那些魚骨也似的暗器射來，悠然將窗戶閉上。

暗器射在窗戶上，發出一連串「叮叮」聲響，三姐設計的這輛鐵車子，倒是幫了魔王一個忙。

老漁翁一怔，身形一閃，掠到了車廂門前，車廂的門同時打開，一道梯子與之同時落下，魔王拾級走出來。

又是數十點暗器向他射到，魔王彎刀出鞘，只一揮，那些暗器便盡被砸飛！

老漁翁暴喝，釣竿當槍用，連戳十三下，到他最後一戳落空，而那支釣竿已只剩下五尺。

魔王一刀擋一戳，每一刀都削去半尺的魚竿，同時一步步接近。

老漁翁悶哼聲中，魚鈎曳着銀錢飛向魔王的咽喉，魔王一翻腕，彎刀的尖端砸在魚鈎上，那只魚鈎反飛向老漁翁的咽喉，勢子之急勁遠在老漁翁的出手上。

老漁翁面色一變，一個鐵板橋，魚鈎幾乎是貼面飛過，他手中六尺釣竿仍不忘扎向魔王的小腹。

魔王從容不迫的身形刹那一快，亦在那刹那一偏，釣竿貼胸刺空。

他的左手却抓住了老漁翁握着釣竿那隻右手的手腕一拉一送，老漁翁驚呼未絕，已被他拉住，送進了車廂之內。

老漁翁身形一彈，急忙撲出，一片刀光已然將車門擋住！

刀未至，刀氣已裂膚，老漁翁此刻不能不退。

那兩個漢子同時被玉蝶迫向這邊退過來，一個大喝一聲，竹竿不攻向玉蝶，反向魔王掃去。

竹竿在刀光中兩斷。

老漁翁把握機會，便得衝出，可是刀光那刹那又到了眼前，他方退，一聲驚呼，那個漢子已經被魔王依樣畫葫蘆，送進了車廂內去了。

老漁翁及時讓開，才沒有與那個漢子撞在一起，也知道不妙，伸手轉向那邊窗戶抓開。

觸手冰冷，他已經猜到車廂窗戶全都是鐵打就，却想不到窗戶已經被鎖上。

一拉不開，再一掌重重擊下，窗戶只是一震，並未碎裂，甚至一些損傷也都沒有。

另一個漢子也就在這時候被魔王玉蝶刀劍迫進了車廂，「轟」地一聲，門被關上，三人的眼前一暗。

老漁夫嘶聲叫起來。「你們在打什麼主意？」

魔王得意的笑語聲暴起。「這輛車子是三姐特別爲人打造的。」

三人一聽，面色慘變，然後他們就嗅到了一股奇怪的氣味。

「火藥——」老漁翁第一個嚷出來，語聲中充滿了恐懼。

「能夠死在這輛車子裏，未嘗不是你們的福氣。」是玉蝶的聲音。

黑暗中突然火光一閃，在三人驚呼聲中，霹靂猛一聲巨震。

玉蝶魔王已在數丈外的渡頭上，聽那霹靂的一响，亦不由混身一顫。

那個車廂在他們的眼中突然改變了形狀，烟硝火焰從裂縫閃射，拖車的馬受驚狂奔了出去，其餘那二輛馬車亦被驚動，馬隨即拖着車子狂奔。

魔王沒有制止，也沒有任何表示，面上透着的笑容是那麼冷酷殘忍。

玉蝶也沒有反應，目送馬車去遠，才道：「以你猜，車廂內的三個人會變成怎樣？」

魔王淡淡道：「那樣子你看了，只怕三天也未必吃得下咽。」

玉蝶道：「所以我還是不看的好。」

魔王笑笑，玉蝶冷冷的接道：「但昨天你若是沒有察覺，就是明知道看上了三天也吃不下咽，我還是非看不可。」

「好像三姐那麼聰明的人並不多，懂得這樣殺人的人相信亦絕無僅有。」

玉蝶一聲：「可惜——」

魔王在渡頭坐下來。「這時候，我們談一些別的事好。」

玉蝶道：「別的事？還有什麼事？」

「三姐飛鴿既然傳書給這三個人，別的人相信也不會忘記，現在相信已經趕程來恭候我們。」

「換句話，你現在已無可用的人。」

玉蝶冷笑了一聲。

「是麼？」魔王不以爲然。

「我是說這一路之上。」

魔王不能不同意。「好厲害的女人，我們現在非獨不要指望有人截擊沈勝衣他們，而且將準備隨時應付別人襲擊了。」

玉蝶淡然一笑，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你不是很喜歡以血洗刀？」

魔王撫刀道：「日殺一人，百天也不過百個，這樣子殺人又豈爲帝王所取。」

玉蝶道：「可惜你現在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魔王搖頭：「事情還未至這麼糟。」

「那些人若是殺到來，不知道你這位魔王又如何應付？」

魔王道：「前面就是只有一條路選擇，我們也未必一定會與他們遇在一起。」

玉蝶笑起來。「你這個樣子走在路上，要不被他們發現，相信要比登天還困難呢。」

魔王目光落在那襲金紅色的龍袍上，道：「在夜間就會很容易的了。」

玉蝶不由歎了一口氣。「我本來以爲你還有希望，現在看來，倒是錯了。」

魔王道：「這一身裝束，乃是代表寡人的尊嚴，若是都丟掉又如何服衆？」

玉蝶問道：「你手下還有什麼人？」

魔王笑笑道：「就是那些現在全都死光了，還有一個你。」

玉蝶怔怔的看着魔王，又歎了一口氣。「我是瘋子，到現在仍然追隨你。」

魔王道：「未到完全絕望，寡人都不會灰心。」目光落在江面上。

江水滔滔，在太陽下閃耀着光芒，綿綿不絕，魔王的目光亦閃亮起來，身形一動，掠下了那葉輕舟，仰天長嘯，不可一世。

玉蝶苦笑一下，亦掠了下去，取過舟舷一支竹篙，道：「是順流而下還是直趨對岸呢？」

「當然是直趨對岸，我們在這兒渡江，只是爲了方便馬車，再往下流去，那是更遠離要去的地方了。」

「那却是安全一些。」

「寡人仍然希望盡力搶在沈勝衣等人之前。」

「那只怕也沒有多大用處。」

「若是給他們先到，我們的計劃便要完全改變的了。」魔王輕捋鬍子。

「你以爲計劃現在還有希望？」

「只要還有一分希望，寡人都絕不會放棄。」

玉蝶無言揮篙，那葉小舟劃破水面，悠悠往對岸蕩去。

魔王標槍也似立在舟首，金紅色的那襲龍袍迎風獵獵飛舞，氣勢萬千。

他雖然連遭襲擊，手下傷亡殆盡，但意志仍然堅定不移。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計劃？

× × ×

沈勝衣他們並不知道魔王的遭遇，一路上他們也沒有遭遇任何襲擊，安然到達白玉樓的私邸。

白玉樓一接消息，立即飛迎出來，他與沈勝衣非獨是好朋友，而且曾經出生入死，共度患難。

白玉樓也曾經說過，他一生之中最得意的事情，並不是連中文武狀元，而是有一個白冰那樣的女兒，還有一個沈勝衣那樣的朋友。

白冰天生麗質，人稱絕世無雙，非獨溫柔，而且孝順；沈勝衣劍名動天下，義薄雲天，也是絕世的奇男子。

沈勝衣遊俠江湖，白玉樓雖然無意官場，但因爲身份特殊，很多事情仍然不能置身道外。

他們見面的機會當然很少，每一次分手，白玉樓總是千叮萬囑，要沈勝衣一有空便來找他。

白冰更就每一次都嚷着要隨沈勝衣闖盪江湖，當然每一次都被拒絕。

她雖然也隨白玉樓練了一身武功，但江湖險惡，就是沈勝衣也不敢確保她的安全。

一直到去年春沈勝衣白玉樓才被她說動，與她走了一趟江南，却遇上了被譽爲天下第一的紅梅盜，險些性命不保，雖然是有驚無險，經過那一次，白玉樓更不肯讓她離開府邸了。

她的興趣却沒有因此消滅，反而更大，所以早就吩咐了下人，一有沈勝衣的消息，第一個便要通知她。

也所以，白玉樓雖然飛迎出來，還是給白冰搶在前面。

沈勝衣才在堂上坐下，白冰便已一隻蝴蝶也似飛進來，她沒有加以修飾，可是以她的漂亮，根本已無需任何修飾已是會令人爲之目眩。

「沈大哥——」

人還在堂外，沈勝衣便已聽到白冰銀鈴也似的呼喚聲，目光才一轉，白冰已到了身前。

白冰也這才發現沈勝衣之外，還有兩個老頭子，一個大漢在旁。

她本待拿手中那方綉帕去掩着沈勝衣的眼睛，看見那三個陌生人都在怔怔的盯着自己，不由停下來。

沈勝衣即時笑一笑道：「冰兒，怎樣了？」

白冰滴溜溜轉到沈勝衣身旁，俯身低聲問：「沈大哥，他們是什麼人？」

沈勝衣反問：「你說呢？」

「是你的長輩？可不像。」話口未完，她已自噗哧的笑出來，顯得更加嬌媚。

張千戶秦獨鶴聽得清楚，相覷一笑，沈勝衣搖搖頭。「又長一歲了，還是這樣子。」

白冰不依的拉拉沈勝衣的袖子。「才見面就教訓人家哦。」

一個清朗的聲音隨即從門外傳來。「可想而知，平日怎樣搗蛋。」

說話未已，一個三縷長鬚的錦衣人已快步從外面走進來，人雖然已入中年，混身仍然充滿了活力，那麼瀟洒，祇怕沒有多少青年人比得上。

他一面笑容，看到張千戶秦獨鶴，眼瞳中亦不禁露出詫異之色。

白冰嗔接道：「爹，連你也說女兒的不是。」

這個錦衣人就是白玉樓，笑應道：「爹可是鐵面無私——」一頓轉向沈勝衣。「老弟，什麼風將你吹到來這裏？」

「東風——」沈勝衣笑笑。「這幾天吹的不都是東風？」

他仍然坐在那裏，張千戶三人已不覺站起來。

白玉樓目光再轉道：「這三位……」

沈勝衣道：「江南四友的張……」

白玉樓截道：「精打細算的張老前輩，失敬——」目光落在秦獨鶴面上，「這位相信就是秦老前輩了。」

秦獨鶴一怔。「白大人言重。」

張千戶接道：「我們與白大人好像從來都沒有見過面。」

白玉樓道：「晚輩對四位老前輩却是印象頗深。」

張千戶秦獨鶴齊皆「哦」的一聲，白玉樓笑接道：「只因爲四位之中，有一位的外號與晚輩完全一樣。」

「書劍雙絕——」張千戶秦獨鶴恍然齊道。

白玉樓目注張千戶。「年輕的時候，晚輩曾不止一次想找柳老前輩書劍一較高下，總是沒有機會。」

白冰插口道：「爹當年原來也是好勇鬥狠。」

白玉樓笑笑道：「却是沒有你這麼搗蛋。」

白冰含嗔跺脚，白玉樓接道：「我這個女兒自小給寵壞了，失禮之處，萬勿怪見。」

張千戶秦獨鶴齊皆搖頭，張千戶接道：「我們兄弟一向不慣拘束，令千金也並無失禮之處。」

「那是晚輩失禮了，到現在仍然還讓兩位老前輩站着。」白玉樓隨卽一揖。「請坐——」

張千戶秦獨鶴一生甚少出入官宦人家，加上白玉樓這個府邸氣勢，又實在大得嚇人，再看白玉樓，亦是淵停嶽峙，莫測高深，才不由拘束起來，現在談上了幾句，發覺白玉樓一些官氣也沒有，那一份拘束亦無形中消去，含笑坐下。

白玉樓轉向韓奇。「這位——」

「是我的外甥韓奇。」

韓奇忙抱拳。「見過白大人。」

白玉樓笑笑。「那還不請坐？」

韓奇訥訥道：「在下站着就可了。」

「進門就是客，那有讓客人站着的道理？」白玉樓笑接。「你若是不肯坐，我也只好站着了。」

韓奇連聲「不敢」，忙亦坐下。

張千戶隨卽道：「沈老弟路上說白大人如何……」

白玉樓一面坐下，一面道：「他說了我什麼壞話，兩位老前輩無妨直說，好得讓我跟他算賬。」

「都是好話。」張千戶目光一掃。「可惜我年紀已經一大把，否則一定投在白大人門下，做個應門的，也一樣光彩。」

「這番說話深得灌米湯精髓。」沈勝衣一笑。「不過也是事實，他年紀的確大了一些，倒是我比較合適。」

白玉樓笑笑，目注白冰。「冰兒，你聽到的了。」

白冰立卽嚷起來。「沈大哥，話是你說的。」

「糟了。」沈勝衣嘆了一口氣。

白冰隨又說：「我可不要你應門，只要你做我的保鏢。」

沈勝衣道：「這附近還有誰敢開罪你這位大小姐？」

白冰道：「我是說……要你保護我走遍天下。」

沈勝衣搖頭。「恕在下無能爲力。」

白冰跺脚道：「大丈夫一言九鼎，這是你說的。」

沈勝衣一眨眼睛。「幸好白大人還沒有答應，我現在收回還來得及。」

白冰高聲嚷：「爹——」

白玉樓一攤雙手。「他已經將話收回，爹要等下一個機會了。」

白冰呶着小嘴，不作聲，白玉樓目注沈勝衣。「你等說服她，莫要她惱我這個做爹爹的一輩子。」

沈勝衣轉向白冰，白冰却偏過臉去，眼睛却瞟着沈勝衣。

沈勝衣笑笑。「冰兒是一個乖孩子，怎會生你的氣？」

白冰立卽道：「我不是孩子，現在也眞的要生氣了。」

白玉樓佯作驚慌的一縮身，轉向張千戶。「四位老前輩只是來了兩位，還有兩位可是隨後到？」

張千戶搖頭，白玉樓接道：「柳老前輩若是在附近，晚輩去拜訪他也一樣。」

張千戶道：「白大人還是要跟他比一比那一個才是書劍雙絕？」

白玉樓道：「比不比也不要緊，能够一瞻前輩風采，總是好事。」

張千戶道：「劍方面不敢說，書方面，白大人信必在他之上。」

「老前輩何以如此肯定？」白玉樓有些奇怪。

張千戶道：「書重靈氣，我看他，近年來只怕已沒有多少靈氣了。」

白玉樓聽到這裏，那還聽不出柳清風已甚爲不妥，追問道：「柳老前輩到底怎樣了？」

張千戶道：「不瞞白大人，已經不在了。」

白玉樓輕「哦」一聲，目光轉向沈勝衣，沈勝衣卽時接道：「我們也該談談正事了。」

「出了什麼事？」白玉樓追問：「與我可是有什麼關係？」不等沈勝衣回答，又說道：「你我一別到現在，一切可是都非常平靜。」

沈勝衣道：「這件事是否與你有關，目前我們仍未能够肯定。」

白玉樓詫異道：「你却是跑到這兒來了。」

沈勝衣微喟：「因爲小艾認識的大人物只有兩個，除掉我，就是你。」

「小艾？」白玉樓一軒眉。「艾飛雨？他怎樣了？」

沈勝衣雙手一攤，白玉樓變色道：「死了？是誰下的手，我與你立卽去找他替小艾報仇。」說到這些話，他立時就變得很江湖，完全不像是當朝顯貴。

沈勝衣搖頭道：「報仇是其次，目前我們先必須解決的，就是那個人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那個人？什麼人？」白玉樓追問。

「他自稱魔王。」

白玉樓大笑。「這個綽號很嚇人，却也土得很，這個人相信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

沈勝衣道：「但，他手中那柄刀，却是厲害得很。」

「怎樣厲害？」白玉樓仍顯示懷疑。

「據說那柄刀之上有諸魔的咒詛，是一柄魔刀。」沈勝衣說得看來很認眞。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勞山求神醫　藥到卽毒除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心玄暗算柳延昭，但柳延昭雖遭暗算，仍若無其事，於是引起萬心玄懷疑，便坦言詢問，經柳延昭相告，這才知道柳延昭已煉得七成的「乾元眞炁」火候；及煉了五成的「一陽指」功力。萬心玄大爲驚異，因爲「乾元眞炁」與「一陽指」這兩門武功，是專門尅制他的「玄陰煞手」的。由於江湖人稱，在年輕一代中，他是黑道第一高手，而柳延昭却是黑道第一高手，所以他要和柳延昭一較長短。柳延昭毅然接受他的挑戰，並以掌法、輕功、兵刃各比一陣，三陣兩勝。柳延昭更提出若然勝了，萬心玄要交出「玄陰煞手」的獨門解藥……

柳延昭向萬心玄看了一眼道：「萬朋友既已同意，我們便開始切磋，三戰二勝，以柳延昭的『四海游龍乾坤聖手』八字外號，賭你『玄陰煞手』的獨門解藥！」

萬心玄道：「柳朋友打算在三陣之中，先鬥那一陣，可以自由選擇。」

柳延昭搖手道：「反正是三戰二勝，又何必加以選擇，但在掌法一場中，是否可以揉入『玄陰煞手』『一陽指』等所煉玄功，倒不妨在事先約定一下。」

萬心玄最怕的便是「一陽指」專尅「玄陰煞手」，聞言之下，擺出一副悠閑瀟洒，揚眉答道：「柳朋友應該記得，我們是賭鬥眞實功力，假如這『掌法、輕功、兵刃』三陣無法分出勝負，再加上『玄功』一陣，俾定高下如何？」

柳延昭笑道：「在下一切悉如尊命，乾脆就掌法、輕功、兵刃，依序而行便了，萬朋友請！……」

說完這個「請」字，雙掌微壓交護前胸，氣定神閑地，身形穩立如山，但雙目精光，却覷定萬心玄，一瞬不瞬！

萬心玄一看便知這條「四海游龍」，名不虛傳，自己今日是遇上了生平第一勁敵！

但他功力之高，冠絕「七煞」，身後又有極强靠山，遂劍眉微挑，含笑說道：「滿瓶不動，笨鳥先飛，萬心玄要不揣鄙陋，拋磚引玉了，柳朋友接我一招『河梁落月』！」

這位「瀟洒煞手」，着實相當瀟洒大方，相當氣派，決不偸佔便宜，他是語音先停，招式後發，但在行家眼中，一看便知這招「河梁落月」，不僅名稱漂亮，並屬掌法絕學，在緩慢悠閑的來勢之中，含蘊着無數神奇凶險變化！

內家高手過招，講究的是「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

假如根據這項原則，柳延昭應該搶在萬心玄這招「河梁落月」，有所精微變化的刹那變化，展開他的凌厲逆襲！

柳延昭似乎違反原則了，萬心玄那隻右掌，再有尺許，便到胸前，他却仍含笑卓立，一動不動，好像是一尊拈花古佛！

萬心玄狂笑道：「好，柳朋友，就憑你够沉穩的胆識，那巳是我萬心玄生平所遇的第一人物！」

說話聲中，右手微幌，一隻手掌，竟然幻出了九隻掌影！

但這九隻掌影，竟無一隻是攻向柳延昭身體的任何部位，竟全屬一幻即隱！

就在右手掌影幻滅的一刹那之間，萬心玄左掌如電，已拍向柳延昭「笑腰」大穴！

柳延昭劍眉微軒，依然卓立不動，面含笑意，朗聲說道：「河梁影落，月在左方，但這左方之月，却恐仍非眞影？萬朋友，你這套『分壳掌法』，施展得太高明

，但也太多變了！」

果然，萬心玄的左掌仍屬虛勢，掌招才出便收，右掌再晃，九隻掌影又現，並彷彿幻中生幻，由一幻九，成了九九八十一隻漫天掌影，向柳延昭當頭罩落！

直到此時，柳延昭方一聲清嘯，雙掌疾翻，見招拆招，見式拆式，與萬心玄各展絕學，以內功配合掌法，但却遵守諾言，不曾暗雜玄功地，打了一個虎躍龍騰，飛沙走石！

他們果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中的絕頂人物，雖然一正一邪，家數有異，但無論內功之雄，和掌法之妙，都稱得上是銖兩悉稱！

這一搭上了手，誰也不肯……不敢放鬆半步……

因為勝負機會極細極細的微妙局面之下，誰只要一招略慢，稍失先機，誰就可能陷於甚難平反的落後情況！

三十招……四十招……五十招……秋色平分……

七十招……八十招……九十招……勝負難決……

驀然間，萬心玄喝聲：「且慢」，閃身退後兩步，目注柳延昭道：「柳朋友，你認為再有多少招我們才能分出勝負？」

柳延昭劍眉微蹙，毫不思索地，應聲苦笑答道：「想分勝負，恐怕很難，至少在五百招之中，不論是你或我，都沒有太大機會！」

萬心玄此人素有「笑面人屠」之號，無論面對何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敵，都是滿臉笑容，令人難測胸臆！

如今，他便堆起滿臉和藹笑容，向柳延昭笑道：「英雄之見略同，既然如此，我們一直鬥到分出勝負，還是……」

柳延昭聽出萬心玄的言外之意，愕然問道：「難道萬朋友竟甘心勝負不分，就此打住麼？」

萬心玄笑道：「就此打住，並非勝負不分，因為就算此陣成和，還有輕功，和兵刃兩陣，足可一判強弱！」

柳延昭因輕功、兵刃兩陣，是自己最有信心的擅長技藝，遂不加反對地，向萬心玄點頭笑道：「好，柳延昭敬如遵命，彼此節省精力，第一陣就算成和，萬朋友請為第二陣的輕功比鬥，出題目吧！」

萬心玄目光一掃，指前右前方一片削立崖壁道：「這片崖壁，約莫高有二十七八丈的光景？……」

柳延昭看了一眼，點頭笑道：「萬朋友的估計不錯，莫非你想與我在這片崖壁之上，比鬥貼身功力？」

萬心玄道：「此崖雖一削如砥，但總略有籐葛，可資攀援，難不住你我，我們無論採取何種方法，以先到壁頂者為勝如何？」

柳延昭一聽萬心玄如此說法，便連連點頭笑道：「萬兄請發個號令，我們同時施為，才較公允！」

萬心玄舉步走向壁右，把壁左讓給柳延昭，但口角間却隱含陰笑，認為柳延昭這次要大上惡當！

因為他對這「璇璣谷」的左進地物，相當熟悉，知道峭壁左面，有種色呈青紫相間的劇毒山籐，柳延昭只一沾籐借力，便中奇毒，即令他內功深厚，能够逼毒某處，暫時不死，或身有靈藥，可以祛解，但行動上必被阻滯，非被自己先到壁頂不可！

只要這輕功一陣獲勝，便立於不敗之地，再倚仗獨門兵刃，凌厲手法何愁不把這罕見強敵整得認敗服輸，自行取消「四海游龍乾坤聖手」之號，甚或就此除去？

如意算盤打定，兩人已一左一右地，走到那高約二十七八丈的峭壁之下。

萬心玄含笑說道：「柳朋友請！」

「請」字才出，他雙掌端平，一翻一按，便全身筆直，宛如長箭穿雲般，竄起了六丈七八。

因這第一竄是平地施為，關係勝負極大，萬心玄絲毫不敢怠慢，全神貫注，直等去勢將盡，即將手握山籐，並以足尖點壁借力，方用眼角餘光，瞄了瞄柳延昭的情況？……

這一瞄，瞄得萬心玄大吃一驚！

因為柳延昭的身材，原本與萬心玄差不許多，如今竟突然似乎比他高了一倍？

萬心玄的眼角平光，恰好看見柳延昭的脚底！

這等於是柳延昭的第一竄，已比萬心玄竄得高了一人！

萬心玄竄起了六丈七八，柳延昭竄起了七丈二三！

萬心玄心中大驚，趕緊點足拉籐，全力上竄，暗自盤算柳延昭初起步時，雖略佔上風，但只等沾籐中毒後，定會被自己趕過！

但等第二度借力騰身後，萬心玄才知自己的如意算盤，完全打錯！

柳延昭根本就未像他那等拉籐點足，借力再起，而是雙脚互踹膝蓋，施展絕頂輕功「海鶴鑽雲」，輔助可以劈空借勁的「乾元掌」力，半絲不沾山壁地，凌空直下！

以萬心玄的修為，不是不能如此施展，縱或敗於柳延昭，也會敗得極為細微，不失體面！

但他倚仗深悉環境，賣弄邪思，想使柳延昭在奇毒山籐方面，上了惡當，才害人不成，自己反吃大虧！

等到他發現柳延昭果懷絕藝，自己所願成虛，趕緊也效法對方，同樣施為時，落後已不止一步！

萬心玄還差一丈，才到壁頂，柳延昭業已清衫飄擺地，在壁頂凌風卓立！

這位「笑面人屠」，不愧絕頂凶人，心中雖十分懊喪，表面上却仍「哈哈」一笑，點足壁頂，若無其事地，向柳延昭雙翹拇指說道：「柳朋友好俊的『海鶴鑽雲』，加雜『乾元掌』力！這一陣萬心玄甘心認敗……」

他極為漂亮地，這樣一說，柳延昭反而只好向他安慰起來道：「萬朋友未必便敗，還有第三陣呢？……」

萬心玄笑道：「我對自己的獨門兵刃『龍虎日月和』，確實頗有信心……」

話方至此，「璇璣谷」方面，突然傳來接連的胡哨三響！

萬心玄聞聲之下，臉色一變，向柳延昭皺眉道：「柳朋友，萬心玄突有要事，必須離開，我們的第三陣兵刃之戰，恐怕

要換個時地？……」

柳延昭一怔道：「換個時地，倒屬無妨，但我們賭的是……」

萬心弦懂得柳延昭之意，不等他往下再說，便揚眉笑道：「柳朋友無需担憂，『玄陰煞手』的解藥在此，你拿去先救『巾幗之雄』秦文玉，第三陣上，萬心玄若是能勝，我再向你索取相當補償就是！」

話完，立從懷中摸出一粒丹藥，向柳延昭遞去。

人家既如此大方，柳延昭又怎能過份小家子氣？

他只好一手接過丹藥，並向萬心玄發話問道：「萬朋友打算把我們的兵刃之戰，改在何時何地？」

萬心玄道：「時、地都不必定……」

柳延昭自聽得一愣，萬心玄已又復向他笑道：「據我所知，柳朋友可能是想出榆關，與『尊天會』中人物有點約會。」

柳延昭不願說明自己巧遇「天魔女」玉嬌娃，奇毒已解之事，遂向萬心玄略為頷首，表示他說得不錯。

萬心玄道：「我去『璇璣谷』中，處理要事之後，也要前往關東，途中必會有與柳朋友的再遇因緣，故而第三陣的『兵刃之戰』，無須另定時地，我們乾脆就那兒遇上那兒算吧！」

柳延昭道：「好……」

一個「好」字才出，萬心玄人化輕烟，業已飛落這片高崖，向「璇璣谷」內，疾馳而去！……

萬心玄一走，柳延昭才拈起那粒丹藥，注目細看，並湊向鼻端聞嗅，以辨認藥物品質。

他胸羅萬有，學究天人，自然對藥物醫理，均有相當程度的涉獵！

經過了仔細審查，柳延昭認定萬心玄所給丹丸，果是粒專解寒毒聖藥。遂謹慎收起，皺眉心中躊躇。

他躊躇之故，是不知向何處尋找秦文玉、蕭克英二女蹤跡？

若照秦文玉身中「玄陰煞手」，即將凍髓成冰的情況想來，她與蕭克英二人，決走不遠！……

但南北東西，千山萬嶺，一人藏匿，百人難尋，自己難道要漫無目的！……

柳延昭是一面思忖，一面目掃四外，希望有所發現？……

正在此時，東北遠方突然飛起了一大羣鳥兒。

柳延昭認為鳥兒不會無故羣飛？可能是被人驚動，遂冒打冒撞地，向那鳥飛之處尋去。

他雖然找對地頭，到了那片小松林內，但却遲了半步！

「巾幗之雄」秦文玉與「妙姹金剛」蕭克英，已去「嶗山」。

連邋遢和尚也因想為柳延昭打接應地，趕去「榆關」。

人雖去，林內一株巨松幹上，被人以「金剛指」神功留下字跡，寫的是：

「巾幗無恙，陰手無功，莫亂逞凶！」

末後不曾署名，只畫了一隻佛手！

這字跡自然是邋遢和尚所留，他認為萬心玄在脫出陣法後，可能尋來遂一片佛心地，留話警戒！

可惜這位大師不知道尋來的不是萬心玄，而是使「笑面人屠」萬心玄遭遇生平第一次敗績的「四海游龍」柳延昭！

否則，他不會這樣籠統，定將留話告知柳延昭，秦文玉與蕭克英，已去「嶗山」求醫！

但冥冥中似有定數，幸虧邋遢和尚未留此語，幸虧柳延昭仍去「榆關」，不曾轉赴「嶗山」！

否則只要他到了「嶗山」一見秦文玉，那位傾城絕代的「巾幗之雄」，便難免玉殞香消，慘死非命！

何以柳延昭會成為秦文玉的催命符尅星？眼前乃是啞謎，但不消多久，便會揭開！

柳延昭見了「巾幗無恙，陰手無功」字樣，便已心中大放！

他還以為秦文玉、蕭克英等，已去「榆關」，遂急離「燕山」，足下加功地，一心趕去相會。

× × ×

海景壯闊，地屬「嶗山」。

「邋遢和尚」雖叫秦文玉與蕭克英在海邊置備美酒燉隻肥狗，但她們却不忍捕狗殺烹，只是以重金買了些陳年美酒，暨上等菜餚，選了個景色美好之處，席地開樽，縱懷對飲！

蕭克英目注秦文玉，以關切神情，含笑問道：「玉姊，邋遢大師替你把『玄陰寒毒』，暫時聚禁左臂，為時已有七八日之久，你可覺得有甚麼不舒服麼？」

秦文玉苦笑道：「起初只是略感酸疼，有點屈伸不便，但這幾日經我自行提聚『三昧火』，試加攻逼，却不單未曾見效，反而酸疼更甚，這才知道凡事必須循理解決，不宜勉強……」

話方至此，突然間，她秀眉微軒，向蕭克英悄然問道：「蕭大妹，我好像聽得崖後有人，並似正狂嗅酒香，大嚥饞涎光景？……」

蕭克英微一點頭，表示與秦文玉所聞相同，並朗聲發話道：「崖後何人，若是劉伶同好，不妨請出相見，共飲幾杯！」

崖後「哈哈」一笑，走出一位葛衣老人，相貌十分清癯，目注秦文玉蕭克英，揚眉說道：「兩位姑娘，眞有辦法，你們臨崖觀海，喝的像是窖藏已有三十年之久的『梨花春』，這是『烟台』楊家老店的珍逾性命之物，沒有十兩黃金一罎，他們是絕不會輕易出賣的呢？」

蕭克英「哎呀」一聲，向這葛衣老者抱拳笑道：「老人家聞香知品，眞是酒中前輩，來來來，我先敬一大杯，再請教尊名上姓！」

邊自說話，邊自滿滿斟了一大杯「梨花春」，雙手捧上。

葛衣老人謝了一聲，幾口便自飲盡，放下杯兒笑道：「我與劉伶同姓，兩位姑娘不妨喚我劉三……」

秦文玉於是道：「晚輩秦文玉，這位是我蕭大妹，雙名克英……」

她們方報出姓名，劉三已指着石上杯筷，皺眉問道：「兩位姑娘既是極著盛名的武林英雌，這石上杯筷，又備有三份，早作安排，莫非是特來找我的麼？」

秦文玉笑道：「眞人面前，不敢說甚假話，晚輩等正是遠來求醫！」

劉三本在飲酒，聞言之下，立即停杯，並把兩道目光，在秦文玉、蕭克英臉上，不住滾來滾去。

看了半天，劉三把臉色一沉，意似不悅說道：「我自己嘴饞，見不得好酒，一上來便沾了兩位姑娘的光，若爲你們略盡棉薄，倒還說得過去，但你們竟替別人求醫，却未免有點……」

蕭克英嫣然一笑，截斷了劉三話頭，詫然問道：「老人家怎會推斷我們竟是替別人求醫的呢？」

劉三道：「醫家講究『望、聞、問、切』，我剛才細看兩位姑娘面上，均未發現絲毫病容……」

秦文玉微笑道：「老人家只用了第一個『望』字，恐怕不够，你再爲我試試最後一個『切』字？」

話完，立把一隻欺霜賽雪，却具霸王賁育之勇，斬誅過不少極惡窮凶的柔美右手，伸了過去。

劉三出指搭上秦文玉的「寸、關、尺」，略一診察，搖頭笑道：「秦姑娘，你根本沒病，莫來考我劉三！」

但話方至此，面上突露驚容，盯着秦文玉的絕代嬌靨問道：「秦姑娘，你……你的左半身，有……有沒有甚麼不便？」

秦文玉見他診右知左，心中暗佩地，含笑說道：「老人家神醫妙指，名下無虛，晚輩的一條左臂，是有點酸疼，屈伸不便！」

劉三立即爲她改診左手，並命秦文玉捲起衣袖，略一觀看摸捏，尋思片刻，皺眉說道：「秦姑娘，這左手酸疼，屈伸不便情況，乍看似屬發作風濕，但我却認爲更可能是你中了某種奇强寒毒，無法解袪，遂倚仗玄功眞象，暫時把它逼聚於左臂之上……」

蕭克英在一旁聽得萬分佩服地，失聲叫道：「老人家對當時情況，竟如目見，扁鵲華陀不過如是的了！」

劉三嘆道：「蕭姑娘不要讚我，該被稱讚的是秦姑娘，這種『逼毒一肢』之舉，要多深功力？……」

秦文玉接口笑道：「老人家也不要讚我，晚輩當時只不過儘量放鬆左臂血脈，替我凝功逼毒的，是另一位前輩奇人，他命晚輩等於十日之內，趕到『嶗山』，向老人家求賜『六陽追風丹』以消此厄！」

劉三驚道：「知曉我煉有『六陽追風丹』之人，爲數不多，你們所遇，難道竟是……」

秦文玉不等他詢問，便面含微笑地，接口說道：「是那位『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專門嗜食肥狗，與老人家深具同好的邋遢大師！」

劉三雙眉深蹙，幾乎有點不相信她，「哦」了一聲問道：「業已退隱多年的邋遢和尚，也會再出江湖？……」

秦文玉取出邋遢和尚所給的那面竹牌遞過去，含笑說道：「老人家請看，這是邋遢大師怕你不肯輕易見賜靈藥的所賜信物！」

劉三不接竹牌，只看了一眼，便是憂形於色道：「這和尚不躲在荒山野廟去偷酒，竟又重出江湖，定有非常事變，莫非武林中出了蓋代凶邪，有甚血腥刧數？」

秦文玉方一點頭，劉三却向她搖搖手說道：「寒毒聚臂，過久不宜，秦姑娘請服我一粒『六陽追風丹』，暨三滴『青靈丹』略事運功調息，關於邋遢和尚爲何重出江湖之事，由蕭姑娘說來給我聽吧！」

說完，遞過一粒紅色丹藥，和一隻內貯藥液的小小玉瓶。

秦文玉立即如言服食，盤膝靜坐，用起內家妙訣。

蕭克英便從「金剛寨」大會開始，把有關『尊天會』猖獗，「七煞」紛現江湖，以及「燕山」之戰，都向劉三說了一遍。

劉三聽完，搖頭嘆道：「這事眞巧，就在昨日，我還救了一位身中司馬玉人所發奇毒的武林人物……」

蕭克英也聽得萬分驚奇地，妙目凝注，急急問道：「老人家所救之人是誰？是不是我柳延昭大哥？」

劉三搖頭道：「蕭姑娘定會大感驚奇，我所救之人，不是柳延昭，竟是你所說『七煞』之中的『酒煞』，『金杯追魂』東方白！」

蕭克英果然不解道：「所謂『七煞』，都是些窮兇極惡之徒，老人家一向珍秘岐黃妙術，怎會……」

劉三喝了兩口「梨花春」，長嘆一聲，接口說道：「爲東方白袪毒，怎會甘願？但却不得不爾……」

蕭克英驚道：「不得不爾？難道那『金杯追魂』，竟對老人家用出甚麼不禮貌的强逼手段？」

劉三愧然一笑，遂把昔年互較酒量，輸却東道之事，向蕭克英說了一遍。

蕭克英忽然想起好容易才遇上這位蓋代神醫，不能錯過機會，遂目注劉三，嫣然嬌笑說道：「老人家，我柳延昭大哥也中了『尊天會』所煉奇毒……」

「奇毒」二字方出，便被劉三搖手止住苦笑說道：「我一聽蕭姑娘敍述『金剛寨』中經過，便知你有此請，但却請恕我劉三，難於爲力……」

蕭克英萬想不到劉三竟會加以拒絕，不禁愕然問道：「老人家既能爲『金杯追魂』東方白袪毒，爲何厚彼薄此？」

劉三苦笑道：「蕭姑娘與秦姑娘既然身有邋遢和尚的這面竹牌，我怎會厚彼薄此，只因『尊天會』的奇毒，十分厲害，決非尋常藥物能解，我以多種靈藥所特煉的袪毒神丹，又僅賸兩粒……」

蕭克英聽出機會，急忙截斷劉三話頭，含笑叫道：「老人家，你既有兩粒袪毒神丹，一粒給了『金杯追魂』東方白，則還賸一粒，能不能給我柳延昭大哥？」

劉三放下手中杯兒，從臉上泛起一種尷尬神情說道：「若賸一粒，當然可以，但昨日東方白走後，我才發現出了紕漏，除去他當時服了一粒袪毒神丹外，連僅存的一粒，也被偷得走了！」

蕭克英秀眉深蹙道：「這眞可惡，那『金杯追魂』東方白除了名列『七煞』，酒量奇佳之外，居然也精於胠篋之技？」

劉三嘆道：「這事的確奇怪，因爲我雖好酒貪杯，有『醉貓』之稱，但面醉心不醉，向來保持清醒，決不糊塗，要想神

不知鬼不覺的，偷走我貼身東西，委實不太容易！」

蕭克英從「神不知鬼不覺」一語之上，突被勾動靈機，目注劉三問道：「老人家，那『金杯追魂』東方白，是一人前來，還是携有同伴？」

劉三道：「東方白是與一名叫尉遲巧者偕來，但那尉遲巧却是個土頭土腦之人，只向我要了一個『哮喘驗方』而已。」

蕭克英聽至此處，心內一寬地，揚眉笑道：「這就好了……」

劉三方自一怔，蕭克英又向他面含嬌笑說道：「老人家這回可看走眼了，你認爲土頭土腦的人，却是位精於胠篋之技，可稱當世第一的蓋代神偷……」

劉三怒哼一聲，蕭克英忙又雙手抱拳，陪笑說道：「老人家莫要動怒，晚輩替那尉遲巧陪罪，請求諒解，因爲他也是爲了我柳延昭大哥，方致有所失禮唐突！」

劉三眉頭方皺，蕭克英又加解釋道：「尉遲巧是奉我秦文玉姊姊之命，陪隨司馬玉人，企圖盜他解藥，大概苦無機會，又從東方白口內，得知『嶗山』另有神醫，才移花接木地，把腦筋動到老人家的身上！」

劉三聽了蕭克英所作解釋，顏色略霽，低哼一聲說道：「若是這樣，倒還罷了，但你們人分幾路，難免參差，希望尉遲巧能在『山海關』左近，至少是在那奇毒發作之前，找着柳延昭才好！」

蕭克英被劉三這一提醒，不由秀眉又蹙，苦笑說道：「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晚輩等別無所恃，惟江湖遊俠一切均下合人道，上體天心，並儘量不逾越國法之外，但望冥冥彼蒼，佑相吉人，莫令老人家的這種顧慮，成爲事實！」

劉三嘆道：「我劉三別無可助，惟立即開爐，再煉些袪毒神丹，萬一柳延昭老弟，在『山海關』左近，不能遇見尉遲巧時，你便叫他趕緊到『嶗山』找我！」

蕭克英大喜謝道：「多謝老人家！」

劉三搖手道：「我和邋遢和尚，是多年摯友，大家可說自己人，我不和你們多作客氣，要去趕緊開爐，才好早點煉就丹藥備用，秦姑娘寒毒定袪，她的內家妙訣，用得差不多了！」

果然他話方至此，秦文玉妙目恰睜，目注劉三，嬌笑說道：「多謝老人家仙液神丹，晚輩集於左臂的『玄陰寒毒』，已告化諸烏有的了！」

劉三又遞過三粒丹藥，和一隻玉瓶，含笑說道：「這是三粒『六陽追風丹』，和一瓶『青靈乳』，兩位姑娘帶在身邊，萬一俠義道中，還有人傷在『人煞』萬心玄的『玄陰煞手』之下，或中了其他類似寒毒時，可以及時救治！」

蕭克英大喜接過，知曉劉三要走，陪笑問道：「請教老人家，『嶗山釣鰲壁』是在何處？」

劉三走到崖邊，伸手向右斜下方一指，含笑說道：「兩位姑娘請看，右側方數十丈下，接近海面的那片十來丈方圓石地，名叫『釣鰲台』，『釣鰲台』後的青翠山壁便是『釣鰲壁』，該處景色雖佳，却毫無路徑，山壁又陡又滑，沒有絕頂輕功，無法下去，上來更屬極爲艱難的呢！」

秦文玉見劉三未提「釣鰲壁」有高人隱居，只說路險，遂知恩師移居之事，可能祕無人知，便不再多言，恭身謝道：「多謝老人家賜藥之德……」

劉三擺手一笑，抄起石上未喝完的「梨花春」陳年美酒，身形微晃，隱入來處，用的居然是武林罕見的「醉裏乾坤」身法。

秦文玉目送劉三去後，向蕭克英含笑說道：「走，蕭大妹，我們去『釣鰲壁』附近，找我師傅……」

蕭克英道：「玉姊所中『玄陰寒毒』，果已……」

秦文玉點頭一笑，接口答道：「劉老人家的靈丹妙藥，神效無倫，蕭大妹儘管放心，我已恢復功力，可以下得這數十丈削壁，到達『釣鰲台』上！」

蕭克英向那陡削山壁，細看幾眼，苦笑說道：「我也可以勉强下去，但再想上來，却正如劉老人家之言，恐怕有點費事了！」

秦文玉笑道：「這樣好了，蕭大妹在此稍待，由我單獨下去，一試可有參謁恩師機緣，萬一上來費事之時，你還可以爲我打個接應！」

蕭克英估計自己功力，要想毫無攀援的，上這數十丈削壁，着實有點困難，遂點頭笑道：「好，小妹遵命，等玉姊事畢登峯，我們也該趕赴『山海關』了，因爲萬一彼此參差，柳大哥若是單人遠探『小興安嶺』，深入『尊天會』巢穴，便嫌敵勢太重，不大妙了！」

秦文玉早對柳延昭芳心暗許，自然爲他安危着急，聞言毫不怠慢，便施展上乘輕功，背倚削壁，雙手反按，半抓半吸地，緩緩往下降去。

她在下降之前，業經凝目細看，發現「釣鰲台」暨台後削壁一帶，並無任何洞穴，遂知恩師隱居之處，定極奧秘，除非主動許謁，不是輕易能够尋着！

爲了節省時間起見，她一面拊附壁徐降，一面已暗凝神功，「傳音入密」地，口中連續微吟道：「玉不碎，情不斷，石不爛……」

這三句話兒，是奉邋遢和尚之囑，必須轉稟恩師，至於究竟是何含意，秦文玉也並不知曉……

但她一路凝功傳聲，直等落足「釣鰲台」上，也未見有任何反應？

秦文玉秀眉微蹙，不知是恩師有事離此？還是時機未到，不肯接見自己？

她正在「釣鰲台」上，到處徘徊，並不斷吟誦那「玉不碎，情不斷，石不爛」之際，突然聽得蕭克英也以傳音功力，高聲叫道：「玉姊……玉姊……」

秦文玉聞聲一愣，以爲蕭克英出了甚麼差錯，遂趕緊抬頭看去。

蕭克英站在壁頂，見秦文玉業已循聲注目，趕緊提足眞氣，向下高聲叫道：「玉姊，你反手摸一摸看，你背後好像有件甚麼東西？」

秦文玉凝神聽清，心中微異，反手一摸，在背後果然摸着一片樹葉。

這是因爲她一身白衣，否則也不會令蕭克英能遠遠有所發現！

秦文玉取下樹葉，只見葉上劃着極細

字跡，寫的是：「邋遢傳語已知，玉兒可於兩百日後，再來此處！」

末尾雖未署名，秦文玉却已從語意看出，正是恩師指示。

她掉轉身軀，向那片一碧如茵，看去毫無洞穴的「釣鰲壁」，恭敬拜倒，口中並喃喃祝道：「玉兒恭請恩師金安，並遵囑於兩百日後，再來『釣鰲壁』參謁！」

說畢，起身，便不再勾留，施展絕頂輕功，猱升削壁。

這片數十丈高下山壁，委實太以陡滑難行，秦文玉勉强上得壁頂，已累得一身香汗，不住喘息！

蕭克英見她太累，遂雙揚秀眉，含笑嫣然說道：「玉姊，不要說話，你先調氣歸元，歇息一下！」

秦文玉如言靜坐調劑坎離龍虎，等神歸紫府，氣納丹田，百骸皆舒，疲勞盡祛之後，方妙目微睜，向蕭克英笑道：「多謝蕭大妹傳聲相告，你有沒有看見那張樹葉，是怎樣貼上我的脊背？」

蕭克英搖頭道：「我雖一直注視玉姊在壁下情況，却未見有任何其他人跡，只發現玉姊偶一轉身，背後的白色羅衣之上，似乎掛着什麼東西？才發話向你提醒一聲。」

秦文玉聞言，方自苦笑一聲，蕭克英又自問道：「玉姐取下看後，突然恭身拜倒，莫非那東西竟是你恩師手諭？」

秦文玉點了點頭，遞過樹葉給蕭克英觀看，並長嘆一聲道：「我眞是慚愧，平時自感能在十丈以內，聽出針墜葉落之聲，如今竟於脊背上，被貼了一張樹葉，尚告毫無覺察，這若不是樹葉而是一隻敵掌，或一枚惡毒暗器，秦文玉焉有命在？」

蕭克英見她神情懊喪，忙加寬慰地，嬌笑說道：「功行深淺，全在火候，故而只宜與平輩爭雄，不能向長輩逞勝，何況這背後貼葉之人，是你恩師……」

秦文玉不等蕭克英再往下講，便搖頭苦笑接道：「差不多年齡的平輩人物之間，我也慚愧！秦文玉素日自詡資質成就，委實心雄萬丈，但如今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單及不上柳延昭兄的絕藝神功，連與『人煞』萬心玄相較……也……也差了一二成的火候光景！……」

蕭克英笑道：「一二成火候，進步不難，玉姐若下百日苦功……」

秦文玉連連點頭，妙目中電閃神光，揚眉接道：「蕭大妹說得對，『榆關』事了，我一定覓地面壁，屛撇任何雜務，痛下百日之功，下次再與『人煞』萬心玄相遇時，才有希望湔雪玄陰透骨之恥！」

蕭克英笑道：「玉姊既有此心，我們快點走吧，最好能截住尉遲老偷兒，取了他所偷『醉貓』劉三的袪毒聖藥，在『山海關』左近，尋着柳大哥，才不致誤了大事！」

秦文玉也深以蕭克英所說爲然，這兩位巾幗奇英，便展足脚程，星夜飛馳，趕向「榆關」而去。

× × ×

兩根短槍，一柄長劍！

槍似銀龍鬧海，劍似匹鍊盤空，這場打鬥，鬥得够狠、够勁、够熱鬧的！

三十招，四十招，五十招，七十招，九十招，……

越鬥越快，快得連人帶兵刃都分辨不清，化成了「呼呼」作響，狂風四捲的一團翻滾光影！

驀然間……

一聲清叱，人影倏分，從劍影中現出一個年約六十有餘的精悍灰衣老人。

這灰衣老人並不陌生，正是把秦文玉、蕭克英誑去「燕山」，不知却送了他獨生子沙家達一條性命的「天台野叟」沙天行。

沙天行手指站在他八尺以外，手執爛銀火尖雙槍，一位年約三十四五的英挺漢子，狂笑說道：「楚仲胥，你是『雲夢世家』的掌門家主，又復名列當世『七雄』之一的『銀槍之雄』，但却徒負虛名，百合苦鬥之下，于那威震江湖的『爛銀火尖雙槍』，並未能勝得我手中喪門長劍，一招半式！」

楚仲胥右手銀槍微掣，挑開腰間一塊豹皮，露出揷在弧形皮套上的十二根閃閃矛尖，朗聲說道：「沙老賊莫要賣狂，楚仲胥雙槍之外，尙有十二飛矛，你是否想嚐嚐滋味？」

沙天行正待答話，突然有個冰冷語音，接口說道：「『爛銀』火尖雙槍，不過如此，區區十二飛矛又能有多麼厲害？」

當地是河北、遼寧之間的一片山地，距離號稱「天下第一雄關」的「山海關」口，約莫還有二三百里途程。

沙天行與楚仲胥是在小山坡上較技，這冰冷語音則是從大堆怪石之後響起……

隨着話聲，從石後走出一位風神絕世，英挺異常的青衫少年。

沙天行一見這青衫少年，立時便面帶喜色，但那青衫少年，却向他微一搖首示意，逕向楚仲胥面前走去。

楚仲胥藝業不俗，加上身爲「雲夢世家」的掌門家主，相當心高氣傲，一聽對方在石後發話，語意哂薄，心中早就起了怒火！

他强自按捺，等青衫少年走到面前，方冷然問道：「剛才便是尊駕認爲楚仲胥的十二飛矛，不值一顧？」

青衫少年「哈哈」一笑，點了點頭，目注楚仲胥道：「楚朋友莫要變更語意，你是『雲夢世家』的一家之主，又名列『七雄』，藝業不致太差，我沒有說你的十二飛矛，不值一顧，只是覺得不會有甚麼大了不得而已！」

他是滿面笑容，藹然發話，但却越描越黑，陰損異常！

楚仲胥氣得劍眉雙挑，鋼牙一挫，凝目四外略掃！

這時，恰好有隻巨鷹，平張雙翼，在五六丈的高空，飄翔盤旋！

楚仲胥右手銀槍忽挑，從腰間皮套上，飛起一支紅尖銀桿短矛。

短矛才出，左手銀槍亦揮，「噹」的一聲，猛敲在銀色矛桿之上。

短矛尾部被擊，立即宛如車輪般，不住旋轉騰空……

但騰空三丈左右，突化直飛，一下刺中那隻巨鷹腹部，使牠哀鳴而墜！

青衫少年看得有點動容地，撫掌讚好，失聲讚道：「好，以『飛鈸』或『月牙

刀』等暗器，迴旋飄飛甚易，以槍矛之屬，再在飛行路綫上，欲起變化便難，當世武林中，能用這種『輪迴飛矛』的人物，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了……」

楚仲胥接住鷹屍，取回短矛，眉間微騰得意之色，道：「想不到，尊駕居然還會稱讚……」

一句話兒，還未講完，青衫少年便接口笑道：「該褒便褒，該貶便貶，我向來只說直話，楚朋友的『輪回飛矛』刺鷹雖極具威力，但刺起人來，却恐未必有甚效果？」

他繞着彎子，還在輕視譏諷，不禁把這位「銀槍之雄」，氣得全身發抖！

楚仲胥手中雙槍一緊，劍眉雙挑，朗聲說道：「雲夢世家有三名子弟，慘死於沙天行老賊劍下，今日狹路相逢，本待與他一了血債，但尊駕既然橫加架樑，對楚仲胥一再藐視，說不得我只好把與沙老賊的這筆債兒暫時擺一擺了……」

青衫少年聽了楚仲胥這樣一說，突然搖手笑道：「我不知道你們之間，竟結有人命血債？常言道得好，人命大如天，還是暫時……」

這位青衫少年眞是妙極，楚仲胥與沙天行互相鬥惡時他加以中斷撩撥，等到楚仲胥向他擺出叫陣姿態時，他却又想置身事外……

楚仲胥一聲斷喝道：「站住！」

青衫少年收住暫向一邊的脚步，向楚仲胥含笑說道：「楚朋友，你不重視你『雲夢世家』的三條人命了？……」

楚仲胥冷然道：「人命之仇雖重，對楚仲胥藐視之恨，却也不輕！」

青衫少年笑了一笑道：「楚朋友想要怎樣？……」

楚仲胥道：「沒有別的打算，只想以不入高明法眼的十二飛矛，向尊駕討教討教……」

青衫少年眉梢略軒，「哦」了一聲，冷然說道：「我不是鷹……」

楚仲胥以比青衫少年更冷的語聲，接着說道：「人未必比得上鷹，也許會比鷹死得更快……」

青衫少年大笑道：「好狂妄的『雲夢世家』家主，也罷，我就對着狂言，賣句大話，只要你十二飛矛中，有任何一根，能沾上我半絲衣角，萬心玄不勞費事，立即舉掌自絕！」

自從這青衫少年出現後，雙方一直都在門口，楚仲胥根本就沒有機會探詢他姓名來歷。

故而這「萬心玄」三字，着實把這位「雲夢世家」家主，聽得悚然一驚！

楚仲胥神色一變，趕緊納氣潛心，目注對方問道：「萬朋友就是獨秀『七煞』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

萬心玄也恢復了他那笑面殺人的瀟洒態度，點了點頭答道：「不錯，楚朋友是仍想把我當鷹？或是知難……」

「知難」二字才出，楚仲胥雙眉已挑，目閃神光，朗聲答道：「武林人，名可以敗，不可以辱！萬朋友雖是『七煞』中頂尖人物，楚仲胥既已有話在先，仍欲領教！」

萬心玄一伸左手，翹起拇指，點頭含笑讚道：「好，這才像個一家之主，楚朋友請盡力施爲，萬心玄手狠心辣，但生平言出必踐，只要你一矛加身，武林中便沒有了『笑面人屠瀟洒殺手』這號人物。」

楚仲胥既知對方身份，怎敢絲毫怠慢？銀槍挑處，響起一連串的「錚錚錚錚」之聲。

十二根紅尖銀桿短矛，全被他挑得飛起半空。

短矛才飛，人影亦轉，楚仲胥人轉槍旋，把十二根短矛擊得變成了十二團颷輪飛轉光影！

十二矛不是同飛，略有先後，是三團，六團，分爲三個梯次，向萬心玄電漩射去！

眼看第一撥的三矛將到，第二撥的三矛，却一停旋轉，宛如脫弦怒箭般，後發先至，射的是萬心玄雙脅期門，與咽喉部位！

眼看，最後的六團飛 ，也倏然加速，似欲追上前面三個，分九宮部位，把萬心玄全身罩住！

好個萬心玄，他先雙掌微揚，張口一吹，跟着便以「分光捉影」身法，騰身向前飛縱！

那三根宛如急矢疾射，後發先至的飛矛，被萬心玄雙掌內力，暨口中眞氣，噴擊得倒退飛回，恰與最先發出，至今猶在颷輪電轉的三團矛光，撞在一起，飛出老遠，紛紛落地！

其他六團矛光，剛在加速前進，尚未生出變化，便被萬心玄一式「分光捉影」，左掌右掌，各握三根，完全抄在手內！

這種驚人變化，眞把位「銀槍之雄」楚仲胥驚得目瞪口呆！

他是一門宗主，見聞淵博，雖久知萬心玄厲害，却未想到竟厲害到這等地步！

這十二飛矛，同時飛發，前是三才，後是九宮，中蘊無窮變化，自信當世武林中，能够抵抗躲避之人，不會太多，委實想不到竟被對方輕易地，一齊破去。

就在楚仲胥目瞪口呆之際，萬心玄已在他五六尺前落地，擲去手中六根短矛，目閃兇芒，沉聲喝道：「十二飛矛不俗，可惜只能射鷹，不能射人！萬心玄領教之餘，有點技癢，楚朋友接我一記旁門左道的『玄陰煞手』如何？」

話音才了，右掌便推，掌風不過微帶陰寒，似乎並未挾有甚麼震嶽摧山的奇強勁力？

楚仲胥自是識貨，知道這是萬心玄得自「大荒二老」的看家絕學！

他趕緊雙槍插地，運足丹田眞力，掌心紅若硃砂的兩手齊翻！

「硃砂掌」力，屬於陽剛，用來對付「玄陰煞手」的打算，本不算錯！

但雙方功力，有了距離，以致雙方掌力才一相合，萬心玄紋風未動，楚仲胥却「騰騰騰」地，連退出四五步去，嘴角間溢出黑血，頹然倒下！

「天台野叟」沙天行見狀，騰身掄劍，便往下剁！

萬心玄一聲狂笑道：「沙大哥何必多此一舉，小弟的『玄陰煞手』之下，幾曾留過能够活命之人？……」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蘇百魁奉萬壽山之命，帶了林成方外出找尋黑劍門中人連繫。兩人走遍徐州城內幾家酒樓，均無發現。及傍晚，林成方提議先回鏢局住宿一晚再來，但蘇百魁以時間匆迫，不要徒勞往返。晚上，他們走到一家妓寨去尋樂。順便查尋黑劍門中人。蘇百魁是這家妓寨的常客，鴇母王媽親自接待，他們擺下賞花宴，召妓作樂。在未開席之前，王媽慇勤欵客，後因言語稍拂蘇百魁之意，王媽便怫然離開，蘇百魁本待追去索還酒錢，但給王媽的保鏢壯丫頭阻住，並對他冷嘲熱諷一番。蘇百魁只好按下怒火，不久，有四名妓女連袂而至……

瓊林煙花地　人物不尋常

蘭姑娘啟唇微笑，露出來一口細小的白牙兒，接道：「蘇大爺，這是說的那兒的話，我媽得罪你，我小蘭花可沒有得罪你呀！丫頭傳了話，我這就梳粧打扮，緊趕急走的趕了來，聽說你還帶有一位朋友，我立刻拖着三位妹妹一同來，蘇大爺，你這是拿人心當作驢肝肺呀……」一面說話，一面轉頭望了林成方一眼。

只望一眼，立刻又轉回頭來。

蘇百魁心中暗暗得意，忖道：姐兒愛俏，這些丫頭們雖然久經王媽媽風月訓練，不以貌取人，但我替他化的那張臉實叫人不敢承教。

蘭姑娘一番話，像一股泉水，澆息了蘇百魁一頭怒火。

蘇百魁輕輕咳了一聲，道：「蘭姑娘，你剛才不在這裏，沒有看到你媽媽那一股氣焰，我蘇某人化銀子又受氣那副窩囊氣，實叫人受不了。」

蘭姑娘道：「蘇大爺，這一點，你不明白，媽媽這幾日，必然有事情，可能是性子急了些，得罪你的地方，希望你蘇爺多多原諒。」

蘇百魁道：「她有事，甚麼事？」

蘭姑娘道：「甚麼事我不知道，反正，這幾天，他一直悶悶不樂。」

蘇百魁道：「這就不對了，我剛進門時，他還有說有笑，以後，才發了脾氣。」

蘭姑娘道：「蘇大爺，她總不能見你一面，就把臉拉長三尺，那並不是更惹你蘇大爺生氣麼？」

蘇百魁道：「有這等事？」

蘭姑娘道：「蘇爺，你不妨閉上眼睛想一想，我媽媽是什麼人，她老人家可以和任何人生氣，但却不會和銀子生氣，如非她心中實在有事，說什麼，也不會和你蘇大爺鬧氣啊！」

蘇百魁輕輕吁一口氣道：「這話說的也是，王媽媽一向是見錢眼開。」

蘭姑娘三言兩語，打消了蘇百魁一腔怒火，就作了主，分配三位同來的姑娘入室。

酒菜接着送上來。

酒是女兒紅，菜是式式精巧。

這地方雖然是化銀子的窰子，但吃喝上却是極爲享受。

佳餚美酒，玉人在抱，香風和酒陣薰的人陶陶欲醉。

林成方盡量放開了拘謹，但他還是不夠放

蕩。

那一身黑的俏姑娘，加上一身白的嬌媚丫頭，兩個人對付林成方。

林成方雖然被化裝成很難看，但他還保持着端正的輪廓。

看久了，發覺他還是有些可愛，至少，比蘇百魁可愛的多。

特別是他牙齒細白，輪廓端莊，看上去，頗有一股男人味道。

這味道，大概就是所謂氣質了，要天賦，要好的家敎，在自然中薰陶出來，裝不來，學不像，不是人人都有。

不知那白衣姑娘是有意，還是無心，端起一杯酒，去敬林成方，一下子把衣袖擦在了林成方的臉上。

白雪一般的衣服，立刻黑了一片。

林成方的黑臉上，却忽然間白了一片。

蘇百魁正在和蘭姑娘碰杯，見狀立刻放下了酒杯子。

林成方笑一笑，站起身子，道：「在下臉上有些不舒服，塗了一點藥物……。」

白衣姑娘很警覺，也跟着站了起來，道：「好！我帶你去，重新敷藥。」

兩個就這樣離開了二堂。

蘇百魁想阻止，但話到了口邊，又忍了下去。

白衣姑娘帶着林成方穿庭過院，到了一座佈置得很雅緻的地方。

房間裏有着淡淡的幽香，還有一個放衣服的大木櫃。

但最惹眼的還是那一張大木牀，鴦帳分鈎，鴛枕並列，一條大紅被子，摺疊得很整齊。

就算是不解風情的人，也可以一眼看出來，這是女人住的閨房。

林成方回顧了一眼，道：「這是你姑娘的閨房？」

白衣姑娘笑一笑，說道：「自然是我的閨房，我總不能帶個大男人，跑到別人的閨房去吧！」

林成方道：「水在何處，在下要……。」

白衣姑娘接道：「我去打面水，粧枱上面有銅鏡，不過，我看你不似什麼受了傷。」

林成方道：「不像受了傷，那像什麼？」

白衣姑娘沒有再說話，轉身行了出去。

林成方對鏡一瞧，發覺在頰上被她擦下了銅錢一樣大小的一片，露出了白嫩的皮膚。

這樣一片完全不同的顏色白皮膚，混在一張黑臉上，看起來，很不調和。

林成方細查那臉上，未見傷痕，運氣一試，也未中毒，心中寬了不少。

片刻後，那白衣姑娘端了一盆面水行進來，水中還冒着熱氣。

林成方洗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整盆水變成了黑顏色。

白衣姑娘臉上泛起了嬌媚的笑容，道：「好英俊的一張臉，爲什麼要塗上一層黑灰。」

林成方道：「因爲我怕自己臉皮薄，所以塗上遮醜。」

白衣姑娘道：「這麼說來，你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反正是不太熟悉。」

他答覆的很含糊，白衣姑娘也就未再多問，端起面盆行出去。

望着白衣姑娘的背影，林成方暗自忖道：「這丫頭用心何在？怎會瞧出我經過易容，看來，這地方不單是風月所在，要得留心一些才行？」

心有所疑，暗暗的提高了警覺。

白衣姑娘很快又回來，笑一笑道：「你至少該知道，這是我住的閨房。」

林成方道：「這一點我看得出來。」

白衣姑娘道：「女人的閨房像一道幕，進來了，就算是入幕之賓，你準備怎麼安排這件事。」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笑道：「這裏的東西太貴，一席酒，要化上兩百兩銀子，老實說，我沒有這樣多的錢。」

白衣姑娘嗯了一聲，道：「有一句俗話說，鴇兒愛錢，姐兒愛俏，我們那位媽媽，確然是有些喜歡銀子，賞花宴的定價，大概是難再有出其右的了，留這裏住一宵，價碼也不便宜，不過，幸好我還積了一點私房錢，你如是願意留下來，銀子歸我出，怎麼樣？」

林成方道：「這算什麼？……」

白衣姑娘道：「好聽點說，這叫做情有所鍾，說的不好聽麼，叫作倒貼，我不是黃花閨女，風塵淪落苦命花，讓我端，也端不起來，大概到這裏來玩的人，都是深懷戒心，所以，我也用不着來一套虛情假意，矯揉做作，開門見山，說個明白，只聽你一句話了。」

林成方道：「飛來艷福，叫在下有些受寵若驚，一時間眞還沒有法子決定應該如何？」

白衣姑娘撇撇嘴道：「不答應？」

林成方道：「讓我想想看，再說，這件事，在下還得和蘇大哥商量一下。」

白衣姑娘道：「這種事還要和人商量，你怎說得出口？」

林成方道：「想法子轉個圈說，不過，一定得說。」

白衣姑娘有些失望，低下頭，緩緩說道：「可別說，我替你出錢的事。」

林成方道：「這一個，姑娘請放心，在下還不會這麼冒失。」

無可奈何，白衣姑娘只好又把林成方帶回二堂。

林成方人本英俊，這一露出眞面目，頓時引得另外三位姑娘六道眼光，一齊投注過來。

蘭姑娘笑一笑，道：「好啊，桂花妹妹，你眞行，你怎麼瞧出他是易過容的，別讓媽媽知道你偷了嘴……。」

桂花啐了一聲，道：「蘭姐姐，你沒算算時間，我帶他去淨面，來回走一趟，要多少辰光，偷嘴吃，總也得有點時間才行。」

風塵女子，口沒遮攔，反而把林成方聽得一臉臊紅。

蘇百魁哈哈一笑，道：「怎會被人家抖出底子了？」

林成方道：「黑灰塗的薄了一點，早知會露底，應該塗得厚一些。」

說笑間，步履聲響，走進來老鴇王媽媽。

蘇百魁本來是一臉笑容，但一見王媽媽，立刻把臉拉了下來。

王媽媽身後跟着那位壯丫頭，但王媽媽的臉色却十分難看，兩頰間，好像還有着淚痕。

勉強擠出了一個笑容，低聲對蘇百魁道：「蘇大爺，你大人不見小人怪，老身實在是心中有事，開罪的地方，我這裏給你陪禮了。」

蘇百魁眼看王媽媽拜了下去，倒也不好意思再繃着臉，吁一口氣，道：「起來吧！」

王媽媽站起身子，挨着蘭姑娘身邊坐了下來，道：「蘇大爺，老身做了十幾年生意，可從來沒有遇上過今日這樣的事……」

蘇百魁接道：「就算你王媽媽心中有事，可也不能對我姓蘇的發作，難道姓蘇的是麵粉作的，任人拿捏不成。」

蘭姑娘道：「蘇大爺，我娘已經給你陪了罪，殺人也不過頭點地，你還要怎麼樣嘛？」

蘇百魁笑一笑道：「我敢怎麼樣、你娘剛才給了我一頓排頭，我還不是一樣吃下去。」

王媽媽歎口氣道：「蘇爺，老身實在心情

太壞，……」

只聽壯丫頭接上了口，說道：「娘，有人來了。」

王媽媽轉頭望了一眼，立時噤若寒蟬。

蘇百魁，林成方，都隨着轉頭望去。

只見一個身着天藍長衫的年輕人，緩步行了進來。

藍衫少年的身後，跟着兩個三十左右的大漢，黑色密扣對襟短衫，黑色長褲，腰裏橫盤了一條白腰帶，黑色的高腰黃靴子。

只一眼，就可以瞧出來，這是兩個打手。

藍衫人手中拿着一把摺扇，很瀟洒的走到王媽媽的身前，道：「老鴇母，發瘋不當死啊！你跑到這裏來，少爺就不敢來了是不是。」

壯丫頭一橫身，攔在了王媽媽的身前，喝道：「甘公子，我娘跪也給你跪過了，罵也被你罵過了，你還要怎麼樣？」

林成方心中暗道：我還道這王媽媽很威風的，想不到竟然是這麼個情形，看來，這開窰子的也不是一口容易吃的飯。

甘公子右手中的摺扇在左手心上拍了兩下，笑道：「胖丫頭，你是這裏的保鏢、打手，是麼？」

壯丫頭道：「我吃了王媽媽的飯，自然要爲王媽媽做點事了。」

甘公子道：「行！一個姑娘家，能有你這份胆氣，還算不賴，不過，本公子的事，你管不了，給我往後站……」

壯丫頭一挺胸，接道：「公子，我如是能夠往後退，根本就不會上來了。」

王媽媽臉上滿是乞求之色，望着蘇百魁。

大概是因爲剛和蘇百魁吵了架，還有點不好意思開口求救。

蘭兒悄悄的伸出手去，在蘇百魁的大腿上抓了一把。

這一把抓的用意很多，第一是求救，第二是暗傳心聲，意思是，你要不帮忙，今夜中，咱們只怕難圓好夢了。

她只敢暗暗的伸出手去抓了蘇百魁一把，但却不敢轉眼兒望着他。

這說明了一件事，甘公子很具權威，至少，在王家大院中，蘭姑娘的心中如此。

甘公子雙目盯注在壯丫頭臉上的目光，緩緩移動，由前胸，轉到了雙手之上，道：「一個姑娘家，練了鐵砂掌一類工夫，那說明了一件事，就是姑娘肯下苦工夫。不過，鐵砂掌是粗功夫，只能用來對付粗識武學，未登堂奧的人，眞正用來對付一個武林高手，那就如螳臂擋車，難有作用了。」

壯丫頭道：「甘公子，這個婢子也知道，但我沒有法子，你要對付王媽媽，我就只好放手一搏了。」

甘公子淡淡一笑，道：「你還不配和我動手。」

回顧了身後兩個從人，接道：「你們那一個出手，對付這胖丫頭。」

左首黑衣大漢一欠身，道：「屬下願先出手。」

甘公子點點頭，橫裏移開了兩步。

黑衣人行前三步，一抱拳，道：「在下馬勝，領教姑娘的鐵沙掌。」

壯丫頭道：「想不到，婢子竟然和馬管事有此一刻。」

馬勝道：「敝上令出如山，請姑娘多多原諒。」

林成方聽得一動，暗道：「這甘公子雖然狂了一些，但對屬下的教導却是很有規矩。」

馬勝足踏丁字步，說道：「姑娘，請出手吧！」

壯丫頭道：「我只保護王媽媽的安全，不願和人動手。」

馬勝接道：「眞是如此，馬某人只好有僭了。」

右手一抬，五指如鉤，疾向壯丫頭的右腕扣去。

壯丫頭右腕一沉，左手迅快的攻出一掌。

馬勝微微一笑，竟然揮掌硬把一掌接下。

蓬然大震聲中，雙掌接實。

馬勝和壯丫頭，都不自禁的向後倒退了一步。

敢情這馬勝，也練的硬功。

蘇百魁却聽得吃了一驚，忖道：馬勝修爲不凡，這胖丫頭，也不是好與人物，單是兩人硬拚這一掌，我就吃不消。

這就使得蘇百魁原有一點排難解紛之心，突然息了下去。

王媽媽雙目中流露出的乞求之色，更是強烈，投向蘇百魁。

蘇百魁別過臉去，不敢和王媽媽的目光相對。

壯丫頭和馬勝連拚三掌，彼此仍然保持個秋色平分之局。

林成方暗中觀察，發覺壯丫頭經過三掌力拚之後，神色間一片平靜，倒是馬勝，反而有些血氣浮動，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壯丫頭口齒伶俐，武功又如此了得，怎會甘願屈爲一個老鴇的鏢客，個中定有原因……。

那甘公子似是也看出了情勢對馬勝不利，揮揮手，喝令馬勝退下，道：「一個姑娘家，把掌力練得如此渾厚，倒是少見得很。」

壯丫頭道：「奴婢練得粗功夫，不値大家一哂。」

林成方道：「這丫頭出言文雅，決非等閒人物，倒要對她留心一些。」

只見甘公子點點頭，道：「姑娘能和在下從厲力拚三掌，足見高明，但不知願否和在下再對三掌。」

壯丫頭道：「奴婢只想保護媽媽不受傷害，並無逞強鬥狠之心，公子高明人，奴婢不敢高攀。」

甘公子目光一掠二堂，笑道：「姑娘深藏不露，甘某人自信雙目未花，想不到這等所在，竟然隱藏有姑娘這等高人。」

壯丫頭道：「公子，誇獎了。」

甘公子道：「姑娘如此自謙，在下只好有僭了。」

突然出手一掌，迎胸拍去。

他選的角度十分恰當，如是壯丫頭不肯接下這一掌，甘公子的掌力，就會直對王媽媽劈了過去。

這是非迫她接下掌力的一擊。

壯丫頭一皺眉頭，只好揚手接下一掌。

雙掌相觸，未聞聲息，那甘公子却似是力有未敵，被壯丫頭一掌震的飄身而起，退出了五六尺遠。

甘公子不失瀟洒氣度，人被震退，亦未惱羞成怒，遙遙一抱拳道：「姑娘身手高明，在下好生佩服，不敢再有驚擾，就此別過了。」

也不待壯丫頭回話，轉身大步而去。

兩個從人緊追在甘公子的身後，也大步而去了。

王媽媽的臉上綻開笑容，說道：「我的好女兒啊！今日全仗持了你，你救了媽媽這條命，也救了整個的王家大院，明天，我要好好的擺幾桌酒，咱們娘倆，正式認作母女，從此之後……。」

壯丫頭苦笑一下，接道：「媽媽，我有些不舒服，先告退了。」

王媽媽道：「行！你是不是有些累了，快到我房裏去歇着，我這就叫他們給你張羅點大

補的人參、燕窩，給你大補一下。」

她喝奴呼婢，要她們照顧着壯丫頭到她房裏去歇着，但自己却坐着原位上不肯離開。

林成方看出她的用心，那是害怕甘公子的餘悸尤存，不敢離開二堂。

想來，他定然是吃過這位甘公子不少的苦頭。

蘇百魁也看出了一點苗頭，轉過身子來，低聲道：「兄弟，那位壯丫頭有些不對？」

林成方道：「是！她受了重傷。」

蘇百魁道：「對！我看她臉色有些發青，兄弟，你能不能帮她個忙？」

林成方道：「可以試試，不過，沒有十成十的把握。」

蘇百魁道：「咱們也該露一手給她們開開眼界如何？」

林成方道：「一切都由蘇兄作主。」

蘇百魁點點頭，坐正了身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你請留步。」

壯丫頭人已經轉過頭行了兩步，聞言又停了下來，目光轉注到蘇百魁的身上，道：「蘇大爺，你叫我。」

蘇百魁道：「你媽沒有告訴我你的姓名，我就只好叫你姑娘了。」

壯丫頭道：「婢子姓莊，有人叫我胖妞，也有人叫我胖姑娘，蘇大爺叫我一聲胖丫頭也是一樣。」

這時，不但胖丫頭兩道目光投注在蘇百魁的臉上，就是王媽媽，蘭姑娘，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蘇百魁的臉上。

這就使得蘇百魁有着一種榮耀的感覺。

轉臉兒，望了胖丫頭一眼，蘇百魁緩緩說道：「莊姑娘可是受了傷？」

全場中人都聽得一怔，王媽媽的臉上先變了顏色，道：「蘇大爺，她……」

莊姑娘接着說道：「大娘，瞞不過蘇大爺的神目，我也只好實話實說了，我的確是受了傷。」

王媽媽道：「孩子，你怎麼不早說。」

蘇百魁道：「早說了，你們又有誰能夠救她？」

王媽媽急急說道：「蘇大爺說的是，咱們都是俗夫凡子，你蘇大爺是高人，你就高抬貴手，救救胖丫頭吧，只要你能救了她，從此之後，這王家大院，隨時歡迎你蘇大爺來，這裏一切都免費招待。」

蘇百魁冷笑一聲道：「王媽媽，你可眞是轉得快啊！記不得你剛才那副嘴臉。」

王媽媽臉不紅，氣不喘，說出啊喲一聲，道：「蘇大爺，你是大人不見小人怪，以你蘇大爺的身份，還會眞和我這老太婆一般見識不成……」

蘭姑娘接了口，打斷了王媽媽未完之言，接道：「蘇爺，我可不許你對我娘沒有規矩，甚麼事，都看在我的面上吧，等一會，要罵要打，把氣出在我身上就是。」

她一面說，一面送過來一個媚眼，話裏有話，曲折有致，這也是撒嬌的一種，化銀子的大爺們，就是愛這個調調兒。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位王媽媽，能在風塵中，自成一格，確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像那壯丫頭，那樣的高手，甘願爲她所用，這些少女，被她訓練的一個個風情撩人。

只聽蘇百魁重重咳了一聲，道：「莊姑娘，你請過來。」

王媽媽接道：「快過來，乖女兒，讓蘇大爺看看你傷勢如何？」

莊姑娘還在猶豫，但聽過了王媽媽這番招呼，才緩步行了過來，一欠身道：「蘇爺。」

蘇百魁端起面前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道：「兄弟，你過來，看看這位莊姑娘傷勢如何？咱們能不能帮她個忙？」

林成方這人的可愛處，就在隨和，捧足了蘇百魁，欠身一禮，站起身子，走到了莊姑娘身側，笑道：「姑娘，我記得，你是用右手和那位甘公子對了一掌？」

莊姑娘點點頭，臉上却是一片肅然。

這就是莊姑娘和蘭花、桂花不同的地方。

林成方暗暗點頭，緩緩說道：「姑娘，能不能把右手伸出來給我瞧瞧。」

他臉上的神情，也是一片誠敬，沒有一點輕浮之色。

兩個人之間的彼此敬重，表露在彼此的目光、神色之中，只有兩人，彼此間心領神會。

莊姑娘笑一笑，伸出了右手。

這位壯丫頭，只是胖了些，沒有蘭花她們那份窈窕身材，但並不是醜。她牙齒細白，倒也別有一股風情。

林成方望了莊姑娘的手掌一眼，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鐵沙掌的火候，已到了相當的境界，可以一掌碎石了。」

莊姑娘接道：「但我還是受了傷，而且，也是傷在人的掌中。」

林成方道：「那位甘公子，練得是流金掌，專以尅制鐵沙掌、鐵布衫等橫練的功夫。」

莊姑娘眼睛中閃起了一道明亮的光輝，笑一笑，道：「林爺，你好高明啊！」

林成方說道：「我不過聽人說過，碰巧罷了。」

蘇百魁雖然心中震驚於林成方的武功，仍然忍不住端起了老大的架子，道：「兄弟，能不能醫好莊姑娘的傷勢？」

林成方道：「能是能，只不過要大費一番手脚。」

蘇百魁道：「說說看要費些什麼手脚？」

林成方道：「流金掌是屬於內外交修的掌法，內練氣凝如絲，能夠透肌入膚，外面則借重於一種藥物，把指掌練的堅硬如鐵，這種功夫很惡毒，所以，武林中，練這武功的人不多，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了。」

蘇百魁道：「兄弟，你說，咱們要如何才能醫好莊姑娘的傷勢。」

林成方道：「莊姑娘的鐵砂掌，練到了十分火候，雖然遇上了專以尅制鐵砂掌等的流金掌，但受傷不算很重。」

蘇百魁問道：「兄弟的意思是說，不用醫治了？」

林成方道：「要。」

蘇百魁道：「那需要些甚麼東西？」

林成方道：「二十年的老酒一罈。」

王媽媽道：「有！」

林成方道：「十年以上的陳醋十斤。」

王媽媽道：「這個也容易找，還要甚麼東西？」

林成方道：「百年以上的野人參一兩。」

王媽媽道：「買得到，買得到，林爺，還要甚麼？」

林成方道：「能找到這三樣東西，主藥已齊，其他的，還有幾味藥物，但已不難找到了，只要是大一些的藥店，都應該有！」

蘇百魁心中暗道：這位林鏢師，只是在江湖上的經驗差了一些，但他武功，才識，連這醫道上本領，似都非常人能及了。

他心中琢磨着，這時王媽媽已叫人送上了文房四寶。

王媽媽親自動手，替林成方磨墨。

蘇百魁回頭看去，發覺林成方居然還會寫字，而且走筆如飛，寫得一手好字。

筆走龍蛇，片刻間，寫好一個藥方子。

王媽媽立刻叫人去抓藥，買酒，打醋，購

參。

這些年來，王媽媽着實積了不少造孽錢。錢多了好辦事，徐州府又是大地方，不過一個時辰，東西已經準備齊。

這地方，就顯出了王媽媽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東西一到，立刻催促林成方動手。

療傷法子很特別，先用一口大鐵鍋，放滿了陳醋，上面放了一個大蒸籠，將籠子裏隔間的竹板拆下，讓莊姑娘脫光了衣服，坐在裏面，只露出一個頭。

把人作饅頭，在籠子裏蒸了很久，然後，跳到那盛滿了老酒的大木盆中，這一蒸一洗，實在是很難承受，莊姑娘雖然身子壯，也差點被折磨得虛脫過去。

藥物早已經煎好，立刻送給了莊姑娘服下去。

最後，林成方叫人送上了老參湯，但却沒有一個人知道，林成方在老參湯中放下了一粒丹丸。

那是他悄然由身懷玉瓶中，倒出的一粒丹丸，也是眞正療治流金掌的主藥。

對這碗參湯，林成方特別重視，不避嫌疑的走進了莊姑娘的閨房，看着她服下去，才轉身離去。

回到了二堂，王媽媽，蘇百魁等都還在等候，酒又換過，菜是新上，王媽媽迎頭一揖，道：「林爺，辛苦你了，折騰你大半夜，我老婆子心中實在是過意不去。」

林成方笑道：「不要緊，蘇大哥交代的事，在下怎敢不盡心力。」

這一句話，捧到了蘇百魁的心眼裏，只捧得蘇百魁全身飄飄欲仙，連心中正在泛起的一股慾火，也消了下去。

這就害得王媽媽轉過身子，又對蘇百魁行了一禮。

蘇百魁咳了兩聲，清清嗓子，道：「兄弟，你累了半夜，莊姑娘的傷勢呢？是不是已經好了？」

林成方道：「咱們動手快，流金掌的毒力還未深入內腑，如今毒性已除，休養個三兩天，莊姑娘就可完全復元了。」

王媽媽豎着耳朶，就是想聽這個結果，林成方話已完，她就接上了口，道：「林爺、蘇大爺，今夜裏幸得你們兩位救苦救難大菩薩來了，莊丫頭命不該絕，老身也算保住了性命，我每逢初一十五，茹齋上香，敬神如神在，總算是神靈照顧，兩位只管選，看上了那一位姑娘，由老身招待。」

蘭姑娘笑一笑，道：「娘，蘇大爺是我的人，才不能叫別人搶了去。」

王媽媽道：「這一個媽媽可作不了主，蘇大爺是化大錢的豪客，又是咱們的救命恩人，他看上誰，誰都得依從他，你抓不住蘇大爺，媽媽可也沒法子帮忙。」

蘭姑娘伸出個纖纖的手指，抵在蘇百魁額角上說道：「我們姊妹們都很義氣，一向不會搶人，但你今夜裏身份不同，由娘作主，你可以花裏選魁，不過，這要看你的良心了，你要是……」

她的話似眞似假，居然眼圈兒也會紅起來，這就使得蘇百魁心中感動，伸手拉過蘭姑娘；接道：「小寶貝，你想到那裏去了，花中選魁，我早就選中了你……。」

蘭姑娘破啼一笑，道：「這是眞話？」

蘇百魁道：「說假話是龜孫王八蛋。」

這就是風月場中迷人之處，也是在那麼一裝，家花野花不同處，就是野花這一份裝作的風情。

安排好了蘇百魁，王媽媽還沒有忘記林成方，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爺，你也還一個吧……」

桂花姑娘急急接道：「娘，我一直在陪着林爺……」

林成方歎口氣，接道：「姑娘，只怕我不行。」

桂花似是眞的喜歡林成方，垂下頭黯然道：「我長得太醜了，配不上你林爺……」

林成方接道：「姑娘誤會了，莊姑娘雖然服了藥，但可能還會有變化，所以，我不能不小心一些，所以，我要守着她。」

桂花放心了，莊姑娘不算醜，但至少沒有自己漂亮，但仍然帶着氣，問道：「你要住在人家房裏了？」

林成方道：「不，不，不，我住附近隨便什麼地方都行，過了明天午時，傷勢不變化，那就平安無事了。」

王媽媽道：「桂花呀，林爺爲了咱們，你可不能不知好歹，再說，他也不會走，晚也不在乎一晚半天，由明日起，你就別見客了，全心全意的陪着林爺，不過，我得先問問林爺，是不是眞的喜歡你。」

桂花一躬身道：「謝謝娘……」

目光轉到林成方的身上，接道：「你聽到了沒有，聽到，你就說話呀！你如是看不上我，也該讓我知道。」

王媽媽道：「說的也是，林爺，你看她行麼？不喜歡，就再選一個。」

林成方急急說道：「喜歡，喜歡。」

蘇百魁是身懷一團火，蘭姑娘也用出了全身的解數應付，兩個折騰到日升三竿，才相擁睡去。

醒來時，已經是日過午刻。

林成方却是和衣睡在莊姑娘隔壁的房中，那是王媽媽專以叫人騰出的房間。

他掩上房門，靜坐調息，眞氣行過一週天，又和衣躺下，心中推想着這裏的人人事事。

莊姑娘一塲好睡，醒來時，天近中午，一睜眼就叫道：「那位林爺走了沒有？」

兩個伺候的丫頭，不敢直接去告訴林成方，一個人應付莊姑娘，一個去通知了王媽媽。

王媽媽也剛剛起來，淨把臉，就匆匆趕了來，道：「我的乖女兒，你沒有同意，娘怎敢放他走。」

莊姑娘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齒，道：「娘，我能不能見見他？」

王媽媽道：「怎麼不能，我老婆子沒兒沒女的，從今後，你就是我的命根子，我這就去叫他起來。」

莊姑娘道：「他還在睡着？」

王媽媽道：「他怕你傷勢變化，一直守着你，就住在隔壁，我這就去叫他起來。」

莊姑娘道：「哦！」

王媽媽沒有派人，親自走了過去，叩動木門。

木門呀然而開。

林成方衣着整齊的站在門口處。

王媽媽沒有開口，先堆上一臉笑，道：「林爺，你起得很早啊，一夜未睡，怎麼不多睡一會呢？」

林成方道：「我睡一會了，王媽好早。」

王媽媽道：「林爺，胖丫頭人還不能下床，但人已經醒過來了，她要當面謝謝你。」

林成方道：「莊姑娘要我過去，是麼？」

王媽媽道：「她該來的，但是，她不能下來……」

林成方接道：「好！咱們過去瞧瞧吧！」

舉步向前行去。

王媽媽緊隨身後。

莊姑娘已然擁被坐起，上身穿了一件粉紅短衫，棉被掩住了雙腿，看不出她穿的什麼褲

子。

王媽媽很知趣，搬過去一張木椅兒，放在床前，笑一笑，道：「你們兩個聊聊，我去準備點吃的東西。」

轉身行出去，順便還招呼了那個侍候莊姑娘的丫頭退出去。

這就是王媽媽可人之處，她老於世故，狐狸成精，一向認錢不認人，見鬼說鬼，見人說人的面孔，但和她相處時，她又是那麼體貼人心。

這就是她的可愛處，她要對你好，會使你眼裏怎樣看也覺得舒服。

室中，只餘下了林成方和莊姑娘。

莊姑娘先開口，笑一笑，道：「多謝林爺相救，那一顆靈丹，很名貴吧！」

林成方藥中下藥，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想不到莊姑娘竟然也看了出來。

林成方哦了一聲，道：「姑娘，你也精醫道？」

莊姑娘笑一笑，道：「我也精通一點醫理，不過，知曉得有限，但我瞭解你那療毒之法，只是對一般的毒性，對流金掌，未必有效，想不到我竟然傷勢痊癒。」

林成方道：「不錯，我在藥物中放下了另一種藥物，那是醫療流金掌的藥物，不過，我用的方法也是增加藥力的方法，如莊姑娘不受這樣一塲罪，只怕現在的傷勢，還未痊癒。」

莊姑娘笑一笑，道：「原來如此。」

林成方道：「姑娘，有一句話，不知道在下該不該說？」

莊姑娘道：「林爺請說。」

林成方道：「看姑娘的人，不像在風塵中出入的人，爲甚麼會作了王家大院的保鏢。」

莊姑娘人雖然胖一些，但嘴巴却很靈巧，笑一笑道：「林爺，你也不像在花街柳巷中走動的人，但你却來了。」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厲害的姑娘，在下的確不是常來花街柳巷中走動的人，老實說，涉足此處，只是尋人。」

莊姑娘道：「尋人！尋什麼人？」

林成方道：「這就要問蘇大哥了。」

莊姑娘冷笑一聲，道：「我不信，你會眞的那樣聽從蘇百魁的話。」

林成方道：「其實，那沒有什麼不妥，正像你聽從王媽媽的話一樣。」

莊姑娘道：「好厲害的林少爺，你用我的話堵我的嘴，算你行，現在你要作何打算？」

林成方道：「我們找一個人，找到了，就離開這裏！」

莊姑娘道：「那人在王家大院？」

林成方道：「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找出頭緒，不過，王家大院中，能住着甘公子那樣的人物，也可能住着我們要找的人。」

莊姑娘低下頭，沉吟了一陣，道：「林爺，這王家大院，前後三進院子，加上左右跨院，地方實在很大，不過，王媽媽弄的姑娘，並不太多，總共只有十二個，每一個都經過嚴格的挑選，所以都很可人。來往的客人，大部份，都是絕對正當的有錢人，事實上，這裏紙醉金迷，一夜開銷，可使數口之家過上一年的日子，沒有相當多銀子，來不起這裏！」

林成方道：「江湖中人，用錢豪放，可能他們銀子不算多，但他們化銀子的氣勢，絕對不會輸給有錢的人。」

莊姑娘道：「咱們再談下去，只怕要引起一番誤會了，林爺如想搜，婢子願爲助力。」

林成方只覺此女言語之間，隱隱有逐客之意，心中大覺奇怪，忖道：「聽他口氣，似乎是要我離開此地，不知他的用心何在。」

心中念轉，人却緩緩站起身子，道：「姑娘，我會去給蘇大哥說一聲，如是他同意了，我們會盡早離開。」

莊姑娘吁一口氣，叫道：「林爺……」

林成方停下腳步，回過頭，道：「姑娘還有事？」

莊姑娘道：「看樣子林爺有些誤會了。」

林成方感覺之中，這位莊姑娘口風奇緊，想從他口中掏出一些內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索性不再多談，笑一笑道：「沒有的事！」

莊姑娘道：「林爺，你救了我的命，不管如何，我都感激你。」

林成方道：「忘去吧，姑娘，江湖上偶伸援手，本屬平常。」

莊姑娘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林成方已人轉身出門而去。

蘇百魁早已在林成方的臥房等候，臉上是一片歡愉神色。

林成方輕輕咳了一聲，道：「蘇兄，咱們該走了吧！」

蘇百魁點點頭，道：「對，咱們還有很多的正事要辦。」

林成方離開之心，十分堅決，轉身就向外行去。

蘇百魁道：「林兄弟，要不要和王媽打個招呼。」

這一刻，林成方突然固執起來，道：「我看不用了，你如還有什麼東西，放在蘭姑娘那裏，盡快去拿來吧！我在門口等你。」

蘇百魁怔了一怔，道：「這樣急麼？」

林成方道：「離開這裏，越早越好。」不再理會蘇百魁，大步向外行去。

蘇百魁確實有一件東西放在蘭姑娘那裏，急急趕到了蘭姑娘的臥室。

蘭姑娘還在睡覺，蘇百魁未招呼一聲，拿了東西就走。

其實，蘭姑娘並沒有睡着，瞇着一隻眼睛，在一邊打量蘇百魁的一舉一動，蘇百魁出了房門，蘭姑娘也挺身坐了起來。

昨宵纏綿，枕邊細語，看今日分手匆匆，似乎是又全無情意。

一路無阻，直行到大門口外。

林成方似乎是正等得焦急。

蘇百魁低聲道：「兄弟，甚麼事，使你這樣來去匆匆。」

林成方道：「咱們上當了。」

蘇百魁道：「上當，上了甚麼當？」

林成方一方面疾步前行，一面低聲說道：「最大的錯誤，咱們替莊姑娘療治傷勢。」

蘇百魁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有甚麼不對？」

林成方歎息一聲，道：「蘇兄，他們在演戲，一切都是裝作給咱們看的！」

蘇百魁道：「裝給咱們看的？」

林成方道：「王媽媽，莊姑娘，甘公子，都是一伙的，咱們却在不知不覺之中，受人擺佈。」

蘇百魁道：「林兄弟，我就是想不通，咱們吃了什麼虧？」

林成方道：「至少，咱們洩了不少底。」

蘇百魁道：「這麼說來，桂花擦去臉上的易容藥物，也是他們的設計了。」

林成方道：「不錯，他瞧出我們是易過容，又不敢肯定，所以來了那麼一手。」

蘇百魁道：「這麼說來，蘭姑娘，王媽媽，桂花和那莊丫頭，都是可疑人物了。」

林成方道：「蘭姑娘和桂花，可能是受人擺佈，王媽媽，也不像是學過武功的人，她們都是被人控制、利用。」

蘇百魁道：「這麼說來，那姓莊的胖丫頭，也有問題了？」

林成方道：「莊姑娘不但可疑，而且十成十是控制王家大院的人手之一，問題在：她是不是首腦人物。」

蘇百魁道：「那位甘公子呢。」

林成方道：「自然是和他們一伙的人？」

蘇百魁道：「那位胖丫頭的傷勢，也是裝作出來的。」

林成方道：「不是，她是眞眞正正的受了傷，不過，用不着咱們去醫治，自會有醫治的人。」

蘇百魁道：「他們用心何在呢？」

林成方道：「他們的用心在試探我們，很不幸的是，我們上當了。」

蘇百魁臉色一變，道：「走！咱們回去，把事情說個明白。」

林成方笑一笑，道：「蘇兄，咱們就算肯回去，也未必能把事情說個明白。」

蘇百魁道：「照你這麼說法，咱們回去也是沒有用了？」

林成方道：「王媽媽不會承認什麼，她也無從說起……」

蘇百魁接道：「咱們問那胖丫頭去，他應該給咱們一個交代。」

林成方道：「如是胖丫頭不肯，咱們又能如何？」

蘇百魁道：「難道就這樣算了不成？」

林成方道：「自然也不能算了，咱們既然找到這一點可疑，就應該追一個結果出來。」

蘇百魁道：「兄弟的意思是……」

林成方道：「咱們再進去，不過，要變換一個方式了！」

蘇百魁道：「請教高明。」

林成方道：「咱們再進去，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變換一個身份，但對方很精明，如何能使對方不起懷疑，那是一件很難的事了。」

蘇百魁道：「還有別的辦法麼？」

林成方道：「有！那就是咱們偷偷的摸進去，如何能使對方不起疑，那就要大費一番手脚了。」

蘇百魁道：「想不到，妓女院中，竟然也變成了江湖中爭鬥的地方。」

林成方道：「這些地方很複雜，也是最容易探聽消息的地方，所以，控制了這樣一個地方，作爲耳目，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蘇百魁低聲說道：「林兄弟，你看出點苗頭沒有，他們是幹甚麼的？」

林成方說道：「這個麼……我還沒有弄淸楚……」

蘇百魁接道：「可不可能是黑劍門？」

林成方目光轉注到蘇百魁的臉上，雙目中精光烱烱，逼視不放。

自兩人相識之後，林成方一向表現得很軟弱，也從沒有用這樣的目光，看過蘇百魁。

在林成方雙目逼視之下，蘇百魁有些心慌，輕輕咳了一聲，道：「兄弟，你怎麼這樣看我？」

林成方道：「蘇兄，小弟請教一件事？」

蘇百魁道：「你請說，我知道的，決不會欺騙你。」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和黑劍門之間，究竟是一個什麼關係？」

蘇百魁歎口氣，道：「兄弟，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騙你，事實上，也騙不了你，我只不過是受了黑劍門中人委託，傳遞一下雙方之間的消息，黑劍門中人，把我當作了寶通鏢局子的人，寶通鏢局子，却把我當作了黑劍門中人，其實呢？我只是雙方之間夾縫中的人。」

林成方哦了一聲，道：「這些話，你有沒有告訴過我們總鏢頭。」

蘇百魁搖搖頭，道：「沒有。」

林成方道：「爲什麼？」

蘇百魁道：「還不是爲了多賺一點銀子，我身份不明，居於中間，可以向貴局多抽一點銀子啊！」

林成方道：「這些話，你爲什麼不告訴黑劍門呢？」

蘇百魁歎息一聲，道：「兄弟，你沒有和黑劍門中人見過面，他們擧止的詭異、神秘，眞叫人無時不心存驚怯，我不敢告訴他們，也沒有說明的機會。」

林成方道：「你就這樣混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啊！」

蘇百魁道：「在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之前，在下就只好這樣混下去了，老實說，我兩頭不落實，這日子過的並不平安，但世上，也沒有一種行業，如此賺錢。」

林成方道：「總鏢頭囚了你一個多月，究竟是爲了什麼？」

蘇百魁道：「這件事，到現在爲止，我心中也不明白。」

林成方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到現在，我們還未找到黑劍門中人，如何向總鏢頭交代呢？」

蘇百魁道：「兄弟，這是件什麼性質的案子，我還不太淸楚。」

林成方道：「怎麼？總鏢頭沒告訴你？」

蘇百魁道，「他說的不太淸楚，聽說要對付一個人，那個人就在徐州。」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明白，好像是要對付斬情女……。」

蘇百魁呆了一呆，道：「斬情女？她到了徐州？」

林成方道：「不錯，蘇兄認識她？」

蘇百魁苦笑一下，道：「我認識她，但她不認識我。」

林成方道：「怎麼？難道認識斬情女，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麼！」

蘇百魁道，「是件很難的事，像咱們在江湖上這個身份，叫她娘，她也不會見咱們。」

林成方道：「見了她有什麼好？」

蘇百魁道：「聽說她聲如黃鶯，貌勝天仙，尤其是，她有一股妖媚勁，能叫男人情甘效死，永作石榴裙下之臣。」

林成方道：「哦！」

蘇百魁道：「什麼人要殺斬情女？」

林成方道：「聽總鏢頭說，凡是來談生意的人，彼此之間，不許互通姓名。」

蘇百魁道：「都是用的假名，不過談的事情要眞實。」

輕輕吁一口氣，道：「現在，我倒眞的不希望找到黑劍門中人了？」

林成方奇道：「爲什麼？」

蘇百魁道：「久聞斬情女之美，凡是見過她的男人，就耿耿難忘，我如找到了黑劍門中殺手，豈不是變成了殺死斬情女的兇手？」

林成方笑一笑，道：「蘇兄，連斬情女見都未曾見過，怎的如此多情！」

蘇百魁道：「嬌媚之名滿江湖，那還會錯得了麼？」

林成方道：「蘇兄，這個不行，咱們還得用心去找黑劍門中人，生意豈可不作。」

蘇百魁苦笑一下，道：「咱們有沒有打保票，生意不成仁義在，他們總不能賴在咱們的身上，對麼？」

林成方道：「話是不錯，但咱們既然下了水，難道還怕雨淋不成？」

蘇百魁道：「唉！林兄，曉得他們在什麼地方麼？」

林成方正想開口，忽見一人，迎面奔了過來。

那人是一身青衣，却戴了一個氈笠兒，看上去，有些不倫不類。

蘇百魁心中一動，口中說道：「地下水從天上來。」

青衣人放緩了脚步，道：「水流千江歸大海。」

蘇百魁道：「月上柳梢頭何在？」

青衣人道：「客由天堂地獄來。」

蘇百魁道：「我們找的好苦。」

青衣人道：「北門口，公平當鋪內。」

青衣人借頭上氈笠，掩遮住了半個面孔，由兩人身側匆匆而過。

林成方雖然很想看清楚對方的面孔，但却一直未能如願。

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却要大費心機。

直等青衣人身形消失不見，蘇百魁輕吁一口氣，道：「兄弟，咱們找到了。」

林成方道：「我也聽到了，北門口公平當鋪之內。」

蘇百魁說道：「對！咱們現在要不要去一下？」

林成方略一沉吟，道：「總鏢頭沒有告訴咱們什麼條件，咱們去了又如何一個說法。」

蘇百魁道：「咱們先去問問他們的條件如何，再回總鏢頭的話，也是一樣！」

林成方道：「咱們已知曉他們在北門口公平當鋪之內，晚上一半天才去有什麼關係？」

蘇百魁道：「你錯了，如若咱們晚上半天去，公平當鋪之內，可能就不會再有黑劍門中人了，他們可能把商店盤給了眞正的作生意的人，也許巳人去樓空。」

林成方道：「你是說他們會離開徐州？」

蘇百魁道：「不錯，他們會離開徐州。」

林成方道：「離開之後，他們如若想在徐州再建立一個這樣的地方，只怕不太容易。」

蘇百魁道：「你對他們知道得太少了，他們可能已經在這裏建立兩處，三處，總之是，你以爲他們在江湖上遍覓不得，事實上，他們却無所不在。」

林成方道：「既是如此，咱們先去看看就是。」

蘇百魁地勢很熟，三轉兩轉，就轉到了北門口處。

紅字大招牌，高掛在一座巷口處，公平當鋪，開在巷子之中。

那很像一個住家的宅院，如若不是門口那副「公平當鋪」的招牌，很難看出這是處作生意的地方。

蘇百魁當先而入，但一進門，就遇上了一個高大的木櫃。

厚重高大的木櫃，把客人和店裏的伙計分隔成兩個世界。

透過一個小窗口，一個店伙計緩緩說道：「客官，是取贖，還是押當？」

蘇百魁道：「都不是，咱們要找人。」

「找什麼人？」

蘇百魁道：「天堂、地獄客。」

店伙計打開了一扇木門，說道：「請進來吧？」

蘇百魁、林成方被引入一客房之中，那是一座兩明三暗的大廳，中間，有一座高大木枱，竹簾低垂，看不清楚竹簾內的景物形態。

一個低沉却很清晰的聲音，緩緩由竹簾中傳了出來，道：「蘇百魁……」

他的聲音之中，充滿着一種凌厲的殺機，使得蘇百魁爲之一怔，霍然站起身子，道：「在下聽候吩咐。」

簾內人道：「你請坐。」

蘇百魁哦了一聲，人又坐了下去。

簾內人道：「說！你要談甚麼生意？」

蘇百魁道：「寶通鏢局子，又接下了一票生意，要殺一位留在徐州的人……」

簾內人接道：「是不是斬情女？」

蘇百魁道：「是！寶通鏢局子，開不出價錢，所以……」

簾內人道：「斬情女吃價很高，而且，我們也接到了他的委託。」

林成方吃了一驚，道：「也接到了斬情女的委托，不知他要殺什麼人？」

簾內人道：「行有行規，對客人的委托，咱們不能不設法保密，不過，我可以告訴兩位的是，咱們還沒有完全接下這票生意。」

蘇百魁道：「對！行有行規，在下是受託之人，自然優先。」

簾內人道：「徐州府中可能會高人會合，咱們的生意，可能會忙了一些，價碼不高的生意，那就只好放一放了。」

蘇百魁道：「既然有詢價過來，咱們自然要有個答覆。」

簾內人沉吟一陣，道：「照斬情女的身價，她能值百萬兩銀子，不過，生意有仁義，咱們不能破壞規矩，我們要實收四十萬銀子，明日午時之前，要送到此地。」

蘇百魁道：「銀票收不收？」

簾內人道：「不收，不過，黃金珠寶可以折價，記着江湖有道，你們加價不能超過兩成，否則，就取消以後的交易。」

蘇百魁道：「這個，你們放心，我姓蘇的給你們辦事，一向是乾手淨脚。」

簾內人道：「如是沒有別的事，你們可以去了。」

蘇百魁道：「還有一事請教！」

簾內人道：「什麼事？」

蘇百魁道：「送來了四十萬銀子之後，咱們幾時能殺了斬情女？」

簾內人道：「三天，收到銀子，三日之後，我們會把斬情女的人頭奉上，要他指定在何處收取。」

蘇百魁道：「好！我們告辭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只聽簾內人呵呵一笑，道：「林鏢頭，這一次，貴局很出風頭啊？」

林成方巳站起身子，向前走了七八步，聞言停了下來，躬身說道：「敝局能在江湖上爭點名氣，咱們之間的生意，也就好談多了。」

簾內人道：「這話不錯，林鏢師見着萬總鏢頭時，請代我致意一聲。」

林成方外表一片恭謹的說道：「多謝關注，在下一定把話帶到。」

借着說話機會，暗中運足了目力看去。

那一片竹簾，不單是編製得特別細密，而且，整個房間的設計，都化上了相當心思，竹簾外面相當的亮，竹簾之內，却是相當的暗。

林成方運足了目力，也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影。簾內人却已發覺了林成方的用心，笑一笑道：「林鏢師，不用看了，我該給你們見面的時候，自然會見面。」

林成方道：「聞其聲，不見其人，在下心中實難免有一點好奇之心。」

簾內人冷笑一聲，道：「林鏢頭，好奇之心，也該有一點限制，如若是太好奇，只怕會把事情辦砸了。」

林成方確有過人的忍耐之力，笑一笑，道：「多謝指點，在下記下了，從此之後，決不再犯。」

簾內人冷然一笑道：「林鏢師，我們已知道，你和萬總鏢頭，都是深藏不露的高人，但我們來往時，最好有點分寸。」

林成方道：「不敢，不敢。」



簾內人未再接言，林成方和蘇百魁，聯袂退了出去。

蘇百魁道：「兄弟，見到了吧！這就是黑劍門，你說，見到了和不見到，有何不同？」

林成方道：「不論是否見到了他們，但事情總得有個結果，現在，咱們就找到了這個結果。」

蘇百魁道：「兄弟的意思是……」

林成方道：「現在咱們快回鏢局去，如何安排這件事，推給總鏢頭就是。」

蘇百魁道：「兄弟說的是！」

兩個人同到了寶通鏢局子，萬壽山正坐在大廳中等候。

改邪歸正的韓二，堅持要保持趟子手的身份，不肯改任鏢師。

萬壽山說不服他，也只好由他。

兩人趕回大廳，萬壽山正自等得焦急，站起身子道：「你們找到了黑劍門中人沒有？」

蘇百魁說道：「找不到，咱們又如何敢回來……」

萬壽山接道：「怎麼樣，黑劍門敢接下這票生意？」

蘇百魁道：「接下來了，不過，他們說斬情女很吃價……」

萬壽山道：「總該有個價錢開出來吧！」

蘇百魁道：「五十萬銀子，不收銀票，黃金、珠寶，都可以估值，折價。」

他一面說話，一面回顧林成方一眼。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小子，心眞夠狠，一吃就是十萬銀子，人爲財死，看來，那簾內人，不准他超過兩成的加價，他也給忘了。

萬壽山道：「只要有價錢過來就行，咱們開過去，成不成，就不用咱們管了……」

語聲一頓，接道：「兩個累了半天，到後面休息去吧，今晚上他們就會有回話過來。」

林成方，蘇百魁告辭而退。

但林成方回到房中，屁股還未坐熱，萬壽山已親自趕了過來，笑一笑，道：「你們如何找到了黑劍門？」

林成方道：「這個組合，實在太神秘，處處都把握着了主動和上風。」

他很仔細說明了會見黑劍門中人的經過。

萬壽山點點頭，道：「周鐵筆已到了徐州，他也知道，這一回，事情可能鬧的很大，他說，以斬情女作雙方鬥法的標的，最好不過，她本身就充滿着傳奇，帶有一股力量，價值也夠大，不過，他要咱們盡量保持坐山觀虎鬥神態，能夠不揷手，讓他們雙方互殺……」

林成方接道：「周前輩算盤打得太如意，不過，他好像有些低估了黑劍門。」

萬壽山道：「怎麼說？」

林成方道：「黑劍門已把開封到徐州這條路上發生的事情，摸個清清楚楚，也許人家早已清楚了咱們身份，坐山觀虎鬥的辦法，行不通，咱們自己得設計一個出手辦法才成。」

萬壽山道：「對！周鐵筆今夜要來，他一定想見見你，聽說，他又替我們物色了一個帮手。」

林成方道：「那敢情好，我還愁咱們人單力薄，多一個人，也好增加咱們一份行動的力量。」

萬壽山道：「鏢局子的人，能不能用？」

林成方道：「不行，要他們出去，那是鷄蛋碰石頭，簡直沒有法子，韓二雖然有幾下子，但也罩不住對方的殺手，老實說，寶通鏢局，能拿出去，和人家鬥一鬥的，我看只有你我兩個人了。」

萬壽山道：「對方不知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了。」

林成方道：「不會年紀太大，希望是一流高手，我雖然沒有見過他的面，隔那麼一張竹簾子，但我已從聲音中，聽出一點苗頭，那是出手就取命的人物。」

萬壽山道：「你說黑劍門中那個人？」

林成方道：「不錯，我想不明白的是，黑劍門中，爲甚麼會都是那麼冷厲的人物，他們應該有一個出處，他們的武功，他們的劍技，都應該來自有處。」

萬壽山笑一笑，道：「這是盤根，現在我們剛剛找到樹梢兒，順着樹身下去，才能找出根源，過去幾個月，你未到寶通鏢局之前，我確實有些恨那位周鐵筆……。」

林成方接道：「現在呢？」

萬壽山道：「現在，這件事，却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未入江湖之前，我對自己一身武功的造詣十分滿意，自入江湖之後，才發覺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江湖是這麼可怕，也這麼刺激。」

林成方突然一皺眉頭，道：「什麼人？」

萬壽山也有了警覺，一提眞氣閃到門後。

耳際响起了一個沉重的聲音，道：「林世兄，好靈敏的聽覺。」人影一閃，周鐵筆當先而入。

周千里身後緊隨一個人，一個俊秀飄逸的年輕人。

好俊的一張臉，好美的一副身材，世上如眞有叫人一見動心的美男子，這人當之無愧。

萬壽山道：「周鐵筆，你胆子不小，大白天，竟然跑到這裏來。」

周千里道：「沒有法子，我必須要把他送來。」

林成方對一身穿青衫的少年人一抱拳，道：「兄台貴姓。」

青衫人搖搖頭，微微一笑。

周千里歎息一聲，道：「他不會說話。」

林成方怔住了。

萬壽山也不禁怔住了。

那青衫人表現的很瀟洒，似乎是對自己不會說話一事，完全不放在心上。

林成方搖搖頭，道：「周前輩，他不會是啞子吧，他沒有一點啞子的氣。」

周千里道：「是！他本不是啞子，他得了一種怪病，這個病，使他無法說話，他不但武功好，也讀了一肚子書，但却不能說話。」

青衫人搖搖頭，笑一笑，似乎是不願周千里提他不能說話的事。

周千里道：「他叫高空雁，你們叫他小高、小雁都行。」

青衫人微笑點頭，似是對叫他小高，小雁的稱呼都很滿意。

周千里輕輕吁一口氣，道：「有什麼事，可以寫字問他。」

說完話，也不等萬壽山等回答，轉身大步而去。

萬壽山急急叫住道：「周鐵筆，你急什麼了？」

周千里道：「我有事，必須馬上離開。」

萬壽山道：「你如是被人看到了，走亦不及，如是沒被人看到，又何必急在一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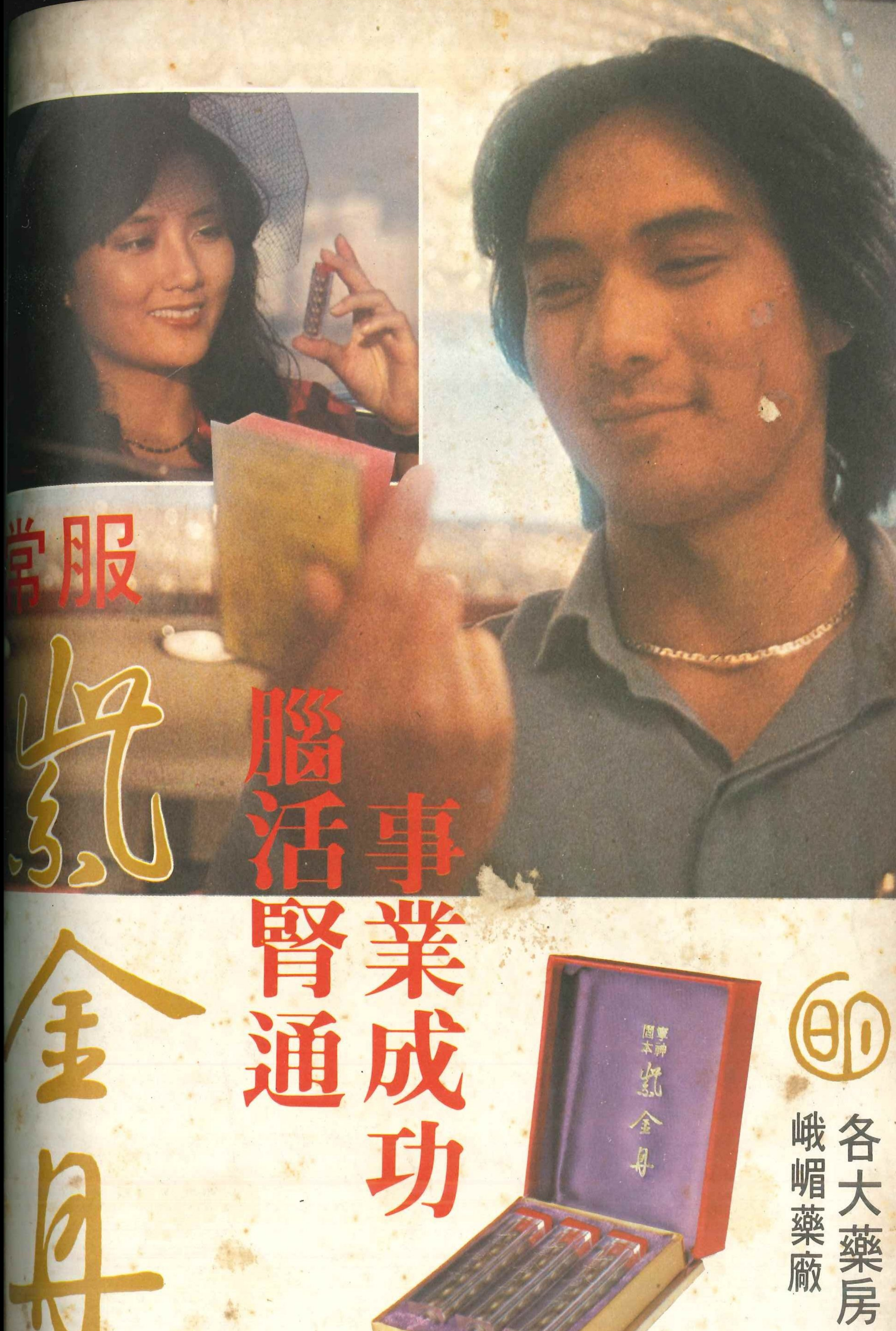
周千里道：「不行，老要飯的還在等我，我必須離開才行，過兩天，我和老要飯的一起來。」

周千里說走就走，閃了兩閃，人已不見。

萬壽山望着周千里消失去的背影，輕輕呼一口氣道：「我一直覺得我們很辛苦，他和老要飯的很清閒，但現在看起來，他似乎比我們還要勞累了。」

林成方道：「周前輩和江前輩，被江湖上尊爲大俠，自非無因，兩人的急公好義，實非常人能及。」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
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